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骁勇善战——崔可夫



序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战争。在这场以法西斯轴心为一方，以反法西斯同盟为另一方的大战中，双方投入的兵力兵器之多、战场波及范围之广、作战样式之新、造成的损失之大、产生的影响之深远都是前所未有的。尽管大战结束近 50 年来。物换星移，事过境迁，但它仍以其恢宏的气势、深刻的内涵、丰富的底蕴，磁铁般吸引着中外众多的军事家、历史学家去探究和著述。由军内外一批学有专长的中青年军事史学工作者撰写的这套《二战八大将帅》丛书就是这方面的又一新作。

战争可谓人类所能参加的最惊险、最激烈、最残酷的较量，而将帅则堪称战争的灵魂。古人曾说，克敌之要在乎将得其人。观古今中外历史，王朝之嬗变，国家之兴亡，莫不与将帅之优劣有关。当然，决定战争胜败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战争的性质，战争双方的力量对比，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因素。然而，将帅作为战争（或战役）的组织者和指挥者，其作用也是决不容忽视的。可以说，无卓越之将帅，即不能创彪炳之功业，无优秀之指挥，则不能获辉煌之胜果。所以中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孙子说：“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法国的拿破仑亦说：“攻略高卢者，非罗马之军队，而系恺撒，震动罗马者，非迦太基之士兵，而系汉尼拔，侵入印度者，非马其顿之军队，而系亚历山大。”将帅之于战争，永远是人们研究和了解战争的重要内容。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法西斯侵略者制造的巨大悲剧。在这场正义与邪恶，进步与反动的空前激烈的大厮杀、大搏斗中，站在前列披坚执锐、角力斗智的是同盟国异彩纷呈的众多将帅。他们或横刀立马、驰骋疆场，或羽扇轻摇、运筹帷幄，导演了一幕幕激越高昂、波澜曲折的活剧，使残酷的战争闪烁出人类智慧与勇气的火花。《二战八大将帅》丛书从中重点选收了苏联的朱可夫和崔可夫、美国的麦克阿瑟和巴顿、英国的蒙哥马利，他们都是二战中的风云人物，是同盟国所依赖的柱石，个个功名显赫。苏联元帅、苏军著名统帅朱可夫多谋善断、胆略过人，具有钢铁般的意志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具有组织实施庞大的坦克机械化兵团进攻和防御作战的杰出才能，正如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所说：“朱可夫确实是率领大批军队进行战争的统帅的统帅。”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战时荣任太平洋西南战区总司令，指挥美国陆海空三军力量，实行“蛙跳”战术，直取日军防线纵深地带的主要目标，从澳大利亚经菲律宾一直打到日本国上。受命于危难之际的蒙哥马利制定作战计划十分细致彻底，善于稳扎稳打，是一位阵地战大师。巴顿作为坦克进攻作战的行家里手，则是一名“热血豪胆”的沙场老将。这几位将领不仅具有良好的战略战术素养，而且对国家的政治目标也有比较透彻的了解，二者的均衡发展，使他们在夺取一个个战役胜利的同时，能够在战略上高敌一筹、立于不败之地，从而在军事领域达到了光辉的顶点。

当然，这些将帅并不是天生的神灵，从初上战场的新兵到登上军事“金字塔”顶端的著名将帅，他们无不经过了艰苦的磨练和刻苦的学习。朱可夫还在列宁格勒高级骑兵学校时就把事业、职责置于一切之上，房间里地图铺满地板，上面勾画得密密麻麻。他们普遍重视从历史知识中吮吸营养。麦克阿瑟说：“军事比其它大多数职业更需要依靠前人明智的决断作为制定未来

方案的参考。”巴顿则高声宣布：“你要想成为一个成功的军人，就必须了解历史。”他们对新事物有着敏锐的观察力和预见力，能够及时发现和研究武器装备的变化及其对作战方式的影响。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武器装备的迅猛发展呼唤着作战模式的划时代变革，在各国军事学术界守旧与变革的激烈争执中，这些著名将帅几乎全是敢走新路的勇者，朱可夫反对把坦克作为步兵支援武器的做法，积极主张建立苏军的坦克机械化部队。巴顿则是美军坦克部队的创始人之一，二战初期，他带着强烈的兴趣注视着欧洲战争的发展，如饥似渴地阅读代表当时先进思想的有关人物的军事理论和作战指导原则。此外，这些将帅均懂得任何灵巧的现代化武器系统都不能代替受过严格训练、富有经验和作战勇敢的士兵，只有平时严格训练、严格要求才能带出一支纪律严明、指挥统一、战斗力强的精锐之师。朱可夫、崔可夫、蒙哥马利、巴顿都以治军严明著称于世。

这套书还收入了三位分属于德、日法西斯国家的将领，他们是山本五十六、戈林、隆美尔。这三位将领都是疯狂发动法西斯侵略战争的罪犯，但是他们在战术领域的创造，仍是值得后人研究借鉴的。日本武士山本五十六是日本海军航空兵的缔造者，在偷袭珍珠港时首次把航空母舰编队投入实战，一举开创了世界海战史上的航空打击时代。开战之初，由他率领的日本联合舰队横扫了东南亚和整个西太平洋地区。希特勒的心腹爱将隆美尔，在入侵法国、进军北非和抗登陆于诺曼底中出尽风头，尤其在指挥德军精锐坦克部队虞兵北非时，他狡诈多变、以少胜多，一度进抵阿拉曼、兵临开罗城，撼动了英国北非防线的中枢神经，成为闻名遐迩的“沙漠之狐”。纳粹德国军衔最高的“帝国元帅”戈林，也在组建德国空军并使其密切协同地面部队进行“闪击战”中为希特勒立下汗马功劳。但是，这些将领远不能同上述五位同盟国将领相比，他们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一名出色的战术家，却不是什么战略家。他们缺乏通观全局、深谋远虑的战略才能，一旦在一个战略方向独当一面时便显得力不从心。尤其重要的是，他们都死心塌地地为法西斯、为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卖命。他们在战术领域的创造，只是将法西斯的侵略推向顶点。他们的才干不仅没有造福人类，反而阻碍和延缓了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他们因此也就成了千古罪人，而且终于不能逃脱失败的命运。

所谓“二战八大将帅”，当然不是说二战将帅仅此八位，或说他们是最显赫的八位，一些同样或更加著名的将帅，如艾森豪威尔、马歇尔等，只是因为已有传记出版，这套书中未再收入。对已收入的八位，不论是反法西斯的英雄，还是发动侵略战争的战犯，这套书的作者们都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全面展示传主的生平事迹。不仅写他们的军事生涯、重要战绩，而且注意写他们的家庭背景、生活经历和恋爱婚姻，揭示出他们成为将帅的人生轨迹；不仅一般地写他们的治军、作战，而且注意从政治上、战略上评价其成败得失，以使读者得到有益的启示。丛书力图融学术性与知识性、哲理性分析与生动的描述为一体，使之读来朗朗上口，引人入胜。

当前的世界正处于大变动时期。冷战结束，两极格局瓦解，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有可能避免新的世界大战。然而，世界还远非伊甸园，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存在仍然是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的主要障碍。一切为祖国的安宁、人民的幸福立志从戎的热血青年，一切即将成为将帅或立志成为将帅的指战员都应该读读这套书。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希望这套将帅传记能够为有志

者和广大的读者提供有益的参考。

仁修桥
九五年十一月

《二战八大将帅》丛书编委会

主 编 程广中

副主编 接培柱 李一奇

编 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建吉 刘文涛 李一奇
杜正艾 柯春桥 接培柱
程广中 傅雁南 蔡志强
樊高月

骁勇善战——崔可夫

作者前言

崔可夫与苏联大多数著名将领一样，出身于贫困的农村。他之所以能够引起读者的关注，不只是因为他作为农民之子跃升为苏军元帅，更在于他曾17次受到苏联最高统帅部嘉奖，并两次获得“苏联英雄”称号。他从19岁开始就担任团长，率领部队转战东西，与高尔察克匪帮血战，同波兰白匪军搏斗。战争稍息，他即弃官从学，跨入苏俄第一所最高军事学府——伏龙芝军事学院，苦修7年。随后赴华任军事顾问，1931年回国。

1940年参加了侵芬战争。同年，受斯大林的委托，带着鼓动中国国民党抗日、消除苏联东部威胁、察明日军意图的使命，再度赴华，任驻华武官和蒋介石的军事总顾问，在外交战场上巧为斡旋。1941年回国，历任军事要职，直至被任命为集团军司令员。他带领部队参加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先后指挥第64、第62集团军担负着市区防御的主要任务，并在城区防御战中有诸多战术创新，成功完成了前苏联最高统帅部下达的“不许后退一步”的作战任务。随后他又参加了解放前苏联本土的历次会战及柏林会战，在苏军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了自己的足迹。二战胜利后，他先后任苏军驻德军队集群副总司令、第一副总司令、总司令，并兼苏驻德军管局总指挥和对德管制委员会主席，处在北约与华约对抗的前沿。后任基辅军区司令，国防部副部长兼陆军总司令及民防司令，成为前苏联军界举足轻重的人物。

崔可夫的成功在于不落俗套，勇于创新，在丰富的战斗实践中，他不拘泥于原有的条令、条例，认为“战术的使用与制定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加以完善的”，应“根据具体情况，探求组织和遂行战斗的新方法”。他说，如果不经常预见事态的发展，不研究变化的条件，不提出新的问题，迟早会走向失败。在防御战斗中，崔可夫反对消极的阵地防御，主张抓住每一个有利时机及时转入反攻，实施积极防御。在进攻战斗中，崔可夫强调时间和突然性，认为出其不意乃取胜之关键。为了达成突然性，他创造性地总结出了由战斗侦察发展为大规模进攻，将小股部队的夜袭扩展为以一个方面军的庞大兵力实施夜袭的新战法，为苏军达成进攻的高速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在进攻战斗中，崔可夫还擅长夹击和侧击，对敌结合部则采用集中突击的战术。

崔可夫认为，对敌情周密细致的侦察与深刻透彻的分析是完成战术动作的基础。作为一名指挥员不仅需要全面掌握己军的情况，而且要尽可能多地了解敌军的情况，找出敌军的长处和短处，克敌制胜。为此，崔可夫采取了及时派出侦察员搜集情报；亲赴现地观察，掌握第一手材料；密切与友邻联络，频繁交换情报等方略。

崔可夫特别强调人的作用，他指出战斗的胜利不仅取决于力量的强弱对比，而且要讲智慧、技能、随机应变、出其不意等要素，概而言之，就是比士兵的创造性和精神状况。因此，努力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充分调动士兵的主观能动性成为崔可夫的一条不可动摇的信念。为了作好思想政治工作，崔可夫强调根据形势选择做工作的方式方法，在城市防御战中，他就号召广大政治工作者把政治工作的中心从营团转移到连队和强击队，采取个别谈心等灵活多变的方法，要求各级指挥员要接近战士，善于找到打开战士心扉的钥匙。崔可夫还特别强调党、团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要求各级指挥员和党、团

员要与战士们同甘共苦、生死相依，在战斗中身先士卒。崔可夫作为指挥员始终如一地与战士们保持着密切联系，他的指挥所总是设在战斗最激烈的地区，对激励士气起了极大的鼓舞作用。

崔可夫的品格、意志、才干、博学、律己、勇气和预见力，都是令人敬慕的，但他性格中的严谨超出了常人难以接受的程度，常常令人望而生畏。但无论如何，崔可夫堪称是一位出色的战役指挥员和战术家。

传记是对生命的鉴赏。这部著作尽管不是描述崔可夫的最详尽的传记，但它完整地叙述了崔可夫的一生。作为一名军事史研究人员，我不图探奇惊人，也力避亦步亦趋，满足于给历史教科书作注释，而是力求将崔可夫这一历史人物置于社会的大背景上来追寻他的身世、事迹及精神追求，给历史赋予活的灵魂，使人们对十月革命以来的前苏联军事历史，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那场规模恢宏的战争有更真切、更丰富、更感人的了解和认识，同时使人们能参照崔可夫的生命旅途审度自身的人生，汲取力量、智慧和信心。

在写作过程中，由于这部书是迄今为止国内甚而国外第一本从战役学的角度专门记述崔可夫生平的著作，资料的收集、整理均极为困难，加上作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不妥和错误之处，敬请读者赐教。

杜正艾

1993年8月26日于北京

第一章 少年磨难

力士之子有志娃，生活窘迫早离家；
卖工糊口彼得堡，参加革命展才华。

1900年2月12日，是一个阴冷的日子。在沙皇俄国图拉省的奥谢待尔河河谷的谢列布里亚内普鲁德村，一个被人们称做“鳄鱼壕”的小木屋里，此刻却充满了温馨与快乐。伊万·伊万诺维奇·崔可夫，这位被村民们称为“大力士约内奇”的壮汉，今天喜得第四位公子。体健如牛的伊万盯着这个瘦猴似的婴儿，甭提有多高兴了。谁也未曾想到，这个貌不惊人的婴儿竟成为两次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度主宰东德命运的苏联元帅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崔可夫。

瓦·伊·崔可夫家境贫寒，但他父亲伊万性格刚毅，母亲也勤劳贤惠。虽然，后来家中又添了几口，但由于一家人勤劳肯干，节衣缩食，生活勉强还能维持。这种艰苦的生活环境和父母的优良品质强烈地影响着崔可夫，并在他那颗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深的印痕，培养出他吃苦耐劳而又勇敢坚强的性格。崔可夫12岁那一年，在沙皇封建专制统治下的俄罗斯，生产凋敝，民不聊生，为生活所迫，他不得不中途辍学，告别天真烂漫的童年，独自背上行囊，离开了父母、故土，来到人生地不熟的彼得堡独自谋生。

彼得堡虽然号称俄国的都城，可是，年仅12岁的崔可夫费尽周折，才在喀山大街的彼得·萨韦利耶夫工厂谋得一份工作，制造一种沙皇军官使用的刺马针，这项工作要求具备铁工厂的铸铁工艺，又要有手工工艺，而且工作条件也很艰苦。但是，这个农民的孩子对这项陌生的工作很感兴趣，他甚至憧憬着有朝一日，自己也能穿上马靴，带上刺马针驰骋疆场。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沙皇俄国也步英、法后尘，卷入了这场帝国主义国家的大战。第二年，战争规模日益扩大，工厂里的青壮年工人都被强征到前线给沙皇充当炮灰去了，留在工厂的多是未成年的孩子和年岁大的人，工作就更艰苦了。工厂老板对工人管得很严，领班秉承老板的旨意监督着每一个人，如果谁动作稍微慢了一点，马上就会招来一顿毒打，而且还要被扣发工资。随着年龄的增长，年轻的崔可夫对领班的刁难十分不满，心里萌发出与领班作对的念头。于是，崔可夫会同十四五岁的工友们，与领班斗智斗勇，每当领班呵斥大家或逼迫快干时，工友们就放下手里的工具，操起手，圆瞪着双眼，逼视着领班，袖手不干了。久而久之，领班对工人们再也不敢像从前那样大喊大叫、挥舞拳头大施淫威了。因为一旦惹火了这帮人，完不成定额，自己还会吃不了兜着走。当然，此时的崔可夫，内心深处所怀有的只是一种原始的反抗心理，自然还不懂得如何真正维护自己的权利。

1917年，是俄国的革命年，二月革命迫使沙皇尼古拉二世退位，罗曼诺夫王朝覆灭。在彼得堡这个革命的中心，崔可夫每时每刻都能感受到革命形势如春潮滚滚，迅猛发展。各种传单、禁书和政治小册子在工厂秘密流传。在伊万·济明的影响下，崔可夫开始卷入这场如火如荼的革命浪潮之中，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各式各样的革命传单、禁书和各种政治小册子，憧憬着摆脱工场主的剥削，过上美好的日子。但是不久，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1917年7月4日，伊万·济明在参加反对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一次盛大

的示威游行中，惨遭反动士官生杀害，此次事件后来被称为“七月流血”事件。崔可夫目睹自己的好友倒在血泊中，十分震惊。崔可夫回忆说：“我永远忘不了1917年7月4日那个闷热的中午，当时我们站在喀山大教堂旁边，那里正在进行着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突然，枪声响了，济明的头很不自然地向后倾着，好像在霍列夫胸前睡熟了一样……他眼睛紧闭，双手攥成拳头。”“我们不信、不愿意相信他已经死了，不相信今后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了。要知道，他才17岁呀！”

伊万·济明是崔可夫的同岁好友，他性格爽朗，精力充沛，有灵敏的政治头脑；他信息广泛，能在错综复杂的政治事件中辨明方向。在共同的生活、工作中，伊万·济明像亲兄弟一样关心崔可夫，经常给他讲做人和革命的道理，对崔可夫影响很大，他的死怎能不使崔可夫感到震惊和痛心呢！

1917年9月，彼得·萨韦利耶工厂倒闭，崔可夫也失了业。闲来无事的崔可夫便经常到3位哥哥服役的波罗的海舰队去。波罗的海舰队是俄国革命的摇篮，有很多老革命家在这里从事革命工作，水兵们有较高的思想觉悟。在那里，崔可夫接受了更多的革命道理，第一次了解到有关列宁的许多传奇故事，阅读了《共产党宣言》以及其他进步书刊。崔可夫从与水兵们的接触中和阅读各种革命书籍中开始真正懂得：劳苦大众要摆脱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就必须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权。

由于崔可夫一直没有找到工作，便很快同他的几个哥哥一样，在喀琅施塔得当了一名水兵，被编入水雷教导队。从此，崔可夫结束了打工生活，开始步入新的生活。

十月革命胜利后，喀琅施塔得的许多水兵被派往各地，执行苏维埃政府的各种任务。17岁的崔可夫与兄长伊里亚一起被派往萨拉托夫，警戒莫斯科至萨拉托夫铁路上的列车，保证将粮食运往俄国中部。

1918年2月，全国形势开始稳定下来，但在有些地方，反动势力仍不甘心自己的失败，肆意报复革命家庭。崔可夫一家也惨遭富农、商人、官吏的报复，粮食被烧光，房屋遭焚毁，家中被折腾得一贫如洗。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崔可夫的父亲写信给他们兄弟几个，要他们帮助家里渡过难关，重建家园。经过兄弟们数月的努力，家里的处境才有所改善。

国忧重于家难。崔可夫的三哥伊里亚又返回设在莫斯科帕韦列茨车站的支队司令部复命去了，伊里亚在支队司令部得知，莫斯科有个军事训练班，专从可靠的工人、农民中招收愿意当红军指挥员的人。得知这一消息后，他立即写信告诉了崔可夫。崔可夫获悉讯息，十分振奋。为保险起见，他特意派他的同伴格奥尔吉·明金前往莫斯科探听虚实。格奥尔吉·明金到达莫斯科后，很快证实了伊里亚的消息。明金经过报名申请，被录取为红军军事教官训练班的第一期学员。一切就绪后，伊里亚将申请的有关情况写信告诉了崔可夫，崔可夫接信后，即打点行李，告别了父母和兄弟姐妹，与他的另外两个伙伴阿列克谢·古巴廖夫、瓦西里·雷金一起带着村苏维埃开的他们政治上可靠的证明信，赶到莫斯科军事教官训练班的驻地列福尔托夫。莫斯科军事教官训练班的政委接见了他们，看了村苏维埃的证明信后，政委问：“除了村苏维埃的证明信外，还有什么可以证明你们是来真心实意干革命的？”崔可夫敏捷地回答道：“以行动证明。如果您给帕韦列茨车站的契卡支队的首长去个电话，您就会了解到，他的支队里有个水兵叫伊里亚·崔可夫，他

是我的亲兄弟。”

第二天，他们被正式录取为训练班学员，阿列克谢·古巴廖夫被编入炮兵排，崔可夫和瓦西里·雷金被编入步兵第二班。这位瓦西里·雷金后来在1918年毕业后与崔可夫一起被分到西韦尔斯旅。一次，在执行侦察任务时，突然与哥萨克骑兵遭遇，因寡不敌众，光荣牺牲。

崔可夫进入军事教官训练班学习后，即写信给伊里亚。伊里亚获悉崔可夫已如愿以偿，即写信勉励崔可夫：“这就是彼得堡，革命的彼得堡，你应当锻炼好自己，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去，成为一名真正的红军指挥员。”崔可夫将兄长的话牢牢地记在自己心里，时时激励自己去进取，去奋斗。

学员的生活很有规律，起床、集合、早操、洗漱、早点名、再集合、用餐、上课、去射击场、练兵场，一切都井然有序，严肃紧张。平日进行射击、操枪、白刃战、骑术等训练。虽然很艰苦，但是崔可夫知道，他们将面对的是经验丰富、训练有素的白匪军，作为一名红军指挥员，必须经受各种考验，掌握各种知识，才能有能力、有信心去与白匪军斗智斗勇，才能指挥部队取得胜利，成为一名真正的红军指挥员。

1918年的苏俄大地动荡不安，白匪军的暴乱、外来武装的干涉每时每刻都在扯动着每一个人的神经。为了让居民、朋友、敌人知道苏维埃政权有一支忠诚、可靠、有力的部队，每个星期天，训练班的学员们都要荷枪实弹，带上乐队，从列福尔托沃出发，浩浩荡荡地沿多沃耶环路、米亚斯尼茨基大街和待韦尔大街强行军，有时候还要参加平定各种暴乱的行动。

1918年7月2日清晨，正在野外训练的崔可夫和学员们被紧急召回营区，首长告诉学员们，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正蠢蠢欲动，企图推翻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为此，上级决定将训练班的学员集中到莫斯科附近的兵营——谢列布里亚内的树林里，进行野外演习，随时准备镇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暴乱。临行前，苏俄人民的领袖、伟大的革命导师伊里奇·列宁亲切接见了全体学员，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列宁语重心长他说：只要劳动人民的先锋队——红军牢牢记住：他们代表着并且捍卫着整个国际主义的利益的话，胜利一定是属于人民的。列宁的谆谆告诫，时时激励着崔可夫，他废寝忘食地学习，忘我地劳动，并决心为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一切。

这一年的7月6日，天还没亮，尖利的战斗警报声在谢列布里亚树林响起，学员们纷纷从床上一跃而起，收拾好行装，挎上步枪，迅速奔向集结地，很快排好了队形。训练班政委马斯连尼科夫宣布，在莫斯科，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企图破坏苏俄与德国签订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发动了反革命暴乱，他们杀害了德国驻苏俄大使米尔巴赫，占领了电话局、电报局，拘禁了捷尔任斯基等苏维埃政府成员。列宁指示：莫斯科军事教官训练班和拉脱维亚部队由瓦采蒂斯同志指挥，应以最快的速度占领左派社会革命党设在三仙巷的司令部，平息这次暴乱。

学员们接到命令后，立即分头行动。崔可夫随学员连1排与其他部队一起，在莫斯科人波列塔耶夫的带领下，迅速向莫斯科进发。波列塔耶夫熟悉路径，带领1排学员抄近道向三仙巷前进。当逼近三仙巷时，暴乱者的机枪开了火，一名学员饮弹身亡。1排的火炮怒吼了。第一次参加真枪实弹的战斗，崔可夫心里未免有些紧张，身边的炮声震得他耳朵嗡嗡直响，好一阵子什么也听不见。炮击开始向暴乱者藏匿的深处延伸，崔可夫紧紧跟着战友们杀向敌人，很快占领了敌人的司令部大楼，平定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叛乱。

但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8月30日，穷凶极恶的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女党徒卡普兰，在列宁向米海尔松工厂的工人发表演说后，当群众把列宁簇拥到汽车前时，开枪打伤了革命导师列宁，列宁身受两处重伤，生命处于垂危之中，一时间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莫斯科军事教官训练班的学员们受命再次出动，消灭隐藏在秘密指挥所的谋杀革命领袖的反革命分子。崔可夫与其他学员组成一组，在两名“契卡”人员的指挥下，迅速包围了反革命分子设在一个别墅的秘密指挥所。“契卡”人员命令：任何人都不能放出去，也不能放进去。然后就带着两名学员翻过围墙，进入了别墅。崔可夫和其他几名学员守在外面。突然，围墙上隐约闪出了一个陌生的影子，鬼鬼祟祟向外张望，崔可夫断喝一声：“站住！否则就开枪了！”那个人影猛地听到一声怒吼，身体一哆嗦，慌忙跳下墙，扭头就跑。崔可夫见黑影慌慌张张的样子，也不回答口令，立即扣动了扳机，击毙了他。第二次参加战斗，崔可夫为自己能亲手击毙谋划杀害列宁的敌人而感到非常高兴、自豪。敌对分子的疯狂反扑被粉碎了，战斗的喜悦更坚定了崔可夫拿起枪保卫革命成果的信念。经过血与火的战斗洗礼，崔可夫和他的战友们更加成熟了。

1918年冬末，协约国的帝国主义者及其走卒在取得一次大战胜利后，开始在苏维埃俄国的东南西北各个方向威胁这个新生的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形势均十分严峻。在四面受敌的危难关头，党中央和苏维埃政府审时度势，决定以东部战线为重点，粉碎敌人的武装干涉。苏俄军队代表进步势力，又有布尔什维克党的正确领导，因而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在东部战线连战连捷，一直将敌人从伏尔加河赶到了乌拉尔以东。但是，南部战线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哥萨克白匪军和邓尼金的志愿军得到了英帝国主义的大力支持，在顿河、伏尔加河下游、北高加索等地区烧杀掳掠，无恶不作，气焰十分嚣张。为了挫败敌人，收复失地，上级决定：“立即把学员派到南部战线，由波德沃伊斯基指挥，剿灭白匪克拉斯诺夫率领的部队。”

接到上级指示后，崔可夫和学员们乘坐军用列车迅速赶到前沿，南部战线的波德沃伊斯基在铁路预备线的指挥车上接见了他们。波德沃伊斯基告诫年轻的学员们：“在旅里，有自己的选举制度。指挥员不是由上级司令部任命，而是由士兵自己选举。虽然你们已经是指挥员了，而且也具备作初级指挥员的素质，但是，我希望你们要尊重部队的特殊情况，并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能力。”接见完毕后，崔可夫和其余9个人奉命前去补充西韦尔斯旅。几经周折，崔可夫一行终于来到西韦尔斯旅驻地罗德尼乔克车站，很快受到了旅长西韦尔斯的接见，西韦尔斯也告诉他们：“指挥员选举制度在部队中已经根深蒂固，要改变人们的这种观念并非易事。”他建议大家先担任指挥员的助手或副手。随后，崔可夫被任命为该旅守卫新罗德尼乔克村连的副连长。

崔可夫来到连队后，马上就感觉到：这些久经战阵的红军战士对他这个“乳臭未干”的学生官很不信任，而且还不时地要挖苦讥讽他几句。崔可夫知道要使这些身经百战的士兵信服自己，必须用自己的行动向他们证明。

第一次带领连队作战，崔可夫心里总觉得没底，尽管在训练班经过刻苦学习，懂得了不少军事知识，深知带兵打仗需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但是，要把军事理论知识与实际带兵作战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终究还是一片新天地。崔可夫决定，先从了解自己的战士、熟悉周围

的地形入手。担任副连长的崔可夫细致考察了西韦尔斯旅的战线情况，对战线的现状做了客观的分析，深深地意识到由于西韦尔斯旅战线宽阔，没有形成一条完整的防线，空隙大，白匪军可以渗透到红军的战线内，对红军进行偷袭。为了防止和挫败敌人的偷袭，必须更加详尽地了解周边的地形，并查明通向居民点的每一条隐蔽的道路。为此，崔可夫带领几名战士，巡查了所有的哨卡、卫兵室和潜伏哨，全面掌握了连的部署情况。

严峻的考验很快就到来了。一天清晨，崔可夫带领几个战士去一个村庄巡查防线情况，突然发现大约有 150 名白匪军正偷偷地沿着铁路路基行进，准备偷袭连部所在地，形势万分火急，如不采取果断措施，连部将被白匪军血洗。在这紧要关头，崔可夫急中生智，决定趁敌人尚未察觉己方，抄到敌人的后面，夹击敌人。想到这，崔可夫命令随行的战士以最快的速度赶回连部，报告白匪军的偷袭企图和夹击白匪军的计划，自己则弯着腰，赶到铁路旁的哨所，叫醒尚在酣睡的哨卡战士。然后，指挥驻守哨卡的 22 名战士，利用小灌木丛的掩护，沿山谷向铁路猛插，在距铁路路基 20 步远的一个小山丘上，占据了有利地形。

白匪军军官挥舞着战刀，指挥部队肆无忌惮地向崔可夫连连部所在地发起猛攻。由于连部已接到崔可夫的预警，已有所准备，白匪军的进攻遭到反击，双方处于胶着状态。在这势均力敌之际，只要有一点外加力量就能打破僵局。崔可夫见时机已到，急令所有 23 条枪一齐开火。白匪军万万没有想到在自己屁股后面会突然冒出这么多的红军，慌忙丢下几十具尸体，仓皇逃窜。此役，红军取得了辉煌战果，共缴获各种枪支 100 枝、两辆双套马车、两挺“马克沁”式重机枪，俘敌 38 人。但在激战中，连长负了重伤。鉴于崔可夫在战斗中的出色表现，团司令部和连里的战士们一致推举他为连长。

经过红军的艰苦奋战，南部战线的形势逐渐缓解，崔可夫和其他学员一起应召回到莫斯科。训练班除继续讲授军事课外，还向学员们讲授了政治知识。许多著名的党的活动家，如斯维尔德洛夫、库多斯基等给学员们讲过课，不久，到过前线的学员们免试获得了“红军军官”证书，接着被分配到各地担任指挥员职务。崔可夫和训练班的另外 6 位同志，被派往伏尔加河沿岸军区，在喀山参加了步兵第 40 团的组建工作。临行前，列宁向学员们亲切致词，指出：苏维埃共和国尚在危急之中，协约国和白匪军串通一气，相互勾结，企图摧垮红色的苏维埃共和国，这是每一个正直的人所不能答应的，革命的红军更是不会答应的。“现在我们可以说，我们有自己的军队，这支军队建立了纪律，变得更加有战斗力了。”列宁的话有如一盏明灯，照亮了崔可夫的前进道路，崔可夫对革命的信念更坚定了。从此，崔可夫正式成为苏俄红军的一名中级指挥员，正是：疾风知劲草，英雄出少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章 初露锋芒

少年得志任团魁，指挥战斗显雄威；
东部前线锋芒露，预示英名青史垂。

18岁的崔可夫到达喀山后，就被任命为步兵第40团负责队列的副团长。捍卫革命成果远比夺取革命的胜利更为艰巨。1919年春，在帝国主义的策划下，一场更大规模的国内外反革命联合的武装进攻开始了。英、法、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纠集了一些仆从国组成新的干涉军，连同国内的几股白匪军，共集结了约130多万兵力，向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发动了新的进攻，企图把它扼杀在摇篮中。原沙俄海军上将高尔察克此时控制着乌拉尔、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大片土地，拥有25万兵力，还有近20万外国干涉军给他撑腰。3月4日，高尔察克军队沿北乌拉尔森林至南伏尔加河东岸大草原，在长达2000公里的战线上向苏俄红军发动了猛烈的进攻。红军在南方战线中部的防线被突破，白匪军占领了沃特金斯克、比尔斯克、乌法、别列别依、布古尔马等城市。4月中旬，高尔察克军队占领了距喀山和萨马拉仅85公里、距辛比尔斯克仅100公里的地方，整个苏维埃国家的中部受到严重威胁。国家的水路交通命脉伏尔加河，以及在伏尔加河流域和乌拉尔地区征集的粮食都面临着被敌军夺取的危险。为此，红军统帅部在东线组建了东方面军，由伏龙芝的南方战役集群和绍林的北部战役集群编成。

鉴于东部战线形势严峻，1919年3月初，红军统帅部命令步兵第40团移驻维亚特省的波梁内地区，编入北方战役集群所属第2集团军第28师。第28师是一个有着光荣传统的师，师长阿津是位有出色指挥才能的指挥员，他有着许许多多的传奇经历。在残酷的战斗环境中，他作战勇敢、机智，善于在复杂多变的局势面前迅速判明敌军企图，洞悉敌人的弱点，下定必要的决心并坚决予以实施，取得了许多辉煌的战果，白匪军一听到阿津的名字，无不闻风丧胆。为了表彰他的卓著功勋，苏维埃政府曾授予他红旗勋章。崔可夫对阿津怀有特殊的好感，阿津不因循守旧，不拘泥于条令、条例，敢于打破传统的业已过时的东西，这种思想活跃、勇于创新的优良素质对崔可夫产生过极为深刻的影响。崔可夫后来忆及阿津师长时，仍满怀深情他说：当时他处处都想模仿阿津。

3月11日，高尔察克部队占领乌法，东方面军的第2和第5集团军之间的防线被撕开了一个宽达150公里的大缺口。白匪军卡马第8师乘虚而入，对卡马河畔的切尔内和奇斯托波尔构成了直接的威胁，积存在这里的大量粮食随时都面临着落入敌手的危险。为此，集团军司令员绍林命令步兵第40团以最快的速度压缩缺口，争取在春汛到来之前，控制这一地域，以保证粮食被安全运往苏俄中部地区。

根据方面军的命令要求，步兵第40团立即拟订了行动计划：第2营、3营赶往奇斯托波尔；以保护粮食；1营加上新补的1个营取道那拉布加及切尔内，前出至缅泽林斯克，到达切尔内与共产主义营会合。崔可夫安置好团部后，即马不停蹄地赶赴离敌人最近的共产主义营，以实地了解这个刚编入的营的人员组成情况，并进而摸清缅泽林斯克附近的地形情况。崔可夫赶到共产主义营后了解到，共产主义营共有4个连，400人，有步兵也有骑兵，4个连长都是党员，全营有党员43名，其余的战士也是党外同情者或志愿兵，

因此，有很强的战斗力。敌人方面，此时除卡马第8师第32团占据着缅泽林斯克外，主力还远在比尔斯克地区。崔可夫得知这一情况后，认为步兵第40团如果与熟悉缅泽林斯克地域地形的共产主义营密切配合，果断行动，在敌卡马师主力赶到之前出其不意地进攻缅泽林斯克，定能获得成功。如果迟而不决，贻误战机，要想夺取缅泽林斯克就困难多了。为此，崔可夫建议步兵第40团和共产主义营稍加休整，即于当晚向缅泽林斯克进发，夺取缅泽林斯克。但是，崔可夫的建议遭到团长的反对，团长认为：“集团军司令员和第28师师长都没有下达进攻缅泽林斯克的命令，”不能擅自行动。团政委阿列克赛·尤里耶夫表示支持崔可夫，反对消极等待，坐失良机。由于有政委的有力支持，团长只好同意了崔可夫的建议，并命令崔可夫带领全团相机行事，自己则留在切尔内与集团军司令部联系。

崔可夫在征得团长同意后，当即带领部队进行夜间急行军。进抵库津别季那沃村后，崔可夫命令部队稍加休息，然后继续向缅泽林斯克挺进。行军途中，师长阿津传来命令，要求崔可夫率领所部不要停止前进，争取从行进间攻占缅泽林斯克，同时指派有很强战斗力的孔特雷姆支队策应崔可夫团。崔可夫接到命令后，立即与孔特雷姆取得了联系，双方商定，对敌实施夜间攻击，第40团应利用共产主义营对地形熟悉的优势，从南面迂回至缅泽林斯克后方，于拂晓时攻城；孔特雷姆支队则应在炮兵连的支援下，从正面实施攻击。第二天凌晨，步兵第40团和孔特雷姆支队进抵缅泽林斯克后，则从行进间对敌人发起猛攻。敌人万万没有料到不久还远在数百里之外的红军会从天而降，突然对其发起攻击，一时措手不及，仓皇逃跑，缅泽林斯克顺利回到红军手中。

春天到了，暖融融的阳光洒落在银色的大地上，金光闪烁。卡马河开始解冻了，河水不断上涨。泛滥的河水构成了第2集团军右翼的可靠屏障，切尔内的粮食已安全运抵中部。但是，奇斯托波尔的许多粮食仍没有运出。高尔察克匪军为了夺取这些粮食，突破红军的防御，不断投入新的兵力，在那卡帕林堡—萨拉普尔—维特省的波梁内一线，对第28师发动了猛烈的攻击。战斗十分艰苦，第28师的官兵们在阿津师长的出色指挥下，同仇敌忾，挫败了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但是，形势的发展仍然在向不利的方向发展，由于第7集团军的一个师长投靠了高尔察克，使刚刚缝合的防线再度被撕开。高尔察克的特工机关抓住这一可乘之机，精心伪造了一份红军第2集团军司令部的命令，“命令”要求第28师各团迅速向西撤退。由于局势混乱，通讯联络工具又十分落后，崔可夫与其他指挥员没能识破敌军的诡计，奉“命”撤至那拉布加。部队撤到那拉布加后，步兵第40团收到阿津师长的指示，才知道上了敌人的当。阿津师长指示：步兵第40团应立即调头东转，在戈雷村、邦久加饲养场及托伊马河一线组织防御。

步兵第40团接到阿津师长的命令后，立即向邦久加饲养场派出了骑兵侦察队，1营紧随其后，团主力成纵队准备稍后出发。正在这个节骨眼上，一些持富农观点和社会革命党人观点的人利用红军的困难处境，极力煽动由700名逃兵组成的第2营哗变。他们拒绝执行崔可夫下达的命令，要求发放新服装和许多其他东西，一时间局势骤然紧张。崔可夫急忙集合全营，极力想说服他们，体谅国家当前的困难，但都无济于事。年轻气盛的崔可夫火直往上冲，他跳上战马，不顾一切向第2营人群冲去，企图强迫第2营战士服从他的命令。哗变的战士不但不吃他这一套，反而一个个怒目相向，巡视着

崔可夫。他们把崔可夫挤在中间，用步枪、卡宾枪逼着他。在这生死攸关之际，只要稍不冷静，就会酿成终身大错。正值进退维谷之际，崔可夫灵机一动，计上心来，决定先用缓兵之计，转移第2营战士的注意力，分化瓦解哗变者，以争取时间，等待援兵。想到这，他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缓缓地对哗变者说：“好吧！既然这样，那么你们是先开枪打死我呢？还是先吃饭填饱肚子？”崔可夫边说边看了一眼那几位煽风点火者，然后转过身来对传令兵彼得·亚库舍夫大声说：“把饭菜送到空场上去！快点！”波得心领神会，拔腿向团部奔去。哗变者一经崔可夫提醒，看看太阳高高挂在天空，想到已经有大半天没吃饭了，真有点饥肠辘辘的，慢慢静了下来。崔可夫抓住哗变者心理上的瞬间松弛，便不失时机地对哗变者说：“走，到空场吃饭去，边吃边谈……”大多数哗变者不由自主地跟着崔可夫，开始向空场走去。带头哗变的人见形势不妙，也只得乖乖地跟着大家来到空场。饭菜很快运到了空场，共产主义营也匆匆赶到，包围了空场，一个个哗变者看着黑洞洞的枪口，再看看手中的饭勺、刀叉，见大势已去，只好作罢。事后，团部进行了耐心细致的调查，查出了63个领头生事者，他们均被送交军事法庭审判。

4月19日，步兵第40团决定先夺取季希那戈雷林，尔后向邦久加村发展。4月26日凌晨，步兵第40团越过托伊马河，在邦久加饲养场以西占领了出发阵地。拂晓，步兵第40团呈散兵线向敌军发起猛攻，遭敌顽强抵抗。但是，团主力经过顽强奋战仍然冲垮了敌人阵地，敌人被迫撤退。崔可夫用望远镜观察着整个战场，周围手榴弹的爆炸声、子弹的呼啸声、伤员的呻吟声响成一片。崔可夫对周围的一切似乎没有察觉，冷静地观察着每一个山头，每一块阵地：敌人已经动摇，似乎胜利在握！

但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敌人调来了一个营的预备队，向步兵第40团的战斗队形发起猛攻，第40团遭到这突如其来的攻击，很快出现了混乱，各营纷纷败退，形势顿时逆转。如不迅速调整好整个战斗队形，稳住阵脚，后果将不堪设想。在这紧要关头，崔可夫来不及细想，急忙翻身上马，冲上桥头，举起卡宾枪，大喝一声：“站住！谁要后退除非从我的尸体上踩过去！”后退者望着神威凛凛的崔可夫，不由自主地停住脚步，但后面的人已挤成一团，一时很难展开。崔可夫当即高呼：“同志们，跟我冲！拧成拳头打击敌人的侧翼和后方。”惊慌不定的红军在崔可夫的带领下，急忙掉转枪口向敌人猛冲过去。敌人没想到败退的红军会猛然杀一个回马枪，腹背受击，落荒而逃，步兵第40团胜利地攻占了季希那戈雷林村。

战斗结束后，崔可夫才得知，团长和政委都生了重病，已住进了野战医院。这样，崔可夫就只能一人承担起全团的指挥任务。

在夺取季希那戈雷林村的战斗中，团长社金虑及第2营曾发生过哗变，对其很不信任，因此没有将2营投入战斗。战斗结束后，第2营的战士代表请求他们敬佩的崔可夫让第2营参加新一轮战斗，以洗刷耻辱，崔可夫马上将这一情况向在野战医院的杜金作了汇报，请求在第二天拂晓将2营投入争夺邦久加饲养场的战斗，得到了杜金团长的同意。崔可夫命令第2营迅速进入出发阵地，渡过托伊马河，占领邦久加村。

4月21日凌晨，太阳爬上了山岗，驱走了可怕的黑暗。第2营战士为了洗刷耻辱，经过顽强奋战，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夺取了邦久加村，随后在季希那戈雷林村与第3营会合在一起，给敌人造成严重威胁。白匪军因屡遭败绩，害怕陷入红军的包围圈，仓皇败退了10公里。师长阿津对步兵第40团

的出色表现十分满意，给崔可夫发来了热情洋溢的贺电，贺电指出：“第40团的红军战士们：你们是好样的！我赞美你们的大无畏的精神，望你们继续打击敌人。”

但是，形势的发展再度发生了变化。占有明显优势的敌人突破了步兵第28师萨拉普尔一波梁内一喀山铁路防线的左翼，已进逼到了维亚特卡河，使步兵第28师面临被包围的危险。而且天公也不作美，维亚特卡河和卡马河水位不断上涨，河上又没有桥，除一艘汽船外，没有任何渡河器材，如果第28师不果断撤退，势必落入虎口。为此，师首长决定：由具有丰富战斗经验和有着辉煌战果的步兵第40团掩护第28师右翼部队向马马得什撤退。

自4月30日夜起，步兵第40团在崔可夫的指挥下，采取且战且退的战术，一边阻遏敌人，一边率领部队向那拉布加撤退。在撤退途中，步兵第40团又全歼敌人一个骑兵连，并多次粉碎了敌人包围第40团的企图。在穆尔济哈村和托克马什卡村一带，凭借灵活的战术和顽强的战斗精神，部队又苦苦坚守了一昼夜，从而保证了第28师第3旅顺利渡过维亚特卡河和卡马河。

5月4日，形势对步兵第40团来说极为严峻。这一天，步兵第40团已退至维亚特卡河，唯一的一艘驳船往返一次需要几个小时，各种辎重、人员挤满了渡口，到处都是一片混乱，渡河速度十分缓慢。敌人在屡遭挫败后，十分恼怒，对崔可夫团的防御阵地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疯狂进攻。敌众我寡，阵地随时都有被敌人突破的危险。为了完成渡河和掩护任务，崔可夫任命塔拉索夫为渡口指挥官，组织辎重、人员渡河，自己则指挥部队抗击敌人。敌人为了达到就地歼灭第40团的目的，频频向第40团的阵地发起猛攻，形势越来越严峻，如果驳船再不返回，全团将陷入绝境。驳船终于回来了，在塔拉索夫的出色指挥下，部队很快上了船，敌人也已逼到岸边，猛攻驳船。崔可夫见状，急忙命令已渡河的炮兵猛轰对岸的敌人，支援尚在对岸坚守的部队撤退。刹那间，火炮发出震耳欲聋的呼啸声，炮弹以摧枯拉朽之势射向敌阵，敌军顿时一片混乱。到晚间，在崔可夫的出色指挥下，他的部队在马马得什顺利渡过了维亚特卡河，攻抵维亚特卡河的敌人因为没有渡河器材也只好望河兴叹了。这样，高尔察克部队在突破第28师的防御后，未能继续扩大战果，其进攻莫斯科的企图被挫败了。

1919年5月8日，为了表彰第28师立下的卓著功勋，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致电第2集团军司令员绍林：“我谨以工农兵和哥萨克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向英勇的第28师转达诚挚的问候和深切的谢意，感谢他们英勇顽强地抗击了高尔察克匪帮，保卫了苏维埃俄国。”

5月4日，对崔可夫来说，是个庄严而难忘的日子。在这一天，团党委经过慎重考虑，正式宣布吸收崔可夫为布尔什维克党正式党员。面对着神圣的党旗，崔可夫庄严地向党宣誓：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愿意献出自己的一切。

鉴于东部战线的形势日益严峻，列宁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必须全力粉碎高尔察克”的号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调集了大量兵力，使东方面军的兵力短期内增加到14万余人。经过精心准备后，方面军首长拟定了宏大的反攻计划，拟将东方面军分为南北两个集群，南方集群将由布祖卢克地域向乌法对敌实施深远包围，以粉碎正面战线宽达450公里的敌西集团军；由第2、第3集团军组成的北方集群则向萨拉普尔、彼尔姆实施正面突击，以击溃西伯利亚集团军。

1919年4月28日，黎明渐渐来临，晨风不时地撕扯开幔帐般的浓雾。南方集群无数双焦灼的眼睛透过浓雾，瞭望着对面的劲敌。随着一声号响，战士们像出膛的子弹，对敌军阵地发动了凶猛的反攻。

4月28日至5月13日，经过布古鲁斯兰激战，红军重创敌西集团军，解放了布古鲁斯兰、谢尔吉耶夫斯克、布古利马，战略主动权转入了红军手中。5月15日至19日，红军发起了别列别依战役，挫败了哥萨克白匪军突至奥伦堡、乌尔乌斯克，阻止南方集群向乌法方向前进的企图。红军南方集群的顺利反攻，使盖达不得不从西伯利亚集团军撤出部分兵力以掩护左翼。白匪军的调防大大减轻了北方集群的压力，这就为北方集群转入反攻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第2集团军决定强渡维亚特卡河，向东进攻。进攻前四天，阿津师长来到马马得什，这是崔可夫第一次见到这位传奇式的人物。由崔可夫陪同，阿津考察了步兵第40团的准备情况，崔可夫详细阐述了对整个战役的认识和渡河计划。阿津对自己手下这位年仅19岁的猛将能够准确地领会上级意图，又勇于创新的精神非常满意。临行前，他拍着崔可夫的肩膀，再次嘱咐说：“整个战役成功的关键在于速度，一定要牢牢记住这一点。”

崔可夫目送着这位可亲可敬的阿津师长，心里暗下决心说：师长，我一定牢记你的话。如何才能保持进攻的高速度呢？战火的锤炼提醒着崔可夫，要保持进攻的高速度，作为攻击部队的指挥官必须及时、准确、全面地掌握敌我双方的情况，及时捕捉住敌人的任何一点薄弱环节。基于以上的考虑，一向不拘泥于条令、条例的崔可夫，决定组织一支出色的侦察队伍，以充当自己的耳目。经过精心挑选，崔可夫组织了一支由40人组成的经验丰富、军事素养过硬的骑兵、步兵侦察队。

5月24日凌晨，崔可夫亲率第1营、第2营外加一支曾帮助他屡度难关的乐队和一门3英吋口径的大炮，登上两艘战船。为了迷惑敌人，崔可夫命令乐队奏响《同志们，勇敢地向前》的乐曲，其余战士以最快的速度向对岸的敌人冲去。

红军的声势正盛，但战舰冲至距对岸尚有100米左右的地方时，战舰和驳船不幸搁浅，成了对岸敌人的活靶子。此时此刻，只要敌人扣动手中的扳机，后果将难以设想。万幸的是，也许是优美、嘹亮的乐曲吸引了敌人，也许是敌人没有见过擂着鼓、吹着号、奏着乐曲冲锋陷阵的场面，一时没有意识到这是血腥的战场，自己已大祸临头。崔可夫见敌人尚未清醒过来，也不及细想，急问船长：“水有多深？”“一俄尺半到两俄尺，”船长答道。崔可夫指示乐队不要停止奏乐，用雄浑有力的《国际歌》诱惑敌人，转移敌军视线。接着崔可夫第一个跃入水中，红军战士也紧随其后，向对岸冲去。

在河对岸观察战况的阿津师长，见战船搁浅，心急如焚，真为崔可夫和他的战友捏了一把汗。急忙调来炮兵对对岸的敌人发起猛烈轰击，以压制敌人的火力。崔可夫见时机有利，率部扑上岸。但是，敌人很快从梦中惊醒，机枪、步枪火力向崔可夫部倾泻而来，并发起了强有力的反击，企图把崔可夫部赶到河里去。崔可夫部一面顽强抗击敌军凶猛的反扑，一面派出部分兵力向敌人的右翼迂回。敌军经受不住红军的侧击，慌忙龟缩到亚科夫列沃村和安济尔卡村以西的高地上。第1营一路猛追猛打，很快将敌人赶出了亚科夫列沃村，并渡过安济尔卡河。第3营的战士也疾如劲风般夺取了奇尔施村。

先头部队取得重大战果后，预备营的战士们也携带着另一门大炮迅速跟

了上来，大大加强了部队的攻击力。处于一片慌乱中的敌人节节败退，纷纷拥向“200高地”，右翼营的攻势也发展顺利，他们在夺取旧穆尔济哈村后，正乘胜追击，向新穆尔济哈村发展进攻。一时间敌人陷入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境。但是，红军的攻势因发展迅猛，崔可夫无法及时了解全团的战斗情况，为此，他带着传令兵赶至地势舒缓，便于观察的新穆尔济哈村北部。刚刚抵达该地，崔可夫发现有一部分富有经验的敌人稳住了心神，正准备对第40团发起疯狂反扑，形势变得严峻起来。如何才能制止注敌军的反击呢？崔可夫紧皱眉头，拍打着脑袋。正面硬拼显然难以取得好的战果，必须侧击敌人！

崔可夫唤来传令兵，急令他赶赴共产主义营，通知他们迅速展开战斗队形，从侧翼扫击敌人蜂腰。但是，没等传令兵赶到共产主义营，团主力因遭到敌人凶狠的反扑而败退下来。

兵败如山倒。第40团的战斗队形已被冲得七零八落，怎么办？年轻而血气方刚的崔可夫来不及细想，飞身跨上心爱的棕黄色战马，迎着正步步溃退的部队飞骑而去。他冲进慌乱的人群，大声喊道：“跟我来，”随后高举战刀，迎着敌人密集的枪弹扑向敌人。敌人为天神飞降似的崔可夫吓呆了，惊魂甫定的红军战士顿时勇气倍增，一个个如下山猛虎扑向敌人。刹那间，一把把战刀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光，一张张愤怒的眼睛捕捉着敌人。刚才还是耀武扬威、气焰嚣张的敌人架不住红军的枪挑刀砍，败下阵来。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右翼的形势刚刚好转，左翼又出现了险情。红军抵挡不住数倍于己的优势之敌的凶猛冲击，已纷纷后撤，两军的距离越来越远，200米……100米……50米，只有20米了，此时，敌军骑兵也出现了，形势危在眉睫。崔可夫疾如闪电般冲到“200高地”附近，掠过自己的部队，扑向两军之间。敌我双方都为崔可夫的行动吃了一惊，但红军战士很快从慌乱中醒悟过来，与已接近的敌人展开了肉搏战，终于击败了敌军，一鼓作气拿下了“200高地”。

经过一天的激战，步兵第40团将敌人赶离了维亚特卡河，并在主要方向上向前推进了15—20公里，从两侧控制了马马得什至耶拉布加的大道，保证了大部队顺利渡过维亚特卡河。不过，第40团本身也蒙受了巨大损失，副团长马马林、共产主义营营长热列兹金身负重伤，两位营长和几位连长英勇牺牲，人员伤亡很大。在这种情况下，崔可夫只得将原来的5个营合并为3个营，任命1营营长谢尔盖耶夫为副团长，土库兹明、布哈尔金、安德里亚诺夫分别担任3个营的营长。

战斗间隙，崔可夫巡视了各部队，指示各部队迅速填补空当，组织协同好各条防线，使之保持不间断的联系，以利第二天与敌人恶战。敌人在第一天的战斗中虽遭惨重打击，但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第二天，敌人纠集残余力量，趁红军立足未稳之际，对处于穆尔济哈村的步兵第43团频频发起攻击。第43团经过一天激战，人困马乏，又有强敌威胁，没能巩固新占领的地区。遭到优势敌人的连续攻击后，战斗队形被打乱，部下找不到自己的指挥官，指挥官也寻不着自己的部下，一时陷入一片混乱。但红军战士们仍在顽强抵抗，他们抱定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利用每一个掩体，每一间草房向白匪军射击。子弹打光了，他们扑向敌人，用刺刀、枪托、牙齿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为了稳住部队，崔可夫立即骑马向穆尔济哈村奔去，闯入该村，指挥炮兵连压制进攻的敌军。威力强大的炮火形成一个密集的封锁网，

锁住了敌人的进攻道路。崔可夫见敌人的气势已被压住，即指挥正在穆尔济哈村执行侦察任务的第40团骑兵侦察队40人，从潜伏的灌木丛中一跃而起，以勇猛的动作向被炮火打得晕头转向的敌人扑去。白匪军抵挡不住红军步、骑兵的进攻，乱成一团，形势开始朝着有利于红军的方向发展，右翼稳定了下来。右翼的威胁解除后，崔可夫立即返回团队，指挥部队沿大路经阿尔马拉村，向那拉布加实施主要突击，越过高地南坡，直插通往北方的大道。

不过，部队因发展迅速，超出了预定计划，部队又缺乏快捷的通讯器材，没能与上级指挥部门及友邻部队及时取得联系。友邻的江河区舰队陆战队没有料到步兵第40团已攻抵新的地域，把第40团当成了白匪军，对其发起了猛烈轰击。崔可夫立即发现了这一危险的误会，立即派出两名骑兵侦察员赶往陆战队，并指示传令兵在教堂的钟楼上挂上红旗，用旗语提醒陆战队停止轰击。由于崔可夫采取了果断措施，使威胁很快解除。但是，陆战队的轰击造成了第40团冲击队形的混乱，使部队的进攻耽误了整整一个多小时。敌人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立即投入大量兵力，组织起完整的火力配系，对第40团发起了强有力的反冲击。

血在流动，心在振荡，第40团的局势恶化。尽管崔可夫立即将共产主义营投入了战斗，但局势仍未得到缓解。此时，敌人距离崔可夫的指挥所仅300米了，部队要想实施任何机动已不可能。如何才能打退敌人的反冲击呢？需要反击，需要进攻！作为一名军人，绝不能被暂时的困难所困；作为一名战地指挥官，更应有一种不可战胜、稳如泰山的气度。想到这，崔可夫冷静地看了看身边的战友，翻身上马，率领骑兵侦察队挥舞着大刀，猛然冲向敌群。大刀在手中飞舞，敌人的脑袋纷纷落地，瞬间，鲜血四溅，杀声震天。在这种面对面的较量中，崔可夫相信，两军相遇勇者胜，谁的意志坚强，谁就能取得胜利。正在拼杀之际，崔可夫突然感到左手被猛地一击，战马和人都翻倒在地，崔可夫脚卡在马镫里，但崔可夫的手仍死死抓着缰绳。传令兵见崔可夫摔倒，驱马疾驰到崔可夫跟前，翻身下马，将崔可夫扶了起来。崔可夫忘了疼痛，牵过传令兵的马，飞身而上，继续向敌人的散兵线冲去。敌人一点也没料到红军会在如此近的地方拼死冲杀，刚才那副得意洋洋的样子顿时一扫而光，丢魂丧魄地落荒而逃。第40团勇夺阿尔马拉村。

战斗结束后，神经一松弛，崔可夫顿感浑身无力，头晕目眩，左手尖针扎一样的疼。第1营营长库兹明见崔可夫伤势严重，立即召来卫生员给他进行了简单的包扎，并送往马马得什治疗。崔可夫吩咐政委杰尼索夫和副团长谢尔盖耶夫接替他的指挥权，继续指挥部队作战。

经过两天激战，阿津的第28师右翼各团粉碎了盖达将军的克拉斯诺乌非姆第1团、卡施特姆第2团、帕夫洛达尔第58团、萨扬第59团、贝加尔第10团和上乌金第12团的进攻，占领了那拉布加城，并推进50公里，前出到战役地区，缩小了第5、第2集团军之间的缺口，对高尔察克匪帮的翼侧形成了包围之势。

崔可夫团因作战勇敢、战术灵活、战果卓著，得到了师长阿津的特殊嘉奖。阿津见到崔可夫时，拍着他的肩膀激动地对他说：“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好样的！你们团已成为‘装甲团’了。”第40团已跨入了第28师功勋部队的行列。这正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无愧荣称“装甲团”。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章，便见分晓。

第三章 再显神威

身经百战满身伤，余勇犹盛返战场；
出生入死无他愿，只为黎民早安康。

崔可夫在马马得什住了不到3天，心里实在静不下来，于是就偷偷溜出医院，渡过维亚特卡河，回到那拉布加，向阿津师长复命去了。阿津师长见自己的爱将突然出现在眼前，既高兴又心疼，只好向他交待任务，让他回团部去了。崔可夫离开阿津师长后，即马不停蹄朝萨拉普尔方向追赶自己的部队。当晚，崔可夫在萨拉普尔以西35公里处的阿日巴赫季诺村赶上了部队。崔可夫从政委杰尼索夫和副团长谢尔盖耶夫那里得悉，步兵第40团下一步的任务是夺取萨拉普尔。崔可夫获悉这一情况后，立即与团、营部首长就敌我态势、地形条件及部队给养等情况作了初步分析。为了进一步探明敌军的虚实，崔可夫又派出精干的骑兵侦察队进行了补充侦察。随后指示第3营为先遣支队，团主力压后，拟于6月2日凌晨4时对敌发起攻击。晨7时，太阳还没露脸，经过一夜强行军的第3营逼近尤里诺村。骑兵侦察分队的几名侦察员飞骑来报：“迎面之敌是素有‘敢死队’之称的卡佩利阿团，是高尔察克极为倚重的精锐部队，骁勇善战。”

崔可夫接报后，迅速对敌我态势做了新的估计，决定：前卫营仍在原方向接敌，第1营在尤里诺村以东展开，炮兵连由他本人坐镇指挥，配置在视野开阔的尤里诺村西部，准备随时阻击敌人的反冲击。

一切准备就绪后，崔可夫赶到炮兵连观察所，密切注视战场情况。卡佩利阿团侦悉红军部队的动向后，十分猖狂，扬言要用一小时就将崔可夫团悉数歼灭，随后倾巢而出，对炮兵阵地发起猛攻。1000米、500米，炮兵连长有点沉不住气了，回头看了一眼崔可夫，只见他纹丝不动，紧紧盯着冲击的敌人。敌军见没有火力阻击，以为红军已吓破了胆，临阵脱逃了，便大摇大摆地向炮兵阵地拥来，距离炮兵连阵地只有300米了，敌人一个个成了活靶子。崔可夫见时机成熟，命令炮兵用杀伤力极大的霰弹猛轰敌人。

大炮怒吼了，霰弹在敌军队形最密集的地方爆炸。顿时间，弹片四溅，一个个敌人被炸得血肉横飞，霰弹的爆炸声、敌人哭爹喊娘的哀鸣声混杂在一起。其他各营也闻声而动，对敌军发起了凶猛的冲击，卡佩利阿团四面受敌。刚才还骄横霸道的“敢死队”成了“送死队”，丢盔卸甲，逃离了萨拉普尔、西加那沃村。第3营战士一路追击，趁势夺占了乌斯季萨拉尔卡。

高尔察克匪军在遭受了一系列沉重打击之后，只好收敛起嚣张的气焰，暂时放弃反攻意图，准备在乌拉尔地区支撑一个半月到两个月，待协约国给他送来武器、弹药和粮食后，再行恢复攻势，夺回主动权。

列宁高瞻远瞩，对高尔察克的新企图明察秋毫，明确指出高尔察克匪帮决不会就此善罢甘休，待养精蓄锐之后，仍会卷土重来。为此，列宁致电东部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提醒他们：如果红军在入冬以前没能夺取乌拉尔，那么，革命的天折仍然是不可避免的。

为了再战，东部战线司令部对各部队作了新的调整，决定将步兵第40团改番号为步兵第43团，调离阿津指挥的第28师，转属步兵第5师。崔可夫对东部战线司令部的决定很不满意，他不想离开与他共同战斗的阿津师长。阿津待人诚恳，对下属也非常信任，崔可夫与他一直保持着良好的个人

关系。崔可夫非常尊重阿津，并从阿津那里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最重要的是，阿津使他懂得了国内战争特殊的战争形式，以及据此创造出的一系列特殊的战役战术。比如，善于灵活地实施迂回、包围；在远离自己的战线时敢于实施快捷的机动、迅猛的冲击，敢于前出到敌人的翼侧和后方；敢于迅速果断地迎敌，与敌展开肉搏战。现在要离开自己崇敬的指挥员，崔可夫心里就像打翻了五味瓶。但是，作为一名军人，他必须服从命令。临行那一天，崔可夫满脸沮丧，他默默地来到他的老首长阿津的跟前，向他敬礼致意。阿津紧紧抓住这位与他曾一起战斗的年轻团长的手，鼓励他在新的征途中取得新的成绩。

崔可夫团转属步兵第5师已经有好一段时间了，但第5师师长连照面也没打一个。全国形势怎样，本团下一步行动的目标是什么？为什么师首长迟迟不与我们见面呢？所有这些问题都令崔可夫纳闷。崔可夫来到政委杰尼索夫的住处，想打听点消息，但政委也与他一样，什么消息也没有，他也在纳闷呢。杰尼索夫1918年入党，原是坎巴尔克工厂的工人，性格刚毅，有很强的革命事业心。他的儿子瓦西里18岁那年，在与白匪军作战中光荣牺牲，但他仍以坚强的意志，克制住自己内心的痛苦，配合崔可夫，崔可夫一直很敬重他。

部队连续征战，急需休整，而且粮食匮乏、弹药不足，团的下一步任务也不清楚。为了弄点粮食、弹药，搞清本团下一步的任务，崔可夫与杰尼索夫商量后，决定立即去找师首长。此时正值炎热的夏季，气候又潮湿，崔可夫因水土不服，手上、双脚都长满了神经性皮炎，奇痒难忍。崔可夫只好硬着头皮不穿靴子，散着裤腿、穿着凉鞋去见师首长了。来到师部后，凭多年的经验，崔可夫意识到，如果先去见师长，肯定会遭训斥。他决定接受杰尼索夫的建议，先不去找师长，而是先找政委。在政治部门口，哨兵见他这副模样，还自称是第43团团长，压根儿就不相信，崔可夫怎么解释也不行，好在师政委加比舍夫这时候出来了，崔可夫拿出自己的党证证明自己的身份。加比舍夫将崔可夫领到自己的办公室，崔可夫向他详细介绍了步兵第43团的人员、装备以及弹药、粮食等情况。步兵第43团长期连续作战，一直没有补给，弹药、粮食均十分缺乏，希望师部能解决。加比舍夫对崔可夫的汇报很满意，随后他带着崔可夫，拜会了师长卡尔波夫。卡尔波夫是个性格怪僻的人，对下属一向很苛刻，见崔可夫这副模样很生气，他没有与崔可夫多说什么，只是告诉崔可夫：他们团将隶属斯特罗加诺夫的第3旅，该旅已到达亚纳多尔车站。关于下一步的任务，尚要待形势发展而定。

高尔察克在遭受一系列失败后，决定以部分兵力牵制红军，集中主力于乌拉尔一带，寻求与红军决战。高尔察克计划由西集团军和西伯利亚集团军在乌法河和卡马河一线组织积极防御，阻止红军前进。鉴于形势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新特点，列宁及时提出：“向乌拉尔的进攻不能削弱，而且必须无条件地加强，并补充新的力量。”根据列宁的这一指示，东方面军计划以第5集团军向兹拉托乌斯特、车里雅宾斯克实施主要突击，第2、第3集团军与伏尔加河区舰队紧密协同，向彼尔姆、昆古尔、叶卡捷琳堡方向进攻，于行进间突袭高尔察克的后卫掩护部队，争取在敌人到达乌拉尔之前或在乌拉尔境内歼灭敌人。

在向乌拉尔挺进的途中，有人向崔可夫报告，高尔察克匪帮在萨拉宁斯克一带强征青年壮丁，气焰十分嚣张，声言如果青壮年在第二天上午8时还

不应征，他们将把已抓到的人质全部打死，并烧毁村镇。有幸逃出魔掌的人请求崔可夫团迅速救援受难同胞。崔可夫听了群众血泪斑斑的控诉，怒火中烧，当即决定驰援受威胁的群众。”经过认真研究部署，崔可夫决定由他带领一支由骑兵侦察队、1个步兵营和1个机枪班组成的快速支队，赶往该地区。为了争取时间，步兵营、机枪班坐马车行进。副团长谢尔盖耶夫则率领团主力随后跟进。

快速支队绕过和甩掉了敌人的掩护部队，快速前进，终于在离最后通牒限期前两个小时赶到了萨拉宁斯克。敌人见红军已兵临城下，他们点燃了居民住宅后，仓皇逃过乌法河。崔可夫见居民区已陷入一片火海，只好先组织部队进行救火。

顽固的敌人逃过乌法河后，仍旧贼心不死，继续对村镇进行炮击，给居民和红军救火造成很大威胁。崔可夫见身边的战友、无辜的群众一个个倒在血泊之中，心急如焚，急切地等待团主力的到来。正盼望间，谢尔盖耶夫拍马赶到，称团主力将在两小时后赶到。为了能使主力赶到后能立即发起攻击，崔可夫指示谢尔盖耶夫立即行动，寻找浅滩，为部队攻击敌人探明路径。

团主力经过两个小时马不停蹄的急行军，准时赶到，很快占领了进攻出发阵地。不过，炮兵连因缺少运输工具，行动不便，尚滞留在后面，最快也得三四个小时后才能赶到。

等待？只会坐失战机，带来更大损失。崔可夫当机立断，指示部队在炮兵连尚未到来之前就对对岸的敌人发起强攻。为了能出奇制胜，崔可夫指示掷弹炮班迅速占领发射阵地，乐队随伴其右。待各营准备就绪后，崔可夫命令乐队奏起《同志们，勇敢地向前》的乐曲。河对岸的敌人猛然听到这威武雄壮的乐曲，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不由自主地从掩蔽部里爬了出来，伸长脖子四处张望。崔可夫见敌人果然中计，急令掷弹炮班、机关枪班猛烈扫射敌人。红军战士则在火力掩护下跃入水中，急速向对岸游去。敌人遭到这突如其来的攻击，尚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就到阎王爷那里报到去了；侥幸活下来的敌人也经不住红军的连续攻打，魂飞魄散，仓皇逃窜。

苏俄红军乃正义之师，他们以人民大众的利益为重，解人民于倒悬，深得人民拥护。乌拉尔地区的工人、农民纷纷起来与高尔察克匪帮作斗争，他们或拿起武器，或为红军当向导、搜集情报；或提供粮食、马草；他们不给白匪帮一粒粮食、一把马草。在他们的大力支援和配合下，红军克服了重重困难，大大加快了进攻进程，以每天30—40公里的高速度向前推进，到7月6日，步兵第43团已夺取重镇曼恰日。

红军的胜利大进军，使一些人产生了骄傲自满和盲目自信情绪。他们对敌人力量估计不足，认为高尔察克匪帮已成惊弓之鸟，无力组织起有效的防御；他们缺乏打硬仗的准备。不愿深入敌后，对敌人的最新动向不作侦察。崔可夫平素爱动脑筋，处事也较沉稳，但面对大好形势，也有了轻敌之心。

骄兵必败。步兵第43团夺取曼恰日镇后，步兵第5师在萨拉普尔—克拉斯诺菲姆斯克—叶卡捷琳堡铁路线与布古利马—乌法铁路之间继续发展进攻。高尔察克匪帮虽然连遭败绩，但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为挽回败局、控制乌拉尔地区，又投入了大量的预备队，并准备在乌法河与兹拉托乌斯特之间的山地高原上围剿红军。崔可夫轻敌冒进，对敌未实施任何深远侦察，因此对高尔察克匪帮的最新企图一无所知，仍指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7月8日，崔可夫的盲目轻敌给部队带来了严重损失。

这一天，天气炎热，太阳烘烤着大地。由于没有周密侦察，没有摸清高尔察克匪帮的最新动向，崔可夫就盲目指示1营、2营分别对上波塔什卡、别列佐夫两地发起冲击。崔可夫的分兵计划令其捉襟见肘时，部队进攻时不能集中优势兵力歼敌。

7月9日，战斗打响后，敌人很快就察觉了红军的攻击计划。特遣两个营的兵力绕过第43团左翼，向1营疯狂反扑。1营突遭两倍于己的敌军反扑，措手不及，很快就露出了溃败的征兆。崔可夫见状，当即把所有的预备队都投入了战斗，但因事出突然，部队没有做好准备，未能扭转局势。崔可夫手里只有骑兵侦察队一彪人马了，由于地形复杂，骑兵无法发挥机动性强的优势。崔可夫命令所有骑兵战士加强机枪火力，全力抗击敌人的疯狂进攻。

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殊死赌博。敌我双方眼睛都打红了，红军的机枪枪管烧得通红，杀伤了大量敌军。但是，敌我力量悬殊，红军没能夺得优势，战局的主动权依然掌握在敌人手中。

形势愈来愈危急，如果再没有良策退敌，红军的战斗队形将被敌人分割、包围，最后被敌人各个击破。必须采取断然措施，给频频得势的敌人意外的一击！手里一点预备队都没有，靠什么来给敌人意外的一击呢？靠听天由命？还是靠自己的战士？常言道，急中生智，在这迫在眉睫的关头，崔可夫决定：采取一次十分危险的行动，以挽回败局。

崔可夫命令从正面发射阵地撤出两门火炮，偷偷转移到团的翼侧，用杀伤力极强的霰弹射阻敌人。作出这一决定是需要很大勇气的。此时，敌人距炮兵发射阵地仅咫尺之遥了，别说在敌人眼皮底下转移两门火炮，就是孤身一人要躲过敌人的眼睛也十分困难。只要稍微有点风吹草动，敌人都会察觉红军的意图，更何况大炮转移后，正面的火力将大为削弱，敌人将趁火力减弱之机，肆无忌惮地对炮兵阵地发起猛攻，正面的形势将万分严峻。不过在这一紧要关头，死守阵地，也是坐以待毙，只有拼死一搏了。

果然不出崔可夫所料，炮兵连在实施机动时被高尔察克匪帮察觉，敌人拼死向第43团的炮兵阵地拥来，战斗处于白热化程度。红军战士咬紧牙关，顶住了敌人的疯狂进攻，为火炮的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胜利；由于正面炮兵顶住了敌人的疯狂进攻，大炮成功地转移到了侧翼，对敌群发起了凶猛的轰击，挫败了敌人。

第2营战士也一路猛冲猛打，夺取了别列佐夫卡。

别列佐夫卡一役，引起了崔可夫的警觉：敌人为什么会一反常态，突然加强了防御？敌人的战役企图是什么？敌人明天又会玩弄什么花招？在没有上级指示的情况下，第43团应该如何行动？应该找政委杰尼索夫好好商量商量。想到这，崔可夫努力睁大一双困乏的眼睛，蹭地从矮凳上站了起来，走出小屋。杰尼索夫也在冥思苦想，谋划着部队的下一步行动，见崔可夫走来，急忙摊开地图，两人仔细分析了形势，并详细规定了步兵第43团下一步的进攻路线。两个人商定，第43团将由秋利加什镇经舍马哈，然后翻过塔尔德列斯基山、乌法列伊斯基山，直插亚细亚，争取成为插入乌拉尔的第一团。

崔可夫走出杰尼索夫的小屋时，天空中已布满了星星，年轻的团长在这静谧的月夜里，勾画着第43团走出困境的蓝图。

7月10日中午，步兵第43团顺利通过秋利加什镇，在乌拉尔以西地区与高尔察克匪军打了几场遭遇战之后，即在敌军第5集团军和第2集团军的接合部——喀山—叶卡捷琳堡铁路线和乌法—车里雅宾斯克铁路线之间实施

进攻。经过6天的战斗，步兵第43团如愿以偿，第一个闯过乌拉尔山，前出到乌拉尔山的东支脉，并于7月18日占领了沃斯克列斯克村。崔可夫心中充满了成功的喜悦，紧绷的心弦终于松弛了下来。吃一堑长一智，别列佐夫卡的遭遇使崔可夫认识到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随着部队的不断东进，距高尔察克的老巢也越来越近了，遇到的阻力将越来越大。崔可夫告诫自己，必须戒骄戒躁，切勿重蹈别列佐夫卡战斗的覆辙。

7月19日，崔可夫率领团队从沃斯克列斯克出发，经秋布克镇，逼近阿拉基村。为了全面掌握前线的情况，崔可夫派出多股侦察分队，对前方实施了全面侦察。当得知卡拉博尔卡方向有大股敌军在运动，准备进入阿拉基村时，崔可夫决定将敌人放入阿拉基村，伏击敌人。前卫营配备两门大炮，以火力封锁住村西的所有出口；团主力顺大路赶至鞑靼卡拉博尔卡村，从东面绕过敌军纵队，突击敌军翼侧和后方，将敌军赶至大、小阿拉基湖，悉数歼灭。

崔可夫给各分队指挥员交待完任务后，即率领骑兵侦察队带上两挺马克沁机枪，穿过小树林，逼向敌人。他发现，约有1个团的敌人在四周游动，于是没有贸然出击。两小时后，副团长谢尔盖耶夫前来报告：第2、第3营已按计划到达敌军翼侧，形势于我有利。一小时后，前卫营到达预定地域，已与敌军交火。敌人兵分两路从左、右两侧绕过阿拉基村，组织起了对西、对北的防御。崔可夫见敌人已按他预想的把兵力转向西、北方向，当即发布命令：由骑兵侦察队及两挺马克沁机枪对尚未进入阿拉基村的敌军1个营发起突然袭击，2营则在敌军翼侧攻击敌人。敌人三面受敌，纷纷退至湖边，陷入了第43团的包围圈。敌军见败局已定，宣布停止抵抗，就地缴械投降。这一仗，打出了威风，步兵第43团全歼了敌军第12师的第47团，俘敌1000余人，缴获步枪近千枝、机枪12挺，取得了辉煌战果。

阿拉基战斗后，崔可夫团乘胜追击，很快解放了俄罗斯卡拉博尔卡村和鞑靼卡拉博尔卡村。步兵第43团的顺利发展大大超出了左、右友邻部队，这样，与师部及左、右友邻部队就失去了联系。为了弄清下一步的行动方向，崔可夫昼夜兼程赶到师部，问明了本团下一步的行动方案。

7月21日，步兵第43团在向乌鲁库利村发展进攻时，遭1到敌步兵第47团从捷连一库利湖方向的进攻，战斗十分激烈。为了反击敌人的进攻，崔可夫命令1营迅速展开，骑兵侦察队赶到敌军翼侧攻击敌人，迫使敌人放弃乌鲁库利村。但是，敌人坚守捷连一库利湖，拒不退却。崔可夫见久攻不下，与政委杰尼索夫商量后，决定合围敌人，杰尼索夫率领2营绕到敌后，切断了敌军退路；崔可夫率领1营、3营从正面挤压敌人，迫使敌人退守至捷连一库利湖的狭长地带。新的进攻战术很快获得了成功，敌军或亡或降。由协约国武装的素有能攻善守之称的第12师第47团不敌崔可夫团的夹击，彻底覆灭了。

7月24日，崔可夫受命进攻穆斯柳莫沃村，并前出到捷恰河，为夺占纳古马诺夫作准备。7月25日清晨，部队在与敌军第46团打了一个小小的遭遇战后，很快就占领了穆斯柳莫沃村，并很快渡过了捷恰河。

但是，正当崔可夫在为自己的部队进展顺利而颇感欣慰之时，各先遣支队在河边林地遭到了敌人的猛烈还击。战至下午，敌人在重炮的支援下，向第43团发动了数次反冲击。激战中，副团长谢尔盖耶夫不幸中弹身亡，崔可夫所在的观察所也数度危急，被迫一再转移。此时的形势对步兵第43团颇为

不利，敌军数倍于步兵第 43 团，43 团又处在河边狭窄的地域，仓猝应战，部队的展开和迂回均十分困难。相反，敌人拥有许多便利条件，除兵力占有优势外，它还可以利用隐蔽的地形迂回到崔可夫的翼侧的后方，第 43 团实际上已陷入敌军的合围之中，形势危急万分。步兵第 43 团如何才能摆脱困境呢？是以静制动，等待援军；还是主动出击、勇挫敌军？

崔可夫倔强好胜，总有一股永不服输的犟劲。正是靠着这股子犟劲和他的聪明才智，他多次化险为夷，取得许多别人难以想象的胜利。但是，此时此刻的情势与以往不同，光凭勇气拼杀只会导致全军覆灭。以退求进，迂回歼敌，才是上策！想到这，崔可夫命令部队立即从穆斯柳莫沃往北撤退，在图古尼亚克湖和乌列克特湖之间占领阵地，护住两翼。敌人对崔可夫团的行动一无所知，崔可夫团很顺利地撤至新的地域。新地域位于两湖之间，中有一条干涸的深沟，深沟边有一道篱笆，可以掩护红军的行动。在深沟和穆斯柳莫夫 J 讨之间是一块宽达 300 余米的开阔地，通过开阔地，可以非常清楚地观察到敌军的行动，敌军要想从这里发起冲击是很困难的。地形对红军有利。不过，崔可夫估计，敌人发觉第 43 团后撤，会倚仗优势，大胆向红军阵地冲击。为此，崔可夫决定：除将 1 个步兵连、4 挺机枪、几个徒步侦察队及骑兵侦察队留作预备队外，其余 8 个连呈一线展开组织防御。

7 月 26 日，太阳刚刚升起，满天的霞光洒满了整个战场，一切都显得冷清而宁静。一夜没合眼的崔可夫和杰尼索夫不敢有一丝松懈，瞪大眼睛紧张地注视着前沿。

前一天，敌人还以为胜利在望，很快就可以到自己的主子那里邀功请赏了。殊不料第 43 团实施了巧妙的机动，摆脱了敌人的纠缠。敌人恼羞成怒，决心在新的一天里剿灭第 43 团。天一放亮，敌人就凶狠地向步兵第 43 团的阵地逼来。崔可夫见敌人来势凶猛，小声叮嘱身边的战友：“要放近了打。”

敌人的第一道散兵线距离第 43 团前沿仅 200 米了，他们对已危在旦夕的局势尚毫无察觉，张牙舞爪地向红军阵地逼来。崔可夫见敌人已进入最佳射程，大喊：“开火”！刹那间，步枪、手枪、机关枪全都开了火，长长的火舌喷向敌人。刚刚还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敌人，霎时间如割倒的小麦一样堆成了小山，走在后面的敌人如潮水般退了下去。

但是，敌人并没有就此善罢甘休。正面进攻屡屡受挫后，敌人改变了战术，派出部分兵力沿图古尼亚湖岸向第 43 团右翼迂回，企图侧击红军。崔可夫见此情景，不由出了一身冷汗，敌军一旦偷袭成功，整个防线都将崩溃，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于是，他迅速派出步兵侦察队和两个机枪组赶往第 43 团右翼，阻击敌人。

战至晚间，第 43 团仅以微小的损失重创敌人。战斗间隙，崔可夫派出多路侦察分队，潜入敌我双方争夺激烈的前沿交战区，带回一些敌军伤员。他连夜进行了审讯，从俘虏的口供中得知，当面之敌为西伯利亚第 12 师第 46 团、第 48 团以及车里雅宾斯克军官学校的 600 名士官生，战斗力强，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劲旅。

7 月 27 日，敌我双方继续血战，敌军虽然在兵力上占有优势，但地形于第 43 团有利，而且第 43 团在防御中广泛采用了机动灵活的战术，使多次冲锋的敌人感到疲惫不堪。战至第三天，敌人仍未能突破第 43 团的防线。不过，第 43 团也损失严重，政委杰尼索夫身负重伤，生命垂危。崔可夫也为敌军榴霰弹击中，左膝受伤。为了稳定军心，崔可夫要求知情者对他和政委受伤之

事严格保密，他自己带伤继续指挥战斗。

第三天中午，旅长斯特罗加诺夫和政委戈里亚奇金赶到第43团，当他们看到敌军冲击地域尸横遍野的情景时，对崔可夫出色的指挥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原来，高尔察克为了重新夺回乌拉尔，已经将他的全部家底都亮出来了，步兵第43团正处在其主要突击方向上。由于步兵第43团成功地挡住了敌人的攻势，形势对红军越来越有利。为了加强这一主要地域的防御，旅部决定从第45团抽调1个营的兵力配属给第43团。

高尔察克对这一地域的得失也十分重视，大有志在必得之势。在连吃败仗后，仍调兵遣将，不惜血本地对第43团的阵地发动了轮番进攻。结果，伤亡惨重。经过数日连续激战，敌人已精疲力竭，战局对第43团有利。崔可夫要求各部队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狠揍敌人。

7月30日晨，崔可夫的部队绕过乌列克塔湖，前出到穆斯柳莫沃夫村。在对敌攻击时达成了突然性，敌人没能抵住第43团突然而迅猛的进攻，仓皇逃出穆斯柳莫沃夫村。第43团俘敌400名，缴获机枪6挺，战绩显赫。

当崔可夫团在穆斯柳莫沃夫村与敌军激战时，位于其南翼的第5集团军则在车里雅宾斯克与敌人展开激战。崔可夫团的胜利有力地牵制了敌军北突击群，保证了第5集团军北翼的安全，并为第5集团军打破高尔察克的突击，夺取东线主动权创造了条件。为了表彰步兵第43团在历次战斗中立下的卓著战功，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授予该团荣誉革命红旗。

高尔察克匪军在车里雅斯克遭到惨败以后，接着又在特罗伊茨克失利，很快被红军分割成两个孤立的集团，一个退向西伯利亚，一个退向土耳其斯坦。在这种情况下，东方面军决定对西伯利亚的高尔察克部队实施战略性追击，彻底消灭高尔察克匪军，解放西伯利亚。

为了便于指挥，联共（布）中央决定，将东方面军改组为两个方面军，即土耳其斯坦方面军和东方面军。步兵第43团隶属第5集团军，仍在东方面军编成内。

东方面军经千里奔袭，解放了苏俄中部的大片领土，士气高昂。但是，经过长途跋涉和连续激战，部队人困马乏，弹药、粮食十分缺乏。而且，进入西伯利亚后，地形越来越复杂，部队的行动更加困难了。不过，各部队依然保持着攻下西伯利亚的信心和勇气。

步兵第43团经历车里雅宾斯克战役后，很快越过了乌拉尔山，进入库尔干，攻抵托博尔河。师部首长命令第43团迅速强渡托博尔河，沿铁路右侧向瓦尔加希车站进攻。步兵第43团从库尔干南部迂回，不费一枪一弹渡过了托博尔河，但因地形复杂，发展进攻日益困难。为了找到最佳的攻击点，崔可夫决定亲率骑兵侦察队赴前沿现地勘察地形，当他们行至一个河湾洼地时，突然遭到敌人的攻击，两名侦察员饮弹身亡，崔可夫的战马也被敌人打死，倒在烂泥里。崔可夫的双脚卡在马镫上，从头到脚都沾满了泥巴，而敌人的飞弹仍在四周飞窜。崔可夫面对如此复杂的地形，认为部队很难发展进攻。经过一夜的苦思冥想，崔可夫打算先问明师部的意图，再决定本团的下一步行动。

第二天，太阳刚刚升起，崔可夫就带上几名传令兵上路了。行进途中，正逢友邻第13旅与敌人激战，崔可夫决定暂不去师部，先看看友邻部队是如何发起进攻的。第13旅的进攻由于缺乏充分准备，又没有必要的机动，只是一味硬打硬拼，结果部队的损失很大。崔可夫认为，在这一地段，敌人集中

了主要兵力兵器，又熟悉地形，红军如果没有足够的兵力兵器压制敌人，而是按照惯用的老的战斗样式去发动攻击，伤亡将会更大。尤其是在白天，在毫无隐蔽的情况下发动进攻，伤亡更会增大。

崔可夫经过细致考察后，立即向旅首长斯特罗加诺夫指出，不能继续按旧的样式进攻，必须改变战术，改强攻为智取，并保证在第二天就完成突破博尔河的任务。崔可夫的话令斯特罗加诺夫和在场的几位年长的团长十分吃惊。要知道，崔可夫才是个不到 20 岁的小伙子，与他们这些久经沙场的老将相比要嫩得多，他是不是在夸海口，信口胡言。政委戈里亚奇金见他们对崔可夫直言不讳的指责颇为不满，为缓和一下气氛，他把崔可夫悄悄叫到门外，提醒他应当注意点方法。然后他们一同来到师部，向师长卡尔波夫阐述了新的作战方案。初时，卡尔波夫对崔可夫提出的计划也持怀疑态度，认为崔可夫年轻气盛，过高估计了自己，这个计划过于轻率。但师政委加比舍夫表示支持崔可夫的计划，认为部队在经过两天的激战后，萨拉托夫旅和斯特罗加诺夫旅蒙受了很大损失，却没能取得多大战果，崔可夫的方案是一个大胆但很有可能成功的设想，完全可以尝试一下。由于有政委的大力支持，卡尔波夫最后接受了崔可夫的请求。

临行前，卡尔波夫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赠送给他的一块刻有自己名字的金表送给了崔可夫，希望崔可夫不负重托，取得成功。

为了达成突袭的效果，崔可夫请求师长卡尔波夫立即下令停止一切进攻，使敌人以为红军已精疲力竭，无力进攻了，从而使敌人松懈下来。为了在步兵第 43 团突破敌军防线后，能迅速扩大战果，崔可夫请求各团作好战斗准备，随时进入突破口。炮兵是崔可夫一向颇为倚重的战争之神，威猛的大炮在多次的困境时刻曾帮助他摆脱厄运，崔可夫希望师炮兵部队由他统一指挥。卡尔波夫同意了崔可夫提出的各项要求。

崔可夫回到第 43 团后，命令部队迅速撤离已占领的地段，于午夜 12 时前赶到库尔干南部。命令师炮兵主任卡西莫夫将师部炮兵展开在第 43 团的两翼，准备实施炮火突袭，阻止敌装甲列车沿铁路实施机动。

一切准备就绪后，崔可夫仍不放心，为确保万无一失，他决定化装成白匪军少尉军官，深入虎穴，刺探敌情。决心下定后，他带着一名传令兵，偷偷渡过托博尔河，走到距离敌人约 300 米的地方，装出一副烂醉如泥的样子，破口大骂传令兵没有把马刷干净。传令兵则装出一副很害怕的样子，小心翼翼地“服侍”着崔可夫。两人一唱一和，骂骂咧咧地来到白匪军身旁。为了不让敌军有丝毫怀疑，崔可夫抽出马鞭，装出一副气势汹汹的样子，“狠狠”抽打着传令兵。就这样，两人沿着敌军阵地走了约 4 公里，把敌军阵地的火力配系等情况摸得一清二楚。崔可夫查明敌情后，最后确定了部队渡河的地点以及隐蔽接近敌军战壕的通道，为实施迅速、果断、突然的进攻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太阳已经下山了，托博尔河在灰暗而闷热的天穹下静静地流淌着。崔可夫率领的团主力利用夜色的掩护，渡过了托博尔河，夺取了登陆场。第 1、3 营闪电般接近了敌人。敌人对红军的行动仍未察觉，漫不经心地散坐在阵地旁。崔可夫挥动手枪，压低嗓子命令道：“跟我冲！”士兵闻令，一个个犹如神兵天降，敌人面对着一把把刺刀、一把把大刀纷纷溃退。战至第二天中午，全团突破了敌人的纵深防御，向前推进了 15 公里。友邻部队亦尾随崔可夫团，夺占了托博尔河所有阵地，敌人仓皇东逃。

托博尔河一役，步兵第 43 团俘敌 500 人，缴获机枪 3 挺，战功显赫。崔可夫作为一名年轻的团长，勇于创新，决策果断，表现出惊人的胆识和魄力。这种果敢的精神、坚定的意志证明，经过战火洗礼的崔可夫已经日益成熟了。师长卡尔波夫也一改往日严肃、苛刻的态度，对崔可夫的出色指挥才能、第 43 团的勇敢精神备加赞赏，他兴奋地对崔可夫说：“我一定要给第 43 团请功，呈请上级授予你们政府级奖赏。”

托博尔河一战，高尔察克的精锐部队损失惨重，已经无力抵挡红军的迅猛进攻。崔可夫分析了这一新的形势，果断派出侦察队、骑兵连等快速部队，大胆脱离团主力，深入敌人后方打击敌人，取得许多重大战果。

步兵第 43 团快速跃进，很快逼近了洛帕特基。此时，天气日渐寒冷，田野里一片银白、薄冰在阳光的照射下闪出七色光彩。新的战斗环境要求有新的战术、新的战斗工具、新的战斗组织。为了适应在冰雪中战斗，崔可夫组织了人数不一的轻装雪橇队。轻装雪橇队一般由 1 个步兵排或 1 个步兵连组成，配备两挺机枪，15—20 名骑兵，与团主力保持密切联系。搜索部队在行进间的道路四周探明敌情，如发现小股敌人，即以迅猛的突击消灭之，如与大股敌人遭遇，则绕到敌人的翼侧或后方，协同主力予以歼灭。由于步兵第 43 团在新的环境中灵活机动，巧妙地与敌人周旋，截击敌人，进入 10 月末时，已东行 250 公里，前出到伊希姆河。在这里，步兵第 43 团的兵员得到了及时补充，许多富有战斗经验的游击队员加入了他们的队伍，部队的战斗力得到很大增强。相反，敌人因连遭败绩，士气低落，稍受攻击，就如兔子一样溜掉了。到 11 月 14 日，步兵第 43 团已攻抵布格罗沃那村地域，它们与友邻的第 237 团南北夹击，歼灭了大量敌人。此役，崔可夫带着传令兵利用暴风雪的掩护，混入敌人队伍，退至敌人尾部后，对押解第 237 团被俘人员的白匪军勇猛冲击，射杀敌军官兵 10 余名，俘敌 300 名，令敌军闻风丧胆。这正是：英雄血战有虎胆，出奇制胜震敌顽。欲知后事有何发展，请看下章便知分晓。

第四章 大难不死

两次干涉遭惨败，三次卷上又重来；
波兰地主忒顽固，一心想把恶果栽。

协约国两次武装干涉苏俄失败后，仍然贼心不死，顽固坚持用武力迫使苏俄政府妥协投降。以毕苏斯基为首的地主、资产阶级的波兰政府，完全听命于伦敦唐宁街，充当了第三次武装干涉苏俄的马前卒，紧锣密鼓地想要夺占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立陶宛的领土。

波兰与俄国的恩恩怨怨由来已久。

16—17 世纪时，波兰号称“从一海（波罗的海）到另一海（黑海）”的大国，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曾在它的辖内。17 世纪开始，俄国开始强大，它曾伙同普鲁士、奥地利四次瓜分波兰。波兰一直想重温“强国”梦，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波兰资产阶级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波兰重新获得了独立，成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俄国的“百年帝国”销声匿迹了，苏维埃俄国如朝阳冉冉升起，苏俄政府公布法令，宣布废除沙俄与普、奥缔结的有关瓜分波兰的一切条约。

1919 年 2 月 10 日，苏俄向波兰表示，愿意与它保持和睦关系，建议通过谈判解决领土问题。波兰军队利用德国军队撤退的机会，占据了波兰和白俄罗斯接壤的地区，随后又开始向白俄罗斯腹地进攻。2 月 14 日，波苏军队在贝雷扎—卡尔多斯卡城遭遇，波苏战争开始。

1919 年夏，波军顺利东进，并占领了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大部分地区。

1920 年 3 月 8 日，波兰政府决定把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和维尔纽斯州并入波兰。

1920 年 4 月 17 日，毕苏斯基签署了于 1920 年 4 月 25 日向乌克兰腹地发动进攻的命令。

1920 年 4 月 25 日，被协约国列强武装起来的波军从普里皮亚特河到德涅斯特河的广阔战线上，向乌克兰腹地发动了全面的进攻。5 月 6 日，波军占领了基辅。

苏俄的彼得留拉匪帮也趁机与波兰白匪军串通一气，狼狈为奸；许多富农也蠢蠢欲动，准备推波助澜，颠覆苏维埃政权。一时间，年轻的苏维埃政权面对四起烽烟，危机频生。

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局势，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俄罗斯联邦政府于 1920 年 4 月 29 日发布了《告俄国全体工人、农民和诚实公民书》，表示希望“波兰白党分子能表现出一丝健全想法”，准备“在波兰和俄国人民利益允许的基础上”签订和平条约。与此同时，苏俄政府在西部战线调兵遣将，准备以西方面军向华沙方向实施反冲击。

西方面军由苏俄著名元帅图哈切夫斯基统领，他准备以牙还牙，挫败波军咄咄逼人的攻势，要用“白色波兰的尸体”赢得胜利，“用刺刀给劳动者人类送去幸福与和平”。为此，他集中了步、骑兵共 8 万余人，制定了详细的突击方案：北方集群和第 15 集团军由波洛茨克地域出发，向维尔诺实施主要突击；第 16 集团军向伊古缅、明斯克实施辅助突击。

5 月中旬，苏军开始了反攻。崔可夫团所在的步兵第 5 师调入西线后，

编入第 15 集团军，拟于 5 月 14 日对波兰白匪军发起反攻击。第 43 团的任务是迅速在戈罗杰茨地域集结，夺取列佩利市。

崔可夫受领任务后，立即组织部队实施了周密侦察，详细探明了敌军阵地的配置情况。经过侦察得知：正面之敌乃诺沃格鲁指挥的步兵团，配备有一支炮兵分队，正在博罗夫诺、格雷博奇察、波列维日湖一线展开，挖掘了数条很深的堑壕，并设有几道铁丝网，准备顽固抵抗。铁丝网对于当时的崔可夫来说，还是相当陌生的东西，如何才能扫除铁丝网，为步兵冲击开辟道路，对崔可夫来说是个颇为棘手的难题。单纯依靠火炮轰击，本团的火炮很有限，而且炮弹的数量也少得可怜，必须另辟蹊径！崔可夫苦苦思索，最终只能寄希望于爆破力较强的 2.25 公斤重的诺维茨基型手榴弹了。但是，会使用这种手榴弹的人很少，全团仅崔可夫本人会摆弄。为了教会大家，崔可夫只好将各级指挥员和所有的战士集合在一起，自己亲自担任教练，进行了实弹演练。在演练中崔可夫发现，手榴弹落在地上后对铁丝网的破坏非常有限，必须想办法提高手榴弹的爆破力。经过几番演练，崔可夫发现：如果在手榴弹上系上一根 1 米左右的细绳，并绑上一个铅锤，手榴弹一旦扔出去，就可以挂在铁丝网上，大大增强手榴弹的破坏力。

5 月 13 日，步兵第 43 团利用夜色的掩护，悄悄进入到预定地域，作好了冲击的一切准备。到了第二天清晨，太阳已高高地挂在天边，但是只有马特维耶夫的炮兵连进入了发射阵地，其余的支援炮兵却迟迟没有到达指定位置。怎么办？是等待，还是在支援炮兵赶到之前即投入战斗？崔可夫看了看高悬在天空中的太阳，忧心如焚。如果第 43 团继续等候炮兵支援，不仅会坐失良机，丧失进攻的突然性，而且还会暴露自己，遭到敌军反扑。到那时，整个第 43 团将落入敌军的火力网，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崔可夫年轻、有朝气、有敏锐的观察分析能力，他在危险时刻决策果断，经常是凭借机敏和胆识转危为安。在这紧要关头，崔可夫觉察到形势于己不利，必须采取果敢行动，以摆脱困境。他命令马特维耶夫的炮兵立即做好射击准备，向敌人第二道防线猛烈轰击。炮火在波军阵地上延伸，弹片穿透了敌人的心脏。崔可夫见敌军乱了阵脚，迅速带领战友们向敌军的铁丝网猛扑过去。一颗颗诺维茨基型手榴弹在铁丝网上开花，炸开了一条通道。由于红军的突击迅猛、果敢，敌人完全没有料到，许多敌人还在梦中就成了冤鬼或成了红军的俘虏。红军不费吹灰之力就打开了敌人的第一道防线，赢得了主动。敌军心胆俱裂，疲惫不堪。崔可夫决定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继续向列佩利市冲击。敌军见自己的防线瞬息之间就被攻破，慌忙从城里调出两个连的兵力，企图堵住缺口。但是，马特维耶夫炮兵连的 4 门火炮犹如电闪雷劈，炮弹在敌群中频频开花，波军死的死、逃的逃。崔可夫见形势极为有利，指挥部队猛追猛打，紧紧咬住逃跑的敌人，趁势攻往城内。崔可夫催动战马，挥舞马刀，在敌群中奋勇冲杀。杀得一时兴起，不由得脱离了团的战斗队形。当冲到埃萨河水闸时，身边仅有 3 人。这时约有 1 个连多的兵力企图从这里逃跑。崔可夫急催战马，大吼一声：“站住，放下你们的武器！”正在逃跑的敌人已被红军的迅猛冲击吓破了胆，突然间听见吼叫，也不知遇到了多少红军，纷纷放下手中武器。但是，几名敌军军官惊魂甫定，发现崔可夫一行仅 4 人，便仗着自己人多势众，从地上操起枪跳了出来，向崔可夫等人猛扫。政委卡塔列夫、连长科兹洛夫均应声落马，通信员的马也因受到惊吓疾驰而去，这样就只剩下崔可夫一人了，形势万分危急。崔可夫两手各持一支左轮

手枪，左右开弓，撂倒了两名军官。忽然，崔可夫骑的马也被敌军击中，栽倒在地上。这时，惊慌失措的波兰士兵也醒过神来，准备拾枪还击。正危急间，一队红军飞马赶到，冲散了敌群。步兵第43团牢牢控制了主动权，并肃清了列佩利市的敌人。

步兵第43团顺利攻占列佩利市以后，士气高涨，继续沿佩什诺、别列津诺一线展开攻击，准备渡过别列津纳河。当时，该河上游仅有一座桥梁，波兰白匪军把它看作是维系他们生存的至关重要的生命线。为了阻止苏俄红军越过该桥，波军派重兵把守，并在桥的横梁上装了炸弹，准备在危急时将桥炸毁。崔可夫一贯奉行的运动战法在这里没有奏效，因为炮兵远远地落在了后面。

首攻受挫后，崔可夫决定安下心来，耐心等候炮兵的到来。第三天，炮兵经过强行军，赶到了作战地域，作好了出击的一切准备。崔可夫指示部队在炮兵实施了猛烈的炮火轰击后，不顾一切扑向敌军。正在这时，崔可夫听见一声惨叫。他闻声看去，只见通信员彼得已躺在血泊中。崔可夫急忙抱起血肉模糊的彼得，沿着坎坷不平的沼泽地向观察所狂奔。子弹像飞蝗一样在崔可夫身周爆响，而他对周围的一切恍若不知，一心只想着把彼得送到安全地区。

崔可夫是位很重感情的人，生性敦实纯朴。彼得虽然只是名通信员，但与崔可夫年龄相仿，情趣相投，两人在共同的战斗生涯中形影不离，建立了很深的感情，一直都以兄弟相称。崔可夫在年近花甲时忆及这段难忘的经历时，仍满含深情地谈到：在别列津纳河，他失去了一位好战友、好兄弟，他的名字叫彼得。亚库舍夫。

步兵第43团的进攻没能成功，崔可夫心里憋了一肚子气，年轻人的方刚之气使他恨不能立时把敌人的脑袋捏碎，为自己的兄弟、战友报仇。不过，他终究是个聪明人，又是位久经战阵的指挥员，知道不能意气用事。两度受挫反而使他冷静了下来：需要理理思绪，找到失败的真正原因。波兰白匪军的确不同于高尔察克匪帮，他们不仅武器装备精良，而且战术也比较灵活，对付这样的敌人绝不能单靠猛冲猛打。前两次进攻采取的均是单一的正面强攻，用兵之道，贵在智谋，善用兵者常能敏锐地捕捉到敌军的薄弱环节，乘虚而入，取得成功。崔可夫知道，要想取得第三次进攻的成功，必须进一步弄清敌人的防御部署，找到敌军防御薄弱的环节。想到这，崔可夫派出以第2营营长利托诺夫为首的侦察分队，乘木筏顺流而下，寻找最佳渡河地点。

经过细致勘察，利托诺夫在距别列津诺镇以南5—7公里的地方，发现了一条可直达河岸的林间小道。这里的守敌很少，可以很容易地接近河岸，顺利渡过别列津纳河，并迂回敌后，合围据守在别列津纳桥的敌人。

崔可夫接到利托诺夫的报告后，立即向旅部做了汇报，并请求旅部派出一个工兵连协同利托诺夫营拓宽、加固林间小道，为主力开辟道路。

5月18日，利托诺夫营利用浓雾的掩护，一枪未发，悄悄渡过了别列津纳河，占领了河西高地。旅首长见利托诺夫营渡河成功，迅速调派步兵第44团给崔可夫，协助攻打别列津纳桥。

崔可夫的力量得到加强后，与副团长普罗宁拟制了详细的进攻计划。5月18日，大地一片漆黑，只有几颗星星高悬在天空中。崔可夫命令：1营仍留在河的东岸，牵制桥头堡的敌人。其余部队由他亲自指挥，利用夜色掩护，秘密渡过了别列津纳河，迂回到敌后。敌军仍沉醉在前两次的胜利喜悦中，

见红军仍在原地发动进攻，心中窃喜，讥讽红军战术单调，只会正面强攻，对红军将实施的迂回攻击毫无防备。

5月19日，浓雾笼罩着大地，加上部队不熟悉地形，无法发起进攻。崔可夫指示部队，要严格遵守战场纪律，绝不能弄出任何声响，暴露红军的企图，如有违犯者，将以军法论处。

直到下午，大雾才被太阳驱散，敌军的阵地已隐隐可见。为了打敌人个措手不及，崔可夫命令部队趁大雾尚未完全散尽之际发起猛攻。多梅罗夫斯基营大踏步迂回到敌后，形成对敌人的合围之势，很快夺取了敌军炮兵观察所，并利用敌人丢弃的各种火炮，对敌军实施了猛烈的轰击。敌军万万没有料到在他们的屁股后面会突然杀出一彪人马，纷纷从桥头堡工事溃退。东岸的第1营很快察觉敌军动摇，迅速发起攻击，敌军两面受敌，陷入红军的机枪火力网，犹如热锅上的蚂蚁，四处逃窜，被迫溃退5公里。然而，在得到大部队敌军的增援后，他们又气势汹汹地对红军发起了猛烈的反冲击，敌我双方展开了一场白刃格斗。最终，多梅罗夫斯基将敌人赶到了普斯托谢利耶村。

与波兰白匪军初次交锋，崔可夫就明显感觉到，不论从战术上还是装备上，波军与高尔察克白匪军相比，都更胜一筹。崔可夫告诫各级指挥员，绝不能轻敌，必须充分重视敌人。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波兰白匪军就纠集了大量兵力，对第43团发起强攻，指望趁红军立足未稳之际，夺回失去的阵地。崔可夫告诫各级指挥员，敌军来势凶猛，不要硬拼，要智胜强敌。他命令警戒分队撤至团主力展开地域，诱敌深入。敌军一路顺利，大胆压缩战斗队形，在狭长的地域对第43团发起疯狂反扑。崔可夫未见敌军队形密集，急令部队集中火力猛扫敌军。步枪手、机枪手打红了眼，炮手们装炮弹、退弹壳，炮筒打得通红。炮弹在敌群中爆炸，子弹在敌阵中飞窜，炽热的空气中弥漫着血腥味，前沿阵地堆满了敌军的尸体。但是，敌军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仍不断投入新的兵力攻击步兵第43团，第43团的正面阵地随时有被压垮的危险。为了减轻正面阵地的压力，崔可夫指示预备队、骑兵侦察队立即投入战斗，迅速迂回到波军后方和翼侧，夹击波军，波军没有料到步兵第43团在正面防线频频告急时，会派出部队攻击其后翼，一时措手不及，仓皇向西南方向溃逃。步兵第43团乘胜前进，连续奋战三昼夜，攻抵普列谢尼镇。

不过，形势的发展并不如崔可夫预料的那样顺利，摆在他们面前的对手终究不是昔日的高尔察克匪军，而是有诸多帝国主义幕僚为之出谋划策的波兰白匪军。由于波兰白匪军的阻扰，苏俄第16集团军没能在规定的5月17日发动进攻，在耽误了两昼夜之后才到达预定地域。此时，第15集团军已向西推进了100公里，出现了孤军深入的态势，所受到的抵抗越来越强。而且，由于战线拉长，部队受损严重，无法得到必要的预备队，继续发展进攻越来越困难。5月28日，波兰白匪军对第15集团军实施了强大的反冲击和深远的迂回包围，形势立刻发生了逆转。在这种情况下，西方面军指示所属部队立即撤退，尽速摆脱敌军的包围。

6月4日，崔可夫部受命从奥姆尼舍沃村向戈姆利撤退。波兰白匪军有较高的战役战术素养，为了合围崔可夫部，他们派出1个旅的兵力成两个纵队展开，一路向奥索维攻击，一路向特鲁贝和卢斯季奇发展，准备在两路的汇合处锁住出口。旅部及时发现了波军的企图，急令崔可夫率领部队强行军，

在韦列捷伊村展开，向奥特鲁贝特村突击。

为了完成旅部下达的任务，崔可夫迅速组织了一支快速先遣支队，以最快的速度奔向通往别戈姆利的唯一道路，最终实现了抢在敌人之前控制这条生命线的目标。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保住这条生命线。崔可夫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此时，他心里很清楚，单凭不足：个连兵力的快速支队抵御拥有各式先进武器的1个旅的波兰白匪军，光靠采取硬拼猛打的战术是不行的，必须找到良策。崔可夫经深思熟虑后，认为要阻止敌人，就必须给敌人造成一种错觉：即他们已与苏俄红军的大部队会合了。于是崔可夫决定巧施空城计，扰乱敌人的进攻。

崔可夫将一挺机枪、20名骑兵留在奥特鲁贝村和奥索维村东部，要求他们不惜子弹，并不断变换机枪发射阵地，制造一种大部队作战的声势，迷惑敌人。自己则率领3挺机枪、30名骑兵在两村之间机动，救援出现险情的地段。

波兰白匪军攻抵奥特鲁贝村和奥索维村后，崔可夫命令各组按计划而行。波军果然中计，以为与大股苏俄红军遭遇，慌忙放弃从行进间发动攻击的计划，在两村之间慢慢展开成双纵队，小心翼翼地奥索维村发起进攻。崔可夫指挥先遣支队从容对敌，予敌大量杀伤。敌人在经历了一个多小时的数次进攻，损失大量生力军之后，才夺占了奥索维村。

崔可夫率领的快速支队为团主力跟进攻击赢得了宝贵的两个多小时的时间。敌军攻占奥索维村不久，团主力趁其立足未稳之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翼侧发起猛攻，夺回了奥索维村。敌军在奥索维村失利后，又投入大量预备队，对步兵第43团发起迅猛反冲击，第43团抵挡不住敌人优势兵力的冲击，被迫撤出奥索维村。敌我双方就这样你来我往，展开了一场拉锯战。战至傍晚，为避免部队再度陷入敌军的包围圈，崔可夫利用夜色掩护，率领部队迅速向乌格雷、扎莫斯托奇耶一线撤退。撤退途中，崔可夫不幸被敌军炮兵击伤，弹片在其前额炸开。他不得不离开部队，到医院治疗。

崔可夫身在病床，心系战场。待伤势稍愈，他就缠着大夫要出院。大夫被缠得没办法，只好开了绿灯。崔可夫办好出院手续，就紧赶着回到部队。此时，前线的形势已有所好转。苏俄红军在南线挫败了邓尼金的部队后，大量部队调赴西线，使原来的2个集团军、1个北方集群，增加到了4个集团军、1个莫济尔集群，战斗力大大加强。但是，苏俄政府自成立以来，就遭到协约国频频干涉，战乱不断，国内经济遭到严重破坏，部队的供应日益紧张，一名战士的日口粮仅仅为一俄磅面包加上些许干菜，鱼、肉之类的食品根本就见不到。战士们为了填饱肚子，常常是靠采集野菜充饥。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中作战，指挥员的担子更重了。

7月4日，西线司令图哈切夫斯基发出了以华沙为目标的总攻命令。崔可夫团蓄势以待，相机而行，很快将波军赶回到别列津纳河。部队重返故地，崔可夫心想：再也不能像前一次进攻那样功败垂成。

不过，部队因缺乏渡河器材无法顺利渡过别列津纳河。在战斗间隙，崔可夫与旅长斯特罗加诺夫、政委萨达科夫、第44团团长切尔尼亚夫斯基忙里偷闲，来到村里的一户农家。女房东对他们十分热情，特意为他们准备了精美的烤羊肉。很长时间没有见到这么可口的食品了，大家高兴得准备好好饱餐一顿，为来日再战蓄点锐气。

但是，波兰白匪军并没让崔可夫一行轻松片刻，敌人的炮弹击中了他们

的房子，旅长头部负了重伤，立时身亡，第44团团长手臂受伤，女房东也惨死。只有崔可夫和政委幸免于难。崔可夫看着倒在血泊中的旅长和女房东，咬紧钢牙，紧紧握着拳头，暗下决心，一定要狠狠打击波兰白匪军，为自己的战友和同胞复仇。

第二天，步兵第43团渡过别列津纳河，切断了敌人由列佩利撤往多克齐、别列津诺的退路，合围了别列津纳河地域的敌人。整个集团军在白俄罗斯的进展也发展顺利。7月11日，方面军解放了明斯克，7月14日进占维利诺。西南方面军部队也迫使敌人向西退却。

波兰受挫后，立即向协约国最高委员会求援。7月11日，英国外交大臣寇松照会苏俄，要求红军在1919年12月8日协约国最高委员会提出的波兰东部临时边界线以东50公里处停止前进。红军分别同波军和弗尔格尔军队实行停战；如果苏方不满足于波军撤出俄罗斯土地，还打算在波兰领土上采取与波兰敌对的行动，英国及其盟国将认为自己有义务“援助波兰，捍卫其生存”。

寇松的计划是按人种学原则来划分的，它事实上否定了建立“大波兰”的计划，总的来说是对苏方有利的。但是，苏维埃政府没能抓住这一时机，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犯了“左”的错误。7月17日，苏俄政府严辞拒绝了协约国的最后通牒，严正声明：“波兰政府并未向苏维埃政府提出媾和要求，而且苏维埃政府只有在没有任何外来干涉的情况下才能同波兰谈判媾和。”

7月22日，波兰要求同苏方停战，并于8月7日派出代表进行谈判。苏方一面表示大体上可按寇松线来确定苏波边界，一面又提出了波兰政府无法接受的要求：波军裁减到5万人，波兰成立一支20万人的民兵队伍，只准工会会员参加。

与此同时，苏俄红军仍马不停蹄地向波兰人占居民多数的地区推进。苏维埃政府一改初衷，放弃了“不想，也不可能想用暴力在外国建立共产主义”的承诺。7月29日，红军占领比亚威斯托克，第二天就在该城成立了有捷尔任斯基（他出生于波兰，当时任俄共（布）中央委员、苏俄肃反委员会主席）参加的波兰工农政权——波兰临时革命委员会。

但是，波兰群众并没有像苏俄领导人渴望的那样，打着红旗去欢迎红军。他们只知道，“俄国佬”卷土重来了。

协约国见苏俄政府并不屈服于它们的压力，加快了武装波兰白匪军的步伐。盘踞在克里木的弗兰格尔匪帮也蠢蠢欲动，准备随时向红军反扑。协约国还派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大出风头的法国名将魏刚，率领一个军事代表团，专程赶到华沙。波兰白匪军迅速退过布格河、纳雷夫河，在卢布林地域集结，准备对苏俄红军发起迅猛、突然的反突击。

就在这时，苏俄红军中一些高级指挥员产生了轻敌冒进情绪。西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向苏俄武装力量总司令加米涅夫报告说：白俄罗斯境内的波军左翼已被击溃，胜利指日可待了；西南方面军司令员叶戈罗夫则于7月22日报告：请求将西南方面军各集团军的主突方向转向加里西亚地区。加米涅夫受这两方面的影响，轻率地认为：图哈切夫斯基率领的4个集团军，只要有3个投入西线战斗，就足以完成攻占华沙的任务。

而实际情况是，此时的西方面军经连续作战，鞍马劳顿，部队严重减员，且远离后方，粮食和预备队的供应越来越差，总体战斗力已大大降低。相反，波兰白匪军因得到协约国源源不断的财政、武器装备的援助，纠集了大量预

备队，集结于卢布林地域，准备随时对苏俄红军实施反突击。苏俄红军的高级指挥员们对波兰白匪军的新动向一无所知，仍决定奉行新的作战计划，犯了严重的战略性错误，这就决定了苏俄红军失败的命运。

西方面军渡过西布格河、纳雷夫河以后，因西、西南两方面军各自为战，缺乏必要的协同，波兰白匪军的突击集团成功地突破了莫济尔集群的战线，很快向布列斯特、比亚威斯托克方向逼进，前出到了西方面军的整个后方，西方面军再次面临被合围的危险。

1920年8月15日，红军在华沙城下失利，被俘7万人。苏俄政府被迫第二次下达撤退令。

为了保证大部队顺利撤退，旅部决定留下能攻善守的步兵第43团担任掩护任务。崔可夫从旅部受领任务后，心情十分沉重，要知道，年仅20岁的崔可夫要担当起如此重大的任务，需要有多大的勇气。然而历经战火磨练的崔可夫已经成熟多了。他那宽阔的肩膀、坚定威严的脸，棱角分明的下颔，饱满的嘴唇，都反映出他的意志、魄力和敏锐。他心里暗下决心，一定要阻住敌人的攻击，并把自己的部队完好无损地带回祖国。

崔可夫命令部队一边掩护主力撤退，一边向维什库夫市撤退。维什库夫市是公路交通的重要枢纽，波兰白匪军为了阻住苏俄红军的退路，派出精兵强将驻守在这里。为了吸引敌人的注意力，崔可夫指示全团官兵摆出一副进攻的架势，以战斗警戒小分队扰乱敌人，从而为主力脱离敌人争取了几个小时的时间。待主力安全撤离以后，崔可夫率领部队在夜色的掩护下，突然向北挺进，摆脱了敌人。经过3天的急行军，第43团逼近了乌多辛村。但是，波兰白匪军也十分狡猾，他们很快察觉了步兵第43团的意图，阻住了退路。

前有强敌，后有追兵，部队在狭窄的地域又无法展开，形势严峻。然而，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用兵之道在乎变，长期的战斗实践，使崔可夫已深刻地明悟了这一点。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崔可夫决定挺而走险，巧施假降计。主意打定后，崔可夫立即把各级指挥员召来，详细阐明了自己的假降计划，命令各连迅速作好准备。

一切准备就绪后，崔可夫带上两名通信员，扛着白旗，向敌军阵地慢慢走去。各连以“混乱”的队形紧随其后。当距离敌人还有20多步远时，敌人纷纷把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崔可夫三人。崔可夫见状，急忙大声喊道：“我们是来投降的，别开枪！”随后示意通信员，一起将枪扔在地上。敌人见崔可夫等人把枪扔了，胆也壮了，走到崔可夫跟前，问道：“你们是什么人？”崔可夫不慌不忙地回答说：“我是苏俄红军第43团团长，是来向你们投降的。”敌军军官盯着这个如此年轻的军官，满怀狐疑地看了他一眼，随后很警惕地问崔可夫：“为什么跟在后面的那些人还不把武器扔掉呢？”崔可夫急忙解释说：“为什么要把枪扔在烂泥地上弄脏呢，让他们走过来把枪放好，不是更好吗？”说完，崔可夫回头看了一眼自己的部队，见已慢慢成战斗队形展开，距敌人只有300—400步远了。敌军军官见红军走得越来越近，心里有些发慌，催着崔可夫说，再不命令他们放下武器，我们可要开枪了！崔可夫镇静地对敌军军官说：“你看，他们的枪口都朝下；没有一个人处于战斗状态，让他们再走近点，我就下令。”

说话间，红军距离敌军仅有150—200步远了，崔可夫见时机成熟，俯身告诉敌军军官说：“我现在就命令部队放下武器。”敌军军官暗暗窃喜，自以为立了大功。崔可夫见敌人中计，摘下军帽，大喊：“放下武器！”通信

员们见崔可夫已发出暗号，急忙与他一起趴在地上。各连听到崔可夫发出的冲击暗号后，立即组成战斗队形，猛烈扫射，敌人遭到突然攻击，措手不及，死的死，逃的逃。步兵第43团躲过劫难，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在奥斯特鲁夫—马佐韦茨至布罗克镇的公路上与第44团会合。

形势的发展仍不容乐观，敌人在扎姆布鲁夫和奇若夫等交通要道切断了步兵第43、第44团的退路，第43、第44团仍处在敌人的战役包围之中。为了带领部队冲出合围，两个团的团首长商定，设立一个临时总指挥集中指挥，崔可夫担任总指挥。崔可夫认为：在比亚威斯托克—华沙铁路和比亚威斯托克—扎姆布鲁夫—维什库夫公路之间，有宽达15—20公里的间隙，敌人在两路之间不可能组织起漫长的防线。因此，建议部队偃旗息鼓，避开铁路、公路，沿没有敌军把守的田间小道行进。

到8月20日凌晨，两团顺利逼近了扎姆布鲁夫至奇若夫公路。为了不惊动敌人，崔可夫派出多路侦察分队，迅速查明敌人的兵力部署情况，以找到可以利用的间隙，突出合围。

崔可夫是位办事很认真的人，对行动迟缓者从不姑息。他派出侦察分队后，心里不放心，自己又爬上一间草房房顶，了解侦察分队行动的情况。崔可夫发现，侦察分队的行动特别缓慢，他心里的火直往上冲，叫来通信员，骑上马就向侦察分队冲去。崔可夫万没想到，就在离他不远的地方潜伏着敌人。敌人见崔可夫催马疾行，对他开了火。一时间，机枪、步枪子弹像飞蝗一样在崔可夫身旁掠过。突然，崔可夫觉得眼前一黑，摔下马来。通信员见崔可夫受伤，飞骑奔到崔可夫跟前，把崔可夫扶上马，逃离了埋伏区。

崔可夫伤得很重，伤口长达8厘米，宽有5厘米，肱骨被击碎，团里又没有医生，只能用急救包简单包扎一下。由于失血过多，崔可夫的身体特别虚弱，崔可夫只得坐在马车上随部队行动。到处都是强敌，处处都潜伏着危险，部队只能在夜幕的掩护下，在森林、僻静的林间小道中行进。崔可夫坐在颠簸的马车上，伤口处的骨头来回移动，疼痛难忍，他只能咬紧牙关，拼命忍着。

黎明时分，部队在缅热宁居民点附近上了公路，崔可夫感到很奇怪，繁华的公路干线上，竟然连过往的行人都没有。崔可夫警觉起来，一定有敌人堵住了东去的公路，必须另找出路。崔可夫拿出地图，决定绕过比亚威斯托克，经由奥索维茨向东突围。但是，这条道路也已经被敌军把守。崔可夫在认真分析了形势后，决定再次改变撤退路线，从特科钦、纳雷夫大桥突出敌人的合围。敌人对崔可夫的机动没有察觉，红军突围成功。此后，崔可夫被送进了旅医院，第二天转移到格罗德诺，随后顺铁路沿维尔诺向利达；波洛茨克方向撤退。

红军失利后，苏维埃政府于1920年8月17日与波兰在明斯克举行了和谈。19日，苏方代表团建议签订和平条约，立约基础是俄国和乌克兰无条件承认波兰独立，按民族聚居区划定波兰东部边界。但同时仍提出了建立一支由波兰工人组成的公民民警部队，其武器装备由俄国和乌克兰从波兰军队缴获的武器中提供等波兰无法接受的条件。

1920年9月中旬，波兰推进到明斯克，占领了立陶宛的维尔纽斯。军事上的失利使苏俄政府的谈判砝码大大减轻了。9月23日，被迫收回要求波兰政府裁减波军并让其交出武器的提议，同时同意将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并入波兰。

10月12日，苏俄政府和波兰政府在里加签订了《关于停战协定和约初步条件的条约》，根据该条约，双方承认乌克兰、白俄罗斯独立，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划归波兰。

1921年3月18日，两国正式签订了《里加条约》，划定了两国边界。这一条约的签订给1939年的苏波冲突埋下了导火线。

两国息战后，崔可夫率领步兵第43团仍担任国境警戒任务。

1921年春夏之交，移防到北维捷布斯克。在和平时期，承担了平暴、征粮、打击零散匪军等任务。

在平时的军事训练中，崔可夫对部队要求十分严格，并且善于假设各种复杂情况，采取各种新的训练方法。他的部队在多次军政素质考核中获得优异成绩，受到上级的多次嘉奖。国内战争的全方位场景也在崔可夫的脑海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对崔可夫来说，这场战争既是一堂国际政治的启蒙课，又是一堂军事教练课，它既铸就了崔可夫坚定不移的信念，又培养了他敏锐的分析判断力和果敢的决策能力。

但是，年轻的团长并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就，他更渴望在学习中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使自己成为一名既有丰富实战经验、又有很深的军事理论造诣的指挥官。为此，他作出了一个对其一生军事生涯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的决定。这正是：战火炼青春，书海蕴智谋。欲知崔可夫在军事理论方面取得的成就，且听下章分解。

第五章 出使中国

崔氏弃官为求学，学成持节赴中国；
大清洗时官运通，入侵芬兰败而归。

1922年，苏联红军粉碎了国内反革命的反扑和外国武装干涉者的进攻，苏维埃政府在列宁的领导下，开始了由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过渡，国内的局势开始稳定下来。23岁的崔可夫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有朝一日能进入军事学院系统地学习，以便掌握系统的军事理论，为以后的军事生涯铺路架桥。崔可夫见国内形势已趋稳定，决定“弃官求学”，于是申请进入苏俄最高军事院校——工农红军军事学院学习。他积极求学的愿望，很快得到了上级首长的批准。金色的8月，当崔可夫接到渴慕已久的工农红军军事学院的入学通知时，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恨不得插上翅膀立即飞到那令人神往的地方。

工农红军军事学院的前身是1918年9月8日开办的红军总参军事学院，它是遵照列宁的指示创办的第一所苏联军事学院。1921年8月正式命名为工农红军军事学院。1924年4月19日，伏龙芝元帅受命担任该院院长。伏龙芝任该院院长后，进行了大量的改革，使该院的教学质量有了很大提高，像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等苏联的许多高级指挥员都是这里培养出来的。

1925年10月31日，伏龙芝逝世，学院全体人员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革命家、卓越的党务和国务活动家、传奇式的统帅、可亲可敬的老院长，热切希望苏联革命委员会批准，将学院以米哈伊尔·瓦西里那维奇·伏龙芝的名字命名。革命军事委员会尊重学院全体人员的意愿，于1925年11月5日正式批复了学院的请求，将工农红军军事学院改名为伏龙芝军事学院。

崔可夫刚入军事学院学习期间，工农红军参谋长帕维尔·帕洛维奇·别列杰夫兼任院长。别列杰夫在前几任院长的基础上做了大量工作，使学院的教学工作进一步系统化，各学科界线日趋分明，科研和教学的关系逐渐完善，各门课程的内容不断充实，教学工作很有起色。主要学科都由资深的教研室主任担任主讲；辅助课程也在教研室主任的直接组织和监督下，由指定的专门主讲人或教学小组领导人讲授。经过几年的努力，学院教学的重点开始突出，方法更趋灵活，理论学习与实践的结合更趋紧密。经过广大教职员工的辛勤努力，学院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编写了大量教材和参考资料，如《外军手册》、《炮兵手册》、《空军手册》、《红色骑兵》及各种战史、战略学、未来军事学、战役战术著作。学院还有一大批著名教授、学者，他们理论功底深，造诣高，如著名的军事理论家、战史研究专家诺维茨基，杰出的军事学者卡库林、瓦采蒂斯，战术学学者萨波日尼科夫、雅库、瑟罗米亚特尼科夫、利格纳马、莫罗佐夫等。

伏龙芝担任院长后，聘请了许多著名的军事领导人在学院兼任教研室主任之职。苏联副陆海军人民委员图哈切夫斯基任战略教研室主任，工农红军副参谋长特里安达菲洛夫任战役教研室主任，红军装甲坦克兵总监卡利诺夫斯基任装甲坦克兵教研室主任，著名军事工程师卡尔贝舍夫教授任工程教研室主任，著名学者诺维茨基任世界战争史教研室主任。崔可夫得以师承如此多的名家，受益很大。

学院在对军事理论学习重视的同时，对学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学

习、思想政治素质的培养也十分关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中，又着重于观点、方法、立场的锤炼。

1924年4月，伏龙芝担任军事学院院长后，明确提出：“工农红军指挥员不仅应该是技术专家，而且应该是社会活动家。”他们必须“具备十分远大的政治眼光，能够辨明活生生的现实中所反映出来的阶级力量和民族力量的错综复杂和千变万化的关系”。为此，“必须使他们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为了加强社会学科的教育，学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引导学员努力学习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史、俄共（布）党史和党纲、帝国主义理论、国际关系原理以及军队政治工作的内容、形式和方法等课程。俄共（布）中央亲自为某些社会经济课程选择主讲人、教员。党的著名活动家立陶宛—白俄罗斯政府第一任主席米茨凯维奇—卡普苏卡斯受俄共（布）中央的委托主讲了社会学；波兰共产党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尤里安·马尔赫列夫斯基讲授了政治经济学。此外，党的著名活动家加里宁、安东诺夫—奥夫先科、克雷连科、雅罗斯拉夫斯基等人就国际生活、国内形势、军队建设以及全军教育等问题做了系统的讲演和报告。

由于学院有一支精干的教学队伍，又有民主的学术气氛，学员们思想十分活跃，所有这些都对崔可夫产生了极为积极的影响。崔可夫为自己能够亲耳聆听这么多的专家、学者及革命家、军事家的演讲而感到十分幸运，他积极向他们请教，认真阅读他们推荐的大量军事学术著作，并广泛参加军事实践，使自己的军事理论素养在丰富的实际经验基础上得到升华。崔可夫从理论的高度认识到，作为一名军事指挥人员，不仅要成为战役战术的执行人、创造者和组织者，更应该是一个教育者，要用心灵去感召自己的士兵，培养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操和勇于为祖国、人民去战斗和牺牲的精神。在具体的战斗中，不仅要激发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更应创造一种军纪与民主相和谐的气氛，培养士兵遵守严明的纪律及严格执行上级下达的命令的自觉性，又要鼓励他们养成敢于创造、勇于提出自己观点的素质。崔可夫所具有的这些优良品质，在他今后的军事生涯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尽管国内的形势已开始好转，但是，学校的生活仍然十分清苦，学员们都是按入学前的职务领取生活费，崔可夫虽然已经是中级军官，但每月领取的生活费仍然少得可怜。伏龙芝在描述这一时期红军的生活状况时写道：“关于红军过去生活的特点只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了：红军过着饥寒交迫、衣衫褴褛的生活。”

岁月易逝，1925年8月，崔可夫作为军事学院第五期学员毕业了。与他同期毕业的还有后来在苏联军界影响颇大的扎米亚京、库尔久莫夫、莫尔德维诺夫、什列明、雅尔切夫斯基等人，他们后来都成为苏联著名的指挥员和高级参谋人员。

为了庆祝第五期学员毕业，8月5日，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人在联盟宫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殷切希望每名毕业生在新旧世界激烈搏斗的时代，灵活运用自己的知识和聪明才智，集中全部精力，完成领导红军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伏龙芝在他的贺词里，衷心祝愿毕业生们把丰富的战斗实践经验和深刻的理论结合在一起，“为部队军事技能和政治觉悟的提高，奉献出全部力量。”

崔可夫毕业后，由于学习成绩优异，政治素质过硬，军事学院决定将他留在东方系中国部继续深造。学院东方系的培养目标旨在造就一代新的军事

外交官，因此对学员要求十分严格。学院要求每一名学员必须具有敏锐的洞察力、机敏的反应力和处理紧急事务的魄力和勇气。所有这些都需要有广泛而精深的社会、政治、军事、甚而法律知识，特别是要有汉语功底。学院的高要求督促着崔可夫学习、学习、再学习，努力、努力、再努力。

汉语的学习，占去了崔可夫大量时间。为了掌握好汉字的准确发音，记住各式各样的方块字，崔可夫广辟蹊径，强化训练，细心研究中国文字的特点，摸索汉语学习的规律。他对中国丰富多彩的风俗习惯和古老的文明历史有浓厚的兴趣。课余时间，他找曾去过中国的同学攀谈，并经常前往纳里曼诺夫东方大学，参加有中国留学生参加的集会，与中国留学生一起讨论中国革命的前途与命运及当前中国的时局。但是，没有感性认识的崔可夫，对中国的历史和人民无法有十分切实、真切的理解，对中国革命的去、未来也是似懂非懂。中国革命的风暴将往何处去？中国人民将怎样脱离苦海？领导中国人民走向光明的领导者将是谁？军阀丛生的中国将何时得以统一？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强烈地吸引着崔可夫。

1926年，崔可夫终于实现了他一直梦寐以求的梦想，来到梦萦已久的富有传奇色彩的中国大地。他是作为一名实习生，充当外交随员，跟随老布尔什维克罗日科前往中国的。这是崔可夫一生中数次赴华经历的第一次，为此，他感到特别的惊喜和新奇。他们乘坐特快列车，经过连续7个昼夜的长途跋涉，穿过广阔的西伯利亚，奔赴中国东北边境。进入中国境内后，崔可夫发现，这里的地形、地貌与苏俄大地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别，但是，对崔可夫来说，一切仍是陌生的。一路上，崔可夫怀着好奇的心情，细心观察着这块曾被西方世界描绘为吸毒、堕落、饥荒的土地。在这里，崔可夫见到了昔日的俄国军官和白匪军，他们仇视苏维埃国家，崔可夫无时无刻都能感受到他们充满敌意的眼光。

素有东方莫斯科之称的哈尔滨到了，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在车站热情迎接崔可夫一行。哈尔滨作为中国东北的商业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此时正处在奉系大军阀张作霖的控制之下，这里聚集了俄军、沙俄时代的贵族，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外币贩卖、毒品和武器走私等随处可见，官场腐败，官员道德沦丧、贪赃枉法，而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却承受着来自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多重压迫，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崔可夫初识旧中国，仿佛回到了昔日的童年。中国劳苦大众生活的艰辛与痛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们一行在哈尔滨逗留5天后，继续南行至长春。在长春火车站由中长铁路转南满铁路至旅顺港，然后又由旅顺赴大连。在这里，崔可夫感到日本密探密布，他们的间谍人员工作方法独特，与西方间谍机关采用的方法大相径庭。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行动，对崔可夫等公然监视，有时候甚至以借火吸烟为名直接刺探他们。

到旅顺后，崔可夫一行取道海路，乘客轮经辽东半岛至塘沽港，接着弃船登岸，由天津赶到北京。一路上，崔可夫深深感到日本在中国有很大的势力，对中国的政局、民众的生活有一定的影响。但崔可夫的心里也存有大国沙文主义的狂热情绪，途经旅顺港时，他竟要去拜谒“在保卫旅顺的战斗中阵亡的”俄国英雄纪念碑。却不想自己的同胞是怎样在中国的土地上践踏中国人民的尊严的。崔可夫头脑中的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一直阴魂不散，这也正是他的局限所在。

1926 年的中国，革命形势喜人。国共两党共同努力，发动了北伐战争，北伐军很快由广东攻入两湖、江西、安徽等省，革命的红旗差不多染红了大半个中国。吴佩孚、孙传芳等军阀在北伐军的猛烈打击下，节节败退，北伐战争取得了空前的战果。湘鄂豫的工农群众运动也如火如荼，蓬勃发展。

正当南方的革命形势风起云涌之际，北京的形势则动荡不安。各派军阀明争暗斗，大肆抢占地盘。吴佩孚虽然在湖南、湖北连连受挫，但依仗英、法、美的扶持仍在作垂死挣扎，不过势力已大大削弱；奉系军阀张作霖借日本之威，趁机扩大影响，在北京称霸一时。北京老百姓在夹缝中求生，生活十分艰苦。崔可夫身处黑暗与光明交织在一起的中国，才真正体会到，中国民众要脱离苦海，唯有革命一途。此行使崔可夫增长了不少知识，对中国的了解也更真切、更深入了。

1927 年秋天，崔可夫正式结束了在伏龙芝军事学院东方系的学习，奉命第二次前往中国，担任军事顾问。第二次来中国，崔可夫没有了初次来中国时的惶恐，但是，崔可夫知道，要做好中国军事顾问工作，必须先了解中国，因此，在中国广阔的地域作了多次旅行。他到过京津各地，去过四川省，走遍了几乎整个华北和华南，经过两年艰苦锤炼，崔可夫对中国的了解更全面了，他的汉语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能够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了。在中国担任军事顾问期间，崔可夫对中国革命有了比较直接的了解，崔可夫认为，共产党的队伍与国民党军队不同，它不从属于任何指挥官，他们有推翻旧制度的热望、勇敢和坚毅，具有很强的战斗力，中国革命的未来就靠他们了。

1929 年，中东铁路事件爆发，崔可夫奉召回国。

中东铁路是由沙俄与中国清朝政府共同修建的。1924 年 5 月，苏俄政府与中国政府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提出除该路本身营业事务直辖该路外，所有关于中国国家及地方主权的一切事务均由中国官府办理，苏联政府同意中国赎回铁路。1929 年东北易帜后，蒋介石为了削弱张学良的势力，竭力煽动张学良与苏联发生冲突，以便坐收渔人之利。

从 1929 年上半年开始，中苏双方在中东铁路问题上出现纠纷，7 月 13 日，苏联外交当局强烈抗议中国挑起事端，并宣布同华断交，召回驻华大使、领事及其他人员，崔可夫也受命取道日本回国。

由于中苏双方互不相让，都在边界地区调兵遣将，8 月 15 日，张学良发表对苏作战动员令，决定出兵 6 万，分东、西两路抗击苏军。苏联方面也毫不示弱。8 月 6 日，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了组建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的命令，任命曾在 1924—1927 年担任孙中山顾问的布柳赫尔（即加仑将军）为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员，14 日，苏联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张学良在蒋介石的煽动下，对苏持强硬态度，表示要对俄国过去在满洲的种种不义行径进行报复。

南京政府和东北当局的做法令苏联十分恼怒。远东特别集团军奉命以武力解决中东铁路问题。这样，中俄边界的大规模武装冲突开始了。

1929 年 8 月，崔可夫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威）后，马上赶到红军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部驻地——伯力，在该集团军参谋部从事情报的收集、整理工作，直接对布柳赫尔负责。

10 月 10 日开始，中苏双方在黑龙江和松花江的汇合处——同江、富锦地区激战，东北军失利。

11 月 17 日，苏军又在黑龙江省东部的密山地区以及黑龙江省西部的满

洲里、海拉尔地区发起猛攻，均取得胜利。

战斗正炽，崔可夫彼布柳赫尔派到东线，在那里，罗索科夫斯基的库班旅正与东北军激战。在这里，崔可夫大开眼界，第一次看到步兵坦克协同作战所具有的无穷威力。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在未来的战斗中，他将指挥庞大的钢铁堡垒和步兵在苏德战场与法西斯分子搏斗。敌我力量悬殊，张学良的部队战术落后，武器装备也远远不如苏军，平时部队的训练也比较差，因此战斗一打响，东北军在苏军坦克的冲击下就败了下来。

军事上的失败使张学良不得不面对现实。11月26日，张学良致电苏联代理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要求中苏两国就中东铁路问题重开谈判。

28日，李维诺夫复电张学良，接受了重开谈判的建议。

12月13日，东北当局与苏联签订《双城哥子草约》，22日，签订《伯力协定》，约定：两国息争；苏军退出满洲里一带，中方解散境内白俄军并驱逐其将领；中东铁路恢复到7月10日前中苏共管状态；“彼此释放被俘军民，重开苏、辽领事馆等。

30年代初，苏军开始进行技术装备改造，组建了装甲和机械化部队，发展了空军、炮兵及其他兵种，这就需要有大量熟悉新式武器和技术装备，并能正确组织其操作、保养和战斗使用的指挥干部。在这种情况下，单凭军事院校培养人材已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为了解决这一矛盾，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选派具有较高理论功底和文化素养的指挥人员主持指挥人员的训练工作，参加指挥人员训练班的组织，加快训练的周期。在这种背景下，崔可夫这位曾有6年军事学习经历，具有颇深军事功底的“军中才子”理所当然地被选为主持首长进修班工作的首要人选，他担任了首长进修班主任的职务。崔可夫上任后，在推广新的军事技术、新的军事理论和战略战术方面作了大量工作，深入研究了纵深战斗和纵深战役的理论，走出了单一的“阵地战的死胡同”，对于推广新的战役战术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6年，为了加强机械化部队，苏军选送了大量学有专长的指挥员进入工农红军机械化和摩托化学院速成班。崔可夫作为其中一员，刻苦钻研新的现代化理论，掌握了大量新的知识。

12月，他从速成班毕业后被分配到机械化旅任旅长。此时，苏联正掀起一场规模庞大的清洗运动，当国家和人民被卷进灾难性风暴中时，崔可夫在这场血腥的清洗中得以幸免，而且由于军队指挥员遭到严重清洗，中高级指挥员严重缺乏，崔可夫因此连连晋职加爵。1938年4月，他被任命为步兵第5军军长，7月升任白俄罗斯特别军区博布鲁伊斯克集团军集群司令。

1939年初，国际形势日趋恶化，德国法西斯侵略的危险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位于西部前哨的白俄罗斯特别军区进行了改组，在原博布鲁伊斯克集群基础上组建了第4集团军，崔可夫任司令。

1939年9月1日，法西斯德国入侵波兰。两天后，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但是，英法宣而不战，没有出兵援波，波兰就如放在屠案上的肉，任人宰割。苏联政府根据1939年8月23日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协议书，以防止战火东延，保护其西部边境安全为名，不顾1921年苏波《里加条约》和1932年《苏波互不侵犯条约》关于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划归波兰的规定，在波兰民族大难临头之际，于1939年9月17日悍然正式宣布，波兰政府现已流亡国外，波兰国家已不复存在，苏波之间缔结的全部条约无效。鉴于波兰的局势对苏联的安全已构成威胁，苏联

政府不能对居住在波兰境内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族同胞漠不关心，于是决定放弃中立态度，命令红军越过边界，“解放”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为此，苏联政府组建了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个方面军指挥部，第4集团军被编入白俄罗斯方面军。崔可夫指挥这支部队进行了所谓的解放进军，侵入波兰境内。苏芬战争前夕，崔可夫被调至第9集团军担任司令之职，指挥部队参加了侵略芬兰的战争。

苏芬战争的源起还得追溯到1938年4月，那时苏联以加强北方防务为由，多次无理要求获得租借芬兰本土和芬兰湾某些属于芬兰的岛屿并取得在岛上设防的权利。芬兰政府表示坚持中立政策，拒绝苏联的建议，但保证不允许任何外国利用芬兰领土作为进攻苏联的基地。

10月，苏联政府向芬兰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指出为了保障列宁格勒的安全，要求将靠近列宁格勒的芬兰边界向北推移20—30公里，并把卡累利阿地峡南部等地区2700平方公里的土地割给苏联，苏联将以相当于它面积两倍的东卡累利阿地区作为交换。此外，苏联还要求以每年800万芬兰马克的租金租借汉科半岛30年，并割取芬兰湾的一些岛屿。芬兰政府严辞拒绝了租借汉科港的要求，但采取了灵活的对策，同意调整边界，割让芬兰湾的一些岛屿。

12月，在苏联的倡议下，双方在莫斯科举行了秘密谈判，但未能取得一致意见。苏联见要挟不行，竟诬称芬兰对苏联采取极端敌视和挑衅态度，已经走上了直接对苏联发动战争的道路。接着，苏联宣布废止1932年签订的苏芬互不侵犯条约，断绝两国外交关系，挑起了苏芬战争。

崔可夫率领的第9集团军参加了这场极不光彩的侵略战争，同时也是他一生中所参加的败得最惨的一场战斗。苏芬战争中，崔可夫的第9集团军辖4个师，承担了切断芬兰“腰部”的任务。到12月底，崔可夫部虽然楔入了芬军防御区35—45公里，但是在随后的战斗中，他的摩托化步兵第44师和步兵第163师在芬军神出鬼没的游击战的打击下，几乎全军覆没。

12月7日，步兵第163师进抵芬兰境内的村庄苏奥穆萨尔米，在这里，芬军一个约5000人的旅对其进行了顽强阻击，并等待援军的到来。到圣诞节那天，芬军总兵力增加到了1.15万人，援军与该旅合编为步兵第9师，由贾西拉斯武奥上校任师长。

第9集团军的第163、第44师实力雄厚，有4.8万人，并拥有335门火炮、100余辆坦克、50辆装甲车。但是，第163师多为蒙古人，缺乏在冰雪严寒天气下作战的训练；第44师原属基辅军区，多为乌克兰人，他们与蒙古人一样，对邻近北极圈的气候和北方森林都无法适应。该地区12月份的白昼时间仅为5个小时，积雪深约1米，气温在零下30—40℃以下。这种恶劣的环境无疑对摩托化或装甲部队极为不利，只有受过专门训练和拥有特殊装备的轻型步兵部队才能发挥良好作用。

12月27日，芬军步兵第9师对第9集团军的步兵第163师实施了大规模反击。经过两天激战，步兵第163师溃败。此时，摩步第44师正在拉泰附近越过国境线，沿公路由东南方向向苏奥穆萨尔米推进。芬军很快侦悉了摩步第44师的行动。如果该师与步兵第163师会合，芬兰中部地区的防御将受到严重威胁。为此，西拉斯武奥上校命令两个步兵连在苏奥穆萨尔米东南约9.7公里处的库伊瓦斯湖和库奥马斯湖之间的山脊线上设置了一道防线，阻击苏军。苏军因不了解芬军的兵力和部署，对地形又不熟悉，只是沿着唯一的一条狭窄土路运动。芬军利用其熟悉地形、擅长滑雪等特长，采取打了就

跑的战术，使摩步第 44 师遭到严重损失。摩步第 44 师师长误以为遭到芬军大部队的反击，匆忙放弃了与距离 9—13 公里之外的步兵第 163 师会合的企图，从而断送了切断芬兰中部防御的任何可能，注定了其失败的命运。

摩步第 44 师在严寒的环境中作战，不仅要抵御芬军的袭扰，更需抵御严寒。芬军可以睡在暖和的军用帐篷里，而苏军士兵完全在露天生火取暖，或者在雪中挖洞栖身，或者利用路旁干沟、壕沟修筑临时单坡或浅坑掩蔽所栖身，而且大多数人穿着夏季皮靴，无法御寒，很多人冻伤了脚。更有甚者，许多士兵在睡觉时就不知不觉地冻死了。

1940 年 1 月 6 日，苏军摩步第 44 师为芬军所困，师长维诺格拉多夫下达了全师撤退的命令，并通知下属指挥官：目前本师已处于绝境，凡能逃走者可自行逃走。他自己乘一辆坦克逃回苏联，后以玩忽职守罪被处死刑。

此战，崔可夫的第 9 集团军遭到前所未有的惨败，损失了大量枪械弹药，人员伤亡达 2 万余人，崔可夫也因此被解除了第 9 集团军司令的职务。这正是：不义之师难取胜，空自鏖兵梦难成。欲知崔可夫被解职后去向如何，且听下章分解。

第六章 衔命赴华

衔命持节担重任，折冲樽俎两年间；
协助中国抗日寇，完成使命返苏联。

1940年6月法国败降后，国际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希特勒在横扫欧洲大陆后，侵略气焰十分嚣张，对苏战争已迫在眉睫，苏联已被推到与德意法西斯直接对抗的地位。正当欧洲大陆风紧云骤之际，远东的日本又在中国东北屯集了数十万人马，对苏联虎视眈眈。

1938—1939年，日军先后在张鼓峰、诺门罕对苏联公然进行武装挑衅，苏联远东面临严重威胁。一时间，苏联卷入两线作战的危险骤然加剧。在这种严峻形势下，为了集中力量对付最危险的敌人——希特勒德国，苏联政府决定，一方面利用日本在中国难以脱身和急于南进之机，与日本签订中立条约，稳住日本；另一方面大力支援中国抗日战争，依靠中国尽可能地拖住日本，使之无力北上进攻苏联。为此，苏联高层领导人决定派出得力的军事人员前往中国，帮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1940年秋，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在经过审慎的酝酿、筛选后，决定派遣具有丰富军事知识，并有一定汉语基础，对中国曾作过实地考察，了解中国国情、民情，现正在赋闲的崔可夫前往中国，指导中国国民党政府抗日，协调国共两党的关系。作出这一决定后，斯大林提请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元帅，先征求一下崔可夫本人的意见，如果他同意赴中国的话，就让他亲自来谈谈。

铁木辛哥接到斯大林的指示后，紧急召见了崔可夫。崔可夫刚刚接到通知时，以为铁木辛哥只是想了解一下第9集团军的一些情况，没有做特别准备。可是，见到铁木辛哥后，他才明白，联共（布）中央是要他去中国，担任蒋介石的军事总顾问；这是崔可夫所未料想到的。

铁木辛哥向崔可夫分析了国际形势的新变化、新特点，指出：随着希特勒德国在欧洲连连得手，其下一步目标必然是把侵略的矛头指向他最为仇视的共产党国家——苏联，苏联随时都面临着德国及其盟国意大利、罗马尼亚、芬兰进攻的危险。而日本则是与德国进攻危险相关的重要国家。日本自1931年发动侵华战争以来，已经深深陷入中国战场的大泥潭，但是，日本军国主义很可能倾其所有进攻中国，以图于1941年迅速击败中国，解决中国问题。日本政府很可能在重创国民党、共产党的军队以后，诱降国民党政府，中国国民党政府很可能考虑国内因素，屈从于日本侵略者，因此，远东局势非常严峻。

为此，苏联政府决定：在向中国国民党政府提供大量武器装备援助的同时，派遣军事顾问团前往中国，帮助中国击退日本的进攻，打击日本的侵略野心，牵制日本北进，以达到从侧翼掩护苏联远东的目的。铁木辛哥要求崔可夫，必须摸清蒋介石阵营的情况，正确估量蒋介石的实力，并利用担任蒋介石军事总顾问一职之便，遏制蒋介石反对共产党军队的行动，阻止其对中国共产党人控制的游击区进行封锁、围剿，并阻止中国共产党将枪口对准蒋介石，协调中国红军和蒋介石军队的抗日行动。与此同时，还应帮助中国司令部管理军队，教会他们按照最新战术要求使用武器。

崔可夫曾三度到中国，对中国军阀和蒋介石都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他知

道，要促使蒋介石真正抗日并非易事，要协调好国共两党的关系，协调好红军和国民党军队的行动更是一件既复杂又微妙的苦差使。而且，崔可夫多年来一直在军队工作，一旦离开心爱的军队、熟悉的环境、可亲可敬的战友、还有亲爱的小女儿、夫人，孤身去一个陌生的环境，从事的又是一种自己以前既不熟悉又艰难无比的工作，崔可夫心中未免有些发怵。但是，崔可夫没有退却，他欣然接受了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安排。

铁木辛哥向崔可夫简单介绍了一些情况后，见崔可夫已同意赴华，即带他来到克里姆林宫。他们穿过长长的走廊，来到斯大林的会客室。崔可夫怎么也没料到，斯大林会亲自接见他，这是崔可夫第一次受此殊荣，在此之前，他只是在观礼台上见过这位享有崇高威望的人物。崔可夫走到斯大林跟前，满怀崇敬向他问好，斯大林也向崔可夫表示了亲切的问候，寒暄几句后，两人的谈话切入了正题。

斯大林问崔可夫：“可以认为，你同意到你熟悉的国家里去吗？”

崔可夫回答说：“我同意去您命令我去的任何地方！”

“不要急于这么说！还是应当考虑一下命令你所去的地方。应当考虑一下，要作些准备。你在20年代去过中国……当时是一种情况，而现在是40年代，今天又是一种情况。那时，国民党是以孙逸仙博士为首，他是一个心灵纯洁、道德高尚的人，他无限忠于本国人民的利益……而今，中国的掌权者已不是那些人了，国民党也不是孙逸仙时代的国民党了，蒋介石和孙逸仙相比，无异乎小猫和老虎。现在，中国已有了新生力量——共产党……整个小资产阶级、和日本资本没有利害关系的一些大资本家，封建主、农民群众都在蒋介石一边。跟共产党人走的首先是中国的工人阶级……你去过中国，应该知道，中国是个农民国家，而不是一个无产阶级国家……中国共产党也正是依靠最贫穷、受压迫最深和没有文化的农民。中国共产党对成长中的工人阶级估计不足，而这不能不给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口号及其对革命政治任务的理解打下烙印。在中国共产党中有浓郁的民族主义情绪，发扬国际主义团结不够。与此同时，在现阶段，为了抗击日本的侵略建立了统一战线，但蒋介石和毛泽东没有消除旧的矛盾，彼此为影响和权力而斗争。毛泽东打蒋介石，蒋介石也打毛泽东。”

崔可夫一边听，一边细细琢磨着斯大林的话，心里在想：为什么派我到蒋介石那里去，而不是到中国工农红军中去呢？斯大林似乎猜到了崔可夫的心事，继续对崔可夫说：“照理，中国共产党人要比蒋介石对我们来说更亲近些。照理，主要援助应该给予他们……但是，这种援助看起来像是向一个我们与之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输出革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要成为反侵略斗争的领导者，还显得太孱弱。要把群众争取过来需要时间，到底需要多长时间，很难说。此外，帝国主义大国未必容忍中国共产党取代蒋介石。我们同蒋介石政府订有相应的条约。您熟悉所有这些文件，请严格按照这些文件行事。主要的就是联合中国的一切力量反击侵略者……中国共产党在国内的地位还不巩固。蒋介石可以轻而易举地联合日本人来反对共产党。共产党同日本是不可能联合的，蒋介石有美、英的援助，毛泽东永远也得不到这些大国的支持。在欧洲，希特勒的节节胜利预示着英、美可能逐渐增加对蒋介石的援助。蒋介石由于有苏、英、美的援助，即使不能打退日本的侵略，也可望长期拖住它。”

斯大林稍停片刻，走到崔可夫跟前，继续说：“不要以为，法国溃败后，

西方的妥协者会退出舞台。即或是在英国人民最困难的时刻，对侵略者持绥靖态度的人还往返于柏林和伦敦之间，只要希特勒德国掉转枪口进攻苏联，他们随时都准备作出新的让步。”斯大林当时对中国共产党还是有一定偏见的，他接着对崔可夫谈到：“一些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如果日本人粉碎了蒋介石的力量，那么中国共产党人便能左右国内局势并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他们大错特错了。蒋介石一旦感到有丧失政权的危险或者我国和西方大国拒绝援助他时，那时他立即就会效法汪精卫，寻找同日本军国主义妥协的途径。那时，他们会合力对付中国共产党，而中国红军将处于走投无路的境地……崔可夫同志，您的任务是：不仅要帮助蒋介石及其将领们学会使用我们的武器，而且要使蒋介石树立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信心。有了必胜的信心，蒋介石就不会同侵略者妥协，因为他害怕失去美国和英国的支持，害怕丢掉存入英美银行的资本……崔可夫同志，您和所有驻华人员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束缚住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

斯大林向崔可夫交待完任务后，要求崔可夫必须严守秘密，不得泄露谈话的内容。并指示崔可夫尽快准备。赴中国就任时，为工作方便起见，先担任驻中国使馆的武官，以全面了解情况，待熟悉情况后，再担任苏联军事使团团团长，充任蒋介石的总军事顾问。

为了了解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情以及苏联对华政策基本准则等方面的情况，崔可夫利用赴任前的间隙，到各大机关、各人民委员部，特别是外交委员部查阅了大量的文件和原始材料，对中国的民情、政情、军情有了初步的了解。

崔可夫从查阅的材料和以前在中国的经历中体会到，在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对中国人民的生活有着巨大的影响，人民备受压迫而思想保守，只有一部分人已开始觉醒。在政界，政治局势混乱，国民党内派系斗争严重，他们既相互依赖又互相牵制。蒋介石是一个极不可靠的人，他很可能在一定时候毫不犹豫地出卖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他与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只是迫于形势，他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也是貌合神离。崔可夫对中国共产党也怀有诸种误解，这种误解使他对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日本侵略的信心深感不足。崔可夫正是怀着这样复杂的心情，带着15名军事顾问和军事专家于1942年12月离开妻子和病中的女儿，从莫斯科乘火车到阿拉木图，然后乘飞机经新疆石河子到兰州。作为见面礼，崔可夫携带了给蒋介石政府的150架战斗机、100架快速轰炸机、近300门火炮、500辆吉斯-5型汽车及相应的装备、配件的援助清单。

在兰州，崔可夫受到了中国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将军的热情欢迎。蒋介石为了摸清苏联政府的态度和意图，指示朱绍良将军以雾锁重庆，飞机不宜降落为名，让崔可夫一行滞留兰州。崔可夫在兰州的几天里，虽有朱绍良的盛情款待，但因公务在身，心情十分焦虑。他派出数人了解原因。经查，并非天气因素不能飞行，而是另有他因。崔可夫获悉这一情况后，即刻来到朱绍良将军的住地，质问朱绍良：“就一切情况判断，影响代表团起飞的不是天气，而是另有原因。”

接着，崔可夫又得到领事馆密报，说蒋介石正在共产党控制的特区附近进行可疑的军事调动，很可能是在准备发动一场新的内战。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一情报，崔可夫与苏联驻中国的军事顾问立即取得了联系，但未能得到证

实。崔可夫也天真地以为，蒋介石在这个节骨眼上，不会围攻特区，因为前方战局对蒋介石尤为不利，如果再抽出兵力围攻特区，与日军作战的难度将更大，不仅物资供应更加困难，兵力也会捉襟见肘。特别是苏联军事代表团正好赴华，这个代表团带来了巨额的军事援助清单，如果蒋介石打内战，这块到嘴的肥肉就会失去，蒋介石能冒这个险吗？

为了掩盖国民党军队的意图，蒋介石匆忙派出一架三座位单引擎飞机将崔可夫及其助手接到重庆。

崔可夫下飞机后，就匆匆赶到苏驻华大使馆，与苏联驻中国大使潘友新进行了会晤。潘友新与崔可夫一样，也是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的学员，比崔可夫要小几岁。两人在异国他乡再度重逢，倍感亲切。潘友新是位精力旺盛、办事老练、洞察力很强的人，他对中国的民情有很深的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再次赴华，成为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任大使。）随后，崔可夫来到武官处，与武官处的工作人员见了面。罗申上校受命担任崔可夫的副手，安德列耶夫充任翻译。罗申上校精明能干、办事果断，是一个中国通，与英国人、美国人也建立了可靠的联系。后来，他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任驻华武官。安德列耶夫精通汉语，通晓英语，擅长与中国官员及各界进步人士建立广泛的联系。崔可夫为自己得到这样两员干将而高兴。

当天晚上，也就是1941年元旦的晚上，蒋介石邀请崔可夫参加了为各国顾问专门举行的新年宴会。宴席间，蒋介石与崔可夫进行了短暂的礼节性会晤。会晤中，蒋介石不失时机地旁敲侧击，极力想从崔可夫口中弄清楚：苏联将给些什么援助？怎样才能尽快得到这些援助？这些援助有没有分流到共产党那一边？苏联对国际局势的估计又是怎样的？赴宴前，崔可夫曾就这些敏感问题作了些准备，面对蒋介石时而委婉、对而单刀直入的询问，崔可夫避实就虚，极力回避苏联西部边境的紧张局势，尽量把话题的焦点放在西欧，特别是英国没有解决的难题上。

崔可夫指出，苏联政府现在和将来都将奉行和平政策，苏联政府将竭尽全力避免卷入任何方面的战争，苏联对德国也满怀和平愿望，但是，如果希特勒侵略苏联的话，苏联将给以坚决的回击。崔可夫在分析法国、英国军队很快失利的原因时指出：“如果不绕过荷兰而从那里发动突然进攻，如果在阿登，当希特勒的坦克师团拉成一条线的时候，法国和英国的空军就给以狠狠打击的话，那么，战争可能在几天内就结束了，而且结果也会完全不同。”

蒋介石说：“今天，世界上有三股力量没有卷入战争，即苏联、美国 and 某种程度上中国。中国可以抗战。未来取决于它们和它们的行动。换言之，三个人物将决定世界的命运。日本不可能战胜中国，中国根本不可能战败。战争对中国只不过是生病。而一切病都会好的……”

崔可夫对蒋介石的逻辑不能苟同，他生硬地反驳道：“但是，疾病会导致死亡。”

“不，我们不认为疾病会导致死亡。死亡并不是疾病。没有病也会死。”蒋介石有点生气地看着面前这位中年人。

崔可夫心里暗想，这个以上海小经纪人发家的政客的确来者不善。在中国，他本人就是暴力，也只有暴力才能摧垮他。不是用阴谋手段，不是用冒险的途径，不是用更迭政府的办法，而是用人民愤怒的波涛才能摧垮他。

崔可夫来华不久即展开了工作，他从大使馆、武官处和军事顾问的工作人员那里了解了一些情况。经过初步研究，崔可夫认为，中国武装力量在总

数上超过日本，在装备方面也开始不断改善，中国的抗战可以取得胜利，随后还可以对日军发动主动进攻，但是，崔可夫万万没有想到，早在他尚未来华，蒋介石就提出了一个从整体上逐步限制和消灭八路军及新四军的方案，即所谓“中央提示案”。它规定八路军和新四军必须全部开赴黄河以北之冀察两省及鲁北、晋北地区，使其集中于贫瘠的“三北”地区，处于国民党军和日军的夹击之下。

1940年10月9日，何应钦、白崇禧发出“皓电”，要求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一个月内全部撤至黄河以北，由50万人缩编为10万人，并企图趁其转移之机加以围歼。

11月9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发出“佳电”，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荒谬命令和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的诬蔑，并表示，为了顾全团结抗战的大局，可以将皖南新四军移至长江以北。

1941年1月6日，也就是崔可夫抵达重庆后的第六天，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9000余人北移至泾县境内的丕岭一带时，突遭国民党军7个师、8万余人的包围袭击。新四军被迫抗击，奋战7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约2000人突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或被俘。

17日，蒋介石反诬新四军为“叛军”，宣布取消其番号，并声称要将新四军军长叶挺交军事法庭审判，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由于蒋介石对驻华的军事顾问严格保密，事件发生前，崔可夫对蒋介石的这一卑劣行径一无所知。事件发生后，为了探明情况，崔可夫与驻重庆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紧急会晤。周恩来、叶剑英明确告诉崔可夫，蒋介石不去打日本人，而是利用他是中国抗日武装力量总司令的权力，千方百计使共产党军队处于日本人的打击之下，并经常命令共产党的部队承担无法完成的任务，而且不给予任何支援，企图剿灭共产党的武装，消除它在全国的影响。“在蒋介石看来，他的头号敌人不是日本，而是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周恩来愤然地对崔可夫说。

崔可夫从周恩来那里获得准确消息后，心情骤然沉重起来。他深深感到，形势对他来说更为复杂、严峻了。在他艰难的生活历程中，他同穷凶极恶的帝国主义干涉者和白匪军作过战，但是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形：面对敌军的进攻，同一条战壕的友军会向自己人开火……他同情中国共产党，但是，苏联对华政策的重点放在国民党身上，认为中国抗战的希望在于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身上。在对华政策方面，不仅将援华物资悉数交给国民党，就是在这大是大非的关头，也因担心“可能再次使我们的关系产生麻烦”，尽量避免刺激蒋介石，不敢公开宣布支持共产党，而仅仅是通过私人拜会形式对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以阻止内战的爆发。

第二天，崔可夫以新任驻华武官的身份拜会了国防部长兼中国武装力量总司令何应钦。崔可夫知道，正是何应钦签署了剿灭新四军的命令，为了进一步探明事实真相，崔可夫决定采取迂回战术，智取这位在蒋介石周围的军阀中素以通晓军事、足智多谋闻名的反共人物。

何应钦见崔可夫来访，急忙下阶来迎，握着崔可夫硕大的手，他殷勤地欢迎道：“欢迎欢迎！我们伟大的盟友！”

入座后，何应钦堆着笑脸，对崔可夫说：“请让我代表蒋委员长和我国政府，向伟大的苏联政府、苏联人民，也向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元帅本人表示感谢！感谢你们对中国的军火援助，也感谢你们派来的军事顾问和

顾问们的工作……”

崔可夫耐着性子听完何应钦的一大堆恭维话后，稍加寒暄，就单刀直入地问何应钦：在新四军的冲突中，是否使用了苏联提供的武器？何应钦知道纸包不住火，于是告诉崔可夫，在这场冲突中，没有使用任何苏联提供的武器进攻新四军。这样，崔可夫不露痕迹地从一个国民党要员口中证实了国民党军队进攻新四军的事实。接着，崔可夫又步步紧逼，抛出了第二个问题：“对这些交战，我怎样向莫斯科汇报？”何应钦将早已准备好的答辞背给崔可夫听，他狡辩说：国民党军队之所以进攻新四军，是因为新四军没有执行蒋委员长的命令，应该予以严惩。

崔可夫对何应钦这种蛮不讲理、胡编乱造的态度简直忍无可忍，怒火中烧，但他仍平静地质问何应钦：“假定新四军军部由于这样或那样军事上的原因没有执行命令，在这种情况下，最高司令部通常采取什么作法呢？它可以免去军长的职务，把他交付军事法庭判决或给予纪律处分。但是，不应向自己的军队开战，不应该向普通军官和士兵开枪，因为他们对指挥部的错误无论如何是没有责任的。”崔可夫紧盯着这位下屠杀令的军政长官，接着说：中国现在正在同侵略者打仗，为了赢得这场战争，人民应该团结一致，何以要打自己人，要屠杀自己的士兵和军官呢？大敌当前，政府同人民发生任何武装冲突都是咄咄怪事。内战有害于反侵略战争，因为苏联人民和红军难以理解，为什么中国军队不抗击共同的敌人——日本侵略者，而开始互相残杀。

第二天，崔可夫又拜会了副参谋总长白崇禧以及其他国民党政府官员，他一再重申：内战有害于反侵略斗争，只有人民的团结加上友好国家的援助才能制止侵略，同时他还暗示，内战将可能导致苏方停止援助。

1941年1月25日，苏驻华大使潘友新正式拜会了蒋介石，蒋介石仍把罪责推到新四军指挥员身上，说新四军不服从他的命令，不承认最高统帅，破坏了国共协定。潘友新指出：在与外敌斗争的情况下，不是争论谁是谁非的时候，而是要拿出政治家的决心，表现出政治责任感来，为了民族的最高利益，和平解决内部冲突。并且提请蒋介石注意，进攻新四军将削弱中国的军事力量，这只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来说，内战将意味着灭亡。

采取这一系列行动后，崔可夫开始关注的问题，是蒋介石会不会进一步恶化同共产党的关系？会不会同日本侵略者勾结？中国共产党能不能以大局为重，维护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皖南事变引起中国共产党及各阶层人士的极大愤慨，中共中央深明大义，顾全大局，在军事上始终保持克制态度，未采取任何报复行动，采取“政治攻势，军事守势”的方针，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使国民党顽固派成为众矢之的。蒋介石集团陷入空前孤立，不得不改弦更张，暂时收敛起反共的气焰。

皖南事变使崔可夫对国共两党关系的实质有了更深的认识，对国共两党关系的重要性也更为注重了。但是，他还有许多其他事务，中日两国武装力量的对比，经济、财政以及其他情况都急需他去分析、去了解，尤为关键的任务是：探明蒋介石对抗日的真实态度以及日本在1941年的作战计划。

要想作出迅速准确的判断，离不开情报。崔可夫就任蒋介石的总军事顾问后，除了参加每周由参谋总长兼国防部长何应钦主持的军事委员会会议外，还建立了一个可靠的情报网络。为了使这一情报网络的工作行之有效，崔可夫系统研究了在重庆和中国各地、各军队里供职的苏联军事顾问的工作

作风和工作方法。在重庆，崔可夫从沃尔根师长及其他顾问那里得悉，由于一些军事顾问不太了解中国国情和中国的传统，他们同中国国防部官员及各地的中国将领关系不融洽，大大削弱了苏联军事顾问的影响。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把苏联驻华军事顾问的活动纳入同中国人友好相处的轨道，崔可夫带领他的助手们做了大量的认真扎实的工作。

崔可夫利用其官邸与国防部长、参谋总部情报部部长和作战部部长的办公室相邻的便利条件，尽量与他们搞好正常的业务关系。他的助手福明、安德列耶夫能讲流利的汉语，与中国进步人士有很多联系，因此可以体察民情，深入了解社会各阶层的人们所关心的问题。与此同时，崔可夫与驻重庆的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也保持着一定的联系。由于崔可夫有广泛的情报来源，使他对中国国民党政府的政治奥秘、军队的状况、民众的情况等都有一定的了解。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思考，崔可夫发现：蒋介石统管着中国的全部军事组织，崔可夫通常称他为元帅。1941年他统率着290个步兵师、14个骑兵师、22个炮兵团、6个迫击炮团及其他各种部队，军队总数为385.6万人。按人数算，日军兵力几乎超过了中国兵力的一倍，而且中国的有些军、师是仅有番号的空架子。

蒋介石的部队里有许多军事顾问。苏联的军事顾问遍布除共产党部队的各个战区，在分配国外购买的或国外援助的武器时，蒋介石拥有绝对的支配权，共产党的军队因被视为其潜在的劲敌，什么武器也得不到。崔可夫作为驻华顾问，从团结国民党抗日的根本利益出发，对此不予干涉。因此，中共多是靠缴获日军武器来装备自己的部队。

崔可夫根据自己统领的驻华军事顾问提供的材料，对国民党军队的状况有颇深的了解，他认为：国民党军队的配备、战斗素质、士气都很低，很多士兵仅是为混碗饭吃，混几个铜板花，战斗力低。

军队的物资保障很差，士兵享受不到足够的物资给养，许多普通士兵穿的是草鞋，5个人合用一条毯子睡觉。有些士兵不得不全靠自己养活自己；卫生条件极差，加上饥饿往往导致疾病流行，士兵死亡；军官和下级指挥员多出身于有产阶级，他们对士兵态度粗暴，士兵常常遭体罚，伤员受虐待；军队里营私舞弊盛行，侵吞公款成风，团长和师长根据花名册领取军饷，而花名册同部队的实际人数相距甚远，有的甚至靠安葬费发财。为了直接了解士兵，崔可夫曾亲自下连队参加部队的训练，使他对国民党士兵有了更直观的了解。军队纪律颇好，士兵吃苦耐劳、逆来顺受、忍气吞声的精神令人吃惊。但使崔可夫不得不敬佩的是，虽然前方和后方物资状况十分恶劣，士兵对国民党统治集团选择的消极抗日策略尤为不满，对总司令部把战争引向最后胜利的能力非常怀疑，但是整个军队的战斗力仍然保持着，那些物资生活极端困难、对总司令部结束战争的能力失去信心的中下级军官仍主张采取坚决措施结束战争，打击日本侵略者。

崔可夫在重庆的一年，是重庆最艰苦的一年。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为迫使蒋介石集团投降，征服整个中国，对重庆进行了长达一年的连续轰炸。这里没有像英国皇家空军那样的空军部队，也没有足以抵御敌机轰炸的防空火力网。由于日军连续不断的轰炸，人民的苦难越来越深重，人们越来越疲惫，加上战乱引起难民涌入，使生活条件本来就很不好的重庆陷入一片混乱，人民生活之艰苦、环境之恶劣、衣食之差，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正如一位美国记者所描绘的那样：“在中国，除了财政部长以外，没有一个胖子。”但是，

中国人民没有屈服，他们在艰难的环境中抗击着日军，顶住了日军一次又一次疯狂的轰炸。

崔可夫还详细考察了蒋介石和军阀们之间的关系，他发现，军阀们虽然在形式上隶属中国武装部队之列，归蒋介石统一指挥，但并不听从蒋介石的调遣。1940年以来，由于英国、法国在欧洲的失败，美国介入欧洲战争，这些大国对蒋介石政府的援助锐减，并在远东推行绥靖政策，蒋介石彷徨于十字路口。他害怕中国共产党及其日益增强的武装力量，投降日本意味着失去大多数中国人的支持，成为卖国贼，而且日本已在满洲立了溥仪，在华中扶持汪精卫。蒋介石决定奉行观望政策，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集中于对付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

国共两党之间由于政治分歧也影响了它们军队的协同作战，崔可夫与中共和八路军、新四军没有建立直接的经常的联系，但与周恩来等保持着一定联系。他常常只是根据国民党的反应和周恩来在重庆的活动来判断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因此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有许多误解之处。崔可夫认为，国共两党矛盾颇深，国民党的军队对陕甘宁特区严密封锁，随时准备对它发起决定性的进攻；百团大战后，中国共产党的主力实际上已停止对日作战。崔可夫甚至称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与日本占领军军官保持着某种联系。毛泽东的目标已不再是和侵略者作战，而是尽可能积蓄力量，改善自己部队的装备，扩大新的根据地，想在将来夺取整个中国，与日本侵略者作战只是第二位的。崔可夫竟然称国共两党军队的冲突，蒋介石、毛泽东都有责任。

在华期间，崔可夫还广泛接触各国的外交使节，大量收集情报。他与美国驻华代理武官巴雷特上校进行了多次会晤，双方就蒋介石恶化同共产党的关系、评价“新四军事件”、欧洲形势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谈。巴雷特赞赏苏联政府对中国的军事援助，指出苏联军事顾问在中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并对国共两党的矛盾表示不安。同时，巴雷特提醒崔可夫，德军正开始把军队从法国以及德国西部地区调往东线，随时都有可能进攻苏联。巴雷特直率的谈话博得了崔可夫的好感，同时他也意识到，巴雷特上校调门的改变正说明美国对日本南进的动向已感不安，准备放弃其“远东慕尼黑”政策。美国在对待国共两党冲突的问题上，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希望蒋介石放弃对共产党军队的敌对行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从而牵制日本军队于中国战场。他们还想与苏联达成新的信任关系，共同对付来自法西斯国家的威胁，崔可夫将这一新的动向立即向苏联政府作了汇报。

此外，崔可夫还与法国维希政府的驻华武官冯伊上校建立了信任关系，从冯伊上校处，崔可夫可以分享他通过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德国人那里得来的各种情报。冯伊上校所提供的1941年春关于印度支那的一些情报，对引起崔可夫关注南方局势特别是印度支那的局势起了很大作用。冯伊上校告诉崔可夫，日军正在法属印度支那四处渗透，已占领了昔日法国殖民地的大部分省份，建立了军事基地、机场，并向那里运送了大批武器。冯伊所提供的情报为崔可夫准确判明日军企图发挥了颇大的作用，对于促成苏联政府签订《苏日中立条约》，避免两线作战有直接影响。

崔可夫与国民党官员接触时总是迎合中国官场中的老传统。他与国民党军事领导人接触时十分小心，认为“他们容不得批评，甚至是最合理的批评”。每当国民党将领制定出一个军事计划时，即便是漏洞百出，崔可夫为不给自己树敌，从不在公开场合指出来，而是满口称赞，称之为“天才的、无与伦

比的设想”。当然，崔可夫也有他的补救措施，常常以所谓说明的方式对计划予以补充，为了与国民党将领合作成功，崔可夫要求他的部下们也遵循这些原则。

崔可夫就任蒋介石总军事顾问期间，制定过不少军事计划，但这些计划往往难以得到蒋介石的欣赏，只有部分意见为蒋介石所吸取。1941年5月，日军在经过精心准备后，对山西南部发动了进攻，崔可夫提出，应组织第一、第二和第八战区军队的协调行动，共同抗敌。但蒋介石因担心削弱围困陕甘宁边区的兵力，没有采纳崔可夫的建议，第二、第八战区均无作为，结果山西西南部的国民党部队被击溃，日军威逼黄河、洛阳，西安有陷入敌手的危险，第一战区将很可能全军覆灭，第五战区的左翼受威胁，整个中南地区亦有陷入敌手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方采纳了崔可夫加强黄河南岸的防御，将汤恩伯部调到洛阳的建议，稳住了战线。

进入1941年夏天，崔可夫率总军事顾问处的工作人员协助国防部开始准备宜昌战役的作战计划，目的是粉碎驻守在宜昌—荆门—荆州三角地带的敌军，占领宜昌市并把第五战区和第六战区的几个军开到直通汉口的地带；第三、第九战区的部队开赴长江岸边，切断敌人的主要交通线。为了切实制订好这份计划，崔可夫带着他的助手和翻译深入前线巡视了3个星期，实地了解地形、部队等情况，随后回到重庆，向何应钦汇报了有关情况后指出：沿长江通往重庆的防御十分坚固，日军无法从陆上威胁重庆。第六战区陈诚的部队完全可以转入进攻，并具体阐述了进攻的战术。后来何应钦又将崔可夫的报告转呈蒋介石，蒋介石颇为欣赏这一报告，这一报告后来在策应第二次长沙战役中发挥了一定作用。

1941年9月，日军为再次打击中国第九战区的主力，解除其对武汉的威胁，调集4个师又4个支队的兵力与第一、第三飞行团和海军第一分遣支舰队协同，由岳阳以南向长沙地区发动了第二次进攻，崔可夫和他的顾问团拟制了反击计划，对粉碎日军的进攻也起了一定作用。

进入1941年夏天，希特勒入侵苏联的迹象已日益明显了，苏联政府面临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下一步将把侵略的矛头指向何方？会不会在苏联的远东挑起战争？苏联能不能避免两线作战？为了弄清这一生死攸关的重要问题，苏联政府指示崔可夫和驻华大使潘友新，迅速探明日本下一阶段将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哪里？

崔可夫和潘友新接到政府指示后，立即就这一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在这风紧云骤的紧要关头，带着各式各样目的的情报纷至沓来：日军在中国东北地区把汽车涂一种特别颜色，进行进攻苏联的伪装准备；日军正从中国华北经大连调往满洲；大批技术装备，其中包括坦克正调往汉城等等。形形色色的情报似乎在论证一点，日军正虎视眈眈，随时准备扑向苏联远东。

但是，崔可夫从更广泛的视野考察了1941年夏以来的形势，认为：就德、日、意三国订立的《反共产国际协定》看，日本很可能与同盟国协同进攻苏联，而且，日本也作过进攻苏联的准备。日军占领中国东北以后，就以满洲—朝鲜为跳板，准备侵入苏联远东。它们在靠近苏联边境的地带设有18个防区，1939—1940年，关东军的数量也由9个步兵师增加到12个步兵师，兵力达35万人，1941年，关东军总部又在扩大师的编制并用新式武器装备部队，而且满洲国和内蒙古傀儡政府的军队也在不断增加。因此，不排除日本与德国同时或者在德国侵苏有利的条件下侵入苏联远东的可能。

但是，综合分析各种情报，崔可夫则倾向于日军南进的可能性大于北进的判断。因为日本没有足够的铁、煤、石油、锡以及诸如此类的原料和战略资源，它要想打大战，又离不开这些东西，这样、日本很可能在对手主力被牵制的有利时机，攻击资源丰富而又防御薄弱的地区。苏联远东有丰富的物产资源，的确令日本军国主义者垂涎，但是，日军在张鼓峰、诺门罕挑衅的失败，使日本政府不敢轻举妄动；而东南亚地区因法国败降，防御空虚，日本利用这一有利时机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印度支那北部，并使其在南方的海、空军基地逐渐扩大，加上 1938 年占领的广州、海南岛、海防港等，日军在东南亚下手的时机日益成熟了。

中国方面向崔可夫提供了大量很有价值的情报，参谋总部情报部部长杨轩成将军多次向崔可夫明确指出：关于关东军准备进攻苏联的所有议论都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日本由于陷足中国，耽误了夺取南方的战略资源，而没有这些资源，日本就不能认为自己作好了同比中国更强大的国家进行大战的准备。而且从孤立中国的目标出发，日本更可能将兵力投入南方，以切断英、美对中国的军事援助。从兵种的分配和兵力的分布情况看，日本南进的企图到 1941 年年中已日趋明显了。日本苦心经营，发展了一支强大的海军，这支巨大的海军如不投入南方，那就只能是搁浅的巨龙，无法发挥作用。种种迹象表明，日军在渲染北进时正悄悄地准备发起一场震惊世界的大动作——向南攻击。1941 年 3 月的事件也证实了这一点。

1941 年 3 月，一架载有一名日本海军将领的飞机在飞越广东上空时失事，日本海军将领及其携带的全部文件均落入游击队之手。崔可夫很快从国民党参谋总部获悉了这一情况，并得知缴获的文件具有重大价值。

崔可夫当即决定，以军事总顾问的身份向蒋介石索要这一文件。蒋介石告诉他，这些文件尚未送到他手中，还在途中，何时送到也不知道。正当此时，日本外相松冈洋右经满洲去德国，准备在莫斯科逗留，和苏联领导人就两国相互关系问题进行重要谈判，为了使莫斯科方面在与松冈洋右外相会谈时能了解真相，崔可夫将这一情况致电莫斯科，莫斯科方面要求崔可夫：尽快搞到文件，并火速送往莫斯科。为了赶在松冈洋右到达莫斯科前得到这一文件，莫斯科方面特派出专机到兰州待命，随时运送这一文件。经多方努力，崔可夫很快将这一文件弄到手。崔可夫发现，该文件的确具有重大价值，日本准备以海防、海南岛为军事据点，作为南进基地，从而从日本的正式文件中证实了日本南进的企图。崔可夫复制完后，立即把它和自己关于日军下一步行动方向将转向南方的预测一起发往兰州，然后从兰州用专机送到莫斯科。崔可夫的这一情报，对苏联领导人确立苏日关系起了重要作用。1941 年 4 月 13 日，在希特勒准备进攻苏联的时候签署了苏日中立条约，稳住了远东。

1941 年 6 月 22 日，法西斯德国开始实施巴巴罗萨计划，侵入苏联。身处中国的崔可夫心系苏德战场，在此国难当头之际，他倍感责任重大。此时，太平洋战争尚未爆发，已张开魔爪的日本海、空军大规模突击部队以及未投入到中国的陆军在没有真正向南进攻之前，其动向仍是崔可夫急需密切关注的焦点。

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没有马上决定南进，而是密切注视着欧洲事态的发展。以此决定是攻打苏联还是在南方进攻英美。1941 年 7 月 5 日；日本陆军大臣东条英机批准了名为“关东军特别大演习”的计划，使苏联远东的局势骤然紧张。1941 年 9 月，日本最后作出决定，将自己侵略的矛头指向

南方。10月，东条英机就任总理大臣、陆军大臣和内政大臣，成为日本国权倾一时的好战狂人。在“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日本是使日本免遭英美不公平待遇的保护者！”“共荣圈将改善亚洲的形势！”等口号下，日本加紧了南进的准备。对于崔可夫和苏联政府来说，的确可以松一口气了。

1941年12月初，崔可夫由于旧伤复发，离开重庆抵成都治疗。12月6日，即星期六，崔可夫与美国大使、武官及一些飞行员相遇，双方在餐厅就远东局势作了短暂的会谈。不难看出，美国人对未来的局势很乐观，认为在远东地区一时不会出现什么大麻烦。此时，日军在长沙地域受挫，手脚已被捆住，正是出于这种心态，他们才决定来成都静养几天，以排除在重庆的劳苦。

崔可夫为美国人的从容而心惊，难道日本真的不会进攻南方吗？是情报搞错了还是受了欺骗？如果日本真的没有进攻南方，那么发回莫斯科的有关日军将进攻南方的判断将带来严重后果。7日晚，崔可夫整夜未眠。第二天清晨，他下楼吃早点时终于有了新情况，他的空军助手雷巴科夫上校飞步跑来报告，美国人和英国人一夜之间都离开了成都，返回重庆。美国人、英国人的反常举动引起了崔可夫的注意，一定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崔可夫急令他的翻译安德列耶夫探问其中原因。安德列耶夫很快找到了一些当地报纸，报纸的号外刊登了日本海、空军偷袭珍珠港的消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日军的南进意味着苏联避免了在远东开辟第二战场，这对苏联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胜利。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中国战场的得与失和美英之间直接联系起来，中国战场在反法西斯同盟国中的地位也更趋重要起来，英美等西方大国开始改弦更张，放弃其“远东慕尼黑”政策，向中国提供贷款和武器援助，并且派出大量的军事代表，帮助中国人民抗日。

1942年1月，美国政府任命史迪威以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中国战区总参谋长、租借物资总监督、同盟国各战争委员会美国代表的身份前往中国，力求保持滇缅公路的畅通，“指挥归他支配的中国部队”，“协助提高中国军队的战斗力”，“提高美国援华物资的作用”，促使中国成为最终“发展成对日发动有力反攻的基地”。2月13日，史迪威离开美国赴中国。

身处重庆的崔可夫此时越来越相信，自己“已经完成了派我来华时布置给我的任务”，因为“军事顾问处和武官处把中国情况以及围绕中国发生的事件正确地报告了我国国防部人民委员部”。“我认为，在这种局面下，我作为总军事顾问在中国已无事可做。和史迪威将军作顾问竞争是不适当的，甚至是荒唐的，我不能介入，也就是说，不能建议蒋介石或中国军队参谋总部怎样帮助美国 and 英国打日本……我不愿意在中国公众面前为中国精锐部队在缅甸因执行美国 and 英国人的命令而遭到失败承担责任。我想回国投入我国人民抗击希特勒的战斗。”为此，崔可夫在给联共（布）中央的报告中暗示，苏联在华的军事顾问不可能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已无存在的必要，请求中央召回在华顾问。

联共（布）中央转告崔可夫，将很快讨论此问题。就在这时候，崔可夫在重庆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捅了漏子。在这次记者招待会上，当外国记者问及崔可夫苏联将何时对日开战时，崔可夫因口风不紧泄露了秘密，他说：只要一消灭希特勒德国，苏联就着手解决日本。1942年1月2日，《新蜀报》发表了这一消息，结果引起轩然大波。苏联政府立即令其驻华使馆照会中国

政府，指责《新蜀报》的报道纯系记者捏造，要求该报予以澄清。中国方面指出，崔可夫确实发表过这样的谈话，因此不予辟谣。莫斯科方面见努力无效，故而电召崔可夫回国。2 月下旬，崔可夫乘飞机飞抵阿拉木图，从而结束了他在华的使命。这正是：日军偷袭珍珠港，苏联幸免两线患；可夫信口泄天机，结束使命返家园。欲知崔可夫回国后有何作为，且看下章，便知分晓。

第七章 “ 不许后退一步 ”

临危授命擎旌钺，察里津前逞英豪；
寸土必争勇奋战，誓将豺狼消灭光。

1942 年 3 月，崔可夫应召从中国返回苏联。此时，法西斯的铁蹄正在苏联辽阔的大地上四处践踏，苏联的局势虽经苏联军民数月的艰苦抗击已略有好转，但是，法西斯军队将在莫斯科城下重蹈拿破仑的覆辙的可能并没有使希特勒那颗发疯的脑袋清醒，相反，他更加一意孤行，大有不吞灭“东方帝国”誓不回头的疯狂。希特勒这个战争贩子，竭力掠夺、奴役欧洲各国人民，驱使他们为他制造杀人武器。到 1942 年，希特勒德国的军火生产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它在整个工业生产中的比重高达 22.5%，消费品中的 1/3 也为军队所占有。各种杀人武器——步枪、卡宾枪、机枪、火炮、坦克、飞机等的产量大幅度提高，整个纳粹德国一时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兵营，到处都充满了火药味。

苏军自莫斯科保卫战挫败了德军闪击战后，逐渐由被动转入主动，军事上的形势已一扫昔日大败退的惨状，开始稳住了阵脚，正酝酿着一场规模宏大的大反攻。此时，外交上也出现了良好的势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中国战场的曙光无不给艰难奋战的苏联军民带来希望。1942 年 1 月，美英政府表示《租借法案》同时也适用于苏联，使受损严重的苏联军工业有了喘息的机会，各种军用物资齐始源源不断地从美利坚合众国运来，大大充实了前方战士的肚子、枪膛、炮管。东迁的苏联军工业也开始从阵痛中复苏，达到了战前水平。1942 年上半年苏联的武器生产已大大超过 1941 年下半年，特别是重武器的生产不仅在量的方面大幅度增加，而且质的方面也在不断突破。经过科学人员的艰辛努力，坦克的装甲板更为坚硬，携带的火炮更有威力了；自行火炮不仅在杀伤力、射击精度上大大提高了，而且种类日益繁多，可以适应于各种不同的环境；飞机的数量已大大超过了从前，而且质量的提高已不仅仅限于飞行高度的增高，飞行距离增长，在机动性、攻击力方面也有了令人刮目的发展。所有这一切都为砍断法西斯的铁蹄准备了尖刀、利刃，希特勒法西斯的末日已经为期不远了。

然而，对希特勒这样一位崇尚暴力、推崇战争的野心家来说，莫斯科城下的铩羽是万万不会平息他的野心的，相反，这只会激起他那颗易怒的心，使他去干更冒险的事。屠刀依旧高高举起，而且更锋利、更冷酷。

希特勒在艰难地捱过冬天之后，又给他的士兵鼓劲打气，吹嘘他们已经征服了就连拿破仑也没有征服的俄国恐怖的冬天，春天的到来将给德军带来无限生机。此时，德军在大西洋潜艇战中十分活跃，每个月可击沉 70 万吨位的英美船只，不管美国、加拿大和苏格兰的造船厂如何热火朝天地生产，也补不上这么巨大的损失，这又使希特勒那颗一度有点沮丧的心变得不可一世起来了。

1942 年 3 月，在希特勒的授意下，德军最高统帅部制定了新的狂妄计划。计划放弃了全面进攻、以一次战役摧毁红军全部力量的企图，准备把大部分兵力集中于南线，征服高加索油田、顿涅茨盆地工业区、库班的小麦产区，并拿下伏尔加河畔的斯大林格勒。希特勒所要达到的目标有几个：一是使苏联失去继续战争所迫切需要的石油、粮食和武器装备；二是为德国的战争机

器夺取石油和粮食，来填饱德军的肚子，发动德军的坦克、飞机和汽车。希特勒指示德军“要集中一切力量用于在南段实施主要战役，消灭顿河以西的敌人，以便进而夺取高加索的石油产地”，“如果我拿不到迈科普和格罗兹尼的石油，那么我就必须结束这场战争”。

希特勒要实现自己的企图，除了需要石油来发动飞机、坦克和汽车外，还需要人员来补充他的兵员日减的部队。冬季作战结束时，德军伤员总数就达 116.7835 万人，病员尚未计算在内。希特勒在德国进行了广泛的动员，更是要求仆从国提供更多的部队。凯特尔奉命前往布达佩斯和布加勒斯特，去招募更多的师。最高统帅部指望得到 52 个师，即可供 1942 年的战役使用的总兵力的 1/4。这些师的大部分预定来自罗马尼亚（27 个师）、匈牙利（13 个师）。希特勒还向意大利要求他在头一年不屑接受的意大利军队，并于 2 月派戈林到罗马游说。齐亚诺对这位脑满肠肥、胸前挂满勋章的帝国元帅简直无法忍受，他在 2 月 2 日的日记上写道：“同往常一样，他傲慢自大，盛气凌人……在火车站，他穿着一件黑貂皮大衣，式样既像 1906 年汽车司机穿的，又像去歌剧院的高级妓女穿的。”

墨索里尼向戈林表示，只要德国给大炮，意大利同意在 3 月份派两个师到苏联去。但是，他对德军在东线的战况忧心忡忡。希特勒为了让墨索里尼放心，又将墨索里尼邀请到萨尔斯堡，竭力表示德军在苏联、北非、西线和公海上的一切都很顺利。只要切断了俄国的石油来源，“俄国便要屈膝投降了。然后英国也将屈服，以求保全被打得支离破碎的英帝国的残山剩水。”尽管墨索里尼和齐亚诺并不相信希特勒的话，但仍表示愿意提供 9 个师为德军充当炮灰。最终德军统帅部网罗了一支拥有 97 个师，90 万人，1200 辆坦克，1.7 万余门火炮和迫击炮、1640 架飞机的实力雄厚的“南方”集团军群。

“南方”集团军群分南、北两个集团军群——“A”、“B”集团军群。“A”集团军群由利斯特元帅统领，辖有野战第 17 集团军、坦克第 1 集团军和意大利第 8 集团军；“B”集团军群由冯·包克元帅指挥，辖坦克第 4 集团军。野战第 2、第 6 集团军、匈牙利第 2 集团军。利斯特因在 1939 年指挥德国第 14 集团军入侵波兰有功，被晋升为陆军元帅，翌年统率第 12 集团军在法国采取了以步兵支援装甲部队的战术获得成功，后侵入巴尔干。1942 年调到苏联，后被解职。1948 年被纽伦堡军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1952 年即被释放。冯·包克一度是希特勒的宠将，颇受重用，1941 年袭击苏联时，曾担任中央战线的指挥官，但在莫斯科城下遭败绩，后与利斯特的命运一样，被希特勒摘掉了乌纱帽，1945 年成为英美空军的炮灰。

德军统帅部的具体作战方案是，从奥廖尔南部发动进攻，夺取沃罗涅什；从哈尔科夫发起攻势，向东突破；然后与从塔甘罗格一带发动攻势的德军会师于斯大林格勒地区。希特勒在作战指令中指出：“无论如何，必须尽一切努力到达斯大林格勒市区，或者至少使这座城市处于重炮的射程之内，从而使它不能再成为工业中心和交通枢纽。”斯大林格勒，原名察里津，位于伏尔加河下游的西岸，是苏联内河航运的干线——伏尔加河上的重要港口，又是苏联南方重要的铁路交通枢纽和工业城市。斯大林格勒以西、以南是广阔富饶的顿河下游和库班河流域，是苏联的粮食、石油和煤炭的主要产区。1941 年德军侵占乌克兰后，斯大林格勒更是成了苏联中央地区通往南方重要经济区域的唯一交通咽喉，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此外，斯大林格勒还具有伟大的历史性意义，在国内战争与外国武装干涉期间，英勇的察里津保卫战对打破

俄罗斯南部反革命与东线白匪军会合的计划，挫败敌人企图切断俄罗斯中部与南部粮食、燃料地区联系的阴谋，均起了重要作用。1919年6月至1920年1月被白匪军占领，该城军民与敌人展开了英勇的搏斗，最后夺回了察里津。因此，察里津是苏联人民坚强不屈的象征，为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授予察里津以革命战斗旗帜和红旗勋章。同时，斯大林曾是察里津保卫战的出色指挥者，希特勒要拿下这座以斯大林名字命名的英雄城市，还带有政治目的和宣传的需要。这样，苏德双方在保卫和夺取这座城市中展开了一场长达200天的大血战。

苏军最高统帅部分析了1942年春出现的形势，推测德军在1942年夏将在莫斯科方向和南方发动大规模进攻，德军将在莫斯科方向实施主要突击。斯大林认为，目前苏军还没有足够的兵力和兵器展开大规模的进攻战役。在近期内，苏军应限于积极的战略防御，并同时在克里木、哈尔科夫、利戈夫—库尔斯克方向、斯摩棱斯克方向以及列宁格勒和杰米扬斯克地域实施局部的方面军进攻战役，消耗敌人，使其疲惫，待积蓄力量后，再展开大规模进攻。4月下旬，苏军最高统帅部批准西南方面军在南方方面军部分兵力协同下实施哈尔科夫进攻战役，目的是先敌在该方向展开进攻，以掌握主动权。

1942年5月8日，冯·曼施坦因指挥所部在压倒一切的空中优势配合下，在克里木展开了春季攻势。5月15日，德军占领刻赤半岛。5月12日，西南方面军奉斯大林之命，在哈尔科夫方向转入进攻，进攻开始时苏军发展顺利，突破了敌人的防御，并在三昼夜内前进了25—50公里，但局势不久就发生逆转。由于苏军没有及时将坦克部队投入战斗，致使德军毫无阻碍地将预备队调到突破地段，合围了苏军，被围的苏军第6、第57集团军、博布金战役集群及第9集团军部分部队坚持到5月29日，大部被歼。西南方面军副司令员科斯坚科，第57集团军司令员波德拉斯和战役集群司令员博布金英勇牺牲。6月7日，德军第11集团军向塞瓦斯托波尔发动了进攻，30日占领该要塞，整个克里木陷入德军之手。希特勒除取得这些胜利外，在北非战场也取得了轰动一时的胜利。1942年5月27日，沙漠之狐隆美尔率领有名的非洲军团和8个意大利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英军赶到了距离埃及边境不远的地方。

希特勒在取得这一系列胜利后，一度受挫的野心更加膨胀了，明媚的阳光给他带来了希望，他要利用夏秋这段美好的时光挫败苏军主力。6月28日，德军两个集团军群以一百数十万之众，先从库尔斯克东北、哈尔科夫东北、斯拉维扬斯克、斯大林诺一带发动进攻，企图在顿河西岸包围并消灭苏联布良斯克方面军和南方方面军主力。苏军虽然采取了机动灵活的防御，在条件有利时坚决反击，不利时就主动撤退，避免陷入包围。但德军来势凶猛，经过近一个月的艰苦奋战，至7月24日，苏军被迫后撤了150至400公里，侵入顿河大弯曲部，斯大林格勒面临严重威胁。

苏军最高统帅部正确分析了形势，计划通过顽强的防御削弱并阻止德军进攻集团，不让它进至伏尔加河，从而赢得必需的时间来组训预备队，待条件成熟后转入坚决的反攻，以求全歼德军重兵集团，扭转整个苏德战场形势。

考虑到斯大林格勒方向已形成的独立性和双方在这里已集中了大量兵力，苏军统帅部于7月12日决定在西南方面军原有基础上成立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编成内有从预备队调来的第62、第63、第64集团军和原西南方面军的第21、第28、第38、第57集团军及空军第8集团军、伏尔加河区舰队，

铁木辛哥元帅任方面军司令员（7月23日起由戈尔多夫中将担任）。原西南方面军屡经激战，损失巨大，有的师只有300—1000人，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任务是固守巴甫洛夫斯克至库尔莫亚尔斯卡亚的长约530公里、纵深为120公里的地带。方面军以第62、第63、第64、第21集团军为第一梯队，以第57、第28、第38集团军为预备队。方面军的基本兵力集中在顿河大弯曲部，由第62、第64集团军把守。苏军在顿河及伏尔加河之间构筑了纵深60公里的四道防御围廓，即外层围廓、中层围廓、内层围廓、市区围廓。

7月中旬，德军的先头部队已开始与第62、第64集团军的先遣部队交火，攻抵顿河大弯曲部，准备吞掉在顿河大弯曲部的苏军主力，强渡顿河，从行进间攻占斯大林格勒。由坦克第4集团军的2个步兵师、1个坦克师、1个摩托化师和4个罗马尼亚步兵师编成的第3集团军也急欲邀功请赏，准备于7月30日强渡顿河，夺取登陆场，沿科捷尔尼科夫—斯大林格勒铁路从南、西两侧攻击斯大林格勒。斯大林格勒一时间危机四伏，大有大厦将倾之势。

德军统帅部取得重大进展后，认为红军已濒临瓦解，将原属“B”集团军群的坦克第4集团军转隶“C”集团军群，由进攻斯大林格勒改攻高加索。主攻斯大林格勒的任务由实力最强的德军第6集团军担任。第6集团军辖6个军共18个师，约25万人，坦克740辆，火炮和迫击炮7500门，由第4航空队1200架作战飞机对其进行支援。希特勒的这一分兵计划给斯大林赢得了保卫斯大林格勒的宝贵时间，结果他是既没有拿下斯大林格勒，也没有得到石油。

奉命回国的崔可夫，在这国难当头的关头，仍然坐在办公室里，心中颇为烦闷。他在向联共（布）中央汇报完在华的工作情况后，就急切地向最高统帅部提出了申请，请求立即派他奔赴前线，与德国法西斯血战，最高统帅部于1942年5月同意了崔可夫的请求，命他赴家乡——图拉地区任后备军副司令员。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编成后，他的后备军被改编为第64集团军，开赴斯大林格勒前线。最高统帅部命令崔可夫部，以最快速度在巴甫洛夫斯克至克列茨卡亚、苏罗维斯诺、上库尔莫亚尔斯一线组织起坚固防御，打破敌军突击伏尔加河、夺占斯大林格勒的企图。

崔可夫受领任务后，立即马不停蹄赶到设在斯大林格勒的方面军司令部，得悉敌人的先遣支队已攻入切内舍夫斯卡亚—莫罗佐夫斯克地界，形势更趋恶化，此时第64集团军的3个师才刚刚在科特卢班、卡查里诺、菲洛诺沃、顿斯卡亚、木兹加、雷奇科夫、茹托沃等火车站下车，各师为了抢时间，来不及组成战斗队形就分别开赴前沿，部队队形很长，有些师的先头部队已进抵顿河，而后续部队尚远在伏尔加河，甚至在火车车厢里，后勤部队及各种辎重更是远在图拉地区。

7月17日，也就是崔可夫来到方面军司令部的第二天，铁木辛哥就召见了。二人来不及寒暄，直接切入正题。由于情况错综复杂、形势险恶，一向务实、沉稳的铁木辛哥此时也沉不住气了，在对第64集团军的情形不了解的情况下，就严令第64集团军必须于18日夜间前出发到苏罗维基诺、波格金斯卡亚、下索洛夫斯基、佩谢尔斯基、苏沃洛夫斯基、上库尔莫亚尔斯卡亚一线，组织顽强的防御以阻止敌人继续向斯大林格勒方向突破。为使防御具有一定弹性，铁木辛哥建议各师应派出先遣支队，配置于齐姆拉河一线。崔可夫认为，第64集团军即使以最快速度展开，至少也得7月23日才能到达指定地域，展开防线。他请求所属方面军推迟进入主要防御地段的时

间，铁木辛哥做了认真考虑之后，同意将占领防御地段的日期推迟到7月21日。

自7月17日开始，斯大林格勒远接近地的战斗日趋激烈。炎热的天气加上雨点般的炮弹，把敌我双方的前沿几乎都要烤成了烙饼。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战斗，除了武器、人力的拼杀外，更是人的意志、耐力的大较量。7月17—22日，鲍罗斯驱使德军第6集团军利用德军在南线已夺得的主动权，对斯大林格勒方向频频发难，在奇尔河和齐姆拉河一线击退了第62、第64集团军的先遣支队，进抵克列茨卡亚、苏罗维基诺、上库尔莫尔斯卡亚地区的主力防御前沿，随即在卡拉奇地域对第62集团军两翼发起了猛烈的向心突击，于7月23日突破了第62集团军右翼，苏军的防御稳定性受到严重威胁。斯大林对第62集团军右翼出现的严重局势尤为忧虑，指示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将9/10的航空兵集中到右翼，并派遣素有“智多星”之称的华西列夫斯基赶往斯大林格勒，作为最高统帅部代表，协助斯大林格勒方面军首长工作。铁木辛哥元帅也因哈尔科夫与顿涅茨的败绩，被斯大林召回莫斯科，由年轻而又富有指挥才干的戈尔多夫取代了他的职位。此时，第62集团军的局势已险象环生，敌军已突入其防御纵深，合围了两个师，接近了顿河。在这种情况下，戈尔多夫不得不分别于25日和27日将尚未完成组建任务的坦克第1、第4集团军投入反突击，阻止或遏制德军第6集团军的疯狂进攻。

德军为隐蔽其第62集团军右翼的企图，在第64集团军防御的齐姆拉河一线也调集了大量兵力，对第64集团军的先遣支队发起了凶猛的进攻，力图吸引苏军的注意力。

崔可夫由于刚刚抵达前沿，对敌军的意图和前沿的情况缺乏全面细致的了解，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崔可夫匆匆赶到防御前沿，对第64集团军行将进驻的防御地带进行了详细勘察，并根据方面军首长7月17日的训令拟定了第64集团军的防御方案：步兵第229、第214师、海军陆战第154旅及坦克第121旅占领顿河右岸苏罗维基诺至苏沃罗夫斯卡亚镇一线；步兵第112师部署于第62、第64集团军的接合部奇尔河一带；海军陆战第66旅、坦克第137旅及各学员团编为集团军的第二梯队，集结于梅什科夫河沿岸居民区。

当晚，戈尔多夫中将受命赴第64集团军任司令员。崔可夫对戈尔多夫的到来尤为感到兴奋，自再度担任军职以来，他一直以副职身份总揽军中事务，虽正值中年，精力充沛，亦感心力难支，一直盼望着有位长者担任正职，现在戈尔多夫受命指挥第64集团军，崔可夫感到轻松了许多。戈尔多夫到任后，细心阅读了崔可夫制定的防御方案，作了一些细微的调整，即将第112师部署于斯大林格勒防线外围，沿梅什科夫河防御；海军陆战第66旅、坦克第137旅和各军校学员团改在阿克赛河地域组织防御。戈尔多夫的这一变更方案实质上使第64集团军的全部预备队都留在了顿河左岸，这样，第64集团军在顿河以西的防御失去了第二梯队和预备队，失去了防御弹性。崔可夫对戈尔多夫的新方案颇有异议，但戈尔多夫没能听取他的意见。

第64集团军先遣支队自7月17日与敌军交火后，未能顶住敌军的疯狂进攻，敌军如潮水般向顿河大弯曲部涌来，到27日，已攻到第64集团军的主要防御地带。第64集团军的局势更加险恶了。

不久，戈尔多夫调任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接替铁木辛哥的职位，任司令员，这样，指挥第64集团军的任务再次落在了崔可夫的身上。戈尔多夫任方面军司令员后，由于对德军突击力量估计严重不足，盲目地认为可以以猛烈

的突击抵抗住敌人的进攻，他命令崔可夫派出海军陆战第 66 旅、坦克第 137 旅沿顿河右岸向齐姆良斯卡亚镇运动，攻击敌军的翼侧和后方，歼灭准备横渡顿河的敌军集团。崔可夫在实地勘察后，认为下奇尔斯卡亚附近的桥梁无法承受重、中型坦克的重量，因此无法完成调遣任务；而且这一调动分散了兵力，不利于形成拳头打击敌人。崔可夫了解了这些情况后，立即向戈尔多夫做了报告，但没有回音。他只好命令第 66 旅和坦克第 137 旅调至齐姆良斯卡亚镇。最后因受桥梁承受力的限制，坦克第 137 旅仅有 1 个摩托化步兵营、15 辆 T—60 轻型坦克渡过了顿河，其余部队都滞留在顿河东岸。

7 月 23 日，德军北路突击集团第 8 军和坦克第 14 军对第 62 集团军发起进攻，双方展开了一场大厮杀。第 64 集团军地域内也危机四伏，敌我双方紧锣密鼓，准备着一场大拼杀。第 64 集团军的步兵第 214 师、海军陆战第 154 旅分别由比留科夫和斯米尔诺夫上校指挥，它们已抵达主要防御地段，正严阵以待，准备迎击敌人的疯狂突击。萨任上校率领的步兵第 229 师也昼夜兼程，赶赴防御区。但是，形势的发展不容乐观，第 64 集团军的一些部队仍迟迟没有赶到。

时间不等人，敌军已对海军陆战第 66 旅、坦克第 137 旅的侧翼发起了猛烈攻击，如不及时采取断然措施，整个防御体系将会动摇。在这种情况下，崔可夫建议避敌锋芒，先将部队撤回原有阵地，保存实力。方面军司令员戈尔多夫见形势危急，仅凭区区 1 个多旅的兵力也无法抗拒如此强大的敌人，当即同意了崔可夫的建议，将海军陆战第 66 旅、坦克第 137 旅撤回下奇尔斯卡亚，并将第 112 师由梅什科夫河调至顿河右岸的奇尔河下游的第 62、第 64 集团军的接合部，使这一十分空虚的地区得到了加强。

7 月 25 日，德军对第 64 集团军的右翼阵地实施突击，企图在卡拉奇附近强渡顿河，直扑斯大林格勒。驻守第 64 集团军右翼的第 229 师，防御正面宽达 15 公里，仅有 5 个营抵达了前沿阵地，而德军却出动了两个步兵师、1 个坦克师的庞大兵力。苏军以 5 个营的兵力对付 3 个实力强劲的德国师，终于寡不敌众，丧失了对 155.0 高地、第 79 国营农场的控制权。

7 月 26 日，天还没亮，德军的炮兵、飞机就对第 229 师的阵地发动了猛烈轰炸，步兵、坦克兵肆无忌惮地冲向第 229 师的阵地，要将第 229 师赶入顿河。第 783 团的局势十分危急，敌人出动了 80 多辆坦克对该团的阵地发起频繁冲击，敌我双方展开了一场肉体与钢铁的较量，步兵第 783 团重挫德军，但终因实力悬殊，被迫撤退。团长英勇牺牲，政委身受重伤。

第 229 师师长萨任上校见阵地有被德军突破的危险，急忙将第 804 团两个刚刚赶到的营投入战斗，竭力堵住缺口。但是，部队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就投入战斗，突遭数倍于己的敌人的猛烈攻击，在 161、156 两个高地尚未站稳脚跟、就被迫向奇尔河有岸的萨丈斯基村退却。

崔可夫见敌军来势凶猛，自己的部队纷纷溃退，忧心如焚。他调来近卫迫击炮兵严密封锁突破口，用弹幕阻止敌人继续向前推进。敌人突然遭到强大炮火的阻击，出现了混乱。但是，敌人还是拼死涌向第 64 集团军的阵地。德军为一举突破奇尔河，直抵斯大林格勒，又将两个整装满员的坦克群投入了突破口，紧紧咬住第 64 集团军。下奇尔斯卡亚有被突破的危险，第 62、第 64 集团军的接合部面临被切开的严重威胁。战至下午，第 64 集团军的右翼被德军突破，敌人如潮水般冲向奇尔河，局势更加恶化了。

此时，下奇尔斯卡亚十分空虚。崔可夫见局势险恶，立即向戈尔多夫请

求将调向齐姆良斯卡亚的海军陆战第 66 旅和坦克第 137 旅调回下奇尔斯卡亚。戈尔多夫同意了崔可夫的请求，但是，部队来回调动耗费了大量时间，丧失了阻敌的有利时机；而且，部队战士来回跑动，被弄得精疲力竭，战斗力减弱，坦克的燃料也消耗殆尽，无力冲击了。如果指望这支疲惫之师封堵缺口，只能是坐守待毙。为了牢牢堵住缺口，抓住战机，崔可夫急令正在洛哥夫斯基村休整的 10 辆 KB 坦克，火速渡过顿河铁路大桥，在旧马克西莫夫斯基至奇尔河河口地段截击敌人保护第 62 集团军的翼侧和后方。为了保持防御的弹性，崔可夫同时还将海军陆战第 66 旅的一部分兵力及一个炮兵营调至下奇尔斯卡亚西北，编成步兵第 229 师的第二梯队。

7 月 26 日晚，步兵第 112 师冲破德军炮火和航空火力的封锁，渡过了顿河，顺利抵达雷奇科夫斯基—旧马克西莫夫斯基铁路沿线，与步兵第 229 师取得了联系。但是，坦克第 137 旅的坦克由于燃料匮乏，没能赶到下奇尔斯卡亚，防御的稳定性仍没有建立起来。为了解决防御的稳定性问题，弥补步兵第 214、第 229 师接合部兵力严重不足的状况，崔可夫一面调集燃料补给坦克旅，一面从海军陆战第 66 旅抽调部分兵力，加强了对第 214、第 229 师接合部的防御。

然而，下奇尔斯卡亚的形势仍在进一步恶化。德军为了实现在 26 日当天渡过奇尔河，占领旧马克西莫夫斯基、奇尔火车站及雷奇科夫斯基地区，进而逼至第 62 集团军的翼侧和后方，合围第 62 集团军的目的，趁坦克第 137 旅及海军陆战第 66 旅的增援部队尚未赶到，对下奇尔斯卡亚发动了疯狂的进攻，使形势骤然紧张。

海军陆战第 66 旅指挥员见敌军将突破下奇尔斯卡亚的防御，急令炮兵营以直接瞄准射击轰击德军坦克。第 66 旅炮兵营的行动迟滞了敌人，也挽救了下奇尔斯卡亚。步兵迅速展开队形，占领了阵地，从而保证了防御的稳定性。此战，炮兵营匆促上阵，在暴露的发射阵地上与敌人的航空兵、躲在装甲板里的装甲兵斗智斗勇，表现出钢铁般的意志和过硬的军事素质，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英雄赞歌。德军自发起夏季攻势以来，还没有遭到火力如此猛烈的阻击，误以为已经与苏军主力遭遇，慌忙调来大量飞机，对炮兵营阵地实施了疯狂的地毯式轰炸，炮兵营损失惨重，德军也丢下 12 辆被击毁的坦克逃了回去。炮兵营的阻击粉碎了德军于 26 日当天渡过奇尔河的梦想。崔可夫在回忆起这段往事时，兴奋地说：“我要特别表扬海军陆战第 66 旅的炮兵战士们所建立的功勋，是他们击退了敌军强大的坦克群对下奇尔斯卡亚镇和这一地区渡口的进攻。如果敌军在 26 日白天夺取下奇尔斯卡亚，他们就可以在当天渡过奇尔河，并先于我步兵第 112 师抵达旧马克西莫夫斯基、奇尔火车站和雷奇科夫斯基地区，从南面一举逼近我第 62 集团军的翼侧和后方。”

在这种情况下，第 64 集团军本来是可以抗住德军，并封闭突破口。但是，因战线混乱，部队的战斗队形、通信联络均遭严重破坏，不幸的事情很快就发生了。第 64 集团军的后勤分队因误信德军坦克已逼至 2—3 公里的地区，在没有征得同意的情况下就匆忙后撤，急速涌向渡口，形势一片混乱。德军很快发现了这一情况，派出大量飞机猛烈轰击渡口边拥挤的汽车和人群，形势再度恶化。

“必须立即阻止涌向渡口的人流和车队，迅速在顿河右岸组织起有力的防御，支撑两翼！”崔可夫命令各部队启动所有通讯器材，要求各部队密切协同，严密组织，确保撤退的秩序。崔可夫特派炮兵少将布劳德前往渡口，

组织部队撤退。但是，德军握有制空权，渡口周围又没有足够的高射炮部队，至傍晚时分，下奇尔斯卡亚附近的顿河桥梁被敌机全部炸毁。留在顿河右岸的第 64 集团军步兵第 214 师和两个海军陆战旅都失去了渡河点。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布劳德将军、作战处处长西多林中校、工程勤务处处长布里洛夫上校及集团军司令部的一些军官的相继牺牲，使渡口区的秩序再度陷入混乱。在这节骨眼上，集团军参谋长诺维科夫上校和军事委员会委员、师级政委阿布拉莫夫又忙中出错，在没有经崔可夫同意的情况下，就擅自命令步兵第 214 师、两个海军陆战旅及坦克第 137 旅向顿河左岸撤退，一时间顿河沿岸人头攒动，混乱不堪。一旦遭敌机轰炸，后果不堪设想。

崔可夫得悉这一情况后，大吃一惊，急令各部队停止渡河，在右岸组织防御。这一命令收到了一定效果，减少了损失。前有顿河天险，后有强敌追击，形势错综复杂，为了率领部队顺利渡过顿河，崔可夫指示各部队调头转往休养所地区，利用就便器材和摩托单节舟等器材，渡过了顿河，并沿顿河左岸构筑了阵地，封闭了第 64 集团军的缺口。在渡河战斗中，步兵第 214 师师长比留科夫和师政委索鲍利表现出了非凡的组织才能和勇敢精神。

经过 3 天激战，第 64 集团军的右翼部队被迫后撤了，但德军从下奇尔斯卡亚地区直接突击斯大林格勒的危险已被消除，他们也没能从南面打到卡拉奇附近的渡口。这几天的战斗对崔可夫来说，经验是宝贵的，教训也很深刻。由于各部队在没有来得及形成战斗队形时就投入战斗，部队损失很大。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苏芬战争中的惨败和斯大林格勒初期战斗的失利提醒崔可夫，必须认真总结经验，及时吸取教训。崔可夫发现，德军步兵的冲锋枪性能好、火力强，步坦协同、空地协同都比较好。但是，德军也有许多弱点，他们的火炮和迫击炮射点散乱，且多集中于前沿，缺乏火力机动；冲击时步但必须配合，而且还得空中支援，步兵一旦失去坦克，飞机的协同就寸步难移了。只要打破德军的空中优势，形势将朝着有利于苏军的方向转化。想到这些，崔可夫战胜德军的信心更足了。

戈尔多夫对崔可夫命令部队撤离顿河河曲的作法很不满意。7 月 28 日，崔可夫被召回方面军司令部，舒米洛夫少将接过了第 64 集团军的指挥权。8 月 1 日，戈尔多夫召见崔可夫，指出崔可夫把部队撤出顿河河曲是完全错误的，当时“敌人已陷入我军的防御阵地，我们可以一举歼灭他们。”崔可夫为人耿直，性格刚毅，有不同意见从不隐瞒，也不绕任何弯子。他容不得戈尔多夫这种凭空想象、不作调查研究的官僚作风，他反驳他的上司说：在遭到数倍于己的优势敌人的攻击下，第 64 集团军的各部队从行进间组织防御，困难很大，损失严重，如不采取断然措施，撤离顿河右岸，将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但戈尔多夫根本就听不进崔可夫的解释，他生气地对崔可夫说：“我对前线的了解不比您少！我把您召来，是要听您的解释，为什么第 64 集团军的右翼撤回了奇尔河？”崔可夫继续解释说：“撤退是迫不得已的，我们没能来得及把集团军全部展开。第 229 师仅有一半部队参加了防御战……”戈尔多夫没有让崔可夫说完，就打断道：“别再说了，写出书面报告！书面的！”崔可夫对戈尔多夫的专横态度一直心存芥蒂，即或是在战后忆及与戈尔多夫共事的那段日子时，仍对戈尔多夫的专横、武断和盲目自信颇有微词。8 月，苏联最高统帅部考虑到戈尔多夫在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人际关系差等原因，解除了他的方面军司令员的职务。

在其他地域，7 月 25 日至 27 日，苏军为消除德军占领卡拉奇地域渡口

的威胁，特派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亲赴斯大林格勒，组织和指挥坦克第 1、第 4 集团军对突向顿河的德军集团实施反突击。坦克第 4 集团军因缺乏渡河器材，在顿河受阻，推迟两天后才进入战斗。苏军的反突击只阻止了德军的进攻，未能恢复原态势。苏军第 62 集团军的两翼被深远包围，第 64 集团军退过顿河，德军有可能从西南突向斯大林格勒，在此情况下，苏军最高统帅部以北高加索方面军第 51 集团军转隶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方面军以预备队第 57 集团军在伏尔加河和顿河之间外层围廓的南部正面展开。德军从行进间攻占斯大林格勒的企图失败后，希特勒于 7 月 30 日下令将坦克第 4 集团军从高加索方向调到斯大林格勒西南方向，沿科捷尔尼科沃—斯大林格勒铁路线发起进攻。苏军第 51 集团军仅有 5 个不满员的师，分散在长达 200 公里的正面上，该集团军一面阻击德军，一面沿科捷尔尼科沃—阿勃加涅罗沃铁路退却。

斯大林对这次战役极其关注，在形势极度危险的关头，7 月 28 日，斯大林发出了第 227 号命令，严肃地指出了苏德战场南部的危险形势，要求红军坚决抵抗敌人的进攻。命令指出：“敌人不顾遭受到的惨重损失，把越来越多的新的兵力投入战场，他们正向苏联的腹地一步步地逼近，他们不断地占领新的地区。蹂躏、毁坏我们的城市和村庄，他们奸淫妇女，抢掠财物，残杀人民……现在，我们已失去了人力资源的优势，也丧失了粮食储备的优势。继续后退就意味着自杀，就意味着断送我们的祖国。

从现在起，我们每放弃一寸土地都将极大地加强敌人的优势，极大地削弱我们的防御，削弱我们的祖国。因此，必须从根本上杜绝诸如‘我们可以无休止地退下去’、‘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粮食取之不尽，之类的论调。这些论调是有害的、错误的。它将削弱我们的斗志，助长敌人的威风……由此得出结论：是停止退却的时候了。一步也不能后退！

这应该是我们当前的主要口号。必须顽强地坚守每一个阵地，坚守每一寸苏联领土，尽最大力量去保卫它，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

我们的祖国正处在困难时期。我们应该停止退却，然后打退并粉碎敌人，付出多大代价也在所不惜……

那么，我们到底缺什么呢？我们缺的是，在所有部队中建立铁的秩序和纪律……惊慌失措者和胆小鬼应该就地枪决……没有最高统帅部的命令绝不许后退一步。”

斯大林以国防人民委员名义签发的这份命令，表达了全军、全国人民的心声，大大激发了人们的斗志。他们决心不怕任何牺牲来保卫苏联的每一寸领土，挫败德军的进攻。党提出的“不许后退一步”的口号已成为他们的座右铭。

由于形势严峻，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决定由洛帕京中将替代科尔帕克奇，任第 62 集团军司令员，舒米洛夫少将任第 64 集团军司令员。

德军坦克第 4 集团军突破第 51 集团军的防御后，于 8 月 1 日占领了列蒙特纳亚，逼近科捷尔尼科沃。第 64 集团军和整个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左翼已逐渐被敌人从南面包围。

鉴于南部地段的形势日趋恶化，舒米洛夫指示崔可夫立即赶到形势最严峻的南部地段，查明情况，采取果断措施。崔可夫接到指示后，带领副官、

传令兵和通信员，分乘3辆汽车往南疾驰。

途中，崔可夫视察了第214师、第29师。第214师在下奇尔斯卡亚至戈罗茨卡亚镇地段，第29师在戈罗茨卡亚村至新阿克赛伊斯基村地段组织防御，该师以南波将金斯卡亚至上库尔莫亚尔斯卡亚地段由配属第64集团军的独立骑兵团防御，该师左翼尚无人设防。这一地段出奇地平静，崔可夫对敌人的消极态度颇感奇怪。为了探明情况，崔可夫赶往上雅布洛哥内村和科捷尔尼科沃一带实施了侦察。在上雅布洛哥内村，第51集团军的两个师——柳德尼科夫上校指挥的步兵第138师和库罗帕坚科上校指挥的步兵第157师正仓皇败退。此时，烈蒙特纳亚、科捷尔尼科沃已经失守，敌军的先遣部队已经逼向阿克赛河，正向阿波加涅罗沃和普洛多维托那发展进攻。崔可夫命令这两个师归他指挥，退过阿克赛河，构筑工事，组织防御。斯米尔诺夫上校的海军陆战第154旅配置其后，为第二梯队。

经过两天努力，崔可夫集结了4个师2个旅的兵力，组成了独立的“崔可夫战役集群”，司令部设在上库姆斯卡亚镇。完成这一系列任务后，崔可夫立即与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取得了联系，详细报告了南部地段的情况，但与第64集团军司令部没能建立联系。方面军司令部命令崔可夫，接收西伯利亚的新锐步兵第208师，第208师在科捷尔尼科沃下车时，遭到德军飞机、坦克的猛烈攻击，部队损失很大，部队被冲散，师、团首长一时不知下落。为了重新组织收编好第208师，崔可夫先后在涅贝科沃会让站、奇列科夫车站、比留科夫斯基会让站组织收编被打散的部队。在奇列科夫车站，由于没有指挥员，许多战士都挤靠在铁路路基和列车周围，一旦遭到攻击，部队将损失巨大。崔可夫见局势严重，找来一名少校营长组织部队疏散。由于没有与空军取得联系，结果造成误伤。许多战士刚刚踏上战场，尚没看到德军是什么样子，就惨死在自己空军的轰炸之下。崔可夫纵目远望，只见一片凄凉景象，心都在发抖。电台被炸坏，与方面军司令部的联系也中断了。

在比留科夫斯基会让站，崔可夫终于找到了第208师师长沃斯科博伊尼科夫上校。沃斯科博伊尼科夫脸色惨白，声音颤抖。他受到极大的刺激，许多人无缘无故地白白死去，使他内心痛苦万分。他对崔可夫说：“将军同志，我无法对我的下属解释这些无谓牺牲的原因。”崔可夫没有更多地责怪他，待他平静下来后，把师政委、参谋长和师政治部主任召在一起，命令他们分赴涅贝科沃会让站、茹托夫会让站收编部队，随后与阿布加涅罗沃一线的部队取得联系，于当夜渡过阿克赛河，在安东诺夫镇至茹托夫村一线占领防御阵地，密切注意前沿和左翼。

德军的坦克第4集团军从科捷尔尼科沃出发，从南面扑向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决定，第64集团军的正面转向南方，迎击坦克第4集团军，“崔可夫战役集群”从南面掩护第64集团军的行动。

8月5日晨，隆隆的爆炸声将崔可夫惊醒，德军的飞机已开始对沿阿克赛河岸缓缓东进的步兵第29师发动了猛烈的轰炸。此时南线的敌军为了保障主力从科捷尔尼科沃绕过铁路进攻斯大林格勒，正在进行机动。为了使方面军司令部迅速了解敌军的新动向，崔可夫立即将这一不安因素向司令部作了汇报。司令部接到崔可夫的报告后，命令崔可夫集中现有的全部力量，拼死守住阿克赛河沿岸的阵地。

这天晚间，德国和罗马尼亚军队开始对柳德尼科夫和库罗帕坚科两个师的接合部发起猛攻。敌军步兵渡过了阿克赛河，并部分地楔入了苏军的战斗队形，敌军坦克也虎视眈眈，准备渡河。经过一段时间的苦战，崔可夫对德军的战术已经有了相当的了解，德军在进攻时，常常是先用飞机、炮兵进行火力准备，随后步兵发动突击。崔可夫察觉德军的动向后，决定破坏德军的进攻。

第二天天刚亮，柳德尼科夫师和库罗帕坚科师的炮兵对德军集结的兵力发动了猛烈的轰击，德军损失惨重。在第64集团军的新防御区——阿布加涅罗沃和京古塔地域也发生了激战。

8月7日，德军再次发动了猛攻，至中午时分，楔入了第64集团军的防御阵地5—6公里。为恢复原有态势，崔可夫决定在日落前两小时敌机活动减少、敌步兵已经过河、坦克尚在对岸时，发动反冲击，将敌人赶回阿克赛河，崔可夫的反击计划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但是，形势的发展并不尽如人意，德军占领了第74公里会让站，正向京古塔车站推进，在斯大林格勒的外层围廓南面弧形地带，突破了第64集团军的防御，距离斯大林格勒仅30公里之遥。第62集团军也遭到了德军的凶猛进攻，部队损失惨重，该集团军的3个师已退到顿河东岸。为消除这一威胁，叶廖缅科指示集中所有预备队，加强第64集团军的右翼，对突破第74公里会让站外围的敌人实施反冲击，将德军赶出了第74公里会让站，恢复了斯大林格勒外层围廓的防线。

经过一个月的激战，德军向前推进了50-70公里，平均每天前进不过1公里多，每小时也就百余米，与蜗牛爬行的速度差不多。希特勒此时的企图是：在西面实施突击，从南面夺取斯大林格勒，包围在城西和城西南地域的苏军。最高统帅部认清了形势，决定避敌锋芒，命部队退守到斯大林格勒外层围廓。崔可夫第一次指挥规模如此大的战斗，沉着冷静，表现出出色的指挥才能。这正是：祖国多灾难，应召返苏联；投身卫国战，尽显忠肝胆。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章分解。

第八章 险象环生

“钳形攻势”欲合围，前线战事形势危；
山崩于前色不变，指挥若定树军威。

德国统帅部在夺取斯大林格勒远接近地后，希特勒决定改变打法，从西北和南部两个方向对斯大林格勒发动强大的“钳形攻势”。鲍罗斯的第6集团军集中9个师的兵力，从北部的特列赫奥斯特罗夫斯卡亚向东突进，在顿河小弯曲部夺取登陆场，由西北突击斯大林格勒；哥特的坦克第4集团军也集中了9个师，从普洛多维托那、阿布加涅罗沃向北突击、协同第6集团军夺取斯大林格勒。为了配合和支援两支主攻部队，德军又从卡拉奇派出两个师，向东推进。德军为发动这次攻势，集结了21万人，2700门大炮和迫击炮，600辆坦克和1000多架飞机。

8月21日，哥特的坦克第4集团军楔入了崔可夫的第64集团军和第57集团军的接合部达15公里，这大大增加了从南面突破斯大林格勒和伏尔加河的危险性。叶廖缅科为了加强对哥特的坦克第4集团军的防御，从第62集团军和坦克第4集团军抽调了4个反坦克歼击炮兵团、4个近卫迫击炮兵团和坦克第56旅，配属给在斯大林格勒以南组织防御的第57集团军，从而成功地阻止了哥特集团军的进攻。

8月23日，对斯大林格勒的保卫者来说是极为艰难的一天。这天，德军突破了第62集团军在韦尔佳奇和彼斯科瓦特卡地段的防御。德军坦克第14军和步兵第8军的3个步兵师、2个摩托化师和1个坦克师涌进了这个突破口。敌人的先遣营在100辆坦克的支援下，从雷诺克村以北前出到了伏尔加河。

德军为了从心理上打击苏联军民，8月23日白天，即向斯大林格勒派出了大量轰炸机，出动飞机2000架次。斯大林格勒这座沿伏尔加河绵延50公里的大城市，顿时陷入一片火海，灾难和死亡笼罩着整个城市。据英国出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披露，8月23日，德国空军的轰炸在出动飞机的数目和使用炸药的重量方面，是1941年6月22日以来最猛烈的一次轰炸。里希托芬的整个航空队都用上了，同时还出动了所有可用的容克—52型飞机中队，以及来自奥廖尔和刻赤机场的远程轰炸机。里希托芬航空队的许多飞行员一天就出动了3次。“这是一次纯粹的恐怖袭击，其目的是尽可能多地屠杀和平居民，压垮三军，瓦解士气，散布恐慌气氛，在军队退却的道路上设置火葬场——就像在华沙、鹿特丹、贝尔格莱德和基辅一样。”

但是，这场狂轰滥炸并没有在斯大林格勒的保卫者中间引起惊慌和混乱。英勇的察里津军民没有屈服，头发斑白的察里津保卫战的英雄、工人、水手、装卸工、职员和家庭妇女、父亲和儿子，全市人民都齐心协力投入了城市保卫战。德军第6集团军司令官鲍罗斯的副官在记述这一天的战斗时写道：“苏军寸土必争……红军在斯大林格勒全市人民的支援下实施反攻。市民们也拿起了武器，表现得异常英勇。在战场上可以看到被打死的身穿工作服的工人，他们那已经僵硬的手还握着步枪和手枪。在被击毁的坦克驾驶舱里，呆坐着被打死的身穿工作服的工人。类似这种情况，我们从未见过。”由于斯大林格勒军民的顽强抵抗，德军未能扩大突破口，沿雷诺克——斯帕尔达诺夫卡——奥尔洛夫卡一线组织的防御阵地变成了德军无法逾越的屏

障。

在南面，在第 64 集团军的防御地段上，舒米洛夫和崔可夫组织了多次反攻，敌军虽伤亡惨重，也未能冲到伏尔加河。但德军将苏军阵地切成两部分：苏联第 63、第 21 集团军和第 4 坦克集团军在北面，与在市区的第 62 集团军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部失去了联系。伏尔加河的航运一度中断。第 62，第 64 集团军被装进了一个口袋，口袋的底部在顿河岸边的利亚皮切夫村，北侧在伏尔加河的雷诺克，南侧在通杜托沃火车站。哥特的坦克第 4 集团军要从通杜托沃车站南面前出到伏尔加河岸边的红军城，需要沿直线走 15 公里，这短短的 15 公里，德军整整走了 100 多天。希特勒见形势有利，认为再加一把油就可以夺取斯大林格勒及其郊区，如愿以偿了。他要求鲍罗斯和哥特在 8 月 25 日拿下斯大林格勒。

1942 年的斯大林格勒，在整个战局的地位就像 1941 年的莫斯科一样，关系着战争全局的主要的战略、政治和经济目标。不仅莫斯科，而且世界各国都在密切地注视着它。苏军最高统帅部为了加强这一地区的防御，从 8 月 1 日至 20 日，向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和东南方面军派出了 15 个步兵师和 3 个坦克军，许多部队刚刚开到就投入了战斗。

哥特的坦克第 4 集团军继续在南翼发展进攻，经过一星期的血战，在损失了大量的战斗人员和战斗技术装备后，放弃了进攻红军城、尔后推进到伏尔加河的计划。崔可夫是位实干家，从来不愿呆在安稳的指挥所里指手画脚，他始终处在战斗最激烈的地方，与战士们共同战斗，用自己的行动激励、鼓舞战士们的斗志，用自己的智慧瓦解了德军一次又一次凶猛的进攻，在南翼的战斗中起了核心的作用。

8 月 27、28 日，希特勒重新部署了部队，右翼部队向左翼即战线中部的阿布加涅罗沃、卡普金斯基地域调动，被调往该地区的有德军的 3 个师、罗马尼亚的 2 个师。他们的任务是：向泽塔和纳里曼实施突击，与鲍罗斯的第 6 集团军会合。第 62、第 64 集团军的两个师面临被包围的危险。方面军及时发现了敌军的机动，命令第 62、第 64 集团军各部队撤退到新的防御地区——雷诺克、奥尔洛夫卡、“新希望”国营农场、大小罗索什卡、罗索什卡河左岸、切尔夫连纳亚河左岸、新罗加奇克、伊万诺夫卡等地。

崔可夫接到命令后，于 8 月 29 日夜带领第 64 集团军工程兵主任博尔济洛夫斯基上校，乘车赴切尔夫连纳亚河沿岸地区勘察了地形，第 64 集团军的部队距这一阵地还有 30—50 公里。崔可夫担心：自己的部队能不能及时退到新的防御区域，能不能像 8 月 17 日撤退时那样悄悄地摆脱敌人。

31 日晨，崔可夫得知，第 64 集团军没能摆脱掉敌人。

第 64 集团军各团渡过切尔夫连纳亚河之后，立刻展开队形，占领了战斗阵地，并与第 62 集团军在新罗加奇克林附近会合。在左翼，与托尔布欣少将指挥的第 57 集团军会合。德军见苏军已占领防御阵地，没敢从行进间对苏军新阵地发动攻击。

9 月 1 日，鲍罗斯的第 6 集团军右翼和哥特的坦克第 4 集团军左翼在旧罗加奇克地区会合。由于苏军采取了果断措施，及时撤离受威胁地区，德军的一钳形攻势”没能包围苏军。从此，德军开始沿卡拉奇至斯大林格勒和斯大林格勒至科捷尔尼科沃铁路一线向斯大林格勒的中部地区发动重点进攻。

由于斯大林格勒形势困难，斯大林把正在西方方面军激战正酣的朱可夫召回莫斯科，任命他为副最高统帅，赶赴斯大林格勒，与正在这里的华西列

夫斯基、马林科夫、马雷舍夫会合。

9月之日，德军对苏军的后勤设施、炮兵发射阵地和通讯枢纽部实施了毁灭性的轰炸。崔可夫设在亚哥德纳亚山谷的备用通讯枢纽部遭到严重破坏。第二天一大早，德军在飞机轰炸和炮火准备之后，发动了全线进攻。中午12时，德军在第64集团军左翼渡过了切尔夫连纳亚河。叶廖缅科司令员要求立即恢复原有态势，保持南翼防御的稳定性。舒米洛夫亲自赶往128.2高地组织反冲击。崔可夫继续留在卡腊瓦特卡山谷波波夫村附近的指挥所指挥战斗。敌机发现了崔可夫指挥所，对它实施了疯狂的轰炸。掩蔽部顶部是木制的，覆盖有20厘米厚的土，炸弹把四周的土都炸飞了，尘土笼罩了整个掩蔽部。突然，崔可夫被强大的气浪抛了起来，整个掩蔽部也被掀翻，指挥所遭摧毁，通讯联系全部中断。为了保持与部队的联系，崔可夫决定转移到位于亚哥德内村附近的集团军通讯中间站。转移途中，遭到德军容克飞机的追击，双方展开了一场惊险的追逐战。敌机紧紧咬着汽车，不时投掷炸弹，场面十分危险。由于汽车成功地躲过了一枚枚炸弹，德机在扔完了炸弹之后只好悻悻飞走了。但是，汽车的蓄电池被打漏，马达没法发动了，跑了半天才距离指挥所300—500米。趁司机修理马达，崔可夫登上一个土岗，发现德军坦克突破了第64集团军在瓦尔瓦罗夫卡和齐边科地区的防御，正从齐边科村向指挥所扑来，距指挥所仅2公里之遥，形势紧急，这时，战争之神——苏军的火炮向德军坦克开火了，成功地阻击了德军。

第62、第64集团军的形势都在恶化，德军除在第64集团军地域突破了瓦尔瓦罗夫卡、齐边科和纳里曼村的防御外，在第62集团军防御地段，德军在突破了罗索什卡河地域的防御之后，正扑向巴萨尔吉诺会让站一线。第62、第64集团军在德军的强大压力下，不断向后退却。“在通往斯大林格勒的每条道路上，都是绵延不断向后撤退的人流。集体农庄的庄员、国营农场的工人，拖家带口地不断向伏尔加河渡口涌来。人们把牲口、家什等一切能拿走的东西都带上了，什么也不给敌人留下。”

斯大林对斯大林格勒的局势十分担忧。9月3日，斯大林急电朱可夫：“斯大林格勒的形势恶化了。敌人距斯大林格勒仅3俄里¹了。如果北部集团部队不立即援助，斯大林格勒可能在今天或明天被攻占。”

9月5日拂晓，朱可夫发布命令，第24、第66集团军和近卫第1集团军发起进攻。经过连续7天的激战，由于时间仓促，没有很好地进行炮兵侦察和查明敌人的火力配系，加上火力不足和没有制空权，苏军的反击没有多大进展。9月10日，朱可夫打电话给斯大林：“以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现有的兵力，我们不能突破敌人的走廊并与东南方面军的部队在市区会师。”

也就在苏军实施突击的这一天，德军占领了沃罗波诺沃车站，并调集预备队，试图展开不间断的进攻，闯过萨多瓦亚车站。这里是第62、第64集团军的接合部，敌人如在这个方向突击成功，将带来严重后果。崔可夫带着集团军司令部的一组军官，分乘3辆汽车，前往距沃罗波诺沃车站2公里的佩斯昌卡，准备不惜一切代价将敌人堵在外围防线。但是，德军步步紧逼。将红军压出了外围防线，在庫波羅斯諾那地域的敌军已前出到伏尔加河，从而把第62集团军和方面军的其他部队分割开了。第62集团军担负的任务是，防御斯大林格勒的中部和工厂区。它的防御正面从伏尔加河右岸的雷诺克村

1 俄里等于1.06公里。

开始，经奥尔洛夫卡、戈罗吉什和拉兹古利亚耶夫卡以东地域，再经实验站、萨多瓦亚火车站到库波斯纳亚。奥尔洛夫卡距伏尔加河的最远距离仅 10 公里了。自 9 月 13 日开始，崔可夫将率领第 62 集团军坚守这最后 10 公里。

8 月 25 日，德军没有拿下斯大林格勒。9 月，希特勒来到乌克兰代号为“狼人”的前方指挥所，把 B 集团军群司令冯·韦克斯和第 6 集团军司令鲍罗斯召到“狼人”前方指挥所，听取他们汇报斯大林格勒地域的情况。希特勒强调：“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集中每一个可用的人，尽快地占领整个斯大林格勒和伏尔加河两岸。”鲍罗斯认为：“韦克斯和我都注意到了漫长的和防守不够的顿河战线以及局势的内在危险。”希特勒持乐观态度，认为：“俄国人已经精疲力竭了，他们已不能再进行可能对我们构成危险的广泛的战略性的报复行动。此外，顿河北翼将从盟国军队方面得到很多的增援部队。在这种情况下，我看不出北线有什么严重危险。在其他方面必须关心的是，要尽快把城市拿到自己手中，不让它变成大家长期注目的焦点。”希特勒指示：9 月 13 日对斯大林格勒发动新的进攻。

为了一举夺下斯大林格勒，希特勒又从高加索等地调来 9 个师。这样，德军用在斯大林格勒方向的兵力就达 50 多个师，70 多万人，用于直接进攻市区的有 13 个师，17 万人。他们拥有 1700 门火炮和迫击炮，约 500 辆坦克。

相比之下，斯大林格勒方面军防守着巴甫洛夫斯克到那尔佐夫卡一线；东南方面军有 4 个集团军，防守斯大林格勒市区和南部的湖泊地带。两个方面军共 120 个师，但人员编制严重缺额，许多师只有编制人数的 20—25%，有的师甚至仅有 800 人。在市区争夺战中，德军兵力和武器方面均占优势。苏联最高统帅部和总参谋部对当前的形势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得出结论：在不久的将来形势将有可能发生根本性好转。斯大林格勒附近的敌人已无力进攻，实际上已被阻止。特别是，在纵深内已完成组建和训练最高统帅部强大预备队的工作，有可能将它们调往斯大林格勒。这些部队，尤其是坦克部队可以从根本上扭转斯大林格勒的局势。

9 月 12 日，斯大林召集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讨论斯大林格勒的局势，一致认为：“必须寻求另一种解决办法，”粉碎伏尔加河畔敌突击力量的战役企图。他们指出：胜利的关键是在苏德战线的南翼进行决定性的反攻，决定在斯大林格勒西北和以南德军第 6 集团军和坦克第 4 集团军的翼侧突破，合围和歼灭德军的斯大林格勒集团。尔后，集中全部兵力向罗斯托夫总方向发展进攻，同时在西方向上实施钳制性进攻战役。

与德军鏖战数轮，崔可夫对德军的战役战术已有了较深的了解。他发现，德军在发动战役性进攻时，通常采取两个楔子先突入苏军的防御纵深，然后在某一地域会合，合围或迫使对方撤退。在斯大林格勒血战中，德军因在航空火力、坦克等突击力强的兵器方面占有很大优势，因此，它们往往容易突破苏军防线，插入楔子。但是，这种钳形攻势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即一旦苏军用顽强的防御或勇猛的反冲击遏制或粉碎其中的一个楔子，德军的战役企图也就不攻自破了。在战术运用方面，德军有一套固定模式：即先用航空火力、火炮猛烈轰炸苏军阵地，压制并摧毁苏军火力，随后，坦克发起冲击，待坦克接近攻击目标时，步兵跟进发起攻击。崔可夫认为，只要打乱敌军的进攻序列，使其首尾不能相顾，就能比较顺利地瓦解德军的进攻。

在斯大林格勒，德军拥有巨大的空中优势，给苏联作战部队带来严重威胁，在心理上造成许多不良影响，有些部队甚至产生了恐空心理。为了消除

这些影响，把德国空军的威胁缩小到最小程度，崔可夫采取了近战和混战等战法，尽量地靠近敌人或使敌军前沿与苏军前沿交错混杂，这一战法成功地抵消了德军的空中优势。

崔可夫的勇敢、沉着，关键时刻既敢打敢拼，又足智善谋的优秀品质，颇得最高统帅部的赞许。德军攻入市区后，第62集团军面临的局势更加严峻了，要保住斯大林格勒，不仅需要有智有谋，更需要有顶住德军强大突击的勇气和信心。此时的第62集团军司令员洛帕京中将对苏军能否守住斯大林格勒仍心怀疑虑。苏联最高统帅部认为，战斗处于殊死拼搏阶段，处于主要作战方向的指挥官有半点动摇都会对战局带来严重后果，甚至会葬送胜利。为此，最高统帅部决定将洛帕京调离第62集团军，改任第34集团军司令员，赴西北方面军地域作战。第62集团军由崔可夫指挥。

崔可夫接到最高统帅部的新任命，立即赶往战斗最紧张激烈的马马耶夫岗，第62集团军的指挥所就设在那里。

再次担任集团军司令员，崔可夫不由浮想联翩。苏芬战争期间，他曾以集团军首长的身份率领第9集团军参加了那场极不光彩的侵略战争，而且一败涂地。这次，德军兵临城下，正虎视眈眈要吞下苏联南方的这个心脏——斯大林格勒，他所担负的任务艰巨，责任重大。崔可夫心里暗想，一定要履行自己的任职诺言：“不能把城市交给敌人，斯大林格勒对我们全体苏联人民至关重要。这个城市的失守将挫伤人民的斗志，我将采取一切措施守住城市……我发誓决不离开这座城市，我将采取一切办法坚守。我决心要么守住城市，要么就战死在那里！”自己曾与老谋深算的沙皇余孽高尔察克斗过智，与野心勃勃的波兰白匪军搏斗过，意志、勇气和智慧曾帮助他斩将夺旗，逾越了无数难关。想到这，崔可夫信心倍增。

9月12日晚，崔可夫从克拉斯洛博达渡口渡过伏尔加河，进入斯大林格勒城区。城里的街道上死气沉沉，树上没有一根绿枝，木房子烧光了，只剩下一堆堆灰烬和孤零零的烟囱，许多石头建筑物也被烧毁，门窗没有了，楼板炸塌了。到处是失散的人群，到处是受伤的伤员。

崔可夫一行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第62集团军司令部的指挥所驻地——马马耶夫岗。这个昔日绿树成荫、风景秀丽的小岗，现在已成为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战斗最激烈的地域。一切都面目全非了，到处都是避弹壕、掩蔽部。

集团军司令部指挥所设在一个掩蔽部里，实际上也就是一个较宽的避弹壕。顶上铺着树枝和麦秸，上边盖有10—20厘米厚的土，周围只要有炸弹爆炸，掩蔽部就会像筛糠似的，落下一层尘土。掩蔽部的一侧是土凳，另一侧有土坑和土桌。集团军参谋长、代理司令员克雷洛夫将军正在指挥所里。崔可夫细细打量着眼前这位曾使德军闻风丧胆的将军，克雷洛夫个子不高，但体魄健壮，一张精干、刚毅的脸庞给人一种坚定、可信的感觉。克雷洛夫曾与高尔察克作过战，与邓尼金打过仗；他学识渊博，性格刚强，有出色的组织才能和指挥才能，在卫国战争中与崔可夫一样，曾两度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殊荣，后来被授予元帅军衔。在斯大林格勒那段最艰难的日子里，他一直与崔可夫同吃、同住、同睡，共同分担甘苦。崔可夫在回忆与克雷洛夫共事的那段日子时说：“他是集团军的参谋长和我的第一助手。在那艰难的岁月里，我们彼此息息相关。无论形势多么复杂，我们在判断上从来没有发生分歧。我特别珍视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在敖德萨和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中获得的战斗经验，珍视他的精深的知识、组织才能以及知人善任的优点。光

明正大，关心同志，忠于职守，这是共产党员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克雷洛夫的主要品质。”崔可夫还说，“他是最可亲、最珍贵的朋友。”他们这种深厚的战斗情谊一直保持到了1972年2月克雷洛夫逝世。

崔可夫一到任就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克雷洛夫告诉崔可夫，坦克军军长未经集团军司令部的允许，就擅自将指挥所从107.5高地迁到了伏尔加河岸边，反而使兵团指挥所落在了集团军指挥所的后面了，对部队的士气产生了不良影响。崔可夫非常严肃地指出，这种随便行动的行为，是目无军纪的表现，是对统帅部“不许后退一步”的第227号训令的公然违抗！崔可夫当即打电话给坦克军军长，对他吼道：“我是崔可夫，是刚上任的集团军司令员，您这种随意将指挥所后撤的行为是逃跑主义！”

坦克军军长支支吾吾地解释说：“由于敌军的迫击炮轰击得十分厉害，坦克军的人员伤亡特别大，所属部队出现了不稳定因素。”崔可夫质问道：“撤退前征求过集团军意见没有？”坦克军军长竟回答说：“不知道！”崔可夫对这种既不了解情况，重大行动又不请示上级指挥机构的行为十分震怒。责令坦克军军长立刻带着政委到他的指挥所来，把情况讲清楚，否则将以军法论处。

这时，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师级政委古罗夫走进了指挥所，一眼就看到了老朋友崔可夫。他奔向崔可夫，紧紧握住他的手，热情地欢迎崔可夫的到来。古罗夫与崔可夫一样，出身于贫寒的农民家庭，童年时读过4年书，12岁开始给人当雇佣工，放过羊、做过泥碳矿工人，后来加入了红军，与崔可夫在远东并肩战斗过。经过战火的洗礼，古罗夫已成为一位精通军事的政工干部。他善于言传身教，对集团军的战士。指挥官有很深的了解；他知人善任，思想活跃，勇于提出自己的见解，是位极为难得的好助手、好战友，崔可夫十分尊重他。斯大林格勒战役后，古罗夫擢升中将军衔，调离了第62集团军，任南方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在1943年8月的一次战斗中不幸牺牲。

过了不久，坦克军军长、政委匆匆赶到指挥所，一副沮丧的样子。崔可夫将指挥所的人全留下，然后质问道，“您们是苏维埃的将军，是一个战斗地段的首长，如果您们下层的指挥员和司令部，未经您们允许就擅自撤退到后方，您们作何感想？根据国防人民委员会第227号命令，应该如何处理你们这种行为？”

坦克军军长、政委羞愧得无地自容，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崔可夫严厉指出：如果再发生这种临阵脱逃行为，将以军法论处。命令坦克军军长在13日14时前，将指挥所迁回107.5高地。

方面军副司令员戈利科夫将军总是身体力行，对前沿的情况了如指掌，他与崔可夫早已熟识，崔可夫特别敬重他。崔可夫刚任第62集团军司令员，戈利科夫便赶来了。他给崔可夫明确了第62集团军下一阶段的任务。摆在崔可夫面前的形势是严峻的，德军第6集团军和坦克第4集团军正虎视眈眈，要吞下第62集团军这个“眼中钉”。一部分德军已在雷诺克以北、斯大林格勒以南的库波罗斯诺那附近至伏尔加河，正以强大的弧形阵式挤压第62集团军。

往北，德军坦克第16师占领了从拉托申卡至135.4高地的对南正面；机械化第60师占领了从135.4高地至147.6高地的对南正面，步兵第389师驻扎在147.6高地至129.1高地的对东正面，步兵第100师占据了129.1高地、

哥罗基谢等地。

往南，德军 3 个配属有大量加强兵器的步兵师在哥罗基谢、亚历山大罗夫卡、医院所在的约 6 公里长的正面上，准备跨过马马耶夫岗、中心车站扑向中心码头。

由 4 个师编成的德军南部突击集群，驻扎在 147.5 高地、米宁郊区、库波罗斯诺一线，准备向东突向伏尔加河。由 3—4 个师编成的预备队驻扎在吉姆拉克、沃罗波罗沃、卡尔波夫夫卡、小罗索什卡地域，随时准备投入突击。拥有近千架作战飞机的德军第 4 航空大队，对斯大林格勒守军实施了狂轰滥炸，给第 62 集团军造成了严重威胁。

第 62 集团军一直处于德军第 6 集团军的主突方向上，经过：个多月的激战伤亡很大，装备奇缺，其编成内的许多师、旅被打得七零八落，好多坦克旅连一辆坦克也没有；一些由几个师。旅合编而成的混成支队，总人数不过 200 名步兵；即或是实力颇强的阿法纳耶夫上校的步兵第 244 师，人数也不过 1500 人；摩托化步兵第 42 旅有 666 人，步兵不到 200 人；杜比扬斯基上校指挥的近卫第 35 师，步兵人数仅 250 人：彼波夫将军指挥的坦克第 23 军所属各旅总共才有坦克 40—50 辆，而且有近 30% 只能用作固定火力点；只有萨拉耶夫上校指挥的步兵第 10 师及另外 3 个独立步兵旅基本满员。第 64 集团军的形势也十分严峻，其两翼已被德军分割，无法同第 62 集团军协同作战。德军每昼夜出动飞机达 1000—3000 架次，苏空军仅为它的 1/10，高射炮部队受损严重，无力掩护斯大林格勒的广阔空域。

客观上的不利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集团军的士气，由于战斗一天比一天残酷，部队伤亡一天比一天多，一些战士、甚至有些指挥员缺乏长期抗击德军的准备，希望尽快撤到伏尔加河对岸，崔可夫认为，要让部队保持旺盛的士气，集团军党组织、政治部必须尽一切努力，使每个战士、每个指挥员认识到保卫斯大林格勒的重大意义，指出保卫斯大林格勒是坚定不移的目标。

为了增强防御能力，崔可夫请求戈利科夫尽快向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报告，增援第 62 集团军。

为了振作士气，崔可夫发布命令：

“ 1. 首先要使全体人员明确，不能继续后退，也无处可退，必须粉碎敌人的进攻，斯大林格勒是我们最后的战场，为了保卫这座城市，我们要与敌人背水一战。我们苏维埃人要响应党的号召，执行人民的命令，要么守住城市，要么战死沙场，我们没有第三条路可走。要通过党组织向全体人民宣传这个决定。

2. 未经集团军司令部和参谋长的同意，严禁擅自撤离现有阵地。

3. 集团军司令部留在右岸斯大林格勒城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向左岸或岛上撤退。

..... ”

鉴于各部队人员、装备数与编制数额相差悬殊，崔可夫把一些师、旅的指挥机关调返伏尔加河左岸进行整编，将分散的部队合编成新的兵团。此外，崔可夫还下达了完善反坦克防御阵地，改造市区建筑物使之适应巷战要求等命令，使破坏严重的防御体系有了很大改善。

第 62 集团军当前的任务是：以保卫渡口免遭敌军炮火轰击为首要目标，左、右两翼转入坚固防御，中央地带以局部冲击占领拉兹古利耶夫卡会让站

及拐向贡拉克转弯处的铁路，拉直中部防线，缩短战斗队形。并以铁路路基为依托，夺取戈罗吉什和亚历山德罗夫卡。崔可夫决定于14日发起反攻。但是，德军在精心策划之后已抢先于13日发动大规模进攻了。

1942年9月13日凌晨6点30分，酣睡中的崔可夫被德军猛烈的炮火声和炸弹的爆炸声惊醒。德军以一个步兵师又40—50辆坦克，从拉兹古利亚耶夫地区向阿维阿戈罗多克、中央车站、马马耶夫岗发动了迅猛的突击。在第62集团军的两翼，德军以一个营从北面冲击防守奥尔洛夫卡的步兵旅，以几个独立营攻击集团军左翼的混成团的阵地。

战斗紧张激烈，在集团军的中央和左翼，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天。德军不断投入新的预备队发展攻势。德军火炮和迫击炮对第62集团军的战斗队形实施了极其猛烈的射击。德机在战场上空频繁轰炸。

崔可夫站在设于马马耶夫岗的指挥所里，只见火光冲天，硝烟弥漫，集团军指挥所处在敌军炮火的笼罩之中，一些掩蔽部被炸坏，司令部不时出现伤亡。有线通讯经常中断，无线电枢纽站经常出故障，9月13日这一天，崔可夫才与方面军司令部通上一次话，请求叶廖缅科在最近的几天内加强2—3个新锐师。集团军司令部与各部队的联系也几乎中断。

此时的形势相当严峻，进攻奥尔洛夫卡的德军被消灭，但第62集团军的防线中央的红军蒙受了巨大损失，被迫向东撤到巴里卡德村和红十月村。德军夺取了126.3高地、阿维阿戈罗多克和一座医院。左翼守军放弃了萨多瓦亚车站东侧的拖拉机站。

为解除危机，崔可夫决定于第二天凌晨实施反冲击，以奇兵制胜，打乱敌人的部署，在局部夺取暂时的主动权。

22时30分，崔可夫向各部队下达了反冲击令。命令：摩托化步兵第38旅在一个加强摩托化步兵连和配属的炮兵营的配合下，向拉兹古利亚耶夫卡东南突击；萨拉耶夫师以一个团的兵力向126.3高地、144.3高地突击；混成团和一个坦克旅向阿维阿戈罗多克、153.7高地突击；独立步兵第42旅向医院和153.7高地突击。命令要求参加反冲击的部队互相协同，确保联系，其余部队坚守现有阵地。3个反坦克歼击炮兵团、3个统帅部预备队的炮兵团和3个近卫火箭炮兵团担任反冲击的炮火支援。鉴于处于马马耶夫岗的集团军指挥所遭到德军炮火的猛烈轰击，通讯联络频频中断，不利于指挥部队，崔可夫决定将指挥所转移到察里察河谷——“察里津地窟”的坑道里。这是一个被隔成10间屋子的大掩蔽坑道，天花板和墙壁都镶嵌有薄板，顶上有厚10米的上层相护，一吨重的炸弹只能穿透一个小洞。掩蔽部有两个出口：下面的出口直通察里察河河床，上面的出口通向普希金大街。

9月14日凌晨3点，一颗红色信号弹带着尖利的声音升上了天空，第62集团军的炮弹铺天盖地地倾向德军阵地。3点30分，反冲击部队勇猛地冲向德军。冲击发起后，崔可夫打电话给方面军司令员叶廖缅科，请求空军在天亮后掩护冲击部队的战斗行动。叶廖缅科十分爽快地答应了崔可夫的要求，同时告诉他，司令部决定将统帅部预备队的近卫步兵第13师配属给第62集团军，该师将于14日傍晚在伏尔加河渡口克拉斯诺斯洛博达地区集结。崔可夫得知这一消息，如久旱逢甘霖，精神倍增，立即派工程兵主任图皮切夫上校率集团军参谋组前往克拉斯诺斯洛博达，迎接近卫师。

然而，第62集团军没能取得多大进展。在中心地区，德军投入了相当数量的步兵、坦克，德军不顾损失，冲向伏尔加河，冲向市中心，苏军被迫后

退。许多德军以为大功告成，纷纷从汽车上跳下来，吹着白琴，在人行道上乱喊乱跳。尽管德军尸横遍地，但他们仍像潮水般涌进市区，逼近车站，逼近专家楼，逼近了集团军指挥所。德军很可能在近卫步兵第 13 师开到之前占领车站，切断集团军，并推进到中心渡口。左翼的米宁郊区，战斗更加激烈、残酷。形势每时每刻都在恶化。

为了保住中央渡口，崔可夫一方面将左翼的一个坦克营迅速调到集团军司令部指挥所来；一方面由克雷洛夫从司令部人员和警戒连里抽调人员组成两个组。一组由作战处长扎利久克上校指挥，配以 6 辆坦克，封锁从车站到码头的街道；一组由魏因鲁布中校指挥，配以 3 辆坦克，支援专家楼，阻止敌人从这里向伏尔加河及码头扫射。崔可夫的决定挽救了码头，并成功地掩护了近卫步兵第 13 师的第一批渡船。

14 点，浑身上下全是泥土的近卫步兵第 13 师师长亚历山大·伊里奇·罗季姆采夫少将赶到了集团军指挥所，向崔可夫汇报了第 13 师的情况。第 13 师人员配备齐全，人数约 1 万，但武器、弹药配备较差。

1000 多名战士没有步枪。崔可夫指示在伏尔加河左岸的洛博夫将军调集武器，补给第 13 师。崔可夫要求罗季姆采夫率领全师于 14 日晚渡过伏尔加河，其中两个团负责肃清市中心、专家楼及车站的德军，一个团固守马马耶夫岗地区，一个营作为预备队，留在集团军指挥所。崔可夫指出：“我们没有权利指望敌人会消极行动。敌人将不惜任何代价消灭我们、占领城市。所以，我们不能仅仅限于防守，而应该抓住每一个有利战机，打反攻，把我们的意志强加于敌人，并用我们的积极行动破坏敌人的计划。”

距离近卫第 13 师渡过伏尔加河还有 10 个小时；已经被打散的、极度疲乏的部队能不能在中央方向再坚持住 10—12 个小时？崔可夫焦虑万分地等待着。这时，传来一个坏消息：执行反冲击任务的混编团的许多指挥员牺牲，该团处于一片混乱中。崔可夫已经没有预备队了，最后一支预备队一警备连和集团军司令部人员也全部投入了战斗。他把警备司令阿·阿·萨拉耶夫上校召来，指示他集合各要塞、各防区司令，率领各工厂、地区的武装警卫队约 1500 人，在市中心的一些坚固建筑物组织防御。

经过一天的激战，德军密密麻麻地涌向马马耶夫岗，逼近了横贯城市、通往中央车站的铁路线。车站仍在苏军手中，但由于守军损失巨大，战斗队形渐渐稀疏，许多德国的冲锋枪手已渗入了市中心的许多建筑物。设在马马耶夫岗的集团军观察所，已被炸弹和敌炮弹摧毁。

9 月 14 日夜，崔可夫和集团军司令部的人员一夜没合眼。一部分人在前线重建部队，一部分人在专家楼、车站指挥战斗，掩护罗季姆采夫师渡河，另一部分人在中心渡口迎接渡过河的部队，带领他们直奔前线。经过一夜奋战，近卫第 34、第 42 团及第 39 团的一个营渡过了伏尔加河，在克鲁托伊深沟至车站的市中心地段组织防御，坚守马马耶夫岗、车站。

9 月 15 日凌晨，德军在航空兵的支援下，从中央、左翼两个方向向第 62 集团军发起进攻：在中央方向，德军 3 个师在坦克的支援下向马马耶夫岗、车站进攻；在左翼，德军的 2 个坦克师、1 个步兵师向米宁城郊、库波罗斯诺那发起攻击。

战斗一开始，形势就对第 62 集团军极为不利。车站附近和米宁城郊的战斗异常激烈。一天之内，车站 4 次易手。深夜，车站重新回到苏军手中，罗季姆采夫师刚刚渡过伏尔加河，还没来得及熟悉环境和站稳脚跟，就投入了

战斗。第 34 团在重型坦克掩护下，进攻专家楼，但未奏效。巴特拉科夫上校指挥的步兵旅和萨拉耶夫师的几个分队损失严重，被迫退到列索波萨多奇那雅地区。杜比扬斯基上校的近卫步兵第 35 师以及其他部队的几支分队也同样遭受巨大损失，撤到城市西郊、察里察河以南。马马耶夫岗究竟在谁手中，很难预料，崔可夫为它的命运担心。如果它被占领，敌人将控制整个城市和伏尔加河。崔可夫命令：叶林上校的第 39 团各分队必须于今夜渡过伏尔加河，迅速向马马耶夫岗推进；争取在拂晓前占领那里的防线，并不借任何代价守住山岗上的制高点。经过两天激战，德军伤亡达 8000—10000 人，被击毁坦克 54 辆。第 62 集团军的人员、装备也蒙受了巨大损失，并且被迫后退了。“血，染红了伏尔加河，染红了城市的街道和公园。德国鬼子正是在这块土地上滑下坡去，走向灭亡。”

两天的市区战斗给敌我双方都提供了认识市区战斗的机会，德军在蒙受惨重损失后认识到，靠蛮横是夺取不了这座城市的。从此以后，德军的行动变得谨慎起来了。崔可夫也认识到，在城市的废墟上歼灭敌人，比在伏尔加河和顿河之间的大平原上要容易得多。为了能让集团军首长集中精力指挥中央方向和左翼作战，崔可夫指示集团军炮兵司令员波扎尔斯基将军率领作战处及炮兵司令部的部分参谋，在伏尔加河码头附近设一辅助指挥所，负责右翼部队的指挥。

9 月 16、17 日两天的战斗更加激烈。德军在补充了预备队后，在近卫第 13 师和步兵第 42 旅的中心地带发动了连续不断的攻击，马马耶夫岗、火车站附近的战斗尤为残酷。16 日凌晨，叶林团在步兵第 112 师几个分队的配合下夺回了马马耶夫岗。但是，敌我双方的争夺仍十分激烈，因为敌人也很清楚，占据马马耶夫岗就可以控制整个斯大林格勒。成吨重的炸弹、203 毫米口径的炮弹把整个马马耶夫岗都翻了个个。德军的许多坦克团、步兵团、师被歼灭，被击溃在这里，第 62 集团军也经历了严峻的考验。崔可夫说：“我们的部队在这里经受了从残酷和顽强程度来说都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恶战。”

争夺专家楼的战斗时断时续，第 62 集团军的火力稍一减弱，德军马上就会如弹簧一样弹回来。为了守住专家楼这一要地，苏军被迫不停地进攻，牵制聚集在专家楼的德军。

近卫军中士雅科夫·巴甫洛夫领导的一个战斗小组，死守“一月九日广场”上的一座四层楼房达两月之久，对近卫第 13 师的防御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了纪念这位杰出的英雄，战后重建了这座楼房，命名为“巴甫洛夫楼”。第一火车站的争夺战持续了一周之久，13 次易手。近卫第 13 师的顽强防御粉碎了鲍罗斯占领市中心的企图，迫使他把部署在沃罗波诺沃、佩斯昌卡和萨多瓦亚地区的第二突击群的全部兵力投入战斗。在斯大林格勒南部的一座大型粮库，从 9 月 17 日至 20 日整整几个昼夜，战斗一刻没有停过。驻守这一地域的近卫步兵第 35 师师长杜比扬斯基向崔可夫报告称：“情况不断变化着。原先，我们在粮仓的上面，德国人在下面。我们刚刚把德国人从下面赶出来，他们却又钻到了上面。”每一所房屋、每一个突出部、每一节楼梯都在激烈的争夺中。

德军在初期进攻失利后，又投入了 2 个坦克师、1 个摩托化师和 1 个步兵师的兵力向第 62 集团军左翼发起猛烈的进攻。此时崔可夫已没有任何预备队了，他请求方面军加强 2—3 个师。方面军对城区的险恶形势非常了解，同

意将步兵第 92 旅和坦克第 137 旅配属给第 62 集团军。崔可夫指示：步兵旅在北起察里察河，南至三角地的铁路沿线组织防御；坦克旅在马马耶夫岗以东 0.5 公里的铁路口转线地域占领环形防御，阻止德军向伏尔加河推进。

9 月 17 日，经过一天的激战，右翼的雷诺克至马马耶夫岗局势平静；在集团军中央，马马耶夫岗和中央车站仍牢牢控制在手中，专家楼则落入了德军手中，德军从这里向中心渡口射击。左翼正面已从察里察河起，沿铁路展开，直抵伏尔加河岸边的抽水站附近。为了便于指挥，崔可夫将混编团的残部并入了巴特拉科夫步兵旅；将南翼的残余部队编入了杜比扬斯基近卫师；所合并部队的司令部撤回伏尔加河左岸重新组编。17 日晚间，崔可夫随集团军指挥所撤到伏尔加河旁。新的集团军指挥所没有掩蔽部，甚至连能够躲避子弹和炮弹碎片的掩体也没有。

为了减缓第 62、第 64 集团军的压力，近卫第：集团军和第 24、第 66 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以北实施了多次反突击；第 51、第 57 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以南发动了局部反突击。崔可夫在右翼抽调了 2 个步兵旅、1 个团的兵力对德军实施了突击，力图尽速与外围部队会合。叶廖缅科为加强第 62 集团军右翼，又增派戈里什内上校率领步兵第 95 师驰援第 62 集团军。

9 月 18 日，太阳刚一露头，德机就开始对第 62 集团军的战斗队形实施了猛烈的轰炸，对车站和马马耶夫岗的攻击最为凶猛。但是到上午 8 时，德机突然消失，崔可夫从德机的这一反常行动中立即判明，北面的部队已开始了反突击。崔可夫命令右翼部队迅速转入进攻，配合北方突击群的行动，取得了一系列战果：戈罗霍夫上校的步兵旅占领了 30.5 高地；萨拉耶夫师的一个团占领了 135.4 高地；机械化步兵第 38 旅彻底占领了“红十月”村西南的果园；叶尔莫尔金师的分队和叶林的近卫第 39 团在马马耶夫岗顽强突击，向前推进了 100—150 米，并在马马耶夫岗的顶部构筑了牢固的工事。但是，车站易手 15 次后最后落入了德军手中。

9 月 18 日 18 时，东南方面军司令部指示崔可夫在马马耶夫岗地域集结 3 个步兵师、1 个坦克旅的突击群，对斯大林格勒西北郊的敌人实施突击，掩护戈里什内的步兵第 95 师在 19 日 5 时前渡过伏尔加河，从 102 高地向城市西北郊突击。

要完成方面军下达的任务是十分艰难的。此时，第 62 集团军各部队都已卷入巷战，要组织起 3 个步兵师、1 个坦克旅的突击群谈何容易。步兵第 95 师要在德军密集火力的封锁下，在短短几个小时内渡过伏尔加河，并占领出发阵地更是难上加难。但是，在残酷的防御战之后，出现了一个新词汇——进攻，这个词犹如一把火，激发人们的热情和对胜利的信心，它表明防御就要结束了。正是这股热情、信心给苏军带来了希望。这正是：德寇侵入察里津，军民齐力扫妖孽；为保斯大林格勒，不惜流血与牺牲。欲知崔可夫如何却敌，且听下章便知分晓。

第九章 扭转乾坤

敌军围困万千重，名将威名垂青史；
岿然不动英雄色，血战顽敌水陆空。

9月19日，经过一天激战，摩托化步兵旅占领了126.3高地；叶尔莫尔金的步兵第112师的一个团进入了多尔吉冲沟以北的地区。戈里什内师的两个团在9月18日夜间渡过河后，迅速投入了战斗。他们没有来得及做好准备，也没来得及熟悉一下周围的情况，在越过马马耶夫岗脊部以后，立即与正在进攻的敌人步兵、坦克展开遭遇战。

经过一个星期的巷战，崔可夫对城市防御有了许多实战经验。针对街头堡垒战分散、多样的特点，崔可夫要求各级指挥员不要为一些条例、制度束缚，要充分相信自己的士兵，给他们以充分创造的自由；各级部队可以组织人数不等的突击小组，甚至“单人堡垒”，作为新的战术单位。由于采用了机动灵活的战术，随时随地攻击敌人，迫使敌人日夜不得安宁，不得不不断向各个方向投入新的兵力去包围、进攻每一个突击小组，甚至“单人堡垒”。这样就大大分散了敌人的兵力，并杀伤了大量敌人。

德军也在采取一切措施，阻止苏生力军渡河并进入城里。从天明到天黑，德军在伏尔加河上空来回盘旋轰炸。进入夜间，飞机不能活动后，德军的火炮和六管火箭炮对伏尔加河所有码头和通向码头的道路严密封锁。第62集团军要把部队和物资运过伏尔加河十分困难。夜间渡过河的部队必须在当晚就进入阵地，物资必须在当夜发给各部队，否则，部队将受损严重，物资将会被全部炸毁。

9月20日，紧张激烈的战斗在市中心展开。为了减轻市中心和左翼部队的压力，崔可夫指示右翼部队在雷诺克、奥尔洛夫卡、拉兹利耶夫卡等地对德军实施反击，牵制德军。这一天，罗季姆采夫的近卫步兵第13师与德军展开了空前的大搏斗。敌人的自动枪手已潜入中心渡口地区、师指挥所等地，近卫第42团的一部分部队已被德军包围。为缓解这一地段的局势，崔可夫命令在马马耶夫岗作战的叶林团迅速摆脱敌人，支援近卫第13师，保卫中心码头。德军立刻察觉出了叶林团的动向，出动大量飞机阻击叶林团，该团没能按计划进入预定位置。在这种情况下，崔可夫命令左岸炮兵全力支援罗季姆采夫师，但未能扭转局势。德军为了达到突破步兵第42、第92旅及萨拉耶夫师防御的目的，又集结了新的兵力，猛烈冲击第62集团军左翼。为了策应左翼，崔可夫再次急令驻扎在马马耶夫岗地域的部队对德军实施不间断的反突击，削弱德军的攻击势头。

但是，德军仍不断组织力量，对近卫步兵第13师的部队实施分割包围。担任守卫火车站的第42团1营与敌军激战了7天7夜，他们在没有水、没有粮食、没有弹药的情况下，利用每一座建筑物、每一块石头与德军拼杀，打退了德军一次又一次疯狂进攻，歼灭了大量敌人。该营与德军巧妙周旋，牵制了大量敌人，为稳住整个防线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激战中，营长费多谢耶夫上尉和全营官兵大部分壮烈牺牲。德军在遭受巨大打击后，终于前出到了第二堤岸街，其先遣分队逼近了中心码头，切断了步兵第92旅和近卫步兵第13师的联系，破坏了中心渡口，第62集团军第一次被德军切成两段。

苏军最高统帅部为了缓解第62集团军的局势，在斯大林格勒市北部发动了连续不断的反冲击，力图杀出一条血路，与第62集团军会合。但是，希特

勒为了夺取斯大林格勒。集结了大量兵力，多次阻住了苏军北部突击群的突击。鲍罗斯声称，他已控制了斯大林格勒的南半部和中心渡口。

敌人靠近中心码头，第 62 集团军的后方和伏尔加河就完全暴露在德军的火力威胁之下。为保证后勤供给，崔可夫指示：迅速建立 3 个码头和 3 条横跨伏尔加河的水路交通线。第一码头在上阿赫图巴地区，第二码头在斯库德里地区，第三码头在图马克地区。通过这 3 个码头，伏尔加河区舰队就可以利用夜色的掩护，为“红十月”工厂和斯帕尔塔诺夫克村附近码头运送物资，从而保证了作战物资的供给。

9 月 22 日，德军为切断近卫步兵第 13 师与集团军主力的联系，出动了大量飞机、坦克、步兵，对第 13 师的阵地实施了连续不断的攻击。第 13 师的勇士们打退了敌人连续 12 次的疯狂进攻，牢牢控制着市中心。当日下午，德军在进攻中突破了多尔吉峡谷，并向克鲁多伊峡谷、“1 月 9 日广场”发动了凶猛的攻击，占领了广场，直逼炮兵大街，并有几辆坦克冲到了伏尔加河，包围了近卫步兵第 34 团指挥所，局势异常严重。团长帕尼欣上校在与主力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率领剩余部队与德军展开了激烈搏斗，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奋战，与支援部队一起，夺回了多尔吉峡谷和“1 月 9 日广场”。

但是，第 62 集团军的部队已精疲力竭，而德军第 6 集团军不断得到支援，第 62 集团军在后退。德军的一些先遣支队沿莫斯科大街前出到了伏尔加河岸；一个步兵团沿基辅大街、库尔斯克大街推进到了专家楼地区；戈里什内师已退至马马耶夫岗西南坡；位于多尔吉冲沟和克鲁托冲沟之间、人民委员会大街和维连大街的第二梯队——步兵第 112 师也投入了战斗。

德军在步步紧逼，在这危难关头，巴秋克师的两个团渡过了伏尔加河，并从行进间对“营街”、“师街”、“炮兵大街”发动了迅猛的冲击，全歼那里的敌人。接着又夺取了金属制品厂，并与近卫步兵第 13 师和步兵第 95 师取得了联系，从而缓和了第 62 集团军的局势。

9 月 23 日，第 62 集团军为了打破德军沿河岸攻击、切断通向河边和渡口通道的企图，巴秋克师在马马耶夫岗的反击遏止了敌人从中心码头区域向北的进攻，粉碎了敌沿伏尔加河从西翼突击第 62 集团军后方的计划。崔可夫回忆说：“对于第 62 集团军来说，危机已经过去。敌人第一次突破到伏尔加河，没有给我集团军防御带来太大的影响。马马耶夫岗仍然在我们手中。我军虽损失很大，但没有任何一支部队完全被歼。以西伯利亚人为主的巴秋克师的反冲击，遏止了敌人在市里的进攻。法西斯匪徒的进攻被挫败了。”

在斯大林格勒市处于最危险的时刻，崔可夫和他的战友们从未想过离开市区，撤到伏尔加河对岸，甚至伏尔加河中的某个岛屿。崔可夫说：“因为这样做将会立刻影响到各兵团的指挥员、他们的司令部以及全体战士的精神状态。”古罗夫告诉崔可夫，他为集团军军事委员会留了几条船。崔可夫说：“只要我神经健全，就决不会撤到伏尔加河左岸去。”克雷洛夫十分赞同崔可夫的观点，他告诉崔可夫：“我们将一起清洗好自己的手枪，把最后一粒子弹留给自己的脑袋。”崔可夫指示集团军司令部成员，不要呆在自己的指挥所里，要经常到师、团的观察所去，去坑道与战士们亲切交谈，去告诉他们，“将军们——军事委员会的成员们，没有离开他们，而是与他们一起战斗。”这与德军指挥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激战时，鲍罗斯和他的司令部设在距前线 120—150 公里的下奇尔斯卡亚或戈卢宾斯卡亚镇。而第 62 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和集团军司令部，在 10 月中旬的那几天里，距前沿仅 400 米。

战斗是残酷的，参加过攻打这个城市的德国将军汉斯·德尔在《进军斯大林格勒》一书中写道：

“9月中旬开始的争夺斯大林格勒工业区的战斗，可以称为阵地战或‘要塞战’。战争从草原开阔地转到被大大小小沟壑分割的、有许多小树林和山谷的伏尔加河沿岸高地；转到斯大林格勒的岗峦起伏、坑洼不平的工厂区……敌我双方为争夺每一座房屋、车间、水塔、铁路路基，甚至为争夺一堵墙、一个地下室和每一堆瓦砾都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其激烈程度是前所未有的，甚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也不能相比。我们与敌人的距离已近到极限。尽管我们有优势的空中力量和密集的火炮力量，但在近战中都无法发挥作用。俄国人比德国人的优势在于：他们更善于利用地形和进行伪装；他们有丰富的街垒战和固守楼房的经验；而且他们占领着牢固的防御阵地。”

希特勒曾对第6集团军司令说：“你带领你的集团军，你将所向无敌！”可是，在斯大林格勒的初期战斗中，这个集团军就碰得头破血流。这无疑惹恼了脾气古怪的希特勒，先是指挥南线部队的冯·包克陆军元帅被撤职，接着总参谋长哈尔德上将又被革职，并命德军于9月25日发动新的进攻。

25日，德军在拉兹古利亚耶夫卡和戈罗季谢地域集结。崔可夫指示将集团军兵力部署适当调整，压缩并加强梅切特卡河正面和马马耶夫岗地域的战斗队形。同时强调“在任何情况下，绝不允许敌人闯入阿尔季列里斯卡亚大街地区和靠近伏尔加河河岸”。部队重新部署后，北翼有3个旅（第115、第124、第149旅）、萨拉托夫师的1个团、步兵第315师和摩托化步兵第2旅一些建制不全的分队。它们的左翼有坦克第23军（仅有56辆坦克），驻守莫克拉亚梅切特卡河至多尔吉冲沟北脊一线，与叶尔莫尔金的步兵第112师策应。近卫坦克第2旅为第二梯队，该旅的坦克已全被打坏，仅有13辆坦克可作为固定发射点使用。萨拉耶夫师的1个团被包围在靠近中央车站的一个城市公园里，步兵第92、第42旅分别在察里察河的南、北作战，与集团军失去了联系，但仍在顽强战斗。

崔可夫得知德军的突击后，命令部队对集结的敌步兵和坦克进行了火炮急袭射击。与此同时，决定让装备齐全的坦克第23军和步兵第112师迎击敌人的突击，并准备将斯梅霍特沃罗夫少将的步兵第193师调往坦克军，以加强这一地区的防御。这一天，崔可夫最担心的是马马耶夫岗的形势，此时岗的南坡和西坡已被敌人占领。敌人只要再向前推进100米，就可以拿到这把打开城市和工人住宅区防御的“战术钥匙”。为了不让德军得逞，崔可夫决定以部分兵力组成数个强击队不断实施反冲击，其余部队坚守阵地，准备反击来自戈罗季谢方向的敌人的进攻。

27日清晨6时，第62集团军开始了反冲击，第64集团军在库波罗斯诺那地域也转入了进攻。第62集团军的反冲击因遭到几百架德军俯冲轰炸机的猛烈轰击被阻。至10时30分，德军的3个师对“红十月”镇和马马耶夫岗发动了进攻。

戈里什内师在马马耶夫岗顶部设立的支撑点被敌人的炸弹和炮火夷为平地。集团军司令部的指挥所也一直处在敌航空兵火力攻击之下。位于附近的一些油槽燃烧了起来，德军的坦克已闯过地雷场，敌步兵紧跟在坦克后面潮水般地向前涌来。指挥所与各部队的通讯联系全部中断，为了掌握部队，崔可夫带上联络官来到巴秋克师。直到深夜，崔可夫终于弄清了情况，德军已

在某些地段向东推进了 2—3 公里。“再有一次这样的战斗，我们会落到伏尔加河了。”坦克军和承担主要突击的叶尔莫尔金师的右翼遭受了巨大损失。残余兵力在梅切特卡何大桥、巴里卡德镇以西 2.5 公里处、巴里卡德镇西南部、红十月镇西郊、直到班内峡谷一线占领了防御阵地。德军则占领了沙赫京斯基大街、热尔杰夫斯基大街和 107.5 高地。戈里什内师被迫撤离了马马耶夫岗顶部，剩余的战斗分队占领着马马耶夫岗的东北斜坡。

形势在恶化，崔可夫要求各兵团和各部队的所有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寸步不离前沿阵地、掩体和堑壕，把各分队编成战斗队形，战斗到最后一粒子弹。值得安慰的是，斯梅霍特沃罗夫的步兵师有两个团渡过了伏尔加河，投入了争夺红十月镇西郊的战斗。戈里什内步兵团的残部在巴秋克师的支援下，对马马耶夫岗组织了反冲击。集团军炮兵司令员指挥火炮和迫击炮对马马耶夫岗实施了通宵轰炸，使德军没能在岗上设防固守，并于第二天占领了马马耶夫岗上的三角点，但未能攻上最顶峰，接近压力水箱。顶峰仍不属任何人，敌我双方的炮火都对顶峰实施了凶猛的轰击，顶峰变成一片火海。

为了顶住德军的最后进攻，9 月 28 日 19 时 30 分，崔可夫下达了第 171 号命令，命令要求各部队必须坚守阵地，“要用最快的速度进行工程作业，以加固自己的阵地；要在前沿和纵深构筑防坦克、防步兵障碍物，并改造一些建筑物，使之适合于巷战……要向全体军人说明：集团军现在是在最后的地界上战斗。我们已经无路可退。每个战士和指挥员的职责就是坚守在自己的掩体内，在自己的阵地上，一步也不许后退！无论如何要把敌人消灭！”

在这场艰苦的防御战中，斯大林格勒市政府和居民尽一切可能帮助第 62 集团军，对第 62 集团军守住阵地起了重要作用。崔可夫回忆说：“我不能不回忆起市委书记丘亚诺夫同志、皮克辛同志以及弗多温同志。区委的几位领导人与集团军保持着经常的联系。居民们、工人们、党组织和市里的共产党员们都与我们在一起。我们一起作战，一起经受烟熏火烤，并肩保卫着这个城市。”

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是这场防御战的灵魂。对斗争目的的深刻理解、党性和战斗的友谊，使整个集团军团结成一个战斗整体。尽管部队受到严重损失，但是党和团的组织仍在发展，并锤炼得更加坚强。每个人都渴望参加战斗，如果需要的话，他们会像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那样英勇地献身。在“红十月”工厂和“街垒”工厂之间，有一条从伏尔加河一直向西延伸的冲沟，沟里长年堆满了炉灰渣。彼得·扎伊采夫中尉奉命率领机枪排守住这个地区，不让敌人从这里逼近伏尔加河。白天，这个地区的敌人火力很强，连头都抬不起来。德军对每一块石头、每一个掩体、每一寸土地都进行扫射。晚间，扎伊采夫率领机枪排神不知鬼不觉地回到这里，悄悄占领了阵地。第二天早晨，德军对冲沟实施了凶猛的射击，随后发动了疯狂的进攻。机枪手用准确的点射射杀敌人，由于不停地射击，机枪套筒里的冷水都沸腾了。扎伊采夫负了重伤，中士卡拉肖夫挺身而出，代替排长指挥战斗。战至傍晚，歼敌 400 余名。

9 月 26—28 日，在第 62 集团军的整个防御正面上，都在进行着激烈的战斗。很难说清楚，哪些街道或者哪些街区曾易手多少次。在这几天里，红军战士所表现出的英雄主义精神达到了很高的境界。战士们决心与阵地共存亡，宁死也不后退一步。“在伏尔加河右岸与敌人决一死战”的口号，已成为在斯大林格勒战斗的每一个红军战士的誓言。每一个坦克手、每一个步兵、

每一个炮手和每一个工兵都懂得：斯大林格勒的土地，哪怕交出一米都是犯罪。

在集团军右翼的奥尔洛夫卡地域，9月28日以前敌我双方在这一地域的争夺只是局部的，双方投入的兵力也不多，前线的变动不大。第62集团军在这里作战的部队有：安德留先科上校的步兵第115旅、步兵第149旅和摩托化步兵第2旅的部队以及已严重削弱的步兵第315师、第196师和第10师。

但是，奥尔洛夫卡凸出部对敌我双方来说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第62集团军可以从这里直接威胁在戈罗季谢地域集结的敌主要集团，并且可以与北部突击群相距仅10—12公里，是两军会合的最近地域。苏军一旦在这里会师，前出到伏尔加河边拉塔尚卡地区的敌人的一支大部队就会被截断，敌主要集团的左翼也会被包抄。鲍罗斯预见到了这种危险，为了消除来自奥尔洛夫卡地域苏军的威胁，他把坦克第16师和步兵第389师的几个团以及“什塔赫利”集群投入了战斗，企图切去这个凸出部。

9月30日13时，德军经过两个小时的航空火力准备和炮火准备后，从东北、西方两个方向对步兵第315师、摩托化步兵第115旅和第2旅的阵地发动了疯狂的进攻。安德留先科旅的第1、第2营伤亡很大，仍坚守着奥尔洛夫镇的北部和南部。但是，德军的钳形攻势很快就要在奥尔洛夫卡以东会合，如果德军的计划得逞，德军将打通通往拖拉机厂和斯帕尔达诺夫卡的通路，合围奥尔洛夫卡地域的守军，并直接威胁拖拉机厂和“街垒”工厂。崔可夫从步兵第124旅抽出两个连似及一个防坦克歼击团火速加强步兵第115旅的第1、第2营，但是未能顶住德军的顽强进攻。德军实现了会合的目的，包围了步兵第115旅的第3营、摩托化步兵第2旅的一些小分队和步兵第315营。

步兵第115旅的第1、第2营在得到2个连、1个防坦克歼击炮兵团的支援后，竭力进攻奥尔洛夫卡，接应被合围的部队。

被合围在奥尔洛夫卡西面的部队，人数约500人，他们从10月2日至10月7日，与优势之敌拼死血战，10月7日，以夜袭冲出合围圈，牺牲近300人。步兵第115旅第1、第2营对奥尔洛夫卡的反冲击严重受挫。德军从北翼发起突击，在奥尔洛夫卡以东组成了第二个合围圈，合围了第1、第2营和萨拉耶夫师的步兵第282团的一部分。经过4日、5日两天的激战，于10月6日凌晨突出合围圈，在拖拉机厂北部组织防御。

德军在奥尔洛夫卡凸出部发起猛攻的同时，又在维什涅瓦亚山谷、红十月镇公墓、多尔吉冲沟和克鲁多冲沟集结了大量步兵和坦克。与此同时，坦克第14师和步兵第94师得到大量补充后从城市甫郊开来。德军的意图是对拖拉机厂和“街垒”工厂实施新的攻击。

在德军准备发起新的进攻的同时，崔可夫一方面将仅余17辆被打坏的坦克和150名战士的坦克第23军司令部撤回伏尔加河左岸，重新组建新部队；一方面得到了近卫步兵第39师的支援。该师渡过伏尔加河后，崔可夫命令它在“红十月”工厂的各个车间里构筑工事固守，把各个车间变成威力强大的火力支撑点。古尔季耶夫上校的步兵第308师也渡过了伏尔加河，准备对巴里卡德镇实施反冲击。10月3日，若卢杰夫少将指挥的步兵第37师也被调入第62集团军。此外，各工厂组织了工厂支队，共同保卫工厂和车间。别雷上校的坦克第84旅也开始渡过伏尔加河。

德军的进攻仍在不停地展开，但步兵第308师等新生力量的到来大大增

强了战斗力，德军因没有料到会突然遭到新生力量的顽强阻击而损失严重。

1942年10月14日，希特勒向德军发布命令：除斯大林格勒方向以外，在整个苏德战线上转入战略防御。这表明，希特勒德国的败降已为时不远了。然而，困兽在灭亡前总还是要挣扎一番的。在斯大林格勒方向上，希特勒继续调兵遣将，准备对这座城市实施新的攻击，也就是第三次攻击，企图通过这次攻击取得决定性的胜利。10月份，德军集结了8个师约9万人，火炮和迫击炮2300门，坦克近300辆的兵力。第62集团军经过长达4个月的激战，虽然兵力不断得到加强，但已损失巨大，仅余5.5万人，火炮和迫击炮1400门，坦克80辆。在德军占优势的情况下，两军在拖拉机厂、“街垒”厂、“红十月”厂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战斗一直持续到11月18日。

10月14日，德军进攻拖拉机厂和“街垒”厂，在约5公里宽的地段上集中了2个坦克师和3个步兵师，出动2000架次飞机支援战斗和轰炸市区。

这一天的战斗极为激烈。俯冲轰炸机的发动机嗡嗡作响，炸弹雨点般纷纷落下，高射炮弹的曳光弹道划破长空，在空中爆炸开花。四周一片轰鸣、呻吟声。用大桶搭成的横跨杰涅日内河的徒步桥被炸断，被河水冲出很远。到处一片残垣断壁，拖拉机厂的厂房在熊熊燃烧。崔可夫的集团军掩蔽部像发疟疾一样颤抖着，沙土从顶棚上直掉下来，整个掩蔽部都被灰尘笼罩着，令人喘不过气来。尘土蔽日，只见一个栗色的亮点悬在当空。

德军的主要突击地域是步兵第112、第95、第308师和近卫第37师守卫的地段。由于屡遭攻击，第112师和第95师的兵力损失严重。德军在兵力兵器方面占有明显优势：人员和火炮为第62集团军的1.7倍，坦克为3.8倍，作战飞机在5倍以上。

10时，近卫第37师第109团被德军坦克和步兵击溃，该团战士钻进地下室和楼房继续与德军战斗。

11时，步兵第112师左翼被突破，大约50辆坦克碾过了该师的战斗队形。到13日，只剩下以师长叶尔英尔金上校等不足千名战士，他们组成零散小分队和守备部队，在各个独楼、拖拉机厂的车间、尼日内镇和伏尔加河的陡坡上顽强战斗。

11时50分，德军占领了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的体育场，深深楔入第62集团军的防御阵地，离拖拉机厂不到1公里。在近卫第114团防守的地域，德军将其分割，近卫战士组成小分队固守在楼房、废墟里。近卫军中尉伊万诺夫和指导员叶鲁希莫维奇指挥的6连官兵全部战死。近卫第117团团长安德烈耶夫牺牲。古尔季耶夫指挥的步兵第308师损失严重。近卫第37师指挥所被摧毁；在戈里什内的步兵第95师地段上，从早晨8时起，进行了一场严酷无比的战斗。该师第3炮兵连排长瓦·弗·弗拉基米罗夫中尉回忆说：

“10月14日那个晴朗的早晨是从一阵山崩地裂声中开始的，这是我们在以往的战斗中从未遇到过的。上百架飞机在空中嗡嗡地盘旋，到处响着炸弹和炮弹的爆炸声。”

13时10分，集团军指挥所有两个掩蔽部被炸塌。14时，集团军指挥所同所有部队的电话通讯中断，电台联系也断断续续，时有时无。

15时，德军坦克深深楔入第62集团军的战斗队形，前出到拖拉机厂和“街垒”工厂地区，并突入到集团军指挥所前，距离仅300米，司令部警卫连投入了战斗。如果德军再逼近点，崔可夫也要亲自上阵与德军坦克搏斗了。

16时35分，德军逼进了团长乌斯季诺夫中校的指挥所，乌斯季诺夫请

求波扎尔斯基向他开炮。波扎尔斯基咬牙下达了攻击命令，1个“卡秋莎”营的齐射压制并重创了德军。

在拖拉机厂和“街垒”工厂，第112、第37、第95、第308师与工人支队一起，利用街道、工厂痛击德军，德军伤亡惨重，但仍将第62集团军拦腰斩断，牢牢控制了拖拉机厂和“街垒”工厂之间约1.5公里的地带。到16时，第112、第37师和第308师的右翼被德军坦克分割合围。第95、第37师的战斗人员伤亡达75%。北集群的步兵第124、第115、第149旅和第112师的一部也在合围中与优势之敌激战。在第62集团军10月15日的战报中记载：“集团军正在战线的北段和中段进行艰苦的防御战。南段正反击敌小股步兵和坦克的进攻。敌人投入生力军，继续从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向南、向‘街垒’工厂方向发展进攻，并向斯帕尔诺夫卡和雷诺克发起进攻，企图沿伏尔加河前出至集团军的后方。10月15日日终前，敌人攻占了斯大林格勒的拖拉机厂，切断了近卫步兵第37师和步兵第95师之间的防御正面，并以其先遣部队插入步兵第308师后方，前出到集团军指挥所。集团军司令部警卫连在距指挥所300米处投入战斗。”

北集群的部队一直在合围中作战，敌我双方在斯帕尔塔诺夫卡镇南郊展开了一场生死搏斗，德军“B”集团军群司令早在10月15日就向希特勒报告称：“被围在斯帕尔塔诺夫卡工人区的苏联兵团已被消灭。”10月20日，总参谋长在向希特勒报告中才正式承认在这一地域的战斗遭到失败。苏军的北集群沿雷诺克镇北部、斯帕尔塔诺夫卡西郊和南郊、包括莫克拉亚梅切特卡河河口附近一线占领了防御阵地，北集群的形势大大缓解。

从10月16日早晨起，德军3个步兵师、两个坦克师沿伏尔加河向南发起了进攻，企图最后击溃第62集团军的战斗队形。鉴于第62集团军处境艰难，方面军司令员叶廖缅科将柳德尼科夫师调给崔可夫。

15日夜，该师的1个团渡过伏尔加河，崔可夫将其投入到最薄弱的“街垒”工厂以北。该团刚刚进入阵地就与已严重削弱的第37师、第95师及坦克第84旅一起投入了战斗。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战斗，德军有5个师，并得到大量航空兵、炮兵的加强，但是，苏军在强击航空兵、伏尔加河区舰队和炮兵的支援下重创了德军。

10月16日夜，柳德尼科夫的步兵第138师的另外两个团渡过伏尔加河后，使这一地域进一步得到加强，稳定了这一地区的防御。

10月18日的主要战斗主要是争夺“街垒”工厂，并向南扩展到了“红十月”工厂。柳德尼科夫、若卢杰夫、古尔季耶夫的部队整整一昼夜反击着德军由北向“街垒”工厂和斯库利普图尔内公园的进攻。15时，德军在杰列文斯卡亚大街以南突破了苏军防御，前出到伏尔加河。第650团以刺刀反冲击消灭了突至伏尔加河的敌人。德军还突破了苏军在特拉姆瓦伊纳亚大街的防御，逼近了“街垒”工厂西面的铁路。斯梅霍特沃罗夫的右翼部队被突破，使古尔季耶夫师面临被合围的危险。为了消除这一威胁，崔可夫第一次下达了向后、向伏尔加河撤退200—300米的命令，拉平了战线，压缩了战斗队形。

10月21和22日，德军在得到加强后，沿公社大街和中央大街对斯梅霍特沃罗夫师和古里耶夫师发动了新的进攻。从这天起，争夺“街垒”工厂、“红十月”工厂和伏尔加河渡口的战斗更加激烈了。

23日，战斗重心开始向“街垒”工厂至班内沟一带转移，战斗前沿向伏尔加河岸接近了约300—500米，最后一个渡口面临严重威胁。

10月24日，德军占领了“街垒”工厂的西南部和中部，并逼近了“红十月”工厂，此后，战事转向“红十月”工厂，战斗更紧张、更激烈了。

希特勒曾在9月底国会的一次演讲中说：“我们正在攻占斯大林格勒，我们一定会夺取它，这一点你们可以相信。”戈培尔则在同土耳其记者的谈话中声称：“我是个言谈谨慎的人，我可以自信地对你们说，冬季来临之前，俄国军队再不会对德国构成威胁了。我讲这一点时，我深信事情的发展会像往常一样，它是不会辜负我的。我请你们过几个月之后再回忆我的这次谈话。”那么让戈培尔回忆的究竟是什么呢？正如德国上等兵瓦尔特描述的那样：“斯大林格勒简直是地球上的一座地狱；是另一个凡尔登，有新式武器装备的红色凡尔登。我们天天进攻，即使我们早上攻占了20米，可是一到晚上，俄国人又夺了回去。”上等兵贝斯特在给他母亲的信中悲观地写道：“要想使斯大林格勒成为我们的，恐怕还得等很长的时间。俄国人不投降，他们要战斗到只剩最后一个人。”

德军在日夜进攻受挫后，放弃了曾使他们蒙受重大损失的夜间攻击，采取了夜晚休息、日间突击的战术。为拖垮敌人，打乱德军有计划的进攻，崔可夫指示各部队组织强击队骚扰敌人，并以火炮、航空兵急袭打击敌人。夜间成了第62集团军活动的黄金时刻。

10月25日至27日，德军继续对渡口和“红十月”工厂实施突击，并对“红十月”工厂和“街垒”工厂之间的地段发动了数次进攻，占领了“红十月”工厂的西北部，并至距离伏尔加河仅300米的地域。在这场殊死血战中，崔可夫将唯一的一个预备营投入了“红十月”工厂，再次缩减了各处和各部门的人员，把他们与刚出院的30名战士合编在一起，对已突至伏尔加河的德军实施了反冲击，取得一定战果。方面军为了加强第62集团军，调派索科洛夫的第45师渡过伏尔加河，使第62集团军的局势有所缓解。

战事进入11月，德军继续攻打斯大林格勒已经不是出于军事上的需要，而是出于政治上的目的了。因为对希特勒这样的独裁者来说，威望的得失一向是尤为重要的，希特勒之所以在明知回天无力之时，仍然不断向斯大林格勒输送炮灰，完全是为面子而战。

德军已黔驴技穷。而在伏尔加河沿岸的狭窄地带占领防御达3个月之久的第62集团军采取了灵活的强击战术，使防御纵深向前推进了100米。

11月11日6时30分，经过航空火力和炮火准备后，鲍罗斯又集结了5个步兵师、2个坦克师和2个工兵营的兵力，从沃尔霍夫斯特罗耶夫斯卡亚大街至班内沟的宽约5公里的正面上对第62集团军发动了最后的反扑，企图一举击溃柳德尼科夫、戈里什内、索科洛夫和古里耶夫的步兵师，前出到伏尔加河。北集群部队、巴秋克师的部队也遭德军攻击。德军在损失大量兵力兵器后，向前推进了300—400米，在500—600米的正面上前出到了伏尔加河。第62集团军第三次被分割，柳德尼科夫步兵师与主力部队失掉了联系。但是，所有的城市保卫者都深信，这已是德军最后一次强攻了，下一次强大的、势不可当的突击将由苏联红军来实施。

11月18日，这一天终于来到了。方面军电告崔可夫，红军将转入反攻，围歼斯大林格勒地域的敌人。至此，斯大林格勒会战苏军防御阶段结束，同时也是苏联卫国战争第一阶段——战略防御阶段的结束，从此苏联卫国战争进入第二阶段——根本转折阶段。

德军为了夺取斯大林格勒，向该方向先后调来了50个师的兵力，进攻达

4个月，死伤近70万人，损失火炮、迫击炮2000余门，坦克和强击火炮1000余辆、飞机1400余架。正如德军最高统帅部参谋长凯特尔在回忆录中承认的那样，德军一师又一师的部队，就像飞蛾扑火般地投入战斗。目标有时好像就在指掌之间，然而却始终可望而不可及。

围歼在斯大林格勒附近的德军主力的反攻计划于11月13日得到斯大林的批准，并确定11月19日为反攻的具体日期。为了完成反攻计划，并促成反攻的突然性，苏联最高统帅部向斯大林格勒方向隐蔽地调集了大量兵力。至11月中旬，共展开了3个方面军，总兵力为110.6万人，火炮和迫击炮1.55万门，坦克和自行火炮1463辆，作战飞机1350架。

苏军当面之敌为德军“B集团”、共有101.1万人，火炮和迫击炮1.029万门，坦克和突击火炮675辆、作战飞机1216架。德军此时虽已察觉苏军可能在斯大林格勒方向向德军集团的左翼进攻，但未能判明苏军在左翼哪个地段实施突击，更未能判明苏军进攻的兵力和开始反攻的日期。

1942年11月19日晨7点30分，大雪纷飞。在斯大林格勒西北部，苏联西南方面军和顿河方面军的几千门大炮一齐开火，开始了冲击前80分钟的炮火准备，接着兵分两路，以坦克为先导，向战斗力较弱的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发起了迅猛的突击，迅速突破了罗军的防御，随后以坦克军和机械化军向战役纵深推进。

11月23日，西南方面军占领了顿河左岸的重要支撑点卡拉奇，同时在拉斯波平斯卡亚地域包围了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第4、第5军，并很快将其歼灭，俘敌2.7万人。

正在阿尔卑斯山胜地伯希特斯加登流连忘返的希特勒和他的将领们闻听到苏军反攻的消息，十分惊怒。新任陆军总参谋长蔡茨勒将军建议将第6集团军撤出斯大林格勒，退到顿河河曲一带，恢复被突破了的阵线。希特勒大发脾气，大声叫道：“我决不离开伏尔加！我决不从伏尔加后退！”

希特勒这一疯狂的决定，很快给德军带来了灾难。希特勒严令第6集团军坚守斯大林格勒周围的阵地。

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第57、第51集团军和第64集团军左翼部队，于11月20日在斯大林格勒以南转入反攻，突破了敌人的防御。

23日与西南方面军坦克第4军在卡拉奇、苏维埃茨基会合，合围了德军第6集团军和坦克第4集团军的一部兵力，共22个师，总计33万人，苏军很快构成了绵亘的合围对内正面。西南方面军近卫第1集团军、坦克第5集团军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第51集团军向西南和南面发展进攻，沿克里瓦亚河、奇尔河、顿河、科捷尔尼科沃以北一线构成宽达500余公里的合围对外正面。从11月24日至30日，顿河方面军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对被围困在斯大林格勒附近的德军展开猛烈的攻击，将其压缩在约1500平方公里的地域内。

苏军的勇猛反攻，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第62集团军的局势。但是，第62集团军仍被压缩在狭窄的伏尔加河沿岸，纵深不足1公里，正面不足2.5公里，德军的炮火可以对第62集团军的任何一个目标实施火力突击，机枪火力也可以扫射其整个纵深。柳德尼科夫师仍被德军合围，已被紧逼到伏尔加河，防御区域尚不足1平方公里。左翼的近卫步兵第13师沿伏尔加河河岸的狭长地域防御，纵深仅200—300米。马马耶夫岗的水塔、107.5高地已被德军控制，向东通往伏尔加河的全部接近地均被封锁，人员、物资的运输十

分困难。

为了改善第 62 集团军的困难处境，崔可夫要求所属部队倾尽全力，歼灭前出到伏尔加河的敌人，尽快与柳德尼科夫师会合，恢复第 62 集团军的防御态势；夺取马马耶夫岗和 107.5 高地，努力将防御纵深扩展到 4.5 公里，消除敌军机枪人力的杀伤，保证伏尔加河各接近地的安全。并且以积极的反击，组织起形式各异、兵力不同的强击队，不断突击德军，配合反攻部队的行动。但是，第 62 集团军经过数月奋战，人员伤亡严重，加上严冬的到来使弹药运输更加困难，因此无力组织起强大的兵团，给德军以致命的一击。德军第 6 集团军在苏军发起大反攻后，惊恐不安，忙于准备逃跑，因此也无心恋战，斯大林格勒的局势趋于平缓。

希特勒在得知德军被围后，立即回电，指示鲍罗斯将司令部迁入斯大林格勒城内，“坚守待援”；同时命令戈林负责空投物资，援救被围的德军。

但是，对希特勒来说，要保证 33 万人的物资给养，单靠空投谈何容易！按照鲍罗斯的要求、每天空运的军需物资至少需 750 吨。德国空军缺少足够的运输机，远不能满足这种要求。即使有足够的运输机，在这样风雪交加的天气中，在苏联空军已夺取空中优势的地区，是无法完成这项任务的。

希特勒在空援受挫后，开始认识到解围是比空投更为切实可行的办法。11 月 25 日，希特勒把最有“天才”的战地指挥官冯·曼施坦因元帅从列宁格勒前线调至斯大林格勒，任命他为新组建的“顿河”集团军群司令。他的任务是：从斯大林格勒西南向前推进，杀开一条血路，打到斯大林格勒，为第 6 集团军解围。但是，希特勒的要求简直是办不到的。曼施坦因认为，德军唯一成功的机会在于第 6 集团军从斯大林格勒向西突围，自己的部队以坦克第 4 军为前锋，向东北进攻，夹击苏军，但是希特勒仍然不同意从伏尔加河撤退。第 6 集团军必须留在斯大林格勒，而曼施坦因必须杀开一条血路，打到斯大林格勒。

12 月 12 日，曼施坦因怀着沉重的心情，发动了“冬风计划。”

苏军最高统帅部 13 日决定：先粉碎德军增援，然后再歼灭被围之敌。

12 月 16 日，苏军第 51 集团军在阿克赛河的防线被突破，德军开始向梅什科瓦河逼进，德军有可能突破苏军的合围的对外正面，与被围德军会合。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员叶廖缅科以第 57 集团军的坦克第 13 军和方面军预备队 1 个步兵师、1 个坦克旅加强第 51 集团军，又以方面军预备队 3 个师在梅什科瓦河北岸设防。同时，苏军最高统帅部把预定用来进攻被围德军集团的顿河方面军的近卫第 2 集团军调给斯大林格勒方面军。

23 日前，德军坦克第 4 集团军坦克第 57 军进至梅什科瓦河，一度与被围的德军集团相距不到 40 公里，但德军损失惨重。12 月 14 日，斯大林格勒方面军转入反攻。

12 月 29 日，苏军攻占科捷尔泥科沃，德军向西和西南退却。苏军歼灭了罗马尼亚第 4 集团军，重创德军坦克第 4 集团军的坦克第 57 军，将敌击退到距斯大林格勒达 200 公里的集莫夫尼基地域。

驻守在斯大林格勒的第 62 集团军，已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从 12 月 16 日起，情况进一步好转。特别是冬季的来临，更使第 62 集团军的形势大大改善。16 日下午 4 点，有人跑进集团军指挥所，兴奋地对崔可夫说，一块巨大的冰块停靠在第 62 集团军指挥所前。崔可夫闻讯，急令工程兵部队立即探明冰块的稳定情况，与对岸是否已经连接。工程兵部队迅速探明了冰块的情况，

报告说可作为自然通道与伏尔加河左岸联系。崔可夫得报后，指示工程兵部队在冰块上铺设木板，开辟出通行道路。

12月17日，在第62集团军的战报中专门记述了这一意外的惊喜：“从12月17日早晨起，可以沿铺在冰块上的两条木板，步行通过伏尔加河。”

第62集团军的局势在缓解，但部队没有坦克、没有预备队，单靠各步兵团的进攻，无法歼灭前出到“街垒”工厂地域的伏尔加河的敌人。柳德尼科夫师仍在合围中战斗，崔可夫对这种局势焦虑万分。在崔可夫手中，只有伏尔加河左岸的大炮可以派上用场了。但是，要想用炮火消灭敌人，有许多困难：首先，由于敌我战斗分界线犬牙交错，要对敌军据点实施炮击，必须有准确无误的神炮手；其次，为了保证射击精度，必须从右岸进行射击校正，而这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流冰的冲击经常使有线通讯中断，无线通讯的效果不仅差，而且很不可靠，校正员的安全也受到严重威胁。

尽管困难很大，但崔可夫果断决定：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实施炮火援助。为了避免误伤，崔可夫指示部队把敌人占领的地段，由北到南，从伏尔加河到最前沿，用从左岸能看得很清楚的标杆做出标记。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德军驻守的宽约600—800米的大走廊。左岸的炮兵与右岸的校射员密切配合，对大走廊里的敌人实施了毁灭性的打击。柳德尼科夫和戈里什内的步兵分队，见德军阵地浓烟滚滚，迅速接敌，并发出信号弹，请求炮兵停止射击，随后以强击队用手榴弹发起短促冲击。

12月23日，戈里什内师继续向西北方向实施进攻，尽管进展缓慢，但终于与柳德尼科夫师建立了直接联系，完成了预定任务。

12月24日，按照最高统帅部的命令，连续作战数月，已精疲力竭的叶尔英尔金的第112师、斯梅霍特沃罗夫的第193师、若卢杰夫的近卫第37师和2个步兵旅，撤出斯大林格勒市，转入预备队，进行整编。

突然要与这些与自己一同苦战的战友离别，真是难舍难分，勾起崔可夫的无数回忆。第112师曾在第64集团军编成内，同德国法西斯分子作战，身材魁梧的师长，苏联人民忠实的儿子伊万·彼得罗维奇·索洛古布上校在顿河保卫战中牺牲，牺牲前，他握着崔可夫的手说：“我还要和您一起战斗，我们一定要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9月12日，崔可夫与该师再度重逢，该师在马耶夫岗、维什涅瓦亚山谷、拖拉机厂与德军激战过上百次，数十次在敌军的主突方向上作战，立下战功。

斯梅霍特沃罗夫的第193师，1942年5月在预备队第1集团军时，崔可夫就与之相熟。该师一直承担红十月镇的防守任务，击退了数倍于己的优势之敌的几十次突击，消耗了希特勒的大量兵力。斯梅霍特沃罗夫在艰难的战斗环境中，表现出了“丰富的现代战争知识”和沉稳的指挥艺术。

若卢杰夫指挥的第37师进入斯大林格勒地域后，接受了防御拖拉机厂接近地的战斗任务，表现出了大无畏的战斗精神。

战斗仍在激烈进行着。12月24日，在“红十月”工厂区作战的古里耶夫师的近卫第39师遵照崔可夫的指示，对盘踞在各车间的德军开始了连续不断的攻击。肃清了模型车间、分类车间和机工车间的德军，完成了对德军的合围，到第二天清晨，肃清了工厂的全部敌人，同柳德尼科夫师会合。集团军的“情况大为改观”。

最高统帅部对第62集团军的局势仍十分关注，为了防止德军渡河向东突

围，又给崔可夫配属了一个野战筑垒地域，接替了柳德尼科夫和罗季姆采夫的防御地域。

与此同时，崔可夫与参谋长克雷洛夫、军事委员会委员古罗夫共同制定了切断龟缩在城里的敌部队与在各工厂区负隅顽抗的敌部队之间的联系，尔后各个歼灭的作战计划。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决定：由巴秋克师夺取马马耶夫岗；由索科洛夫师、古里耶夫师、什特里戈尔海军陆战旅对 107.5 高地进行突击；戈里什内师对街垒镇发动进攻，保证北面的突击；罗季姆采夫师的任务是，在市中心积极行动，保障集团军的左翼；柳德尼科夫师转为集团军的第二梯队，做适当休整。

第 62 集团军的进攻并没有预想的那么顺利。鲍罗斯的第 6 集团军尽管处境艰难，仍留出 6 个步兵师、5 个工兵独立营与第 62 集团军抗衡。因此，第 62 集团军在进攻马马耶夫岗和 107.5 高地时，不仅遇到了希特勒法西斯分子的顽强抵抗，而且还遭到了有力的反扑。但第 62 集团军战士经过顽强奋战，成功地占领了马马耶夫岗和 107.5 高地，切断了城里敌人与各工厂区敌人之间的联系。

在外围作战的苏军，经过 1942 年 12 月的历次进攻战役，已将合围的对外正面推到距德军被围集团 200 至 250 公里以外，为彻底歼灭德军被围集团创造了有利条件。被围的德军第 6 集团军阵地被压缩得越来越小，且受到苏军严密封锁，空运补给几乎中断，濒于弹尽粮绝的境地，士气低落。

苏军最高统帅部集结了 39 个师又 10 个旅的兵力，并具体制定了代号为“指环”的围歼计划。1943 年 1 月 8 日，苏军向被围德军发出最后通牒，最后通牒称：

“你军已陷入绝境。你们饥寒交迫、疾病丛生。俄罗斯的寒冬还只刚刚开始。严霜、寒流、暴风雪还在后头……你们的处境已毫无希望，继续抵抗下去实在毫无意义。

有鉴于此，并为了避免无谓的流血牺牲，兹建议你们接受下列投降条件……”

投降条件中包括，给所有被俘人员发放“通常标准的口粮”，伤病员可以得到治疗，所有被俘人员可以保留他们的军阶领章、勋章和个人财物。通牒要求鲍罗斯于 24 小时内答复。鲍罗斯立即将最后通牒的全文，用电报发给了希特勒，并请求准予便宜行事。但是，希特勒驳回了他的请求。

1 月 10 日，苏军转入进攻，第 65 集团军从西面向斯大林格勒实施了主要突击。

12 日，前出到罗索什卡河第二防御地带。16 日，占领皮拖姆尼克地域机场。

22 日，切断了古姆拉克以东的铁路线并占领了斯大林格勒南部。德军第 6 集团军的最后一个机场——古姆拉克机场也被苏军占领。

苏军发动大举进攻前夕，顿河方面军司令员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罗科索夫斯基中将越过伏尔加河上的浮冰，视察了第 62 集团军。他告诉崔可夫，在今后的围歼战中，第 62 集团军的任务是：“以积极的行动，从东边将更多的敌人吸引过来。如果敌人企图越过结冰的伏尔加河突围的话，就

筑垒地域：特定军事术语。指被指定担负防御任务的建制军事部队，由数个机炮营以及若干保障和勤务分队组成。

坚决地把它堵住。”崔可夫向罗科索夫斯基保证，在方面军主力发起主攻之前，决不让鲍罗斯从城里撤走一兵一卒，集团军参谋长克雷洛夫补充说：“鲍罗斯在今年夏秋两季用其全部兵力都未能把我们赶进伏尔加河，那么，现在已是饥寒交迫的希特勒法西斯分子，就休想向东跨进半步。”

为了完成方面军下达的任务，崔可夫指示各部队组织规模不等的强击队不断进攻敌人，成功地将德军第6集团军22个师中的6个师5个工兵营牵制在斯大林格勒市，并不断夺取德军占领的支撑点。围歼战斗打响后，崔可夫率领的第62集团军开始由东向西推进，策应外围进攻的苏军部队。

在斯大林格勒的德军仍十分顽强，他们利用工事掩护与苏军激战，“经常是战斗到最后一颗子弹”。崔可夫在回忆这段难忘的往事时说到这样一件事：“1月23日，第45师师长索科洛夫向我报告说，他的部队前出到红十月镇的西郊，包围了法西斯分子的二个强大的支撑点。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流血，我军向敌守军劝降。经过长时间交涉，德军竟向苏军要起面包来。苏军士兵见他们饿得可怜，就送给了他们一些。德军吃了面包，马上又有了精神，重新对苏军开始射击。”

1月24日，苏军又给已无路可退的鲍罗斯一次投降的机会。鲍罗斯仍在尽忠还是尽责挽救残部免于灭亡之间摇摆不定。他向希特勒请示说：“部队弹尽粮绝……已无法进行有效指挥……继续抵抗已无意义。崩溃在所难免。部队请求立即允予投降，以挽救残部生命。”但是，希特勒并不怜惜士兵的生命，他在答复中指出：“不许投降。第6集团军必须死守阵地，直到最后一兵一卒一枪一弹。他们的英勇坚持对建立一条防线和拯救西方世界将是永志难忘的贡献。”

1月25日，外围苏军推进到斯大林格勒的西郊。崔可夫指示戈里什内师、索科洛夫师、柳德尼科夫师、古里耶夫师、罗季姆采夫师转向北面，消灭盘踞在各工厂区和各居民区的敌北集团。巴秋克师转攻南面，对付敌南集团。1月26日，企盼已久的那一天终于来了。第62集团军与由西向东进攻的第21集团军在马马耶夫岗胜利会师。饱经战火的官兵们，眼里闪烁着喜悦的泪花。上午9时20分，在红十月镇举行了激动人心的会师仪式。古辛大尉把一面写有“1943年1月26日会师纪念”的红旗交给第21集团军的代表，以纪念这一天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一天。

苏军胜利会师后，鲍罗斯的第6集团军被分割为南北两个集群，一个在市中心，有9个师的残部，一个在“街垒”工厂和拖拉机厂地域，有12个师的残部，此时鲍罗斯坐在昏暗的角落里，万分颓丧。远在柏林的德军元帅还在给鲍罗斯打气，他在1月28日给鲍罗斯的电报中声称：“第6集团军的英勇奋战将名垂青史，后世子孙将会骄傲地谈起兰吉马克战役的大胆，阿耳卡萨尔战役的顽强，纳尔维克战役的勇敢和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自我牺牲精神。”

1月30日，也就是纳粹党执政10周年，鲍罗斯交给希特勒的战报是：“最后崩溃不出24小时了。”

希特勒还想给鲍罗斯等困守在斯大林格勒的军官注一针强心剂，他授予鲍罗斯梦寐以求的元帅节杖，同时给在斯大林格勒被围的117名德国军官加官晋爵。但是，封官晋爵已挽救不了灭亡的命运。

1月31日，骄横跋扈、不可一世的鲍罗斯成了苏军的俘虏，南部集群停止了抵抗。敌步兵第4军军长普费费尔炮兵中将、第51军军长冯·赛德利茨·库

尔茨巴赫中将、第 295 师师长科尔费斯少将等成了第 62 集团军的俘虏。后来，科尔费斯成为德苏友好协会的成员，崔可夫在担任苏联对德管制委员会主席时与科尔费斯再度重逢，科尔费斯为增进德苏人民间的友谊做了大量工作。

2 月 2 日，崔可夫的第 62 集团军在第 65、第 66 集团军的协同下，对驻守在拖拉机厂和“街垒”工厂及两个工厂居民区的德军北集群实施最后的突击。德军北部集群停止抵抗，德军第 11 军军长施特雷克尔被俘。

2 月 2 日 16 时整，顿河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向最高统帅部报告，完成了歼灭斯大林格勒被围敌军集团的任务。至此，苦战 200 个昼夜的斯大林格勒会战，终于以苏联军民的辉煌胜利而告结束。德国广播电台为“哀悼”德军的惨败，播送了低沉的鼓声。希特勒宣布全国志哀 4 天，4 天之内，各地剧院、电影院和一切娱乐场所停止营业。

苏军的胜利，打破了希特勒消灭苏联进而称霸世界的狂妄企图，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成为卫国战争的根本转折，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根本转折。在这场长达 200 天的大血战中，崔可夫率领的第 62 集团军担负着市区防御的主要任务，与数倍于己的敌军斗智斗勇，出色地完成了最高统帅部下达的“不许后退一步”的作战任务。《红星报》在 1942 年 12 月 1 日的社论中写道：“第 62 集团军的震惊世界的顽强精神，使我统帅部有可能集结兵力，转入反攻，重创庞大的德国法西斯部队。”毛泽东同志在评价这场史诗般的战斗时指出：“斯大林格勒的红军战士做出了有关全人类命运的英雄事业。”苏联最高统帅部为了表彰第 62 集团军的卓越战功，授予它列宁勋章，并命名“近卫”称号。崔可夫做为这场旷日持久的防御战的主要指挥官，团结司令部及第 62 集团军的每一个人，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刚毅果敢，冷静对敌，战功卓著。苏联最高苏维埃为表彰他所做出的卓越贡献，特授予他苏联最高荣誉称号——“苏联英雄”称号。这正是：血战苦撑二百天，众志成城挽狂澜；生擒敌酋鲍罗斯，又把乾坤重扭转。欲知崔可夫在以后的战役中有何佳绩，请听下章分解。

第十章 “死亡谷”

统兵愿战乌克兰，奇兵巧用敌胆寒；
无愧“近卫”军称号，军民同庆解倒悬。

第 62 集团军取得斯大林格勒大血战胜利后，最高统帅部为表彰它在这场战役中的卓越战功，授予其“近卫”称号，并将其改编为近卫第 8 集团军，调入西南方面军编成内，驻扎在阿赫图巴河一带。最高统帅部考虑到推广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战斗经验的需要，将原属第 62 集团军的一些富有战斗经验的部队分散到了各军团，因此，只有古里耶夫将军指挥的近卫第 39 师、索科洛夫将军指挥的近卫第 74 师、巴秋克将军指挥的近卫第 79 师等 3 个师编入了近卫第 8 集团军，格列博夫将军指挥的近卫步兵第 27 师、弗拉基米罗夫将军指挥的近卫第 88 师、马卡连科指挥的近卫第 82 师代替已调往其它集团军的几个师，补入近卫第 8 集团军。新补的各师都参加过斯大林格勒进攻战役，有着优良的战斗传统和丰富的进攻经验。

改编后的近卫第 8 集团军司令部的领导成员有很大调整。崔可夫的战友、第 62 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古罗夫晋升中将军衔，调离了崔可夫集团军，任南方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古罗夫是个意志坚强、非常冷静的人，在斯大林格勒数月的血战中与崔可夫建立了很深的感情。崔可夫在回忆起送别古罗夫的往事时说：“送走自己的同志和战友，我们仿佛很孤单，我经常想念他。”1943 年 8 月，古罗夫不幸牺牲，这一消息令崔可夫非常痛心，他说：“他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再也不能和我们一起分享全面胜利的喜悦了。我们将永远怀念库兹马·阿基莫维奇·古罗夫……”

原集团军参谋长克雷洛夫调任第 21 集团军司令员，许多人都认识他，也非常喜欢和尊重他，崔可夫也与大家一样。他说：“我心里明白，任命我的战友是一项非常正确的决定，然而感情上却无法接受这一事实。我含着眼泪，真想延长分别的时刻，多看他几眼，多听听他的声音。”

古罗夫、克雷洛夫走后，弗拉基米罗夫接替了克雷洛夫集团军参谋长的职务，原近卫步兵第 39 师政委切尔内绍夫上校接任古罗夫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弗拉基米罗夫受过高等军事教育，熟悉司令部的业务工作。切尔内绍夫曾参加过斯大林格勒战役，崔可夫很了解他，对他的评价是：“胜格平静，很勇敢，我非常尊重他。”

部队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补充了大量人员、武器装备，战斗力有了很大提高。

1943 年 3 月底，近卫第 8 集团军奉最高统帅部之命，调往北顿涅茨河的库皮扬斯克和斯瓦托沃地域继续休整。进入 4 月，倾盆大雨冲掉了地上的积雪，山谷里洪水奔腾，河溪泛滥，北顿涅茨河的水也溢出岸外。乌克兰的气候变幻莫测。昨天暴风雪还在席卷大地，而今天田野上却飘荡着浅蓝色的雾气。在温暖的大地上，青草已开始发绿，稀疏的冬麦已开始卷苗。苏军的反攻也犹如这勃勃春光，不断发展。

4 月 18 日，斯大林、朱可夫签署命令，要求崔可夫利用战役间歇，使各近卫兵团作好实施进攻和突破敌防御地带的准备，并详细研究诸兵种协同、近战、夜战、反坦克等进攻作战中经常遇到的问题。

为了掌握在机动作战中指挥部队的鲜经验，崔可夫与沃罗涅日方面军司令员瓦杜丁大将、近卫第1集团军司令库兹涅佐夫上将、坦克第3集团军司令员雷巴尔科将军、坦克第6集团军司令员哈里托诺夫将军等高级指挥员进行了广泛的交谈。瓦杜丁详细介绍了1942年11月苏军在斯大林格勒大反攻中突破德军顿河防线、推进到北顿涅茨河的经验，他说：“我们决不能低估敌人的力量，也不能夸大我军的胜利。”库兹涅佐夫、哈里托诺夫提请崔可夫特别注意，德军在斯大林格勒血战后出现了害怕被包围、害怕苏军坦克前出到其后方的心理。崔可夫从这些谈话中获益匪浅，他对在新的战斗环境中实施新的战役战术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为投入新的大规模战斗作了准备。

德军在斯大林格勒会战惨败后，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但一向狂妄的德军统帅部仍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德军统帅部在全面分析了苏德战场的形势后，天真地认为库尔斯克突出部是改善帝国内部困境，防止法西斯集团分崩离析，再度夺取战略主动权，扭转战局的福源之地，是德军最理想的进攻出发地。德军精心策划之后，拟订了代号为“堡垒”的进攻计划，希特勒于1943年4月15日发布第6号命令，德军的进攻企图是：自北面奥廖尔和南面别尔哥罗德向库尔斯克突出部根部实施向心突击，围歼苏军中央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攻占库尔斯克，尔后向西南方面军后方突击。

为了确保实施这一战役，德军集中了“中央”集团军群所属第9、第2集团军和“南方”集团军群所属坦克第4集团军、“凯姆普夫”战役集群，共50个师，另外约有20个师准备在突击集团翼侧行动，第4、第6航空队进行空中支援。德军为了保证突击成功，给突击集群装备了大量“虎”式、“豹”式坦克及“斐迪南”强击火炮，准备依靠这些新式武器重新夺得主动权。

但是，整个苏德战场上的兵力对比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苏军最高统帅部在察觉德军企图后，立即指示中央方面军、沃罗涅日方面军、草原方面军在库尔斯克突出部转入暂时的有组织的防御，粉碎德军的进攻企图。相邻的几个方面军则应转入不停的进攻，使希特勒统帅部无法加强库尔斯克方向的部队。具体任务是：西南方面军向巴尔文科沃发展进攻；南方方面军从马特维耶夫—库尔斯克地域向西、向斯大林诺（顿涅茨克）、继而向梅利托皮尔进攻；布良斯克方面军向奥廖尔进攻；西方面军向卡拉切夫进攻。

7月2日，苏军最高统帅部根据多方周密侦察，向库尔斯克前线各个参战部队发出通报：德军可能在7月3日至6日发动攻势。7月4日，一名被俘的德军和一个潜逃过来的人供认，德军将在7月5日凌晨开始进攻。

1943年7月5日2点20分，苏联的中央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先发制人，在德军动手之前实施了强大的炮火反准备。当时，万炮齐鸣，震天动地，德军丧魂落魄，损失惨重，完全乱了阵脚。德军被迫推迟两个半小时才干7月5日晨发动进攻。

德军在库尔斯克突出部发动大规模进攻后，7月7日，西南方面军司令员马利诺夫斯基电召崔可夫和近卫第1集团军司令员库兹涅佐夫，传达了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意图——利用希特勒主力部队被牵制在库尔斯克附近的机会，向顿巴斯发动进攻。近卫第1、第8集团军的任务是：强渡北顿涅茨河，协同正从米乌斯河向斯大林诺进攻的南方面军的部队，突破巴尔文科沃地域之敌在红军城的防御；歼灭敌顿巴斯集团，并前出至第聂伯河。

经周密计划，两集团军进攻时将各遣3个军、各配属1个突破炮兵师、1个混成航空兵军和2—3个坦克团或自行火炮团。步兵第33军将加强给近卫第8集团军，以增强突击力。鲁西亚诺夫将军的近卫机械化第1军和普希金将军的坦克第23军为方面军的第二梯队。

崔可夫是第一次参与指挥这样大规模的进攻，在进攻前的最后几个小时里，崔可夫仍一遍又一遍地审核着整个作战计划的每一个细节。

激烈的战斗就要开始了，部队的突击能不能达成突然性呢？进攻的部队会不会因半点纸漏，露出蛛丝马迹呢？敌军的炮兵阵地和火力分布的具体情况怎么样？一切都是未知数！考虑到北顿涅茨河地域地形复杂，不利于战斗侦察，崔可夫决定不进行战斗侦察以达成突击的突然性。这样，崔可夫只能凭借手中仅有的一张根据各部队积累的资料绘制而成的敌军防御工事图，在对敌情、特别是敌军炮兵阵地、火力点的分布情况均未准确查明的情况下对敌发动进攻了。

崔可夫从防御工事图上发现，德军从3月下旬开始在北顿涅茨河河岸构筑了两道阵地，每道阵地均挖有两道堑壕，堑壕由半人深的胸墙和掩蔽部构成，且覆有强度不同的顶盖，并有四通八达的交通壕连接，其前沿布有防坦克、防步兵雷场。堑壕和交通壕纵深达2000余米，防步兵障碍物纵深长1500米。掩蔽部和土屋式掩体每平方公里有9个。在纵深、制高点、居民点和森林边缘，筑有自成系统的环形防御和相互间保持火力联系的支撑点及抵抗枢纽部。敌人的火力密度很高，每平方公里地面的平均密度：土木发射点达4个，内设有重机枪发射阵地、露天机枪阵地13个。还有一些火力点设在冬季战斗中被击毁的坦克下面及步兵装甲防盾板下。许多火力点对北顿涅茨河水面可构成斜射。

从查明的情况看，敌军经过几个月的精心准备，已在北顿涅茨河筑有坚固的防御阵地，又有天然屏障可以依靠，易守难攻，因此，近卫第8集团军必须作好打硬仗的准备。

7月17日4点50分，北顿涅茨河右岸掀起一排排尘柱，一团团黑烟腾空而起，近卫第8、第1集团军在经过长达90分钟的航空人力准备和炮火准备之后，对敌军阵地发起了猛攻。

方面军司令员马利诺夫斯基、军事委员会委员热尔托夫中将处于主突方向上的近卫第8集团军的战况十分关注，他们赶在炮火准备之前就来到了集团军观察所。战斗开始后，敌军防御阵地笼罩在一片火海之中，天空中太阳还没升起，但朝霞映红了整个草原，与地面的火海交相辉映，尤为壮观。大地在颤抖，浓烟在弥漫。此时，近卫第8集团军的先遣营利用烟幕的掩护，登上大舢舨，如猛虎下山一样向对岸的敌人猛扑过去。第一批舢舨急速靠岸后，苏军战士迅速登上岸基，发起了迅猛的短促急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到第一道堑壕，同敌人展开了肉搏战。炮兵部队见先遣营抢占第一阵地得手，立即将航空火力和炮兵火力转而压向敌人的防御纵深。步炮密切协同，到上午8时，各先遣营占领了第一、第二道堑壕，为掩护后续部队渡河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在先遣营的掩护下，近卫第8集团军迅速架设了舟桥，为火炮、坦克架设了临时渡口，主力部队准备渡河作战。但是，形势很快发生了变化。先遣部队在向敌军纵深推进时，由于集团军炮兵无法对进攻部队实施有力的支援，敌人航空兵又加强了对渡口的突击，进攻部队的弹药越来越缺乏，这大大迟滞了先遣部队的进攻速度，主力部队因渡口被封锁没能及

时投入战斗。原来拟定的进攻计划全部落空，崔可夫受领的任务，一项也没有完成。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敌人在伤亡惨重之后仍然力挫近卫第8集团军呢？是不是敌人派来增援部队，加强了对近卫第8集团军的防御？崔可夫决定立即审讯刚刚抓获的敌人，了解敌人的最新动向。

被俘的德军军官证实了崔可夫的猜想，近卫第8集团军之所以未能在夺占第一、二道堑壕后迅速扩大战果，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德军在苏军进攻前5天，就已探悉西南方面军发动进攻的计划，并得知了苏军突击的大概方向。因此，近卫第8集团军的进攻并没能达到设想的突然性；第二，德军在获悉西南方面军将向顿巴斯方向发起突击以后，为了保住顿巴斯，希特勒命令暂时停止对库尔斯克弧形地带的进攻，指示曼施坦因从哈尔科夫、奥廖尔附近调兵增援顿巴斯。曼施坦因派出6个师，其中有5个是装备有加强兵器的坦克师，包括敌军坦克第17师和党卫军“海盗”师等精锐部队，配置在近卫第8集团军进攻的地段，建立了纵深梯次防御。

德军的行动表明，苏军牵制德军的目的已经取得成效，这大大减轻了瓦杜丁的沃罗涅日方面军和科涅夫的草原方面军的压力，但近卫第8、第1集团军将面临一场严峻的考验。

7月18日，近卫第8集团军仍然未取得大的战果。近卫步兵第29军虽数次发起攻击，均遭敌军密集火力阻击；近卫步兵第28军的渡河任务由于敌军航空兵的频繁轰炸也没能完成；只有巴秋克少将指挥的近卫步兵第79师成功地渡过了北顿涅茨河，并在班诺夫斯科那一普里希布地域集结。近卫步兵第88师已在渡河地域集结，但还没来得及组织渡河；魏因鲁布的坦克集群也未能按规定时间渡过北顿涅茨河，待渡过北顿涅茨河时，已失去扩大战果的良机，崔可夫只好命令其原地待命，暂缓投入战斗。步兵第33军行动果断、坚决，取得一定战果，占领了博戈罗季奇诺那、维斯拉山口和锡多罗沃居民点，但当面之敌不断得到加强，其抵抗也越来越顽强。

在库尔斯克突出部的布良斯克方面军和中央方面军，此时的战斗极为激烈。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为了进一步减缓这两个方面军的压力，命令近卫第1、第8集团军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对敌人发起不间断的进攻，尽最大努力牵制更多的敌人。

崔可夫根据大本营的指示，向各兵团重新部署了任务。7月19日，近卫第8集团军与敌军遭遇，虽顽强奋战，仍未能取得任何进展。是日10时，敌人在实施了猛烈的炮火急袭和航空轰炸之后，一个步兵团在48辆坦克的掩护下，从卡缅卡方向，另一个步兵团在50辆坦克的掩护下，从苏哈亚卡缅卡方向，向N·A·马卡连科的近卫第82师的右翼发起疯狂反扑，迅速楔入近卫第82师的战斗队形，德国步兵紧跟在“虎”式重型坦克和轻型坦克及各种自行火炮之后，肆无忌惮地向前猛冲。近卫第8集团军的战士们冷静、机智，故意将敌坦克放近，然后利用敌军坦克投掷手榴弹、燃烧弹，攻击侧面装甲，并用防坦克枪不停射击，炮兵也实施直接瞄准射击，诸种兵器一齐上阵，打乱了敌人的进攻队形，粉碎了敌人的进攻。

7月20日，巴秋克的近卫第79师占领了戈拉亚多利纳镇，即秃山谷，遭到加强有迫击炮的敌坦克第17师的反扑。为了打破敌军坦克的楔形攻势，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和技术装备，近卫第79师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攻防战。戈拉亚多利纳镇的许多建筑物几经易手，许多房屋在坦克和炮火的攻击下，

成为一片废墟，敌我双方损失惨重，戈拉亚多利纳一时成为“死亡之谷”。德军在戈拉亚多利纳镇周围损失坦克 30 辆，丢下几百具尸体。近卫第 79 师也蒙受严重损失，许多在残酷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中有幸生还的人，在这里也倒下去了，英勇的尼古拉·菲利波维奇·巴秋克师长在这块土地上光荣献身。崔可夫把巴秋克将军的尸体安葬在顿涅茨的阿尔乔姆纪念碑附近。

战斗一直在激烈进行着，近卫第 8 集团军虽然顽强奋战，一边反击敌人的反扑，一边艰难地扩展登陆场，但仍然未能达到预想战果。近卫第 8 集团军已精疲力竭，而且由于敌人的航空兵破坏了渡口，弹药供应也十分困难，装备消耗殆尽。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崔可夫不得不请求方面军司令员马利诺夫斯基同意他暂时停止进攻。马利诺夫基本人也无法作出决定，他在征得统帅部大本营代表华西列夫斯基同意后，最后同意了崔可夫的请求，让近卫第 8 集团军暂停进攻，就地构筑工事。

西南方面军对北顿涅茨河的形势十分忧虑，为进一步加强攻击力，马利诺夫斯基决定将已精疲力竭、损失严重的近卫第 8 集团军暂时撤至第二梯队，由第 6、第 12 集团军接替近卫第 8 集团军的阵地，准备在北顿涅茨河右岸的登陆场发动一轮新的进攻，仍将主要突击方向选在近卫第 8 集团军过去进攻的正面地段上。

在与德军的第一轮较量失利后，崔可夫为了借鉴学习兄弟部队实施进攻的经验，请求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予这两个集团军组织实施进攻的全过程。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代表华西列夫斯基同意了崔可夫的请求。第 6、第 12 集团军组成第一梯队对敌人实施突击。拥有近 200 辆坦克的近卫机械化第 1 军和拥有 220 辆坦克的坦克第 23 军，以及由巴拉诺夫将军指挥的近卫骑兵第 1 军组成第二梯队，待第 6、第 12 集团军攻至维基诺、多尔格尼科那、克拉斯诺波利那一线时，迅速投入战斗，扩展突破口。

战斗行将开始时，崔可夫选中了近卫机械化第 1 军的指挥观察所，观察着战斗的发展进程，这里正处在第 6 集团军进攻地带的中心，从这里可以清楚地观察到第 6、第 12 集团军进攻的整个地带。

第 6、第 12 集团军的进攻于 8 月 17 日拂晓开始。炮兵的第一次齐射相当有威力。崔可夫说：“这样稠密的火力，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在敌人的堑壕上，烟尘滚滚，连泥土都直竖起来了。一片片的泥块还没落下，旁边又掀起一大片。”但是，苏军的炮火很快就稀落了。经过炮火准备后，第 6、第 12 集团军向敌军阵地发动了猛攻。苏军的炮弹已撒向了第二道防线，德军的机枪、大炮从牢固的工事里向第 6、第 12 集团军的部队实施了歼灭性射击，苏军的炮兵没能压制住德军的火器。第 6 集团军经过长达 8 个小时的激战，在付出重大损失后才向前推进了仅 1—2 公里。第二天，进攻再度受挫。

崔可夫与波扎尔斯基将军、古里耶夫和福卡诺夫将军一直处在第 6 集团军实施进攻的中心，观察第 6 集团军的进攻。崔可夫一直在苦苦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第 6 集团军的进攻为什么没能取得预想的发展，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呢？

崔可夫对 3 个集团军接连遭受的失败作了认真分析，认为，苏军在北顿涅茨河的失利，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进攻没有达成突然性，犯了兵家之大忌。近卫第 8 集团军虽然力图达成进攻的突然性，以出其不意，克敌制胜，但并没有达到这一目的。8 月 17 日，第 6、第 12 集团军在发动大规模进攻时，是从已经占领的登陆场发起的，德军已经预料到苏军将会投入生力部队从这里

发动进攻，扩大战果，甚至预测到苏军将沿着对德军威胁最大的巴尔文科沃向南突击。更为严重的是，第 6、第 12 集团军进抵北顿涅茨河与近卫第 8 集团军换防，实际上把苏军进攻的大体时间也告诉了敌人；沿袭进攻开始时实施炮火准备的进攻模式则在很大程度上完全暴露了苏军进攻的具体时间。这样，敌人就可以组织起有准备的防御，在第 6、第 12 集团军实施炮火准备时，他们可以迅速撤回牢固的掩体，养精蓄锐，待第 6、第 12 集团军实施进攻、苏军炮火撤向第二道防线时，又从牢固的工事里钻出来，用机枪、大炮等火力对苏军实施歼灭性打击。

崔可夫在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后，立即拟订了实施机动、改变突击方向，以达成进攻突然性的新的进攻计划。

第 6、第 12 集团军进攻受挫后，方面军司令员马利诺夫斯基十分焦虑。指示崔可夫迅速率领近卫第 8 集团军进入第 6、第 12 集团军之间的接合部。崔可夫认为，把经过一番苦战后尚未做好进攻准备的近卫第 8 集团军投入到曾两次进攻受挫的地域，准备发起新的进攻无疑是错误的。集团军亟需休整。

华西列夫斯基感觉到了崔可夫的疑虑。华西列夫斯基认为，从全局的角度看，沃罗涅日方面军、草原方面军在库尔斯克突出部的战斗正成胶着状态，苏军在哈尔科夫的进攻也十分激烈。西南方面军的任务是：尽最大努力把敌军从哈尔科夫附近吸引过来。哪怕是几个师也好，即使吸引不过来，也不能让曼施坦因从我们的正面地段上抽走任何部队。华西列夫斯基对崔可夫说：“如果您能牵制住德军 1—2 个坦克师，这将是您对歼灭南方之敌的最大贡献。”

崔可夫表示同意华西列夫斯基的看法，但反对采取硬拼硬打的战术。崔可夫认为应放弃对近卫第 8 集团军正面的整个地带实施分散突击的计划，主张把“突击集中在一个狭窄的地段上，楔入德军防御纵深约 8—10 公里，为机械化军投入战斗创造条件”。崔可夫非常有信心他说：“如果突击成功的话，将已准备了一个多月的鲁西亚诺夫的近卫机械化第 1 军投入突破口。在突破地段上，大炮的数量是足够的，但是，实施炮火准备的炮弹相差甚远……然后，只要炮兵、步兵、航空兵密切协同，机械化军及时投入战斗，就能够弥补我们的许多不足。”

马利诺夫斯基接受了崔可夫的建议。近卫第 8 集团军的任务是：近卫步兵第 29 军迅速夺取苏利戈夫卡和多尔格尼科那两个居民点，近卫第 28 军应尽快占领多尔格尼科那南边的林区。近卫机械第 1 军待近卫步兵第 28、第 29 军占领预定地域后投入战斗。

离总攻时间还有 10 多个小时，马利诺夫斯基来到崔可夫的指挥所。两人沿集团军驻地走了一圈，详细察看了各部队的准备情况。部队的战斗情绪很高，打败敌人的决心也很大。各部队召开了党的会议，许多官兵参加了如何完成进攻任务的讨论，纷纷表示要“以实际行动证明我们无愧于近卫军人这一光荣称号”。马利诺夫斯基相信：崔可夫的这支部队能完成进攻任务。但是各部队面临的困难也很多，尤其是炮兵，炮弹严重不足，122 毫米炮弹仅够实施炮火准备，不能用于支援战斗。

进攻已迫在眉睫，崔可夫仍担心近卫第 8 集团军的进攻能不能达成突然性，取得出其不意的效果，这是夺取胜利的关键。崔可夫在选择突击方向时仍选在曾两度受挫的地域。崔可夫认为，首先，德军不会料到苏军在两次大规模进攻均告失败的情况下，发动第三次大规模进攻；其次，近卫第 8 集团

军成功地完成了隐蔽地进入出发阵地的第一步计划，使德军以为，在登陆场，苏军在连连受挫的情况下，没有投入新的集团军，没有实施大规模突击的能力；最后，在这一地域发动进攻有许多有利的条件，敌军火力配置情况已经完全暴露，且受损严重，容易实施火力压制，想到这一切，崔可夫更坚定了取胜的信心。

进攻的时刻马上就要到了。空军第 17 集团军司令员苏杰茨将军为了使自己的部队能最大程度地支援近卫第 8 集团军的进攻，把所有指挥通讯器材都搬到崔可夫设在 17.4 高地的指挥所来了。

8 月 22 日拂晓，天边泛出了一线鱼白，随着崔可夫的一声令下，蓄势以待的大炮开火了，苏杰茨将军派出的强击机中队也疾如闪电般扑向敌军阵地，德军阵地陷入一片火海，许多坚固的掩体、堑壕被摧毁。稍后，炮兵以徐进弹幕向敌纵深射击，近卫步兵第 28、第 29 军趁势发起猛攻，坦克，自行火炮也卷入战斗，以直接瞄准射击支援步兵作战。德军完全没有料到苏军会在连续两次受挫后再度发起攻击，被打得措手不及，战斗队形十分混乱。近卫第 8 集团军各部队见时机有利，迅速向前逼进，很快占领了敌人的第一、第二、第三道堑壕，并向多尔格尼科那村、马扎诺夫卡村发展进攻。近卫第 8 集团军的胜利，使西南方面军在浴血奋战一个多月后赢得了第一场胜利。

马利诺夫斯基见初战告捷，急令鲁西亚诺夫将军迅速将机械化第 1 军投入战斗，沿土路向多尔格尼科那村以南、多尔吉亚尔和巴尔文科沃发展进攻。为了确保部队完成方面军规定的任务，马利诺夫斯基电告方面军装甲坦克和机械化部队司令员沃洛赫中将立即赶赴机械化第 1 军的进攻地域，检查鲁西亚诺夫军投入战斗的情况。

多尔格尼科那的战斗十分激烈，德军已被赶出了马扎诺夫卡，机械化军投入战斗的大门已被打开。但是，机械化军的坦克部队并没有出现！

正在崔可夫指挥所的马利诺夫斯基、崔可夫焦急万分，与沃洛赫中将又未能取得联系。如果延误了战机，德军就会封住已打开的大门，近卫第 8 集团军取得的初期战果将化为乌有。马利诺夫斯基看了看旁边的崔可夫，焦虑他说：“你亲自去一趟，让他们投入战斗，他们是怎么搞的，是在打瞌睡吗？”

崔可夫匆匆走出指挥所，穿过树林，来到机械化军的进攻出发阵地，此时，沃洛赫中将已中弹身亡，而机械化军还在缓缓地进入出发阵地。没有做好投入战斗的准备。崔可夫向鲁西亚诺夫说明了情况，请他立即将部队投入战斗。但是，鲁西亚诺夫并不相信近卫第 8 集团军已突破德军的防御。为机械化军投入战斗创造了条件。

战机稍纵即逝，由于机械化军迟迟未投入战斗，扩大缺口，使德军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机会，他们将毗邻地段的兵力迅速调入突破口。并用远程重炮不断轰击苏军后方通往前线的道路，堵住了纵深达 10 公里、正面宽约 8 公里的突破口，而且还做好了迎击苏军第二梯队的准备。

崔可夫见机械化军投入战斗的良机已失，立即向马利诺夫斯基做了汇报，并且采取果断措施，将炮兵阵地前移，靠拢进攻部队。马利诺夫斯基见扩大战果的计划无法实现，只好下令第 6、第 12 集团军于第二天协同崔可夫集团军再行发起进攻，并严令鲁西亚诺夫必须于次日清晨投入战斗。

第二天清晨，经过短暂的炮火准备后，崔可夫的近卫第 8 集团军再次发起进攻，很快肃清了多尔格尼科那村的敌人，前出到该村以南的西部林缘。鲁西亚诺夫吸取了前一天的教训，在清晨以密集队形发起攻击。但是，坦克

翻过多尔格尼科那村以南的 242.9 高地之后，立刻陷入了德军的埋伏。德军坦克和反坦克武器一齐开火，对苏军坦克实施了直接瞄准射击，苏军坦克损失严重。在这场埋伏战中，德军第一次使用了防坦克鱼雷，鱼雷威力很大，可以将坦克撕裂成几大块钢铁。

很显然，德军在一夜间调来了新的预备队，使受威胁的地段得到了加强。敌人将顿巴斯的全部兵力投入战斗，简直是用尸体堵住通往巴尔文科沃的突破口。西南方面军的进攻牵制了德军大量兵力，为草原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取得胜利创造了条件，而且还为全部解放顿巴斯及其整个南方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曼施但因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8月22日显然是关键的一天。敌人在顿巴斯重新向我们发起进攻，尽管第6集团军顶住了敌人带威胁性的突破，但它已没有力量重新恢复态势。在坦克第1集团军的地段上，敌人发动的新的强大攻势虽已受阻，然而，集团军也已精疲力竭。”

由于西南方面军突破成功，8月23日，草原方面军突到哈尔科夫市郊后，在沃罗涅日方面军的协同下攻占了哈尔科夫，为解放左岸乌克兰并为前出到第聂伯河创造了有利条件，从而胜利结束了库尔斯克会战，打破了德军企图重新夺取战略主动权和再次进攻莫斯科的计划。此后，德军统帅部不得不放弃进攻战略，只能采取防御战略。

“南方”集团军群司令曼施但因急急忙忙地飞往文尼察希特勒的战地大本营，向希特勒明确提出，“唯一的抉择是，要么迅速给我们增派新的部队，至少得要12个师，同时从其他无战事的地段抽调部队来替换已被削弱的部队；要么放弃顿巴斯，以腾出集团军群正面上的兵力。”然而，此时的希特勒已不可能再给“南方”集团军群抽调12个师了。这正是：摧枯拉朽战机捉，德寇如今岂奈何。同仇敌汽天不共，跃马北顿涅茨河。欲知崔可夫如何统兵直捣顿巴斯，且听下章分解。

第十一章 夜袭扎波罗热

大军收复顿巴斯，乘胜追击歼顽敌；
扎波罗热争夺战，夜战奇韬奏凯还。

库尔斯克会战以及苏军在西方和西南方向上的凶猛进攻，迫使德军投入大量预备队，以阻挡苏军势不可当的反攻。8月12日，德国陆军总部发布了希特勒的第10号命令，命令要求他那些业已精疲力竭、无心恋战的部队在苏德战场构筑起代号为“东方壁垒”的新防线，阻挡苏军的进攻。该防线从纳尔瓦、普斯科夫、维捷布斯克、奥尔河以东，沿索日河到戈梅利，第聂伯河中游直到梅利托波尔和亚速海。第聂伯河一段是该防线的主要部分。德军的企图是通过顽强的防御将苏军的进攻阻止在韦利日、布良斯克、苏梅、北顿涅茨河、米马斯河一线，以保住第聂伯河以东的重要经济区。

苏军取得库尔斯克会战胜利之后，则在大卢基至黑海长达1500公里的战线上展开总攻，以歼灭德军“南方”集团军群的主力，解放工业区顿巴斯和乌克兰的农业区，力争从行进间强渡第聂伯河，夺占登陆场。

为了配合苏军在第聂伯河左岸的乌克兰地区发展进攻，苏军西方面军和加里宁方面军在8月7日至10月2日在西部方向实施了斯摩棱斯克战役，在宽约400公里的地带内向西推进了200—250公里，歼灭了德军“中央”集团军群7个师，重创14个师，收复了斯摩棱斯克州全部和加里宁州一部，为收复白俄罗斯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布良斯克方面军于9月1日至10月3日以5个合成集团军和1个空军集团军实施了布良斯克进攻战役，重创德军第9集团军，收复了整个布良斯克工业区和白俄罗斯部分国土。

中央方面军于8月26日至9月30日实施了切尔尼戈夫——普里皮亚特河进攻战役，方面军右翼强渡了杰斯纳河，收复诺夫哥罗德——谢吉尔斯基；左翼在基辅以北前出到第聂伯河，占领了正面宽25公里、纵深2—10公里的登陆场。至9月底，中央方面军巩固了第聂伯河、普里皮亚特河的登陆场。

沃罗涅日方面军也在布克林附近强渡第聂伯河，夺取了登陆场。草原方面军攻占波尔塔瓦、克列缅楚格，并在第聂伯河右岸攻占了几个登陆场。

南方方面军从8月中旬开始突破了德军在米乌斯河的防御，8月30日攻占塔甘罗格。

西南方面军牵制着德军大量兵力，在伊久姆地域向巴尔文科沃方向一直进展缓慢。上述诸方面军所取得的进展，为近卫第8集团军所在的西南方面军加快进攻步伐创造了条件。9月初，西南方面军左翼军队在伊久姆东南的北顿涅茨河地域重新发起进攻，突破了德军坦克第1集团军的防御。9月8日，南方方面军收复了顿巴斯首府斯大林诺。9月15日，德军统帅部命令“南方”集团军群全线撤至梅利托波尔、第聂伯河一线后面的“东方壁垒”。9月22日，苏军收复顿巴斯。

苏军通过8—9月的总攻，取得了辉煌战果，几乎收复了第聂伯河左岸乌克兰的全部领土。但是，德军统帅部在将部队撤往第聂伯河右岸、并把部队调到“东方壁垒”后面的时候，在左岸的某些地段仍旧留有一些有重兵把守的登陆场，既作为防御地域、筑垒地域，消耗苏军力量，又可作为反攻的基点，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这就决定了苏军下一步的任务，就是消灭残存于第聂伯河左岸的德军，扩大已夺占的登陆场，随后实施夺取右岸乌克兰和克

里木半岛的各次战役。

西南方面军在收复顿巴斯以后，苏军统帅部指示西南方面军，最晚不迟于10月3日全部肃清位于第聂伯河左岸的扎波罗热登陆场的德军，并在该地段上前出到第聂伯河。

9月23日，方面军司令部训令崔可夫，迅速在第12集团军和近卫第3集团军的结合部集结，在维什涅夫卡、沃利尼扬卡、别克罗夫卡、新斯捷普尼扬斯基一线的正面地段上，替换这两个方面军的部队。

崔可夫接到训令后，立即率领部队向这一地域开进。部队踏着焦土一步步逼近第聂伯河，村庄已烧光，桥梁、铁轨被炸毁，村民被赶过了第聂伯河，茫茫的草原已被烧成一片黑色的平原，雨不断地下着，似乎在控诉法西斯分子的暴行。

为了迅速判明扎波罗热登陆场的情况，崔可夫采取了目视侦察、航空侦察等多种手段，并得到了地下工作者和当地游击队的广泛帮助，搜集了大量十分有价值的情报。

崔可夫将要面对的是一条苦心经营、壁垒森严的防线，正如曼施坦因所说的那样：“集团军群在1943年初接近第聂伯河时，根据我的倡议，就着手巩固扎波罗热、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克列缅丘格和基辅附近的登陆场，为的是，至少使敌人无法切断我们在第聂伯河现有的重要渡口附近的后方交通线。”

扎波罗热登陆场有着十分坚固的防御阵地，德军统帅部在这里苦心经营了达一年时间，构筑了纵深梯次防御，建立了防御外廓和防御内廓，有大量中间支撑点。外围廓前沿通过沃利纳亚谷南坡、克里尼奇内、扬采沃车站，东部边缘为德鲁热柳博夫斯基、伊万诺-甘诺夫卡、新斯捷普尼扬斯基以西地区及新那连诺夫卡。整个外围前沿都有一条梯形截面的防坦克壕，呈三角截面的防坦克壕深3.5米、宽5—6米，有些深达5—6米的地段，还灌了1米左右深的水，不仅可起到防坦克的作用，而且也可以成为阻挡苏军步兵进攻的可靠屏障。在受坦克威胁的方向，德军埋设了4排交错排列的防坦克雷场。

人员的掩蔽工事由坚固材料构筑，其顶部用能防御中等口径炮火和小型炸弹的顶板覆盖，兵力兵器的配置也十分灵活。如果没有破坏力很强的兵器，要想攻破这些坚固的火力点、土木发射点、装甲堡垒是很困难的。

德军除了在这里构筑了坚固的、能攻易守的防御工事外，还驻有重兵把守。鉴于扎波罗热所受的威胁越来越大，德军为了保住这个桥头堡，从各地紧急抽调了一些兵团以加强扎波罗热登陆场的防御。在扎波罗热防御第一线的克鲁格利克、“德米特里耶夫卡”集体农庄，敌人集结了3个步兵师：即从塔曼半岛调来的125师、从利西昌斯克撤下来的第304师以及从第17集团军调来的第123师，共计2.5万人。此外，还有原拟调去作“南方”集团军群预备队的坦克第40军，该军拥有2个坦克师、1个摩托化师、1个党卫军骑兵师。

9月28日，经全面权衡，崔可夫批准了集团军司令部拟制的作战计划，并经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批准后，下达给下属各兵团。各军、师司令部根据集团军的指示，又制定了具体的战斗计划表，进一步研究了协同作战和战斗指挥等问题，各排、营、团还制定了更为详细的计划，近卫第8集团军上下经精心准备，有如蓄势待发的弓箭，随时准备射穿敌人的胸膛。

9月29日，在扎波罗热潜伏多日的敌人实在沉不住气了，出动了约4个步兵营的兵力，在几个坦克群的直接支援下，对步兵第33军实施了战斗侦察，企图摸清苏军的动向，但是，并没能达到目的。

10月1日拂晓，战斗正式打响了。崔可夫的近卫第8集团军和右邻丹尼林将军的第12集团军、左邻列柳申科将军的近卫第3集团军在炮火的掩护下对敌人发起猛攻。

进攻中，崔可夫集团军步炮密切协同，成功地实施了蒙骗战术。炮兵在对敌人第一道堑壕、已测定的火力点以及可对苏军坦克实施直接瞄准射击的大炮进行了猛烈轰击后，迅速转向第二道堑壕。步兵则以短促急冲迅速冲到敌防坦克壕后，马上卧倒隐蔽起来，挖掘个人掩体。敌人以为苏军是在徐进弹幕掩护下发起攻击，匆忙从深掩蔽部进入堑壕。就在这时，苏军炮兵又把突击火力再次转到第一道堑壕，敌军措手不及，遭到严重损失，匆忙转入深掩蔽部。随后，苏军炮火再次转向敌人的防御纵深，步兵趁敌兵尚未从苏军的来回轰击中清醒过来之际，再一次以短促急冲越过敌人的防坦克壕隐蔽下来，待敌人再一次进入阵地准备抵抗时，苏军的炮火再一次回到第一道堑壕，予敌人以新的杀伤。经过几次来回反复，苏军经过一个上午的奋战，成功地突破了敌人防坦克壕，把敌人赶出了第一道堑壕，并在坦克的掩护下，突入敌人各支撑点，占领了一些居民点。

中午时分，由于炮兵的弹药锐减，步兵和坦克因得不到炮火支援失去了原有的主动权。敌人的预备队在“虎”式坦克的支援下大模大样地发起反冲击。德军“虎”式坦克，装有性能优良、破坏力很强的88毫米火炮，比苏军的中型坦克性能更优越，苏军坦克无法与之匹敌。敌我力量立即发生了变化，德军重新夺回了第一道堑壕，近卫第8集团军经过极大努力才顶住了敌人的反冲击，守住了防坦克壕。

10月2日，近卫第8集团军对敌军阵地实施短暂的急袭射击后，于上午8时对守敌继续发起攻击，夺回了一些支撑点，但从12时开始，进攻再度受挫。至下午2时，崔可夫发现，敌军坦克第40军的坦克正成两列队形与步兵协同，在宽约6公里的正面上向近卫第8集团军猛扑而来。为阻止敌人的反冲击，崔可夫指示炮兵司令波扎尔斯基集中集团军所有炮兵对实施反冲击的敌军坦克实施凶猛突击，打退了敌人的反冲击。但是，炮兵部队弹药不足的老问题再度出现，许多大炮因为没有炮弹而停止了射击。步兵、坦克一旦失去炮兵的有力支援，其对坚固地域之敌的进攻，实际上也就毫无意义了。战至19时20分，方面军司令员马利诺夫斯基命令部队停止进攻，就地转入顽强防御。

10月2日夜，马利诺夫斯基要求崔可夫暂停进攻，进行补充侦察，补充兵员，储备弹药，待5—6天后，再行发动进攻。

经过3个月的进攻作战的考验，崔可夫对进攻战应该遵循的基本法则已经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扎波罗热进攻战一再受挫，使崔可夫不得不重新估量进攻中的战术。经过冷静的思考后，崔可夫认为，攻打扎波罗热这样的坚固防御地域，可以借鉴斯大林格勒市区战斗的经验，组建强击队，不断突击和骚扰敌人。进攻前夕，马利诺夫斯基将第12集团军司令员丹尼洛夫将军、近卫第3集团军司令员列柳申科将军、空军第17集团军司令员苏杰茨将军等召集到崔可夫的指挥所，举行了战前会议。会议详细研究了各集团军、各军兵种密切协同等问题，最后决定由崔可夫的近卫第8集团军担任主攻任务，

位于左、右两翼的普希金的坦克第 23 军和鲁西亚诺夫的近卫机械化第 1 军，待近卫第 8 集团军突破成功后投入战斗，以扩大战果。

10 月 9 日夜，战前阵地的气氛既紧张，又静谧，前沿在夜色的笼罩下，除了德军发射的照明弹发出束束闪光外，没有一点亮光，到处是一片沉寂。战士们呆在出发阵地，静静地等待着黎明的到来，等待着新的考验。

在这剑拔弩张的临战时刻，崔可夫与战士们一样，怎么也睡不着。他走出掩蔽部，沿着堑壕走进黑暗中，见到与自己同甘共苦的好战友，心里充满了兴奋和自豪。

崔可夫走到一名自动枪手身边，自动枪手用雨布盖着身子，铜盔低低地压在头上，半倚半躺着。这是一名列兵射手，年纪已不轻，可以看出是刚应征入伍的。崔可夫停住脚步，自动枪手站了起来，崔可夫递上纸烟，两人把烟卷藏在袖子里，用手掌遮住微弱的火光。士兵问道：“司令员同志，是明天吗？”崔可夫回答说：“明天，也许会推迟。一切都准备好了吗？”士兵停了一会儿，对崔可夫说：“我们的准备就是打，越快越好。最可怕的不是战斗本身，而是等待。对士兵来说，没有比推迟原定的进攻更糟糕的了。”士兵接着说：“进攻的那一天终归要到来的！为什么要等待？你养精蓄锐，全身像弓弦一样绷得紧紧的，可是，眼巴巴看着又推迟了……你又得从头开始。无论在进攻中，还是在防御中，都可能被打死的……在防御中更容易糊里糊涂地死去。炮弹飞过来，它是不由你选择的。而在进攻中，司令员同志，自己就要想办法。要及时地跃起，及时地卧倒，应当懂得怎样战斗！”“那明天呢？”“明天将进行战斗，我们尽力机灵点，一定能活下来。越是害怕，就越会死在战斗中。我们害怕的是眼前漫长的黑夜，只要黑夜一过，就没有时间害怕了。”

崔可夫看着眼前的战士，心中充满了对明天的信心。他走在乌克兰幽静漆黑的夜里，望着天空中一闪一闪的星光，想起了自己在南部战线的第一次战斗，想起自己曾跃马横刀战胜过无数困难，勇气倍增。他也与战士们一样，憧憬着明天的到来。明天将意味着流血，但也意味着胜利。

崔可夫重新回到集团军指挥所时，方面军司令员马利诺夫斯基已经等在那里。马利诺夫斯基看着自己的这位爱将，心里充满着自信，他与崔可夫一样，在这临战时刻，心里难以平静，明天的战斗将是残酷的，崔可夫肩上的担子不轻，他想亲自看看他的这位猛将是如何将苏军的战旗插上敌军的阵地的，空军第 17 集团军司令员苏杰茨也是位闲不住的人，他的富有经验的飞行员们已经与近卫第 8 集团军协同作战多次，配合很默契。他希望他的战机能帮助近卫第 8 集团军渡过难关。

难熬的秋夜终于到了尽头，东边的天空露出了一线亮光。7 点 10 分，火箭炮怒吼了，接着重型炮、强击机和轰炸机也纷纷上阵，对德军阵地发动了暴风雨般的攻击。

7 点 50 分，近卫第 8 集团军的士兵们一个个如下山的猛虎扑向了敌人，电闪雷鸣般夺取了德军的第一道堑壕，随后向德军纵深内的各支撑点发起了猛攻。德军倚仗先进的“虎”式坦克和“斐迪南”自行火炮的掩护，对近卫第 8 集团军各部队发起了疯狂的反冲击。崔可夫指示各作战部队：要以攻对攻，坚决挫败德军的反冲击。德军的“虎”式坦克在苏军的战斗队形中横冲直撞，对近卫第 8 集团军的威胁最大。崔可夫要求各部队立即找到攻击“虎”式坦克的好办法。经过与“虎”式坦克的多次交锋后，战士们终于摸清了“虎”

式坦克的弱点，找到了攻击的有效办法。战士们在战斗中采取了避实就虚的战术，即先让德军的“虎”式坦克通过苏军的战斗队形，随后苏军士兵明确分工，自动枪集中火力攻击坦克掩护的德军步兵，反坦克手则用防坦克枪、手榴弹、燃烧弹等对“虎”式坦克的薄弱部位——侧面和尾部实施攻击。近卫第8集团军的这一新战术打破了“虎”式坦克不可攻破的神话，为苏军今后的反坦克战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战至中午，形势开始明朗，各集团军在整个战线全面推进了大约3公里，打开了撕破敌军防御体系的战术缺口。经过一天的激战，西南方面军毙敌2500人，俘敌69名，击毁大炮19门、火箭炮12门、机枪47挺、汽车和装甲车7辆，炸毁弹药库3座。

经过一天的战斗，崔可夫对歼敌时机和德军反扑的时机以及对付德军“虎”式坦克有了新的认识。崔可夫认为，狠狠打击德军的反冲击是歼敌的最有效办法；德军在实施反冲击的时机方面有一个固定的观念，就是在苏军楔入德军战斗队形或占领居民点和制高点时，都会立即实施坦克反冲击。“虎”式坦克具有很大的威力，它经常穿过苏军的战斗队形，可以直突到外围的防坦克壕，但是，利用烟幕掩护，可以迷惑德军坦克乘员，使德军坦克变成瞎眼猛虎，难以施展，这时，不可一世的“虎”式坦克就可以很容易被制眼了。烟幕在打坦克中的作用，提醒了崔可夫，比烟幕更大的夜幕将成为德军坦克的克星。

夜战势在必行！当天夜晚，崔可夫指示各部队，组织防坦克歼击手组成强击队，四面出击，袭扰和杀伤敌人。强击队可由3—5个人组成，由一名军官或军士指挥，主要携带集束防坦克手榴弹和燃烧瓶，楔入德军战斗队形实施攻击。

崔可夫的强击队战术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在苏军强击队的打击下，德军坦克损失严重，步兵失去了坦克的掩护纷纷撤出战壕，龟缩在各支撑点、掩蔽部和土木发射点里，终日惶恐不安，无法得到充分的休息。相反，苏军不仅摸清了德军防御的火力点，破坏了德军防御的稳定性，而且它的主力还可以养精蓄锐，以饱满的精神投入第二天的战斗。

但是，集团军也面临着种种困难，由于德军败退时破坏了苏军的铁路、公路，使苏军的后方供应无法跟上实战的要求，弹药严重不足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10月18日，方面军在发动新的进攻之前，由于弹药奇缺，炮火准备的时间缩短到了仅20分钟，部队发起冲击时，初期取得一些战果，但德军的反扑很快堵住了苏军的进攻。近卫第8集团军所属第82、第27、第28师奉命就地构筑工事阻击德军的反扑。不过，步兵第33军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第78师击溃了德军的反扑，逼抵德米特洛夫卡集体农庄东部。

几天的战斗使崔可夫对德军坦克的威胁有了更深的认识，进一步认识到德军坦克是苏军发展进攻的主要障碍。为此，崔可夫要求各部队在下一轮战斗中把击毁德军坦克置于首要位置。崔可夫的战术获得了成功。德军坦克在苏军的集中打击下受到重创。从此以后，再也不敢脱离步兵孤军作战，也不敢轻易越过近卫第8集团军的战斗队形横冲直撞了。局势开始稳定了下来。

10月11日，集团军成功地缴获了德军一辆“虎”式坦克。为了揭开希特勒极力吹嘘，在实战中也确实给苏军带来重大损失的“钢铁怪物”的面纱，崔可夫在接到报告之后，立即带着集团军装甲兵司令魏因鲁布上校、炮兵司

令员波扎尔斯基赶到现场。崔可夫细细打量着这一“钢铁怪物”，只见坦克的炮塔是被122毫米口径的炮弹击穿的。坦克的内部像一座超重型的防御工事，光学瞄准镜设计得十分出色，88毫米口径火炮很有威力，苏军坦克无法与之匹敌。崔可夫心中暗想：如果在1943年夏秋的战斗中，苏军尚没有可穿透“虎”式坦克装甲的122毫米口径自行火炮，希特勒要用“虎”式坦克扭转战局的狂言也许并不夸张，至少，苏军在坦克交战中将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

在方面军的其他地域，近卫第3集团军和第12集团军也遭到了德军一次又一次的疯狂反扑，没有取得多大战果，方面军要求各部队推广崔可夫集团军的成功经验，集中力量歼灭德军坦克，广泛开展强击队夜间攻击战术，并利用夜色的掩护在坦克威胁的方向埋设大量反坦克地雷，炮兵则拖来大炮对德军坦克实施直接瞄准射击。

10月12日，苏军对业已测定的目标实施了半小时的炮火准备。随后，步兵在一些坦克的支援下对德军阵地发动了进攻。德军也采取了积极的行动，以强大的炮火和凶猛的坦克反冲击与苏军对峙。敌我双方在前沿阵地你争我夺，战斗十分激烈。战至中午，双方都已极为疲惫。崔可夫和正在集团军观察所的马利诺夫斯基、军事委员会委员热尔托夫都察觉到，在敌我力量相等，激战数轮之后，双方较量的将是毅力和斗志，现在战斗呈胶着状态，“只要再加一把劲，敌人肯定就会被摧垮，”必须提醒部队抓住这一战机。想到这，崔可夫带着副官赶到距离观察所约200米的近卫步兵第27师师长格列博夫少将的观察所，指示第27师以关键性的一冲直捣德军，随后拿起电话向各团团长布置了具体任务。德军很快发现了崔可夫的行动，以为崔可夫将转移指挥所，慌忙调集炮兵，向一些高地和小山岗的小路实施了疯狂的炮击。崔可夫与他的副官正在返回途中，副官为炮火击中，失去了知觉。崔可夫抱起副官，飞快奔向集团军观察所。

经过3天激战，近卫第8集团军和其他友邻部队在扎波罗热的进攻仍没能完成大本营训令所规定的任务，离原定10月15日占领扎波罗热的期限已越来越近，崔可夫和方面军首长对这种相持局面尤为焦虑，怎样才能打破这一僵局呢？

崔可夫思虑良久，认为苏军一般是在白天发起攻击，白天攻击容易暴露，防守之敌可以针对情况变化组织起有效的防御，这对进攻者来说是尤为不利的。夜战相对而言易于隐蔽，可以达成某种程度上的突然性；而且夜战、近战不是德军的长处，也不需要实施完全的炮火准备，只需对早已试射好的目标实施突击就行了，这样可以弥补弹药不足的缺陷。而且德军大威力坦克在夜战条件下既无法实施直接瞄准射击，也不便于实施机动，很难发挥最佳攻击效果。如何才能发挥夜战的最佳效果呢？很显然，继续沿袭强击队战术难以取得大的战果，经过几天的夜战，德军已经摸清了苏军强击队的行动规律，一到夜间，德军就将坦克从近阵地撤了出来，使强击队落入机枪火力的杀伤范围内，造成人员伤亡，崔可夫决心打破常规，实施大规模夜战。

崔可夫命令：近卫步兵第29军军长除留1个团作预备队外，其余部队向舍尔科维、第二别济米扬内，新乌克兰卡方向实施坚决突击，争取于13日清晨前占领柳采尔诺夫斯基、果园西缘、舍尔科维镇和克里尼奇镇一带。近卫步兵第28军于13日清晨前占领周围高地，打开通往敌人防御纵深的大门。命令第33军于当夜实施战斗侦察，并向斯捷普诺耶发起进攻。

果然不出崔可夫所料，敌人因害怕近卫第8集团军的袭击，利用夜幕的掩护把坦克撤回了第二道阵地，在防御纵深内沿博加特列夫卡、斯克沃尔佐沃、莫克罗耶车站、斯捷普诺诺一线展开，在第一道阵地上，仅留下已遭受很大损失的步兵部队和炮兵。德军的这一调动增强了崔可夫实施大规模夜战突击的决心。

10月12日23时，崔可夫命令集团军炮兵对业已查明的德军目标实施10分钟的密集炮击。

23时10分，近卫第8集团军的坦克一边掩护跟进的步兵，一边对德军发起攻击。近卫第8集团军的大规模突击大出敌人所料，突击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功。近卫第8集团军的右翼很快就推进到了敌人的大纵深。第28军在主要方向上推进了5—6公里，遭到敌人强大火力抵抗后，方停止推进；左翼的第33军也在战斗侦察中向前推进了1公里半。至10月13日清晨，柳采尔纳、直通扎波罗热的大车站马特维耶夫卡、丘马茨卡亚、克留科夫、克里尼奇诺耶及分布于各高地的支撑点均被近卫第8集团军占领，为进一步发起昼间进攻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10月13日凌晨，方面军司令员马利诺夫斯基打电话给崔可夫，询问了夜间攻击的有关情况，崔可夫介绍了夜间攻击所取得的战绩，并告诉马利诺夫斯基，他的集团军稍事休息后，将于上午8—9时以部分兵力对敌人发起连续攻击，不给敌人以任何喘息的机会，马利诺夫斯基对崔可夫的决定表示赞赏，并派出空军第17集团军增援近卫第8集团军。

上午8点左右，崔可夫根据最新情况，在强调进攻的同时，又要求部分部队暂时不要急于向敌人纵深推进，应在现有阵地准备反击敌人的反扑，消耗敌人有生力量和技术装备。不出崔可夫所料，敌军为了夺取失去的阵地，一大早就投入大量兵力，对近卫第8集团军新夺取的阵地发起了疯狂反扑。由于近卫第8集团军预先有了准备，德军的反扑未能取得多大战果。

崔可夫从不坐在指挥所里静等各兵团司令部的战报，他带领集团军司令部成员奔赴各地，实地查看一线部队的战斗情况，并及时采取对策，一直到下午5时，才重新回到集团军观察所。

上午10时，崔可夫一行行至尼基福罗夫斯基镇以南的137.6高地时，与方面军司令员马利诺夫斯基相遇。崔可夫向马利诺夫斯基详细汇报了近卫第8集团军大规模夜袭的情况。马利诺夫斯基对近卫第8集团军取得的战果表示赞赏，双方并就方面军下一步行动交换了意见。马利诺夫斯基问崔可夫：能不能以方面军的全部兵力对敌实施夜间突击。崔可夫认为，司令员的设想是大胆的，而且是可行的。夜间攻击与昼间攻击相比具有许多优点，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它可以出敌不意，达成进攻的突然性。在苏德战争中，夜战并不是稀罕事，但用3个集团军、1个坦克军和1个机械化军的庞大兵力实施夜间攻击则是前所未有的。因此，方面军在发动大规模夜战时，德军不会想到会遇到如此庞大兵力的突击，待他们发现苏军意图时，已经没有时间调遣预备队。这样，苏军就可以趁德军兵力空虚之机，对坚固的防御工事实施果断的突破。

马利诺夫斯基听了崔可夫的分析后，决定立即拟定夜袭扎波罗热的计划。计划要求各部队立即停止进攻，调集弹药，准备夜间炮火急袭。各兵团司令部全部转入夜间强击的研究，训练军官，使他们熟悉地物，并懂得在夜间如何率领部队作战。考虑到崔可夫集团军已突破了德军的防线，因此，近

卫第8集团军的步兵部队只承担向突破口左右两侧推进的任务。德军在崔可夫集团军地域的防御体系已经受到严重削弱，坦克部队为保存实力业已撤离防御前沿，因而便于扩大突破口。为此，马利诺夫斯基决定将近卫机械化军和坦克第23军投入突破口，两兵团和近卫第8集团军的协调工作由崔可夫担任。夜间强击的任务则由近卫第3集团军和第12集团军担任。

崔可夫受领新的任务后，立即组织集团军参谋长弗拉基米罗夫将军及其他参谋人员，用40分钟的时间拟订了集团军夜间攻击计划，随后分头到各军、师传达了具体进攻任务。在完成这些工作后，崔可夫又先后来到福卡诺夫将军和谢苗诺夫将军的指挥所，研究确定了机械化第1军和近卫第29军及步兵第33军和坦克第23军协同作战的计划。

20点，崔可夫回到设在切尔沃诺阿尔梅伊斯基镇的指挥所，签署了一些紧急文书后，又带着助手到各师去了。

21点49分，天空中悬着月亮，大地一片静谧。

50分，方面军的各种大炮、火箭炮开了火，暴风雨般的炮火打得德军不知所措，有些士兵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就被打死。

22点，崔可夫指挥坦克部队同时打开前灯，搭载步兵向已被炽亮的灯光照花了眼睛的德军发起了迅猛的冲击，炮兵紧跟其后进行掩护。

苏军突如其来的攻击打得德军四处逃窜，许多士兵很快成了苏军的俘虏。崔可夫立即审问了几名被俘的德军士兵，他们供称：德军认为，苏军的力量早已消耗殆尽，许多军官都进城去了，士兵们也躲在掩体里睡大觉。战至午夜，德军的第二道防线被突破。普希金的坦克第23军进入突破口，鲁西亚诺夫的机械化军紧随其后，组成一股强大的钢铁洪流，对扎波罗热发起了强攻。

友邻的第6、第12集团军进展顺利，正一边扩大战果，一边向第聂伯河推进，封住了扎波罗热之敌的退路。第二天，德军丢弃大炮和重型装备向各渡口退去。方面军空军控制了各渡口，由西向东推进的苏军一步一步向扎波罗热挤压，于13时占领了该市，比苏军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所要求的期限提前了整整一昼夜。

13—14日的夜间战斗，近卫第8集团军取得了重大战果，消灭了3000多名敌官兵，摧毁26门重型大炮、59挺机枪、22门迫击炮、32辆坦克、120辆汽车和输送车。最高统帅部通过广播向西南方面军表示了衷心的祝贺。

扎波罗热血战的胜利，使苏军成功地肃清了乌克兰东部的敌人，夺回了顿涅茨煤仓和东部乌克兰的冶金基地，解放了许多地区。在这场战斗中，崔可夫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创造性地将强击队夜袭战术发展为集团军、方面军的大规模夜战，为西南方面军夺取扎波罗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表现出了出色的指挥才能。

苏军在夺取扎波罗热之后，继续向第聂伯河推进，夺占渡口，准备强渡第聂伯河，将德军赶出整个乌克兰地区。这正是：挥戈西指追穷寇，胸怀韬略显神威。欲知崔可夫率领部队如何解放乌克兰，且听下章分解。

第十二章 运筹帷幄

基辅解放万民欢，再接再厉勇当先；
历尽艰辛重部署。尼科波尔顽敌歼。

正当西南方面军在扎波罗热频频告捷之际，其他方面军的反攻也进展顺利。乌克兰第 1 方面军夺占基辅和日托米尔；乌克兰第 3 方面军和乌克兰第 2 方面军左翼密切配合，收复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南方面军攻占梅利托波尔、突入彼列科普地峡，前出到第聂伯河下游，使克里木半岛的敌军成为瓮中之鳖；白俄罗斯方面军实施了戈梅利—列奇察进攻战役，收复了白俄罗斯东部的部分土地。经过这一系列的反攻，苏军在战线的中段向西推进了 500 公里，前出到普斯托什卡、维捷布斯克和莫孜尔一线，使盘踞在白俄罗斯境内的德军集团面临严重威胁。在战线南段，苏军西进 1300 公里，前出到基辅以西地域，并开始越过第聂伯河，抢占了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登陆场，从北面深远地包围了德军整个南部集团。在这种形势下，苏军统帅部决定抓住有利时机，集中兵力实施数个高速度、大规模的战略进攻，争取在 1944 年把德寇赶出苏联领土。

西南方面军解放扎波罗热以后，南线战场出现了短暂的间歇，苏军立即进行了整编。根据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命令：列柳申科将军的近卫第 3 集团军和丹尼洛夫将军的第 12 集团军转归南方方面军。格拉戈列夫将军的第 46 集团军和什列明将军的第 6 集团军补充给了西南方面军。第 46 集团军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西北已强渡过第聂伯河，与草原方面军的部队会合了。

鉴于南部战线出现了短暂的间歇，马利诺夫斯基和华西列夫斯基考虑到崔可夫自 1942 年 7 月投入战斗以来，一直在主要作战地域连续征战，身体极度虚弱，因此，一再要求崔可夫返回莫斯科住院静养。

崔可夫回莫斯科休养期间，马斯连尼科夫上将临时接任近卫第 8 集团军司令员。10 月 22 日拂晓，集团军接到方面军关于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以南集结的训令，准备强渡第聂伯河。此时，第 12 集团军的近卫步兵第 4 军占领了第聂伯河右岸距离扎波罗热以北 40 公里的一个登陆场，正处在近卫第 8 集团军的行动区内。因此，最高统帅部将其编入了近卫第 8 集团军。由于近卫第 4 军夺取了登陆场，这就为近卫第 8 集团军渡过第聂伯河提供了方便。

10 月 23 日，近卫第 8 集团军从恰普利地域强渡了第聂伯河，并与第 46 集团军各部队协同占领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以及沃伊斯科沃耶、斯维斯图诺夫农庄、卡里诺夫卡、格罗扎、沃夫宁格等居民点，到 11 月 1 日，完成了强渡第聂伯河的行动。

方面军发布新的训令，要求近卫第 8 集团军右翼部队将进攻方向指向阿波斯托洛沃，沿铁路向前推进，与第 46 集团军一起前出到德军尼科波尔集团的翼侧和后方，切断其退路，打通去尼古拉耶夫和敖德萨的道路。

但是，秋季来临后，连日阴雨连绵，道路泥泞难行，而且集团军的坦克很少，炮兵的弹药也不足，因此，在经过多次激战后，集团军已没有能力继续实施进攻行动，而德军则利用众多的支撑点，运用机动防御战术抗击苏军，占有一定优势。

11 月 4 日，右翼部队的进攻仅前进了 2—3 公里。5 日，德军发动了疯狂的反扑，苏军被迫转入了顽强防御，进行休整、补充。

崔可夫在莫斯科过完十月革命节后，再也呆不住了，返回前线。

11月12日，崔可夫前往马利诺夫斯基的指挥所，华西列夫斯基正好也在指挥所。华西列夫斯基向崔可夫介绍了南线部队的任务：尽快拿下尼科波尔。近卫第8集团军的任务是进攻阿波斯托洛沃。华西列夫斯基指出：大本营将根据向阿波斯托洛沃进军的情况来判断近卫第8集团军的作战行动……哪怕一天前进5—10公里，也是在前进。

阿波斯托洛沃是乌克兰的一个并不起眼的小城，但是它对苏军攻取尼科波尔却有很重要的战役价值。方面军考虑到尼科波尔是德军苦心经营的一个坚固堡垒，如果只是从正面强攻，部队将会蒙受很大损失，并且很难取得理想战果。为此，方面军决定采取迂回战术，使德军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逼其投降。近卫第8集团军如果能成功地前出到阿波斯托洛沃，就切断了德军尼科波尔集团的退路，尼科波尔也就不攻自破了。

但是，要夺取阿波斯托洛沃并非易事。坦克第23军长期征战，损失巨大，亟需补充新的坦克及其他技术兵器，一时难以投入战斗，因此近卫第8集团军只能靠步兵部队展开进攻。相反，德军凭借坚固的支撑点，集结大量兵力兵器，准备与近卫第8集团军决一死战。

为了减少部队伤亡，崔可夫决定避实就虚，绕过德军构筑在各火车站上的强大支撑点，沿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尼古拉耶夫卡—阿波斯托洛沃铁路前进。崔可夫要求各部队首先突破德军在叶卡捷琳娜夫卡、弗拉季米诺夫卡、托马科夫卡、涅扎布季诺车站、纳塔利耶夫卡、帕夫洛夫卡和普拉帕什纳亚一线的防御，控制铁路，随后向尼古拉耶夫卡发展进攻，夺占尼古拉耶夫卡和洛什卡里夫卡，逼近阿波斯托洛沃。

进攻的最初几天，近卫第8集团军的部队打得十分艰苦。德军投入大量坦克对集团军部队发起连续的反冲击，苏军因缺乏足够的反坦克兵器，损失严重。在争夺涅扎布季诺镇的战斗中，部队初期进攻顺利，但很快因德军自行火炮的反冲击，进攻受挫。天气情况也极不利于部队的进攻，进攻是在田野、耕地里进行的，黑土在连绵的秋雨之后十分泥泞，在地上稍一走动，靴子上就粘满淤泥，简直寸步难行。

经过6天的苦战后，局势开始好转。近卫第8集团军在德军纵横交错的防御阵地纵深向前推进了10公里，占领了弗拉基米诺夫卡、托马科夫卡、阿夫多季耶夫卡、赫鲁谢夫卡、纳塔利耶夫卡、涅扎布季诺、叶卡捷琳诺夫卡等居民点，为进一步发展进攻创造了条件。

此时，由于苏联英雄普希金将军指挥的坦克第23军开始投入进攻，但力量仍十分有限。进攻阿波斯托洛沃前夕，全军仅存17辆坦克和8辆自行火炮。近卫第8集团军经过数日苦战，部队伤亡很大，在宽达80公里的正面上，集团军总共才有40辆中型坦克和33辆自行火炮，平均每公里正面尚摊不上一辆装甲车。集团军各连队的减员也十分严重，一个连七拼八凑也不过20—30人。鉴于这种情况，崔可夫指示各部队将各步兵团的第3营拆散，补充到第1、第2营，以利部队的指挥，第3营的干部调往后方，重新补充新的部队。

部队实在太需要休整了。但是，战争的逻辑并不是凭需要就可实现的，现在战场形势所需要的是各部队实施不间断的进攻，因为，敌我双方在经过数次较量后都已精疲力竭。在这种情况下，决定战斗胜负的关键已不是兵力、兵器，而是意志、耐力和决心。坦克第23军的坦克虽然少得可怜，但在这势均力敌的关头，哪怕是很少的一点力量，也可以起到带有决定性影响的作用。

因此，崔可夫要求各部队必须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对已疲惫不堪的德军发动不间断的攻击，勇挫德军。同时，他还要求把现存的坦克立即投入战斗。

崔可夫的果断获得了成功。26日，集团军夺占了科什卡诺夫卡，打开了通往彼得里科夫、普罗帕什纳亚的大门。

27日，由于坦克的参战，集团军向前推进了10—12公里，占领了佩尔沃马耶夫卡、拉斯塔尼那、彼得里科夫、亚历山德罗波尔、普罗帕希内、格格洛夫卡、科特利亚罗夫斯基，顺利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任务。与此同时，集团军还沿叶卡捷琳娜夫卡、弗拉基米诺夫卡、托马科夫卡、涅扎布季诺镇，纳塔利耶夫卡、帕夫洛夫卡、普拉帕什纳亚一线向前推进了30公里，使守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扎波罗热，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尼科波尔公路的德军面临严重威胁，尼科波尔之敌面临被合围的危险。

在崔可夫集团军的进攻取得一定进展的同时，乌克兰第3方面军的其他部队也在发展进攻，10月23日，夺取了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

德军的状况已是江河日下，由于德军在苏德战场频频受挫，决心不借一切代价继续战斗下去的几乎只剩德国一家了。精疲力竭的芬兰认为战争早已打输，意大利部队已撤离了苏联，匈牙利以羡慕的眼光望着撤离的意大利部队，罗马尼亚也与德国之间发生了信任危机，形势的发展对苏军越来越有利。

鉴于形势日益向好的方向发展，崔可夫指示部队迅速向尼古拉耶夫推进，叩击通往阿波斯洛沃的大门，逼向锰矿区，割断德国用于制造飞机的锰矿来源。

德军为了守住尼科波尔和锰矿区，收缩了防线，准备以密集队形对抗苏军的进攻，并且以主力抗击近卫第8集团军，近卫第8集团军进攻受挫。方西军指出，必须加紧进攻，争取尽快挫败敌人。遵照方面军的指示，崔可夫将步兵第33军投入了战斗，但是，因缺乏坦克支援没能突破敌军防御。为此，方面军决定，部队在原地加固工事，进行补充，待12月10日恢复进攻。近卫第8集团军经过数日休整，部队得到大量补充，战斗力有所加强。在通往锰矿区的道路上夺取了托克马科沃、丘马基和列别金斯科耶等村镇。

进入1944年，苏军与德军之间的战线，从北往南，大体上从拉多加湖南岸经斯摩棱斯克南下，沿第聂伯河为界。该线以西的列宁格勒州、白俄罗斯、第聂伯河西岸的乌克兰和克里米亚等广大地区仍处在德军的铁蹄之下。驱逐敌寇出境，解放敌占区的全部国土，将是苏军1944年的主要作战任务。苏德双方的力量对比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法西斯军队已是江河日下，兵力不足500万人，苏军蓬勃发展，兵力已超过650万人。兵力兵器对比也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苏军火炮、飞机的数量分别是德军的1.7倍和2.7倍，而且部队的士气高涨，指挥员的作战经验越来越丰富。

国际形势对苏军也越来越有利。盟军已肃清了北非的德、意军队，控制了地中海和大西洋的局势，并且在意大利南部登陆成功，并正在集结力量准备在西欧登陆，开辟第二战场。希特勒已是捉襟见肘，处境艰难。

苏军最高统帅部经过深刻而全面的分析后，决定在西南战区实施主要进攻，解放乌克兰和克里木，主要的兵力兵器也应集中在乌克兰第1、2、3、4方面军，争取在短期内粉碎敌“南方”和“A”集团军群。

1月的乌克兰，气候条件复杂多变，天气时暖时寒，冰雪时结时融，道路泥泞，小河泛滥，这给苏军的进攻带来了极大困难。1月10日，崔可夫指示近卫步兵第4军在肖洛霍沃方向实施突击，力争与近卫步兵第28军会

合，切断尼科波尔之敌的退路。为了确保突击成功，崔可夫特派突破炮兵第9师、坦克第11旅和坦克第10团加强该军。同时请求空军压制德军的火力点、防御枢纽部和炮兵发射阵地，歼灭德军的预备队，协同近卫步兵第4军。

1月10日9点35分，近卫步兵第4军的炮兵对德军堑壕实施了徐进弹幕射击，步兵待炮火转入第二道火力区时，冲入了德军第一道堑壕，肃清了堑壕内的敌人。随后又夺取了第二道堑壕，迅速前出到了索菲耶夫卡—尼古拉耶夫卡公路。

德军在丢失了阵地后，并不甘心失败，迅速调集力量对近卫步兵第4军的攻击部队发起了连续5次的疯狂反扑。第4军顶住了德军的进攻，并在奥尔洛夫墓地设伏，对攻击近卫第4军侧翼的德军坦克伏击，击毁德军“虎”式坦克4辆，其它型号坦克6辆，突破了德军在奥尔洛夫墓地的防御，向前推进了5—8公里，在遇到德军坦克阻击后停止了前进。

11—12日，由于道路泥泞，后勤供给越来越困难，近卫步兵第4军和其他部队的进攻没能取得多大进展。但是，气候情况恶劣也给德军带来了极大困难，德军经过两个多月的连续激战，已精疲力竭，预备队、各种技术装备消耗殆尽，德军的支撑点里虽然弹药有保障，但要调配使用却十分困难。崔可夫认为“只要再施加压力，再进行突击，再作某种努力，他们的防御就必然要崩溃。”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要求乌克兰第3方面军加快进攻进程，以最快速度解放尼科波尔，收复尼科波尔的锰矿。

1月15日，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代表华西列夫斯基和方面军司令员马利诺夫斯基主持召开了作战会议。崔可夫、第46集团军司令部的索菲耶夫卡将军、司令格拉戈列夫将军以及新编入乌克兰第3方面军的第37集团军的沙罗欣将军参加了会议。会议详细研究了乌克兰第3方面军今后行动的前景，并且严肃提出：各集团军应积极行动起来，加快进攻的速度，尽快拿下尼科波尔。华西列夫斯基要求各集团军司令员返回各自的司令部，利用晚间时间就下一步作战应采取的作战模式提出意见。

崔可夫在返回集团军司令部途中，陷入了沉思，大体勾勒出了方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案。回到司令部后，他又在地图上进行了精确的推算，并标出了主要攻击方向及应夺取的关键的支撑点，同时对当前任务和后续任务作了明确的划分。一切考虑成熟后，崔可夫打电话给马利诺夫斯基，谈了自己的初步构想。马利诺夫斯基对崔可夫提出的建议十分赞赏，并指示崔可夫立即拟制出详细的突破计划，随后向他和华西列夫斯基汇报。

崔可夫的计划是：方面军要想突破德军的坚固防御，绝不能分兵突击，而必须形成拳头，首先打开缺口，随后投入机械化部队扩大突破口。具体方案是：什列明将军的第6集团军应尽快撤离第聂伯河左岸，渡过第聂伯河，接替在第聂伯河至友谊镇地段实施进攻的近卫第8集团军，以缩短突击正面。近卫第29军收缩队形，准备在近卫第8集团军右翼实施集中突击。第37集团军应扩大正面，接替第46集团军的两个军，使第46集团军能够在近卫第8集团军实施集中突击的同时，在左翼对阿波斯托罗沃实施集中突击。近卫机械化第4军的任务是，扩大突破口，其进入突破口的时机应该是第46集团军和近卫第8集团军在攻抵斯大林斯科那和巴甫洛波里耶地区之后。

马利诺夫斯基接受了崔可夫集中优势兵力实施局部突破的方案，并立即组织方面军司令部起草了训令。第6集团军的部队迅速渡过了第聂伯河，接替了近卫第8集团军第聂伯河至友谊镇的防线，使近卫第8集团军的正面缩

短了整整 60 公里。近卫步兵第 29 军秘密转移到右翼。

距离进攻日期还有 3 天，马利诺夫斯基就近卫第 8 集团军和第 46 集团军密切协同作了具体规定，并在阐述机械化第 4 军投入战斗的时间及地域时指出：“现在还很难预料。一切都取决于进攻的进展情况和突破口在何处。一切都取决于哪一个集团军率先踏上兹拉托乌斯托夫卡、新乌克兰卡、巴甫洛波里那地区……敌人的防御在哪里被突破，我们的坦克就在哪里投入战斗。”他鼓励崔可夫和格拉戈列夫进行竞赛。

距发动大规模进攻还有最后一天。崔可夫指示各攻击部队各抽出 1 个营的兵力，在约 10 公里的正面上实施广泛的战斗侦察，尽快弄清德军的作战意图。为了不暴露主攻方向，崔可夫要求第 37、第 6 集团军，在近卫第 8 集团军和第 46 集团军实施战斗侦察的同时，在各自的地域实施辅助侦察。

经过侦察，崔可夫得知，德军统帅部为了守住尼科波尔，严令守军固守阵地，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但是，德军的尼科波尔集群此时已经回天无术了。

2 月 1 日早晨，隆隆的炮声打破了前沿的宁静，近卫第 8 集团军和第 46 集团军的步兵部队在经过短暂的炮火准备后，向德军阵地发起了猛攻。到 12 时，近卫第 8 集团军成功地突破了德军的防线，犹如一把锋利的尖刀刺入了德军的防御纵深，迅速逼近了巴甫洛波里那北郊。马利诺夫斯基见德军防线已被突破，急令近卫机械化第 4 军迅速投入突破口。机械化第 4 军加入战斗，决定了固守尼科波尔地域已达数月之久的尼科波尔集群灭亡的命运。

2 月 1 日傍晚，恶劣的天气使苏联空军无法采取行动，浓雾笼罩了整个大地，倾盆大雨下个不停，本来已很泥泞的道路变得更加难行了，有些洼地已经灌满了水，雨水还冲垮了道路、河堤。这样恶劣的天气无疑加大了进攻的难度。第二天，天气仍然没有好转，大雾依然遮住了一切，在 10 米开外的地方就什么也看不见了，但是，乌克兰第 3 方面军没有停止进攻，在这种天气下进攻，士兵的衣服湿淋淋的，靴子上也粘满了泥巴，行动起来非常艰难。指挥员要全面掌握部队的情况也十分困难。为了不使部队失去指挥，崔可夫要求各部队指挥员跟随一线部队前进，进行实地指挥。崔可夫也带着军事委员会委员多罗宁将军、炮兵司令波扎尔斯基将军、装甲兵司令魏因鲁布上将及参谋人员分乘几辆越野汽车，在一辆 KB 坦克的护送下，沿铁路路基前进。

中午 12 点，抵达彼得罗巴甫洛夫克镇。此时，德军步兵第 123 师和摩托化第 16 师已被近卫第 8 集团军击溃，在阿波斯托洛沃、彼列维斯基胡托尔一线已撕开了突破口。格拉戈列夫将军的第 46 集团军在向阿波斯托洛沃进展时发展顺利。有 5—6 个师的敌人在马尔加涅兹、尼科波尔、丘马基、奇卡洛沃地域有被合围的危险。

崔可夫在获知这些情况后，立即进行了认真的分析，指出，有被合围危险的德军只有一条通路，即索列纳亚、卡缅卡河同第聂伯河之间的走廊。因此，德军一定会集中全力拼死阻击苏军前进，守住豁口，让处于半包围的部队从阿波斯托洛沃、大科斯特罗姆卡突围。为此，崔可夫要求各部队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以勇猛的冲击夺取阿波斯托洛沃、马尔扬斯科耶、切尔托姆雷克、肖洛霍沃，首先封住德军西逃的退路，然后挥师东进，围攻尼科波尔。崔可夫要求近卫步兵第 29 军穿过卡缅卡河，争取前出到阿波斯托洛沃—扎波罗热一线，随后向马尔扬斯科耶方向进发；近卫步兵第 4 军应穿过肖洛霍沃，切断德军在彼列维斯基胡托尔的退路，随后向切尔托姆雷克、叶卡捷琳诺夫卡、

基罗沃发展进攻；近卫步兵第 28 军则应在整个正面发动坚决的进攻，夺取基罗沃、新伊万诺夫卡；近卫步兵第 27 师待第 46 集团军通过其占领地区后，协同坦克第 11 旅、第 5 团，在扎波罗日茨、新伊万诺夫卡地域集结。

崔可夫在发布了这一系列命令后，带领作战组折向南行，傍晚时分到达肖洛霍沃。

德军尼科波尔集团察觉近卫第 8 集团军的意图后，急忙组织撤退。德军野战第 6 集团军和坦克第 1 集团军经由第聂伯河河滩撤退时，由于道路泥泞，有轮的车辆无法行进，越野汽车在田野里也无法行驶，因此到处都是德军丢弃的汽车、火炮、坦克甚至各式马车。在卡缅卡到阿波斯托洛沃的公路上，崔可夫就发现，有 10 辆完好无损的“虎”式坦克陷入了泥塘。

2 月 5 日，近卫第 8 集团军和第 46 集团军会合。考虑到阿波斯托洛沃对于封闭德军尼科波尔集团具有重要的意义，最高统帅部下达了夺取该城的专门指示。崔可夫和格拉戈列夫进一步分析了形势，决定由第 46 集团军的近卫步兵第 4 师和近卫第 8 集团军的第 74 师担任这一任务。鉴于德军反冲击的可能性，崔可夫要求近卫第 27 师投入战斗，对阿波斯托洛沃——切尔托姆雷克地段的德军实施攻击，牵制那里的德军，保证攻打阿波斯托洛沃的顺利进行。

2 月 6 日一大早，为了实地考察近卫第 27 师的进攻情况，崔可夫带着副官赶往托克车站。当他们赶到巴扎夫卢克时，崔可夫的战马突然被枪弹击中，当场倒毙。崔可夫急忙将卡在马蹬里的脚拔出来，卧在深深的车辙里。副官听到枪声后，立即翻身下马，想扑过来救援，崔可夫急忙命令他们就地卧倒。但是，子弹如飞蝗一样在崔可夫头边呼啸，崔可夫匆忙沿车辙向前爬，但敌人的子弹好像长了眼睛，总是在他身边飞舞。崔可夫将身子紧贴地面，但仍无法摆脱敌人。是什么东西让敌人看得这么准？正当崔可夫纳闷的时候，副官突然发现，崔可夫戴着的将军羊皮高帽正好冒在车辙上面，成了德军射击的靶子。崔可夫经副官提醒，急忙小心翼翼地将帽子放在原处蒙骗敌人，自己则与副官一起脱掉已经灌满泥浆的皮靴，继续向前爬。他们爬下了小山岗，躲进一个射击死角，待枪声停顿后，继续前行，赶往巴扎夫卢克镇。

在途中，崔可夫得悉，近卫第 8 集团军的近卫第 29 军和第 46 集团军的第 31 军协同作战，击溃了阿波斯托洛沃的敌人，正乘胜追击，已夺取了大科斯特罗姆卡、新谢苗诺夫卡、上米哈罗夫卡、“曙光”集体农庄和希罗基墓地等地，锁住了德军西逃的口子。

阿波斯托洛沃、大科斯特罗姆卡失守后，德军整个尼科波尔防御体系分崩瓦解，德军已无力阻止苏军进攻了。但是，德军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为了重新夺回大科斯特罗姆卡，德军统帅部搜罗了所有预备队，并将原来用于阻击苏军近卫第 3 集团军的部队投入了战斗，其中将 5 个师的兵力投入了对近卫第 29 军和近卫第 4 军右翼的反冲击，迫使这两个军的部队停止前进，使苏军没能完成对尼科波尔集群的合围，一部分德军仓皇逃出了合围圈。

2 月 8 日，第 6 集团军所属第 66 军和近卫第 3 集团军的步兵第 32 军攻克了尼科波尔。2 月 29 日，德军尼科波尔集群悉数被歼。这正是：攻势凌厉如破竹，苏军协力占锰都。欲知崔可夫在取得尼科波尔战役胜利之后，如何杀敌立功，请看下章便知分晓。

第十三章 围歼

粮草先行巧用兵，奈何道路又泥泞；
为了解放敖德萨，大军奋力向前行。

进入 1944 年以后，形势的发展对苏军越来越有利。苏联最高统帅部决定集中兵力连续实施数个高速度、大规模的战略进攻战役。在 1944 年 1 月至 5 月的第一个战局中，苏军在战场的两翼实施了 3 次突击，目的是削弱战场两翼的德军力量，为尔后在中部战场歼灭德军集团，顺利实施第二个战局创造有利条件。

1944 年 1 月 14 日至 3 月 1 日，苏军在列宁格勒和诺夫哥罗德附近实施了第一次突击，解放了列宁格勒州和加里宁州的部分领土。

1944 年 1 月 24 日至 4 月 17 日，苏军的 4 个方面军在第聂伯河右岸乌克兰地区实施了第二次突击，解放了整个右岸乌克兰，在 400 公里的正面上前出到了国境线。1944 年 3 月 26 日至 5 月 12 日，苏军的两个方面军在独立滨海集团军和黑海舰队以及亚速海区舰队的配合下，实施了敖德萨战役和克里木战役。崔可夫率领近卫第 8 集团军官兵参加了第二、第三次突击。

在第二次突击中，乌克兰第 3 方面军的任务是歼灭因古列茨河和南布格河下游地域内的德军。

崔可夫的近卫第 8 集团军完成围歼德军尼科波尔集群的任务后，方面军训令：崔可夫集团军应于 2 月 25 日至 29 日，对盘踞在因古列茨河左岸的德军发起猛攻，扫清德军在因古列茨河左岸的全部据点，为部队下一步的行动创造条件。

但是，一些部队苦于道路泥泞，行动困难，没有加紧进攻。崔可夫对这种情况十分不满。为了督促部队加快进攻步伐，崔可夫带着参谋人员赶往一线部队，要求部队必须克服一切困难，把德军赶下因古列茨河。德军没有料到苏军会在到处无路可行，炮兵更是难以实施支援的情况下发动进攻，结果被打得措手不及，很快就败退了。苏军逼至因古列茨河。

不过，部队要扩大战果，必须克服道路泥泞的难题。为了尽快解决这一难题，崔可夫在视察集团军的集结地域时发现，希罗科那一阿波斯托罗沃的铁路路轨和枕木都被德军拿掉了，但是路堤正好可以充当汽车运输通道。崔可夫立即指示工程勤务主任特卡琴科上校修整好这条路。这条道路使近卫第 8 集团军把近卫步兵第 28 军顺利调到了前线，而且保证了部队的粮食和弹药的供给，为集团军在 3 天内作好进攻准备立了大功。

近卫第 8 集团军在取得首战胜利后，马利诺夫斯基给崔可夫下达了下一步作战任务，要求近卫第 8 集团军必须用两天的时间渡过因古列茨河，在右岸夺取登陆场，争取前出到泽廖纳亚—安德列耶夫卡—泽廖内盖—戈罗赫瓦特卡—线，准备在特罗伊茨科—萨福诺沃、新布格方向实施总攻。与此同时，近卫第 8 集团军还应在希罗科耶、安德列耶夫卡地域内夺取一些渡口，为普利耶夫中将指挥的骑兵机械化集群投入突破口创造条件。

崔可夫受领任务后，立即组织司令部进行详细的研究，决定以集团军右翼实施主要突击。为了探明德军的布防情况，崔可夫派出多支精干的侦察分队，对因古列茨河沿岸实施了全面的侦察。通过侦察得知：德军在因古列茨河右岸构筑了坚固的防御体系，筑有全断面的掩体，以及炮兵、迫击炮阵地

和雷区。而且德军有因古列茨河可据，加上河水泛滥，更使跨越自然障碍的难度大大加大了。

多年的戎马生涯使崔可夫对侦察分队有着特殊的感情。在无数次战斗中，侦察分队为他提供了准确、全面的情报，使他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能够迅速发现敌军的薄弱环节，找到攻击敌军的最佳办法。在因古列茨河战斗中，崔可夫对近卫第 88 师侦察连所作出的突出贡献十分赞赏。崔可夫回忆说：“在突破因古列茨河敌人防御的战斗中，卡特科夫上尉指挥的近卫第 88 师侦察连，在近卫第 28 军的地段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卡特科夫的任务是：侦察因古列茨河河床，寻找强渡地点，查明德军防守泽廖诺那和希罗卡亚达恰镇的兵力。卡特洛夫是个胆大心细的人，他在详细地分析了情况后决定，率领连队偷渡因古列茨河，并隐蔽地穿过德军的防线，进入泽廖诺耶、希罗卡亚达恰镇实地侦察。

为了找到偷渡点和穿过德军防线的地域，卡特科夫率领侦察兵在因古列茨河左岸的制高点上潜伏了整整半天时间。仔细观察了因古列茨右岸的地形，并对泽廖诺那镇的每一座楼房、每一条街道、每一条沟壕进行了搜索。卡特科夫发现，从泽廖诺那镇到因古列茨火车站的铁路有一拐弯处正沿河岸而行，这里没有德军驻守，是偷渡并进入泽廖诺那镇的最佳通道。根据这一情况，卡特科夫立即拟制了计划，决定利用夜幕的掩护，在拐弯处渡过因古列茨河，然后越过铁路，潜入泽廖诺那镇和因古列茨车站大楼。

夜幕降临后，卡特科夫率领 60 余人，配备各式自动枪和 8 挺机枪，悄悄渡过了因古列茨河。渡河成功后，卡特科夫选派出经验最丰富的侦察兵在前面探路，自己则率领其余的侦察兵在距离 200 米远的地方，双方以有线电话联系，侦察连的行动特别小心，从河岸到铁路路基仅 1000 余米，侦察兵们就花费了整整两个小时的时间。

德军没有发现卡特科夫连的行动，还大摇大摆、漫不经心地在路基巡逻。卡特科夫见一切顺利，立即与师长潘科夫将军取得了联系。师第一梯队的两个营也成功地渡过因古列茨河，近卫第 269 团第 2 营位于侦察连的右侧，准备对泽廖诺那镇发起进攻；第 3 营位于侦察连的左侧，准备对因古列茨火车站实施突击。

为了进一步查明德军的情况，卡特科夫派出侦察兵，潜至泽廖诺那镇附近，俘虏了两个德军，并立即审问，得知：据守泽廖诺那镇的为摩托化第 16 师的一个混成营，约 300 人，并有 6 辆坦克。镇周围挖有全断面掩体，每个掩体都有机枪火力控制。

查明情况后，三方经过协商决定：第 2、第 3 营仍按原定方向进攻，第 3 营抽调一个步兵连加强给侦察连，随侦察连向 84.4 土岗发动突击，截断从泽廖诺那镇通往拉赫马诺夫卡和沃伊科沃的公路。进攻时间为侦察连前出至 84.4 土岗，信号为 3 颗绿色信号弹。

德军的摩托化第 16 师师长冯·施韦林伯爵对自己将面临的覆灭的命运尚一无所知。在他看来，苏军刚刚经历了尼科波尔和阿波斯托洛沃激战，需要一段时间的休整，而且乌克兰地区连日阴雨，道路十分难行，会大大迟滞苏军的行动。因此，在短时间内尚不会有什么危险。

然而，卡特科夫及第 2、第 3 营的行动打破了冯·施韦林的迷梦。半夜 2 点左右，云雾笼罩了整个天空，大地一片漆黑，伸手难见五指。但是卡特科夫连运气不错，他们摸到了德军的电话线，并立即进行了截听，获知了德军

炮兵观察所的驻地。于是很快拿下了炮兵观察所，逼近了 84.4 土岗。

卡特科夫拿出发令枪，一声枪响，3 颗绿色信号弹升上了天空，顿时枪声大作，德军的 84.4 土岗、泽廖诺耶镇、因古列茨火车站同时遭到攻击。德军慌作一团。卡特科夫连很快夺取了 84.4 土岗，并且切断了泽廖诺那镇德军的退路，在土岗建立了环形防御，合围了该镇。

接着卡特科夫连又化装成德军，乘德军汽车，大摇大摆开向安德列耶夫卡镇的德军榴弹炮连驻地，歼灭了榴弹炮连。2 营、3 营的进攻也十分顺利，他们成功地夺取了泽廖诺那镇和因古列茨火车站。

来自炮兵、泽廖诺那镇和因古列茨火车站的令人担忧的报告并没有引起摩托化第 16 师司令部的注意，师司令部认为这是大惊小怪。司令部称：“这算什么进攻？据侦察报告，还没有进行炮火准备，苏联部队在左岸的部署也没有作任何变更呢！”“苏军在泽廖诺那镇的袭击，无非抓个舌头，仅此而已。”师长冯·施韦林认为没有任何理由惊恐不安。

3 月 3 日上午 11 点，近卫第 8 集团军的 4 个师沿着卡特科夫连开辟的突破口渡过了因古列茨河，又夺取了希罗卡达恰，尼科罗—科泽利斯克车站等几个分散的登陆场，并向前推进了 5—6 公里，火炮、坦克和弹药也运过了河。

希特勒对摩托化第 16 师的惨败十分恼火，致电步兵第 30 军称：“鉴于摩托化第 16 师的战线被敌人迅速而深入地突破，那里的情况至今还不太明了，我断定你师一些分队的指挥员丧失了战斗力。我要求你们详细调查，并根据情节轻重，把那些失职的指挥员及其副手交军事法庭审讯，严加惩处，并将处理情况立即报我。”步兵第 30 军军长缪勒将军则要求坦克第 24 师师长冯·埃德尔斯海姆和摩托化第 16 师师长冯·施韦林，在 1944 年 3 月 6 日前报送下列材料：

- “1. 为什么苏军在泽廖诺那能成功地楔入并迅速地实施突破？
2. 什么原因引起‘2 号据点’毫无秩序地撤退？
3. 为什么 3 月 3 日夜里摩托化第 16 师的右翼违抗军部的命令毫无秩序地撤退，致使山地步兵第 3 师的左翼受到严重的威胁？”

初战告捷后，形势对苏军有利，近卫第 8 集团军在因古列茨河右岸站稳了脚跟，集团军主力可以利用右岸的登陆场于夜间渡过因古列茨河，突破德军阵地，然后投入骑兵机械化集群扩大突破口，摧毁德军的整个防御。

但是，方面军司令员马利诺夫斯基却指示崔可夫就地组织防御，作好进攻的准备。崔可夫对方面军的这一新指示百思不得其解，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放弃进攻，将会坐失良机。崔可夫认为，部队进攻固然需要作艰苦细致的准备工作，但是，近卫第 8 集团军在取得夜袭泽廖诺那镇的胜利后，德军已陷入一片慌乱，防御体系也受到严重的破坏，此时，实施快速、果断的进攻定能取得好的战果。如果延误战机，德军将恢复常态，组织起坚固的防御。

苏军在进攻中将遇到越来越强的抵抗，崔可夫在向方面军司令部的报告中指出：

1. 苏军强渡因古列茨河仅伤亡 40 人，而俘敌达 500 余人，且探明了敌军防御的薄弱环节。

2. 敌人已经判明了苏军的主突方向，探悉了苏军可能楔入自己阵地的地段，如果苏军不实施果敢的突击，从根本上打破德军的防御，德军将在 2—3

天内调集大量预备队，堵住缺口。

3. 特别有利的是，近卫第8集团军只有4个师投入了3月3日的战斗，其余精锐师团已经作好了发展进攻的准备。

4. 普里耶夫的机动集团也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崔可夫建议方面军司令部果断决策，收回暂时停止进攻的命令，不要错过良机。马利诺夫斯基详细听取了崔可夫的陈述，并同意近卫第8集团军于第二天继续发起进攻。

第二天清晨，太阳还没出来，大地一片寂静，一些德军官兵还懒懒地躺在床上。这时，近卫第8集团军和方面军的炮兵部队已经进入了战斗状态。随着一颗绿色信号弹的升空，德军的防御支撑点、掩蔽部及火力点顿时爆起股股尘土，木制的火力点已燃起熊熊大火，惊慌失措的德军慌忙爬出来阻击苏军。但是，此时的德军已失去了昔日的凶悍。经过3天激战，近卫第8集团军向敌军纵深推进了12公里，突破正面达18公里，顺利前出到了泽廖诺耶、新马林诺夫卡、泽廖内盖、韦肖雷伊斯塔夫地区。普利耶夫的骑兵机械化集群也顺利进入突破口。

机械化集群与崔可夫的部队组成一股强大的冲击潮，沿新布格—尼古拉耶夫铁路冲击，至3月10日黄昏前，完成了对德军的合围。

德军见形势险恶，为了避免全军覆没，急令第17、第125、第302师在大量坦克的掩护下从西、西北两个方向向新波尔塔夫卡、普里利沃那突围。一时间，近卫第8集团军右翼面临严重威胁。为锁住右翼，马利诺夫斯基将普希金的坦克第23军调至近卫第8集团军右翼，在泽廖内盖、巴什但卡、舍夫琴科地域封堵德军。

但是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久经战阵的坦克第23军军长普希金将军被德军飞机的炸弹击中，不幸牺牲，坦克军的行动受到影响，情况十分紧急，向西、西北逃窜的德军眼看就要冲出重围了。为使坦克军能够堵住缺口，崔可夫特遣正在特罗伊茨科——萨弗罗诺沃地域指挥部队的装甲兵司令员魏因鲁布将军乘飞机赶往巴什但卡，接替指挥坦克军。

但是，德军给近卫第8集团军的压力越来越大。德军为了杀出重围，组织了南、北两个集群共10个师，拼死向新波尔塔夫卡、巴什但卡和巴尔马舍沃方向突围，形势对近卫第8集团军不利。新波尔塔夫卡设有近卫第8集团军的军械库，在那里贮有大量弹药，德军一旦将其夺取，不仅近卫第8集团军将会断绝弹药来源，而且德军一旦得到弹药补充，实力会大增。

为了解除这一地域的威胁，崔可夫命令炮兵司令员波扎尔斯基将军迅速调派一个炮兵营，配备缴获的德军火炮，部署于新波尔塔夫卡地域，猛烈轰击集结于新谢尔格耶夫卡、马列耶夫卡地域的德军集群，破坏德军对新波尔塔夫卡的突击。

接着，崔可夫又带着作战组，亲自来到新波尔塔夫卡，与近卫第28、第4军和坦克第23军取得了联系。局势越来越紧张，德军为了突出合围圈，集结了大量兵力、兵器，正绕过近卫第8集团军的各支撑点，气势汹汹地向弹药库扑来，而且很快打通了由新波尔塔夫卡经因古纳河通向新戈罗热沃、普利沃尔诺那的道路。崔可夫回忆说：“德国士兵绝望地投入了毫无希望的反冲击，有时他们陷入没膝的泥泞中，直挺着身子向我们阵地走来。一阵机枪短促射击后，他们的尸体铺满了已成泥浆的耕地。第一次攻击被粉碎后，又掀起了第二次、第三次……这是那些疲惫不堪、已无生还希望的人的进攻，

他们妄图冲到西面，希望能碰上运气，活下去……”

德军对新波尔塔夫卡的渗透给近卫第8集团军造成了现实威胁，紧急编成的、并被部署在离德国弹药车不远的发射阵地的两个炮兵连发挥了作用。炮手们对正在进攻的德国步兵开了火，他们每隔2—3小时轮换一次，保证了炮手以充足的体力和旺盛的精力轰击德军，给德军5个师以沉重打击，大大削弱了德军的进攻势头。

近卫第8集团军的损失也很大，战斗队形越来越稀疏，特别是受威胁最大的新波尔塔夫卡地域，集团军仅有近卫第39、第79两个师的一些零星部队驻守。德军很快察觉了苏军的这一薄弱环节，开始肆无忌惮地冲来，形势恶化起来。正在这紧要关头，独立强击工兵第11旅赶到，崔可夫急令该旅在韦肖雷农庄、新波尔塔夫卡车站和新波尔塔夫卡镇一线组织防御。与此同时，崔可夫又将近卫第57师调往该地，力图以密集队形，堵住德军的西出口。

但是，德军为了逃命，对苏军的攻击十分猛烈，并组成12—18架的飞机群对苏军阵地轮番轰炸，苏军被压了下来，德军占领了诺沃谢洛夫卡，逼近了军械库。为了迟滞德军的进攻，崔可夫决定，从坦克23军抽调一个坦克旅，沿新戈罗热诺和佐奥捷赫尼库姆方向突入敌军队形。坦克旅的攻击缓解了军械库的局势。几千名德军在泥泞中艰难地奔跑，他们跌倒了又爬起来，乱作一团，惊慌失措，最后为了逃命扔了武器，脱了衣服，从佐奥捷赫尼库姆和新波尔塔夫卡附近又逃回了新谢尔格耶夫卡和马列耶夫卡。

3月12日深夜，崔可夫接到马利诺夫斯基的新指示，命令他会同坦克第23军、步兵第152师，围歼逃窜到新谢尔格耶夫卡、马列耶夫卡地域的德军集团，争取在13日黄昏前前出到佩斯基、多布拉亚、克里尼察、亚夫基诺、新谢瓦斯托波尔一线。马利诺夫斯基同时还要求骑兵机械化兵集群夺取斯尼吉列夫卡，并守住基谢列夫卡、布尔哈诺夫卡、斯尼吉列夫卡、奥克佳布里斯基、巴尔马舍沃等地，第46集团军应在巩固格罗姆科列伊河右岸登陆场后，于3月13日清晨向新奥克佳布里斯基发起攻击。

根据马利诺夫斯基的指示，崔可夫迅速调整了防线，加强了集团军的左翼，准备彻底粉碎德军在东北方向的突围。

德军在白天突围受挫后，企图借助夜色的掩护突出合围。14日凌晨1时，气急败坏的德军以密集队形向因古尔河的近卫第8集团军阵地猛突，遭到痛击，部队伤亡很大，突围的势头日微。战至半夜2点，崔可夫又投入了整整4个师的强大兵力对精疲力竭、精神临近崩溃的德军发起反攻，德军好像无头的苍蝇四处乱窜。天色放亮后，苏军在全线发起总攻，全歼了新谢尔格耶夫卡、新戈罗热诺、塔拉索夫卡、泽廖内盖地域的敌人。12时，戈罗热诺会让站、新帕夫洛夫卡、新谢瓦斯托波尔、新布拉茨基地域的敌人也被消灭。

经过3月13—14日两天的激战，近卫第8集团军与友邻部队歼灭了由步兵第79、第302、第97、第17、第125、第258师和坦克第24师组成的德军部队，重创了敌军步兵第294、第304、第306和第370师，毙敌2.5万人，俘敌约1万人，缴获枪支、弹药、汽车，坦克、自行火炮、装甲运输车无数，只有极少量的德军侥幸从西面和南布格河突出合围。

近卫第8集团军在因古列茨河凯旋后，马利诺夫斯基发布命令，指示近卫第8集团军急速改变攻击方向，从南部转向西部和西北部，绕过河口湾，向南布格河挺进，从行进间强渡南布格河，阻止敌军在南布格河右岸组织起任何有准备的防御。

3月17日，崔可夫通过审讯俘获的敌军第335师第684团的军官获悉，敌人为了阻止苏军向南布格河推进，纠集残余部队，准备在南布格河一带负隅顽抗，为德军在南布格河组织坚固防御争取时间。为不给敌人喘息机会，崔可夫命令自己的部队连续奋战，歼灭敌军掩护部队。

3月18日，近卫第8集团军右翼——近卫第28军已前出到南布格河，占领了新敖德萨、卡斯佩诺夫卡、新彼得诺夫斯基、谢比诺等地。3月19日至20日，其先头步兵团携带各式轻武器，利用小船、木排、木头等各种渡河工具，渡过南布格河，大炮、坦克等各式重型武器因缺乏架设浮桥的器材没能渡河，而且因为弹药奇缺，炮兵部队无法给予已渡河的部队以任何支援。已渡河的步兵部队战斗得十分艰苦。要想扩大战果，保住已夺取的登陆场，必须将各式重型装备和骑兵机械化军群输送到登陆场。近卫第8集团军经过顽强奋战，完全从陆地上把克里木的庞大德军孤立了起来，并打开了通往德涅斯特和敖德萨的道路。

但是，天气越来越恶劣，海水不断上涨，河口湾被淹没，业已夺占的登陆场也随时有被淹没的危险，如不及时采取措施，部队将蒙受无谓的损失。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崔可夫只好忍痛割爱，放弃登陆场，命部队撤回南布格河左岸。

3月21日，这是崔可夫一生中几个值得特别纪念的日子之一。华西列夫斯基受大本营的委托向崔可夫宣读了嘉奖令，鉴于崔可夫在历次战斗中表现出非凡的组织才能和指挥才能，带领部队取得了辉煌战果，大本营决定授予他最高奖赏——苏联英雄称号。同时，方面军司令员马利诺夫斯基荣获第二枚苏沃洛夫一级勋章。

为了祝贺两人获此殊荣，普利耶夫将军准备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席间，大家谈笑风生，享受着久已渴慕的和平气氛。饭后，华西列夫斯基要求乌克兰第3方面军强渡南布格河，解放敖德萨，尽速前出到德涅斯特河。指示乌克兰第3方面军以第57、第37、第46集团军和近卫第8集团军等4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1个骑兵机械化集群和坦克第23军的兵力，从南布格河向拉兹利纳亚、蒂拉斯波尔总方向实施突击，从西北包围盘踞在滨海地带和敖德萨市的德军第6集团军、突击第5集团军和第28集团军则应向尼古拉耶夫、敖德萨总方向实施另一个突击，合力解放敖德萨。

德军统帅部对德军在因古列茨河地域的失利十分愤怒。德军第6集团军司令霍利特将军控告摩托化第16师师长施韦林中将犯有违背军部命令，没有竭尽全力守卫卡缅卡地段，并在关键时刻将自己的部队撤离战场等罪责，并委托集团军法官前往第16师搞清情况。最终冯·施韦林被解除了师和集群的指挥权，并被送交军事法庭受审。

德军在乌克兰地区频频失利后，仍然不甘心失败，为了夺回失地，德军统帅部又将南方集团军群改成北乌克兰集团军群，“A”集团军群改成南乌克兰集团军群。德军指望季节性的泥泞期与洪水泛滥期能使苏军停止进攻。但是苏军并没有像德军期望的那样停止进攻，相反，加快了进攻的步伐。

近卫第8集团军在首攻受挫后，根据方面军的指示，决定：突破德军在南布格河右岸的防御，为普利耶夫将军的快速集群投入战斗创造条件。

崔可夫召集集团军首长，制定了本集团军的具体行动计划。崔可夫认为，目前近卫第8集团军强渡南布格河有许多不利条件：河水上涨增大了渡河难度，弹药严重不足，使炮兵无力实施全面的炮火准备和炮火支援，也无力掩

护工程部队迅速架设浮桥。为此，集团军在突击时必须放弃分散突击的战术，采用集中力量于一定地段，形成拳头集中打击敌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崔可夫打算以1个师的兵力在全线展开，引诱敌人，其余各师集中于特罗伊茨科那一卡斯佩罗夫卡和特罗伊茨科那一安德列耶夫卡地段，突破敌军在南布格河的防御。

德军自斯大林格勒血战以来，一直在打败仗，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因此在组织防御时再也不像以前那样顽固，他们一遇到苏军比较强大的攻击就向后败退。近卫第8集团军很有威胁的集中突击吓坏了在南布格河右岸防御的德军，为了避免再度陷入苏军的合围，在近卫第8集团军发起攻击后，德军就仓皇西逃了。集团军成功地渡过了南布格河，至3月29日，进入基辅—亚历山德罗夫卡、波斯恰内布罗德、希罗科拉波夫卡地区。3月31日，逼近了季利古利斯基河口。

步兵马不停蹄的快速推进，令德军闻风丧胆。但是，苏军因攻击过快，后勤补给和各式重武器无法随步兵跟进，攻击力渐渐减弱。德军开始稳住心神，凭借密集的据点，坚守防御，苏军的推进速度开始慢了下来。为了保持快速推进，迅速扩大战果，崔可夫决定采取果断措施，将仍停留在南布格河东岸的重兵器前调。但是，南布格河上的桥梁仅能载重10吨，重型装备无法渡河。为解决架桥问题，崔可夫亲自来到架桥工地，搜寻建桥材料，他创造性地利用了特罗伊茨科那周围的5座风磨，指挥工程部队经过两个小时的艰苦努力，架起了一座人们翘盼已久的桥梁。浮桥架设好以后，普利耶夫的骑兵机械化集群疾速渡过南布格河，进入突破口，穿过别列佐夫卡，朝拉兹杰利纳亚火车站猛扑过去。

此时，近卫第8集团军的友邻部队也成功地渡过了南布格河。第57、第37集团军于3月28日突破了德军在南布格河右岸的防御；突击第5集团军和第28集团军攻占了尼古拉耶夫，从下游强渡了南布格河。

这样，德军在巴尔干的滨海集团两翼的防御被突破，乌克兰第2方面军也给“A”集团军群以极大威胁。法西斯德军统帅部迫于苏军的压力，匆忙将德军第6集团军和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撤到德涅斯特河对岸，力图依仗德涅斯特河河水阻挡苏军，为自己建立起新的防线赢得时间。

4月1日，近卫第8集团军向季利古利斯基河口湾逼近，先遣支队从北面绕过河口湾，在行进间强渡了季利古斯基河。4月2日日终前，前出到多布良科—阿列斯塔罗沃一线，随后占领拉兹杰利纳亚火车站，对蒂拉斯波尔、雅斯基及敖德萨的铁路沿线实施了全面侦察。与此同时，其他地段的战斗也在激烈进行。4月4日，骑兵机械化集群和第37集团军攻占了拉兹杰利纳亚车站，将敌滨海集团分割成两部分。退守敖德萨的敌军处于被合围的威胁之下。

4月6日，近卫第8集团军诸部队从西北迂回敖德萨，进抵别尔卡、旧万达利诺夫卡地段的哈吉别伊斯基河口湾，一鼓作气强渡了河口湾，打开了通往敖德萨的大门。

普利耶夫的骑兵机械化集群紧随其后，于4月7日进抵德涅斯特湾。两军对敖德萨的深远迂回，决定了敖德萨的命运，敖德萨守敌已成瓮中之鳖。此时，突击第5集团军和第6集团军也沿黑海沿岸逼近敖德萨；乌克兰第3方面军和黑海舰队的航空兵及各类鱼雷艇、潜艇则封锁了德军交通线，切断了它由海上逃窜的任何可能。

敖德萨被围后，德军慌了手脚，不顾他们的顶头上司下达的坚守阵地的死命令，不惜一切代价突围，经过4月6日至7日两天的血战，才在第37集团军的战斗队形中杀出了一条血路，部分敌军踏着同伴的尸体逃窜到德涅斯特河。

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和德军步兵第72军以及党卫军的20个独立营被苏军团团包围，已无路可逃。所谓困兽犹斗，为寻生路，他们在城北、城西北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并在剧院、港口以及许多重要的建筑物、工厂，埋设了大量地雷，随时准备将敖德萨炸成一片废墟。

为了保护敖德萨这座有着光荣历史的滨海城市，担任主攻任务的近卫第8集团军决定，攻城时，炮兵不得炮击，航空兵不准轰炸，部队只能在没有重炮、航空兵的协同下与顽敌作战。

4月9日清晨，突击第5集团军、近卫第8集团军、第6集团军及骑兵机械化集群开始从南、北、西3个方向对敖德萨市发起猛攻。至深夜，攻入敖德萨大街。4月10日晨，近卫第4、第28军协同普利耶夫的坦克集群，逼近杰里巴索夫斯卡娅大街，并前出到黑海岸边的大、中、小喷泉旁，德军陷入绝境。

空军虽然没有在市区直接参加战斗，但在其他地域给进攻敖德萨的部队以有力支援。敖德萨的地下工作者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为防止宫殿、剧院及城市住宅遭到破坏，采取了许多得力的措施。德罗兹多夫大队的各游击小组，为配合大部队的进攻，主动承担了诱敌任务，消灭德军官兵120余人，俘敌75名，敖德萨的居民也纷纷拿起武器，同红军战士并肩作战，肃清街上的敌人，扑灭大火，排除地雷。在这场攻坚战中，出色的狙击手扎伊采夫带领高射枪连与布尔巴中尉的步兵连密切协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占领敌军军用机场，缴获18架完好无损的“梅塞尔施米特”歼击机，为敖德萨完整地回归苏联人民怀抱作出了卓越贡献。

1944年4月10日，敖德萨这座美丽的城市终于回到了苏联人民的手中。为了庆祝收复乌克兰首府敖德萨的胜利，斯大林签署命令，在莫斯科红场鸣放一等礼炮，324门火炮齐鸣24响，祝贺近卫第8集团军及其他部队在敖德萨所取得的辉煌战绩。

敖德萨战役的胜利，为克里木的解放创造了有利条件。乌克兰第4方面军和滨海集团军密切配合，消灭了在克里木的法西斯主力，将敌人赶出了克里木半岛，占领了黑海的主要海军基地——塞瓦斯托波尔。

至4月14日，近卫第8集团军攻占了石桥、图尔拉基、布里托夫卡、夏巴、特尔格、雷巴奇库列尼一带的德涅斯特河河口湾右岸的登陆场。自4月16日起，德涅斯特河河口湾的水位不断上涨，察里格勒河的水位也随着南风的到来上升，到4月18日，河水在一些地方已经溢出了堤岸，集团军占领的别里亚耶夫卡、马亚基以西的登陆场受到河水的严重威胁；4月20日，已作好进攻准备的近卫第35师的掩体被淹没；4月24日，炮兵阵地被淹没；4月25日，集团军观察所面临被冲垮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崔可夫被迫命令部队放弃整个登陆场，4月28日秘密转移到科托夫斯基地域，加强处于乌克兰第2方面军接合部的乌克兰第3方面军右翼。由于形势变化，崔可夫的部队又转而固守普加乔夫登陆场，与敌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敌人虽然倾其所有，企图拼死一搏，但均遭惨败。至5月底，近卫第8集团军和友邻部队开始实施局部反冲击，肃清了舍尔佩内镇和普加乔夫内镇的敌人，使登陆场的形

势稳定了下来。

6月5日，崔可夫遵照方面军司令员马利诺夫斯基的指示，将激战数日的近卫第8集团军撤离登陆场，转为乌克兰第3方面军的预备队，由近卫第5集团军接替其防御。随后根据大本营的决定，被编入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结束了在乌克兰南部地区的战斗，准备投入西部主方向上作战。这正是：战争胜负将为先，乌克兰内扫狼烟；敖德萨城获解放，沦陷人民重见天。欲知在西部主突方向上崔可夫有何作为，且听下章分解。

第十四章 出奇制胜

军令如山指方向，白俄罗斯战火频；
沦陷领土获解放，驱赶德寇出国门。

进入 1944 年夏季后，苏德战场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德军的南翼仅残存有“北乌克兰”集团军群部分兵力，北翼的“北方”集团军群亦遭到严重损失，只有白俄罗斯境内的“中央”集团军群尚有相当实力，占据着白俄罗斯的大片领土，形成一个从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东经普里皮亚特沼泽地南部边缘到博布鲁伊斯克，尔后向北到维切斯克的长达 650 公里的突出部。德军在这个突出部集结了 66 个师又 3 个旅共计 120 万人的兵力，有各种火炮、迫击炮 1 万门，坦克、强击火炮 1000 余辆，作战飞机 1400 架，准备通过殊死的挣扎守住这一地区。

针对苏德战场的新形势，苏军最高统帅部向全国发布了振奋人心的“五一通令”。通令呼吁全国人民携手努力，将侵略者赶出国境，并乘胜追击，解放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其他各国。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最高统帅部制定了代号“巴格拉季昂”的行动方案，决意歼灭敌军“中央”、“北方”和“北乌克兰”集团军群，最高统帅部要求西部各军发起迅猛突击：

波罗的海第 1 方面军和自俄罗斯第 3 方面军对维尔纽斯总方向实施突击，粉碎德军维切布斯克集团，向西发展。包围德军鲍里索夫—明斯克集团。

白俄罗斯第 1 方面军对巴拉诺维奇实施突击，粉碎敌日洛滨—博布鲁伊斯克集团，向斯卢茨克—巴拉诺维奇方向发展，从南面和西南面包围敌明斯克集团。

白俄罗斯第 2 方面军在白俄罗斯第 3 方面军左翼集团和白俄罗斯第 1 方面军右翼集团的协同下，对明斯克总方向实施主要突击。

为了完成这一首要任务，最高统帅部进行了周密的战役准备，从南、北两翼调遣了包括近卫第 8 集团军在内的 5 个能攻善守的诸兵种合成集团军。

近卫第 8 集团军解放敖德萨后，随后撤出战斗，进行了补充休整，部队的战斗力得到很大加强，辖有 9 个步兵师，人员总数达 6.03 万人，坦克 179 辆，迫击炮 500 余门，火炮 2231 门。6 月初，最高统帅部为了实施“巴格拉季昂”战役，决定将能征惯战的近卫第 8 集团军调离南线，编入白俄罗斯第 1 方面军，参加解放白俄罗斯的战斗，最高统帅部要求它迅速作好准备，随时秘密转移。

崔可夫接到最高统帅部的命令后，迅速赶到白俄罗斯第 1 方面军司令部，确定了集结地域。近卫第 8 集团军长途跋涉 800 公里，秘密赶到集结地域。崔可夫指挥先期赶到的人员，在拉法鲁夫卡火车站设立了集团军司令部，确定了各兵团的具体位置。崔可夫要求各部队利用夜色掩护进入集结地，并立即隐蔽起来，切勿盲目行动，并且采取了严格的伪装措施。为了保证部队能迅速准确地抵达集结地点，崔可夫要求司令部机关应正确无误地安排好部队的调度工作，在各交叉路口设置检查岗，巡视部队夜间行军的情况。为保万无一失，崔可夫一再重申：必须消除行军路线和集结地域有可能暴露目标的任何痕迹，禁止任何人在河湖开阔地洗澡、洗衣服。实施无线电静默，有线电话联系也只能用密语进行。

由于近卫第 8 集团军等部队实施了严格的保密措施，敌军没有发现苏军

的企图，依然认为苏军在 1944 年夏季攻势中，其主要突击方向仍然在乌克兰，而不是白俄罗斯。

崔可夫部到达预定地域后，便做了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并加紧对补充人员的训练，努力培养战士们在森林地带侦察作战的本领，为部队在主要突击方向上实施进攻作好了准备。

正当近卫第 8 集团军秣马厉兵之际，从 6 月 23 日起，苏军实施了一系列突击，发动了维切布斯克—奥尔河战役、莫吉廖夫战役、博布鲁伊斯克战役、波洛茨克战役和明斯克战役。波罗的海沿岸第 1 方面军协同白俄罗斯第 3 方面军在 27 日前合围并歼灭了维切布斯克以西 5 个师的德军，28 日前出到明斯克以北的列佩利市。崔可夫部所在的白俄罗斯第 1 方面军 29 日前合围并歼灭了博布鲁伊斯克地域德军的 6 个多师，前出到明斯克方向上的奥西波维奇等地。在中央地段的白俄罗斯第 2、第 3 方面军进行了牵制性进攻，分别解放了波里索夫和莫吉廖夫。7 月 3 日解放了白俄罗斯首府明斯克，将德军第 4、第 9 集团军各兵团 10 余万人合围在明斯克以东地域。波罗的海沿岸第 1 方面军所部解放了波洛茨克，并向希奥利艾发展进攻，至 7 月 5 日，推进了 225—280 公里，解放了白俄罗斯的大部分领土。7 月 5 日至 11 日，苏军一举歼灭了被围困在明斯克以东地域的敌人，很快前出到了维尔纽斯、格罗德诺、沃尔科维斯克地区。

白俄罗斯第 1 方面军右翼诸部队所取得的一系列胜利，为左翼部队投入进攻创造了条件。方面军司令员罗科索夫斯基指示左翼的近卫第 8 集团军，第 47、第 69、第 70 集团军和波兰第 1 集团军等 5 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以及坦克第 2 集团军、坦克第 11 军、近卫骑兵第 2、第 7 军、空军第 6 集团军从南面绕过布列斯特筑垒地域，于 7 月 18 日实施突击，歼灭敌军卢布林和布列斯特集团，向华沙挺进。近卫第 8 集团军的任务是从突击集团的中心突破帕里杜巴、托尔戈维谢地段敌人的防御，占领波恰佩、赫沃罗斯托夫和南赫等地区，并进抵罗德诺和马舍夫，为波格丹诺夫坦克兵上将指挥的坦克第 2 集团军投入战斗创造条件。

白俄罗斯第 1 方面军左翼突击集团的当面之敌是“北乌克兰”集团军群的坦克第 4 集团军。他们构筑了总纵深达 50—60 公里的 3 条防御地带，准备以顽固的防御抵挡苏军的猛攻。第一防御地带纵深达 6 公里，构筑了稠密的标准堑壕和交通壕，设置有地雷场、铁丝网及各种环形防御阵地，有绵密的火力网。第二条防御地带距离第一条防御地带前沿 12 公里，位于普雷斯卡河右岸一线，主要是利用河面和河滩淤地等天然障碍组织防御。第三条防御地带距离第二条防御地带 35 公里，沿西布格河右岸构筑而成，筑有各式抵抗枢纽部和支撑点，易守难攻。但是，德军防线并不是不可攻破的堡垒，由于兵力不足，德军只得将主力集结于第一道防御地带内，第二防御地带只设有部分兵力把守，第三条防御地带更是无兵可守。

不过，摆在崔可夫面前的一个棘手难题是，德军在屡屡受挫后，认真总结了苏军进攻的主要特点，并针对苏军进攻前常常要实施战斗侦察等规律，创造了一套全新的防御战术，即“弹性防御”。“弹性防御”可以发挥德军的机动性和灵活性等优长。一旦受到苏军威胁，它们立即撤离受威胁的地域，保存实力；待苏军突入以后，发起突然的反突击，给苏军以大量杀伤。

为了找到德军“弹性防御”的薄弱环节，寻得击破德军防线的钥匙，崔可夫对德军实施的这一新战术作了十分详细的分析，他发现：德军“弹性防

御”连连得手的主要原因在于，德军已经掌握了苏军进攻的规律，即在进攻发起前一天到两天必然要实施战斗侦察，从而暴露了苏军进攻的意图，敌人可以针对苏军动向，改变战斗队形，将预备队调往受威胁方向；或采用撤出第一道堑壕、躲避打击等战术，瓦解苏军的进攻。崔可夫从这一认识出发，认识到要打破敌人新的防御战术，必须改变常规进攻方法，把战斗侦察同对敌整个防御的突破结合起来，出奇制胜。为此，崔可夫决心将通常在进攻前一天或两天实施的战斗侦察，改在进攻前2—3小时内进行，并且在实施战斗侦察时，实施短暂而猛烈的炮火准备，使敌军无法辨明苏军的真实意图。扩大战斗侦察的范围，将原来只是在某一地段进行的战斗侦察改在即将进攻的整个正面进行，混淆敌人的视线。为了防止敌人脱身，崔可夫决定不断投入新的兵力实施突击的“添油”战术，使敌人无法采取对策，躲避苏军的打击，从而使其“弹性防御”失去“弹性”。

崔可夫要求各部队在实施这一战术时，每团应派出二三个连的步兵分队协同坦克，利用炮火的掩护首先冲击敌军前沿，如果敌军占据着主要阵地，则停止前进，迅速摸清敌军炮兵阵地及坚固防御支撑点，待几小时后与主力一同发起攻击；如果部署在第一阵地的只是掩护分队，侦察梯队即夺取第一批堑壕，继续向前推进，直通敌人的主要阵地。为便于联络，各侦察梯队必须备有各种侦察、观察、通讯器材，准确测定敌军步兵、炮兵连、迫击炮连、预备队的配置地点；各级指挥员则应迅速确定炮火准备和向敌军基本阵地发起冲击的时机；进攻部队的主力需预先进入出发阵地，并在指挥员发出冲击信号以后，迅速展开战斗队形，向前推进。待突破敌军防御后，应充分利用已出现的突破口，将后续部队源源不断地投入战斗。

为保万无一失，临战前夕，崔可夫又召集集团军的其他首长、各军军长及各师师长利用野外演习和沙盘作业，就部队的配置、战斗队形的编成以及诸兵种协同等各种细节问题作了详尽的研究。

为了保持攻击的锐力，崔可夫指示所属各军除各抽1个师组成集团军预备队外，其余所有部队都配置在一线，成一个梯队配置。各军的战斗队形则应分为两个梯队，坦克第11军应于诸步兵军进攻不久即投入战斗，以加强诸兵种合成兵团的突击力，紧紧咬住逃窜的敌人；如果条件允许，即越过敌军的战斗队形，从行进间强渡西布格河，一举突破敌军防御。为了保持突破和进攻的高速度，崔可夫指令各军的第二梯队应于第二天清晨紧随坦克第11军之后投入战斗，为坦克第2集团军进入突破口创造条件。航空兵在步兵发起攻击时，应对敌纵深目标实施突击，以填补炮兵火力的空缺。

崔可夫提出的方案遭到了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司令部一些工作人员及炮兵指挥员和空军的一些飞行员的质疑，但得到了朱可夫和方面军司令员罗科索夫斯基的支持。方面军决定：为进一步加强近卫第8集团军的突击力量，坦克第2集团军进入突破口后，波兰第1集团军也将紧随其后，投入战斗。

7月17日夜，离发动进攻还有几个小时，崔可夫的心情紧张而兴奋，紧张的是他的战士们能不能在这新一轮考验中出色地完成任务，能不能在近卫第8集团军闪光的旗帜上再增添光彩，在新的方面军里再展昔日的雄姿？兴奋的是近卫第8集团军将马上投入一场新的战斗，将解放祖国的全部领土，并为拯救波兰人民而战斗，崔可夫与他的战友们一样企盼着黎明的到来。

7月18日5点30分，等待的时刻终于来临了。200多门各种口径火炮在长约1公里的突破地带上一齐轰鸣，大地在颤抖，尘土、火光、硝烟笼罩了

整个大地，复仇的炮弹在怒吼。各侦察队如离弦之箭紧随徐进弹幕向敌“北乌克兰”集团军群的阵地发起猛攻，待集团军炮火急袭后几分钟，即突入了敌军第一道堑壕，并控制了敌军防御前沿和一些制高点。崔可夫见时机成熟，当即命令集团军主力立即转入进攻！

朱可夫和罗科索夫斯基对崔可夫集团军的行动十分关注，他们坐镇近卫第8集团军前沿观察所，实地了解近卫第8集团军的进展情况。7点钟后不久，敌军主要防御地带的第一阵地被全部突破，集团军主力在未实施基本的炮火准备和徐进弹幕射击的情况下，则顺利投入了战斗。

德军察觉近卫第8集团军从战斗侦察迅速转入主力进攻后，慌忙命令以炮火阻止近卫第8集团军前进。崔可夫命令炮兵、航空兵密切协同，猛烈轰击敌军炮兵阵地，压制敌军，以保持步兵进攻的速度。到17时，近卫第8集团军各部队进抵普雷斯卡河，直逼敌军第二条防线。舒加耶夫上校指挥的近卫步兵第47师从行进间强渡了沼泽地上的小河，与敌激战；潘科夫将军指挥的近卫步兵第88师也在赫沃斯托夫地域楔入了敌军第二道防御地带，格列博夫将军指挥的近卫步兵第27师不甘落后，攻抵普雷斯卡河，并趁夜色渡过了该河。

进入夜间后，崔可夫命令各部队发扬连续作战、勇往直前的精神，继续发起攻击，拖住敌人，不给敌人以任何脱逃的机会。同时命令坦克第11军在奥库宁和诺沃谢尔卡地域迅速占领出发阵地，准备向普雷斯卡河右岸突破。空军第6集团军航空兵继续对敌军防御纵深实施突击，扼制和破坏敌人的防御。崔可夫还要求侦察兵和炮兵进一步查明敌军的火器配置情况，为实施不间断的进攻作准备；所属工程兵部队则应加快速度架设桥梁、构筑渡口，为坦克、火炮的渡河提供保障。

7月19日晨，炮兵对已侦悉的敌军火力点、炮兵阵地、指挥所实施了猛烈轰击。近卫第8集团军的战士们勇猛突击，至11时30分即前出到戈罗德诺、马舍夫一线。待机而动的坦克第11军随着崔可夫的一声令下迅速渡过了普雷斯卡河，从斯基贝、马舍夫一线突破口投入了战斗，切断了敌军退路，迂回到柳博姆耳市。挺进敌后。

近卫第8集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突击为它不断增快的进攻速度创造了条件。敌人在近卫第8集团军及其左、右两翼的第47、第69集团军的沉重打击下，被迫退过西布格河。崔可夫命令各步兵军第一梯队师继续发展进攻，从行进间强渡西布格河；第二梯队在库斯尼谢、柳博姆耳、维什涅夫一线投入战斗，以最快速度在宽大的正面上肃清残余的敌人，尽快前出到西布格河，从行进间强渡该河。

7月20日，近卫第8集团军两个军的兵力在宽达15公里的正面上，强渡了西布格河，并夺占了登陆场。鉴于坦克第2集团军未能按计划于7月18日投入战斗，崔可夫指示坦克第11军继续与敌军交战，渡过西布格河，进入波兰国境。久久等待的那一刻终于来临了，残暴的法西斯敌人已被赶出苏联国土，土地和人民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苏联政府在苏军渡过西布格河后，发表声明指出：“苏联部队进入波兰境内只有一个决心，即粉碎纳粹军队，帮助波兰人民从德国侵略者的压迫下解放出来，重建独立的强大的民主波兰……苏联政府不准备在波兰领土上建立自己的行政机构，因为这是波兰人民自己的事。”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军事委员会也为此发布专门号召，阐明红军执行解放的使命。

7月21日，波兰的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宣告成立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新型的波兰诞生了，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庄严地宣布：“解放的钟声响了，波兰军队和红军渡过了西布格河……”

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司令员罗科索夫斯基元帅从崔可夫那里了解了近卫第8集团军的最新进展以后，非常赞赏近卫第8集团军所取得的战果，并命令坦克第2集团军投入近卫第8集团军所打开的突破口，向卢布林、登布林、华沙近郊的普拉加方向发展进攻，迂回包围敌军集团，切断敌军西逃的道路。为了保障坦克第2集团军顺利渡过西布格河，崔可夫指示摩托化工程兵第41旅、工程工兵第64旅、独立摩托化舟桥第85营等部队全力以赴架设了一座60吨的大桥，帮助坦克第2集团军渡过西布格河。

7月22日，坦克第2集团军与近卫步兵第28军包围了卢布林的敌人，7月23日，一举攻克卢布林，使关在卢布林西南郊马伊达内克死亡集中营的人们得以重见天日。卢布林，这个古老的波兰城市成为新的人民国家的第一个首都。为了庆祝这一伟大胜利，成千上万的波兰人民在卢布林的扎姆克广场举行了盛大的群众集会；波兰第1集团军进行了庄严的阅兵仪式，波兰人民的儿子罗科索夫斯基在集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此时此刻，近卫第8集团军在崔可夫的指挥下，克服重重困难，正以每天30公里的速度向前迅猛推进了180公里，强渡了西布格河、维普希河。7月24日晨，前出到帕尔切夫、菲尔列伊、克缅卡、彼得罗夫察、斯塔辛、格卢斯克、皮亚斯基一线。近卫第4军的先遣部队更是逼近了维斯瓦河，夺取了普瓦维和登布林。

坦克第2集团军和近卫步兵第4军的迅猛突击，切断了位于维斯瓦河右岸的“北乌克兰”集团军群和“中央”集团军群之间的联系，包围了驻守布列斯特地域的德军第2集团军，布列斯特实际上已成为一座孤岛。

德军统帅部对布列斯特的局势十分担忧，布列斯特的丢失将意味着德军失去东大门，使苏军可以直驱华沙，并从南面迂回包抄东普鲁士。为了扼守这一地域，德军统帅部慌忙纠集了第2、第9集团军的残部，阻击苏军。但是，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所属的坦克第2集团军和波兰第1集团军密切协同，威逼布列斯特的敌军集群，但是，被围困在布列斯特的敌人仍然困兽犹斗、负隅顽抗，在布列斯特西北一线发起了猛烈的反冲击，企图与“中央”集团军群合为一体。在这种情况下，罗科索夫斯基采取了谨慎的措施，指示已前出到维斯瓦河的近卫第8集团军在解放布列斯特、围歼敌布列斯特集群之前，不要急于强渡维斯瓦河。崔可夫只好命令部队停止前进。

7月27—29日，苏联最高统帅部召开会议，指示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占领布列斯特和谢德尔采后，即向华沙方向发展。右翼于普乌图斯克地域夺取纳雷夫河的登陆场，迅速占领华沙近郊普拉加；左翼则应在华沙以南的维斯瓦河上夺取登陆场。

崔可夫接到大本营的训令以后，立即就强渡维斯瓦河进行了详尽的研究和分析。决定倚靠皮利察河和拉多姆卡河的保护，在维尔加河口至波德韦日贝村强渡维斯瓦河。

7月30日，崔可夫率领各军军长、师长以及各加强兵团的指挥员化装成当地居民，在行将实施突破的维斯瓦河地段进行了实地勘察，勘察结果表明：敌人对近卫第8集团军的进攻意图尚未察觉，进攻可以达成突然性。随后，崔可夫要求各军在行动时必须严格保密，绝不能暴露任何企图。

7月30日，罗科索夫斯基批准了崔可夫的强渡计划；31日，崔可夫再次亲率别列亚夫斯基为首的司令部作战组作了现地勘察。勘察途中，罗科索夫斯基打来电话，要求崔可夫3天后改在马采耶维采、斯坚日夏地段强渡维斯瓦河，夺取登陆场。崔可夫不同意罗科索夫斯基的决定，认为在维利加河至波德韦日贝之间地段强渡更为有利，并且保证自己的部队在次日晨即可强渡维斯瓦河。罗科索夫斯基仍旧认为，近卫第8集团军缺乏炮兵和渡河器材，只能待3日后方面军调拨的炮兵和渡河器材到达后才能强渡。崔可夫强调指出：进攻成功与否，在一定的范围内，在于进攻的突然性，人的因素比物的因素更重要。如果静待3天后再行进攻，每拖延一分钟就多一分暴露的可能性，到那时将大大增加渡河的难度。崔可夫向罗科索夫斯基立下军令状，如果同意明晨发起攻击，保证顺利完成渡河任务，假如进攻失败，可以革职审查。罗科索夫斯基最终同意了他的请求，并且保证，立有战功的战士和指挥员都将受到嘉奖，战功卓著者可以申请授予苏联最高荣誉——苏联英雄的称号。

崔可夫立下军令状后，决定仍旧沿用由战斗侦察转为主力进攻的战术攻击敌人。8月1日晨，侦察小组迅速接近敌人，占领了第一道堑壕。德军统帅部对近卫第8集团军的行动感到惶恐不安，他们非常清醒地知道，苏军一旦在维斯瓦河的苏格努舍夫登陆场站稳脚跟，华沙的命运就十分危险了。为此，德军投入大量兵力，企图将已夺占登陆场的苏军赶下维斯瓦河。

8月2日，敌军出动大量飞机猛烈轰炸已渡河的苏军，给苏军带来很大损失。但是，近卫第8集团军各兵团表现出了顽强的战斗精神，他们克服重重困难，源源不断地渡过了维斯瓦河，并扩大了登陆场。

8月3日，正值登陆场的战斗最炽烈的时候，普拉加地域的形势恶化。坦克第2集团军遭到希特勒匪军的疯狂攻击，遭到巨大伤亡，正向南撤退。如果敌军继续南进，将截断在维斯瓦河以西登陆场上作战的苏军部队，使其陷入孤军作战的境地。在这危急时刻，罗科索夫斯基指示第47集团军倾其所有从特谢布卡、维斯涅夫、乌亚兹楚夫、扎列西那地区截击敌人；命令坦克第2集团军以2个坦克军的兵力在奥库涅夫、缅德济列西那地区牵制敌人，以1个坦克军占领拉德兹茨明、马尔基、奥谢乌夫、沃洛任地域，抗击位于范格罗夫、斯坦尼斯拉夫、沃洛任一线的敌党卫军“北欧海盗”坦克师、“人面蛾”坦克师、坦克第19师和位于普拉加以东和东南地域的“赫尔曼·戈林”坦克师的反冲击。为确保万无一失，同时指令崔可夫抽调1个步兵军的兵力和向北防御。崔可夫接获方面军司令员的命令后，请求方面军司令员同意只留下两个步兵师在加尔沃林以北防御，允许将1个师派往登陆场，增强登陆场的突击力量。崔可夫请求得到方面军司令员的许可，巩固和扩大登陆场，这对后来的战斗起了很大作用。

德军在维斯瓦河东岸发起猛攻的同时，切断了维斯瓦东西两岸苏军的联系。敌军坦克第19师沿皮利察河实施突击，“赫尔曼·戈林”王牌坦克师沿腊多姆卡河实施突击；步兵第17和第45师在他们之间实施突击。近卫第8集团军的处境可谓危机四起，险象环生。敌人凭借其兵力、兵器上的明显优势，对近卫第8集团军发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冲击。经过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战火洗礼的近卫军人表现出了卓越的组织防御的才能，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疯狂反扑。

为缓解登陆场的局势，崔可夫命令近卫第47师迅速强渡维斯瓦河，加入

保卫登陆场的战斗。8月5日傍晚，该师在夜色的掩护下，渡过维斯瓦河。他们与坦克旅一起，携手抗击敌军凶猛的进攻。

与此同时，为加强登陆场作战的指挥，崔可夫率领集团军司令部成员渡过维斯瓦河，在战斗最激烈的马格努舍夫西南设立了集团军指挥所。为鼓舞士气，加强一线力量，崔可夫又将司令部、政治部的工作人员派到一线连、营，组织部队打击敌军坦克，顿挫敌人的嚣张气焰。崔可夫要求每一个指挥员，不论其职位高低，都应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富于创造精神，勇敢机智、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

近卫第47师所属的几个团刚一占领阵地，敌军坦克就向他们发起了猛攻。该师的各级指挥员沉着冷静，指挥得力，重创了敌人。上士德米特里·扎巴罗夫与瞄准手察连·卡斯帕良、装填手库岑科、发射手马申金精心伪装，击毁坦克4辆，使剩下的德军坦克仓皇而逃。步兵反坦克手祖耶夫与战友们密切协同，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冲击。中尉布尔巴指挥自己的步兵连在敌人的主要突击方向上组织起巧妙的防御，用手榴弹、反坦克枪摧毁敌人坦克，用步枪、机枪攻击敌军坦克的瞭望孔，创造了步枪打坦克的奇迹，连续打退了敌人7次进攻。

8月6日的战斗更为激烈，就连格拉祖诺夫这位从不惧怕困难的铁汉子，也不得不请求崔可夫给予支援。崔可夫急令尚在维斯瓦河东岸的约斯重型坦克团和1个波兰坦克旅急速渡过维斯瓦河，支援格拉祖诺夫，形势有所好转，至8月7日，方面军为掩护崔可夫集团军在维斯瓦河的渡口，又派出3个高射炮兵师增援崔可夫集团军，形成了强大的高空火力网，保护了各渡口的安全。8月8日晨，工程兵部队在维斯瓦河上成功地架设了两座桥梁，苏军新锐力量大批涌向登陆场，原来受命留在维斯瓦河右岸防御南进之敌的两个师，也得到方面军的准许，撤离了防御阵地，和坦克第2集团军的一个坦克军进入登陆场，战场形势稳定了下来。

近卫第8集团军在马格努舍夫登陆场的战斗对下一步实施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起了历史性的作用。大本营代表朱可夫对崔可夫和近卫第8集团军在马格努舍夫登陆场的出色表现给予了很高评价。朱可夫说，崔可夫“以高度的指挥艺术和决心领导了在维斯瓦河上夺取和扼守登陆场的交战”。方面军司令员罗科索夫斯基则认为崔可夫的直觉和经验表明了他出色的组织才能和迅速、果断、准确的决策能力。朱可夫在评价近卫第8集团军在这场战斗中的表现时，高度赞扬了他们的英雄主义精神。罗科索夫斯基则明确指出：“崔可夫的斯大林格勒保卫者们善于保卫每一小块土地。”

崔可夫知人善任，对自己手下的指挥员十分了解，并能根据他们各自不同的特点，赋予不同的任务。他对他的指挥员在战斗中的表现总是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战后他在评价他的指挥员时说：在马格努舍夫登陆场的战斗中，副司令员杜哈诺夫中将在战斗中表现出了出色的才能，他遇事冷静、处事审慎但不失果敢，善于捕捉部队可能遇到的困难，并能采取果断措施，解决这些困难。近卫步兵第4军军长格拉祖诺夫将军“精力充沛，遇事果断，总是出现在关键性的地方”。近卫步兵第4军所属近卫步兵第57师，在舍缅科夫将军的指挥下，承担了强渡维斯瓦河的主突任务，达到了隐蔽、适时、有力的突击，对全军获得胜利起了主导作用。近卫第28军处于近卫第8集团军战役布势的中心，承担着向敌人纵深分割突击的复杂任务，在雷若夫中将军的率领下，凭着勇敢、毅力和智慧，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处于第1梯队的近卫第

79 师，由瓦金少将率领，成功地强渡了维斯瓦河。格列博将军的近卫步兵第 27 师位于集团军右翼，所属各团在战斗之初未能及时前出至维斯瓦河岸边，但在后来的战斗中，坚决果敢，准时抵达登陆场。

崔可夫在评述他们所取得的战果时指出：“这些指挥员善于鼓舞和引导人们去建立功勋，他们的主动精神和大无畏精神，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促使战役取得了成果。”在总结这次战斗时，崔可夫请求大本营给予他这些爱将以嘉奖，获得大本营的称许。格拉祖诺夫、瓦金、格列博夫、雷著夫和齐托夫斯基等被授予了苏联最高荣誉——苏联英雄称号。

崔可夫对集团军工程兵主任特卡琴科将军、炮兵司令员波扎尔斯基将军所表现出的出色才能也十分赞赏。崔可夫与他们有很深的友谊，在战斗中彼此声息相通，协调一致，这是近卫第 8 集团军在艰苦的战斗中能够取得辉煌胜利的重要因素。崔可夫认为：“特卡琴科将军是一位足智多谋的好当家……不管出现什么情况，都难不倒他。”在夺取和保卫马格努舍夫登陆场的战斗中，工程兵和工兵面对又宽又深的维斯瓦河，表现出了高度的爱国主义和献身精神，面对敌航空兵的狂轰滥炸，毫不变色，保证了人员、坦克、火炮、弹药、给养和其他物资源源不断地输送到维斯瓦河西岸，为一线部队的胜利提供了可靠的道路保障。

炮兵是战争之神。崔可夫对集团军炮兵司令员波扎尔斯基的表现一直尤为赞赏，不管是在进攻，还是在防御战斗中，波扎尔斯基能运用各种炮兵战术，挫败敌人。

在巩固登陆场防御的日子里，崔可夫到过很多部队，会见了许多强渡维斯瓦河的战斗英雄，并授予了他们应得的嘉奖。在炮兵连，他曾亲自授予近卫上士内斯特·格里戈里耶维奇·莫辛炮长一级光荣勋章，授予驭手维克托·舍尔斯秋科夫一枚一级卫国战争勋章。崔可夫还将列宁勋章授予了卫生指导员米哈伊尔·洛边科和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西多连科。

崔可夫不仅对这些战斗英雄的英雄业绩十分了解，对他们各自的性格也了如指掌。内斯特·格里戈里耶维奇·莫辛性格倔强，但做事慎重、可靠，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能想办法解决。维克托·舍尔斯秋科夫为人机灵、仔细，有一套成功的养马经验。米哈伊尔·洛边科为人质朴，并不引人注目，但同志们都十分尊重他。西多连科是一个勇敢无畏的人，“只要有他在，就不会有一个伤员留在炮火下。”

崔可夫对波兰友军在马格努舍夫登陆场的战斗中所表现出的奋不顾身精神十分敬佩。波兰友军在近卫第 8 集团军处于危难时曾给予了大量帮助。波兰高射炮兵师在掩护渡口的战斗中做出了突出贡献。柳班斯基上校指挥的波兰工兵第 1 旅冒着敌人的炮火和航空兵的轰炸，两昼夜内就架设了长达 900 米的桥梁，使马格努舍夫登陆场的部队在最困难的时刻能获得人员、物资的支援。由梅日灿将军指挥的波兰坦克旅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投入战斗，缓解了崔可夫集团军的危险局势。为了表彰他们的突出战功，波兰坦克旅的 100 多名坦克兵在战场上荣获了苏联勋章和奖章。旅长梅日灿将军、参谋长波利休克上校和其他一些军官，根据近卫第 8 集团军军事委员会的申请，被授予苏联政府的最高奖赏。位于马格努舍夫登陆场右翼的波兰步兵第 3 师，在斯但尼斯瓦夫·加利茨基上校的指挥下，在扎列斯基、扎格舍夫地段，顶住了敌人航空兵的猛烈突击，尽管伤亡很大，仍坚守了阵地，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在共同的战斗中，崔可夫与波兰友军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种友谊是用鲜血凝成的。

崔可夫自调入白俄罗斯第 1 方面军，就在罗科索夫斯基的直接领导之下，共同的战斗把他们紧紧连在一起。崔可夫和罗科索夫斯基都是性格直爽的人，凡事不喜欢绕弯子，彼此相互信任，在共事中，崔可夫感觉到，罗科索夫斯基是位真诚可敬、具有卓越才能的人。罗科索夫斯基对崔可夫的指挥艺术和创新精神十分赏识，在白俄罗斯战役中，他积极支持崔可夫提出的从战斗侦察转入主动进攻的新战术，并对崔可夫在强渡维斯瓦河时所表现出的敏锐的直觉和丰富的经验由衷敬佩。在此后的岁月中，他们建立了根深的友情，成为真诚相待的朋友。

部队在马格努舍夫立稳脚跟后，上级指示崔可夫迅速转入防御，为今后方面军的大规模进攻作准备。至 9 月 6 日，近卫第 8 集团军完成了第一防御地带工程设施的构筑任务，挖出了 2—3 条带有掩蔽部和避弹所的堑壕，建立了绵亘的防坦克和防步兵地雷场和铁丝网，构筑了机枪座、反坦克枪座等。自 9 月 6 日开始又进行了构筑第二道防御地带的工作，并在维斯瓦河架设了 8 座载重量达 60 吨的大桥，在每座桥前面构筑了桥头堡。在施工过程中，崔可夫要求部队，工事、道路、桥梁的构筑必须能满足大部队实施进攻的需要。在这种指导思想下，近卫第 8 集团军的防御阵地对于苏军下一步实施的维斯瓦—奥得河战役起了重要作用。

在发动新一轮进攻之前，苏德双方在马格努舍夫登陆场地域没有展开战斗。崔可夫集团军所在的战线平静了下来。

崔可夫知道，部队在激战之后，一旦突然松弛下来，很可能疏于警惕。为此，他提醒各兵团、部队的指挥员，必须有高度的责任心，防止敌人可能发起的进攻。要求他们应实施不间断的侦察，把握敌人的动向，为部队下一步的行动作好准备。为了节省兵力，并使部队保持高度的战斗准备，崔可夫还创造性地实行了定期换防制度，使各师在战斗的间隙得到休整、补充。这正是：可夫用兵巧调度，德寇气焰一扫光。欲知崔可夫在维斯瓦—奥得河有何佳绩，且见下章分解。

第十五章 横扫千里

西部战报传佳音，波兰渴盼苏红军；
宜将剩勇追穷寇，拔城略地显神威。

1944年6—8月，德军在白俄罗斯战役中遭惨败后，不得不再一次承认：“中央”集团军群在白俄罗斯的溃败，是一次比斯大林格勒的败绩更为严重的灾难。17个师又3个旅被全歼，50个师损失过半，白俄罗斯全境、立陶宛、拉脱维亚的大部分以及波兰的大片领土被解放。到1945年初，苏军完成雅西—基什尼奥夫战役之后，德国侵略者已被赶出苏联国境，东欧、东南欧的一系列国家也获得了解放。苏军还攻入东普鲁士境内，战线已缩短到2250公里。在西线、南线，德军已被逐出意大利中部、法国和比利时。希特勒德国已是四面楚歌，陷入绝境。

为了攻破德军的最后防线，苏军集结了220万兵力，火炮、迫击炮3.35万门，坦克、自行火炮7000辆、飞机5000架，准备在华沙—柏林方向实施新的大规模的进攻。但是，希特勒仍贼心不死，妄想破釜沉舟，与苏军决一死战。他纠集了56万人，火炮、迫击炮5000余门，坦克、强击火炮1200辆，飞机约600架，在维斯瓦河与奥得河之间构筑了纵深达500公里的7道防御线，组成了一个十分严密的防御体系。德军广泛利用维斯瓦河、瓦尔塔河、奥得河及其他江湖等天然屏障，在莫德林、华沙、腊多姆、罗兹、凯尔采、克拉科夫、比德哥煦、波兹南、弗罗茨瓦夫、沃彼累、科斯钦、格拉高等城市和要塞，组织了坚固的防御，准备长期固守。他们在第一道防御地区集结了4个坦克师、2个摩托化师、2个步兵师，驻守着纵深达30—70公里的地区，兵力兵器的密度相当大。第六道防御地区是德军阻扰苏军的又一道坚固防御区，它由波美拉尼亚筑垒地域、梅泽里茨筑垒地域和格拉高一弗罗茨瓦夫筑垒地域组成，准备在前几道防御线被突破后集兵据守。

不过，从总的态势看，德军败局已定，攻克柏林已是大势所趋。而且德军在判断苏军的主攻方向上又犯了严重的错误，他们依然认为苏军的主突方向将不是柏林，而是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为了保障两个方向，德军不得不同时在两个方向集结兵力；在东普鲁士，他们集结了26个师；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附近集结了55个师。

苏军针对德军由于判断失误，造成战略战线上两翼强、中央弱的特殊形势，决定放弃先前在整个战线上平行推进的作战方法，果断采用直接突击敌军较弱的中央地段，分割德军战略战线，并不停顿地向柏林推进的战术，最高统帅部决定：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和乌克兰第1方面军分别由维斯瓦河各登陆场向波兹南、弗罗茨瓦夫方向实施两个正面突击，割裂敌军集团，将敌军各个歼灭。

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任务是，从崔可夫集团军据守的马格努舍夫登陆场向库特诺、波兹南方向实施主要突击。第61集团军、突击第5集团军和近卫第8集团军应在宽约17公里的地段突破敌人防御，保障两个坦克集团军和一个骑兵集团军进入突破口，第61集团军的任务是，从西南方向绕过敌人华沙集团实施进攻。卡图科夫将军的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即在战役发起后的第二天清晨，在近卫第8集团军的地带内投入战斗。鲍格达诺夫将军的近卫坦克第2集团军于战役发起后的第三天清晨，待突击第5集团军占领皮利察河

左岸的登陆场后进入交战。各坦克集团军应于战役第5天前出到方面军当前任务地区。近卫骑兵第2军按计划应于战役发起的第3天，跟随近卫坦克第2集团军之后投入战斗。西莫尼亚克将军的突击第3集团军编为方面军的第二梯队，用于主要方向上扩大战果。分别由坦克第11、第9军加强的第69集团军和第33集团军应从普瓦维登陆场实施第二次突击，任务是在宽13公里的地段上突破敌人的防御，接应乌克兰第1方面军。第47集团军应在战役发起的第二天于宽4公里的地段上实施辅助突击，从西北包围敌军华沙集团，波兰第1集团军在战役发起的第四天从华沙以北和以南发动迅猛攻击，协同苏军第47、第61集团军及近卫坦克第2集团军解放华沙。

为了顺利取得维斯瓦—奥得河战役的胜利，最高统帅部决定委派富有战斗经验和出色指挥才能，曾组织指挥过多次大规模战役的副最高统帅——朱可夫元帅充任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司令员，担任主要突击任务。罗科索夫斯基调往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担任司令员。

朱可夫接管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指挥权以后，迅速准备新的进攻，亲往马格努舍夫和普瓦维登陆场了解方面军主力转入进攻的条件和能力。

进攻前夕，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所属各部队进行了大量的准备，部队、技术装备、武器弹药源源不断地运往马格努舍夫登陆场，集结了23个师，5348门火炮，使每公里正面的火炮密度达282门、坦克25辆。

为了能使方面军诸部队顺利进入马格努舍夫登陆场，崔可夫指挥近卫第8集团军做了大量工作，进行了广泛的夜间搜索、设伏、观察、潜听等，详细探明了当面之敌的情况，为主力部队的进攻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1月4日，朱可夫召集各集团军司令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各集团军参谋长、各独立军军长，在谢德列茨举行了战前会议，发布了部队行动意图，要求各军必须在进攻发起后10—12天内，前出到佩特尔库韦克、日赫林、罗兹一线，随后向波兹南发展。

崔可夫就敌军部队状况、防御工事、预备队数量及配置等情况谈了自己的看法，指出：一旦苏军发起突击，敌人将调动防御纵深内的坦克师、步兵师实施猛烈的反冲击和反突击。为此，各集团军必须建立强大的反坦克预备队和诸兵种合成预备队，与航空兵火力密切配合，破坏敌人快速战役预备队的机动。与此同时，崔可夫还就敌人防御态势及应采取的对策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从以往的战斗看，敌人十分害怕苏军的炮火突击，因此不会将主力部队部署在已经被苏军探明的第一阵地上，在第一阵地，敌人只会部署少量兵力，作为掩护主要防御地带的屏障。为此，在进攻中仍然可以沿用从战斗侦察发展为主力进攻的进攻战术。但是，仍需做一些细微的变动，必须在原有基础上加强步兵营的突击力，给他们加强1个坦克连或1个自行火炮连，使敌人无法抵御苏军一波又一波的猛攻。

在侦察过程中，崔可夫还发现，敌人对苏军常常采用的强击队战术也非常恐惧。每到夜间，为了防备苏军偷袭，德军总要在夜间加强第一阵地，一直到早晨10时，才将多余人员撤出，躲进主要防御地带，在前沿仅留有观察员和值班分队。崔可夫从敌军兵力配置的这一规律出发，制定了部队进攻的时间表。炮火准备在10点以前，敌人尚未撤出第一阵地时实施，这样可以保证炮火准备能发挥最大效力，杀伤敌人，减少部队攻击的阻力。

崔可夫再一次阐明进攻突然性的重要性。为了隐蔽部队的进攻企图，人员、技术装备、武器弹药的集结和运送必须在夜间进行，而且各部队应该采

纳欺瞒战术，蒙骗敌人。白天，各部队仍应积极进行土工作业，摆出一副准备长期防御的架式，并且广泛使用无线电扩音器广播，播放音乐，麻痹敌人。

朱可夫在听取了崔可夫的建议后，认为其提供的情报和方案是可行的，指示各部队照计而行，1月20日对敌人发起全面的进攻。

但是，形势的发展发生了变化。由于英美联军在阿登战役中失利，局势恶化，丘吉尔请求斯大林在东线迅速发起进攻，以缓解西线盟军的压力。斯大林接受了丘吉尔的请求，决定将原定1月20日的进攻计划提前到1月14日进行。

方面军司令员朱可夫接到命令后，迅速电告崔可夫，命令他的近卫第8集团军在马特利德津、什马耶利克地段突破敌人的防御，向利帕、维日霍维内方向发展突击，攻占卡利努夫、弗兰齐什库夫、布尔托瑟戈伦一线。随后，集团军主力应向新米亚斯托、拉瓦—马佐维茨卡。叶茹夫、斯特雷库夫、奥佐尔库夫方向发展，并于进攻的第12天前出到阿斯塔霍维策、捷尔宗日纳、兹杰什一线。

崔可夫接获方面军司令部的命令后，立即组织集团军司令部制定了详细的战役计划。

14日晨，浓雾笼罩了整个大地，10米开外就什么也看不见了，早晨8时，崔可夫与方面军司令员朱可夫及友邻的第69集团军、突击第5集团军和第61集团军的司令员取得联系后，命令部队按原定计划发起攻击。

8点30分，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第一梯队各集团军的炮兵对敌军的一线阵地发起了猛攻，一时间，万炮齐鸣，敌军阵地陷入一片火海。8点55分，近卫第8集团军的侦察梯队如离弦之箭扑向敌军阵地，步、但密切协同，仅用几分钟的时间就占领了敌人的第一道堑壕、第二道堑壕，敌人的第一阵地顷刻间就土崩瓦解了。

11时许，近卫第8集团军主力对敌人的第二防御阵地发起猛攻，敌人慌忙投入了大量新的预备队，疯狂抵抗近卫第8集团军的进攻。他们纠集了第6、第45、第251等步兵师，在几个坦克团的掩护下，对近卫第8集团军左翼的近卫第4军发起反冲击，结果遭到惨败，慌忙放弃第二阵地。近卫第4军顺利向第三阵地突击。右翼的近卫步兵第28军也突破了敌人的防御阵地，攻占了斯特罗梅茨—波德列谢。

进入夜间后，崔可夫指示第一梯队部队就地休息，埋锅造饭，补充弹药；第二梯队迅速前调，为第二天实施不间断的猛烈冲击作准备，力求在整个纵深突破敌人防御，为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从伐尔卡—腊多姆铁路线进入突破口创造条件。同时，他还要求近卫步兵第28军攻占比亚洛布热基、谢克柳地区；第29军攻占谢克柳基、叶德良卡地区；第4军攻占叶德良卡、叶德林斯克地区；集团军坦克群应与近卫步兵第4军共同作战，争取在腊多姆地域与第69集团军会合。

15日，近卫第8集团军于9时发起攻击。敌人利用夜间调集了预备队，使第三阵地防御大大加强，但是仍然抵挡不住近卫第8集团军强大炮兵、步兵、坦克兵的勇猛突击，仓皇由第三阵地向伐尔卡—腊多姆铁路线败退。

崔可夫匆匆向友邻的突击第5集团军、第69集团军司令员及朱可夫通报了有关本集团军的进展情况后，就急忙与军事委员会委员普罗宁将军和一批参谋人员赶赴前沿指挥战斗。

崔可夫巡视了格拉祖诺夫中将的近卫步兵第4军后，即驱车穿过卢卡夫

村向哈尔内卢疾驰。在哈尔内卢，与集团军装甲兵，机械化兵司令员魏因鲁布及近卫第 29 军相遇。崔可夫发现：敌人依托车站的建筑物和毗邻的一大批森林，用反坦克炮和机枪火力封锁了近卫第 8 集团军的前进道路。

太阳已经西沉，再过一个小时天就黑了，如果不迅速采取果断措施，将敌人驱出铁路路基，敌人很可能利用夜间的战斗间隙加固这一地区的防御。如果不捕捉战机，迅速突破敌人的防御，近卫坦克第 1 集团军将失去投入战斗的战机。在这关键时刻，崔可夫发现有 1 个旅的“卡秋莎”火箭炮正从哈尔内卢格村东南驶来，他马上命令该炮旅迅速展开，对驻守铁路路基的敌人猛烈轰击，集团军的装甲兵部队和近卫第 29 军趁势猛击，惊魂未定的敌人还未弄清是怎么回事，就成了苏军的俘虏，近卫坦克第 1 集团军的前卫纵队按时投入了战斗。

初战告捷，近卫第 8 集团军顺利完成了突破敌人战术防御全纵深的第一阶段的任务，与近卫坦克第 1 集团军一起前出到了广阔的战役地区。

部队的迅猛发展，进一步加大了后勤保障的难度。要继续保持部队高速度推进，必须组织好燃料、弹药和给养的输送工作。崔可夫召来集团军后勤部长波卡兹尼科夫少将、后勤部参谋长布罗茨基上校、军械部长布卡列夫上校、油料处长阿基莫夫上校、给养主任斯帕索夫上校、卫生部长博伊科夫上校等人，就燃料、弹药和给养的输送问题召开了专门会议。崔可夫指示后勤部门立即拟定一个详细的战略物资输送计划，保障部队以每天 25—30 公里的速度前进。

16 日，崔可夫带领军事委员会委员普罗宁将军、参谋长别列亚夫斯基将军再赴前沿，巡视了近卫第 4 军和近卫步兵第 28 军。此时，近卫第 79、第 88 师已前出到普希贝舍夫、列德林、科茹霍夫地区。

1 月 15 日，德军统帅部发现苏军已突破了第 9 集团军、近卫坦克第 4 集团军的防御，慌忙将 1 个坦克军从普鲁士调运到罗兹地域，封闭“ A ”集团军群突破口。但是，德军在罗兹地域卸载时就遭到了苏军的攻击，被迫向后退却。到 1 月 15 日晚，德军在尼达河至皮利察河的防御已被突破，德军已没有绵亘的防线，驻守华沙一带的第 9 集团军已面临严重威胁。希特勒对东线部队的溃败十分震怒，“ A ”集团军群司令哈珀上将当即被撤掉了“ A ”集团军群的司令员之职，由希特勒宠信的北方集团军群司令舍尔纳上将接任。但是，舍尔纳也回天乏术，无法挽回败局。

鉴于形势的发展对苏军已十分有利，崔可夫要求自己的部队进一步加快进攻步伐，以每天 40 公里的速度向前推进，夺取拉瓦—马佐维茨卡这一大型公路枢纽，切断敌人的退路，粉碎敌军突围的任何企图。为了保持部队进攻的高速度，崔可夫指示各部队改变先前的战斗队形，把包括炮兵在内的大部分兵力、器材留在第二梯队，用于与敌军预备队遭遇时不断突击敌人。此外，崔可夫要求第一梯队各师拨出强大的先遣队，在主力纵队前方 10—15 公里行动，冲击敌人。在冲击过程中，各部队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防止敌人的偷袭。

1 月 17 日凌晨，崔可夫再次带着军事委员会委员普罗宁、炮兵司令员彼扎尔斯基及几名参谋人员赶往第一梯队各师。此时，近卫步兵第 39 师在皮利察河粉碎了敌军坦克第 25 师的阻击，并渡过皮利察河，沿堤坝赶上近卫第 79 师，在斯特雷库夫村与敌军遭遇，粉碎了敌军集团。

近卫坦克第 1 集团军自 1 月 15 日中午进入业已打开的突破口，解放了

腊多姆。第 47 集团军自 1 月 16 日转入进攻后，强渡了维斯瓦河。近卫坦克第 2 集团军在突击第 5 集团军地带内投入战斗后，一天内就向前突进了 80 公里，进至索哈切夫地域，切断了敌军华沙集团的退路。1 月 17 日，第 47、第 61 集团军会同波兰第 1 集团军解放了华沙。

在斯特雷库夫村围歼了退却之敌后，崔可夫一行继续向新米斯托推进。在新米斯托，崔可夫与近卫坦克第 1 集团军司令员卡图科夫上将互相通报了有关情况后，沿拉瓦—马佐维茨卡继续前进，在普基宁村赶上了近卫步兵第 29 军和卡图科夫的坦克部队。崔可夫命令近卫步兵第 29 军军长舍缅科夫少将率部继续向布热济内进攻。随后回到已迁至新米亚斯托的集团军指挥所，与右邻的突击第 5 集团军司令员别尔扎林中将取得了联系。别尔扎林告诉崔可夫，他的部队已夺取了比亚瓦—拉夫斯卡，正准备向前推进。

经过 4 天的激战，到 1 月 17 日日终前，由突击第 5 集团军、近卫第 8 集团军、近卫坦克第 1、第 2 集团军组成的白俄罗斯第 1 方面军的中央突击集团已进抵华沙至柏林的主要交通线和公路干线，作好了部队继续大规模进攻的准备。在该方向上，敌人已成丧家之犬，既无强大的预备队，也无抵抗强敌的决心，苏军的攻击势如破竹。

由苏联元帅科涅夫指挥的乌克兰第 1 方面军也攻势如潮，在 1 月 16 日日终前攻占了腊多姆斯科、琴希托霍瓦、扎维尔切等城市，正从北面向西里西亚工业区迂回。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指挥的白俄罗斯第 2 方面军猛追猛打，到 1 月 19 日，攻占了普夏斯尼希、姆瓦戈、普洛次克、莫德林等城市，正沿着维斯瓦河向托伦、但泽等城市发展，使东普鲁士的德军集团随时都有被合围的危险。

前线部队的最新战绩大大鼓舞了最高统帅部，经一段时间的酝酿后，决定：白俄罗斯第 1 方面军应在 2 月 2—4 日以前占领比得哥比—波兹南地区；乌克兰第 1 方面军主力继续向弗罗茨瓦夫进攻，应在 1 月 30 日之前前出到莱化诺以南的奥得河，夺取登陆场，争取在 20—22 日解放克拉科夫。

白俄罗斯第 1 方面军司令部接获最高统帅部的通令后，即命令近卫第 8 集团军于 18 日切断从华沙至琴希托霍瓦的铁路，夺取格卢夫诺、布热济内。

崔可夫认真分析了形势，决定集中集团军的兵力，形成拳头突击敌人。他将近卫第 4 军调入第二梯队，第一梯队则紧随近卫坦克第 1 集团军沿新米亚斯托—拉瓦—马佐维茨卡—布热济内公路干线向前推进，崔可夫率领集团军司令部紧跟第一梯队，对部队实施现地指挥。第二梯队暂时留在新米亚斯托，负责方面军与集团军的联络工作。

由于部队集中突击，近卫第 28、第 29 军进展神速，18 日 13 时业已攻抵华沙—皮沃特勒库夫铁路，先遣支队已前出到德莫辛、布热济内、加尔库夫地区，从东面直逼波兰的第二大城市——罗兹。近卫坦克第 1 集团军攻势凌厉，从北面威逼罗兹；突击第 5 集团军则夺取了沃维奇市，罗兹城陷入苏军的合围，攻占该城已是弹指之间的事了。

在这种形势下，崔可夫面临着两难抉择。他的部队是继续前进，把驻守在罗兹城区的敌军守备部队留给后续部队，还是停留在该城城下准备攻城？方面军一直没有指令，崔可夫很清楚，在瞬息万变的战场，容不得半点犹豫，他当机立断，决定协同近卫坦克第 1 集团军拿下罗兹城，解除后顾之忧。崔可夫命令各侦察分队四面出击，迅速查明敌军的城防情况，其余部队在德莫辛、布热济内、加尔库夫地区暂作休整，准备恶战。

至19日凌晨，近卫步兵第28、第29军所属4个师，顺利进入攻城出发阵地，担任攻城的主要任务。近卫步兵第88师很快前出到皮翁捷克、奥佐尔库夫地区；坦克第11旅和3个独立坦克团也赶到了罗兹市的西郊，切断了敌军的退路。为了进一步加强突击力量，崔可夫又将近卫步兵第4军从预备队里调到集团军右翼。

由于近卫第8集团军发展神速，方面军司令部的命令往往跟不上部队行进的速度，一直到发起攻击以前，近卫第8集团军也没收到方面军关于攻打罗兹城的任何命令。崔可夫心里非常明白，如果自己不经方面军首长同意就贸然攻打罗兹城，一旦失利，自己就要承担责任。但是，在战场上，时间就是生命，就是胜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决不能延误战机。崔可夫决定不管结果如何，仍按原计划攻城。

19日，近卫第8集团军与坦克第9、第11军、空军第16、第18集团军密切协同，解放了罗兹城。由于白俄罗斯第：方面军诸部队对罗兹城的突击坚决、果敢、迅猛，敌军还来不及破坏该城，就仓皇逃跑了，使该市居民区、电厂和水厂等都得以保存下来。欢乐的波兰人民高举着波兰、苏联的国旗，庆贺胜利。在莫斯科，为了庆贺苏军顺利解放罗兹，224门礼炮齐鸣20响。

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攻克罗兹后继续向西迅猛推进，1月22日，攻抵波兹南。由于位于波兹南方向的第69集团军尚远远落在近卫坦克第1军和近卫第8集团军的后面，近卫第8集团军的翼侧开始受到来自波兹南方向的敌军威胁。为此，方面军要求近卫第8集团军改变原来的进攻方向，肃清波兹南地域的敌人。

崔可夫淒获方面军的命令后，即与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司令部取得了联系，得知该集团军已进抵瓦尔塔河岸，夺取了登陆场，在波兹南的东部受阻。同时，崔可夫还了解到，波兹南城的防御工事坚固，它是根据著名的筑城家沃班的设计修建的，由十分坚固的堡垒群构成，各堡垒群又有核心堡，核心堡均建筑在地下，可以容纳大量的兵力，易守难攻。

1月23日，崔可夫率部进抵波兹南后，即指示各侦察支队进一步探明敌军在波兹南组织防御的情况，在侦察过程中必须弄清楚敌人堡垒群的布势、特点、火力分布以及兵力部署等情况，并且查明瓦尔塔河岸的敌军状况。崔可夫很快得悉：在瓦尔塔河敌人构筑有防御阵地，但只有少量兵力把守，力量单薄；波兹南城区和各要塞则全然不同，敌人在这里集结了大量兵力兵器，部署了许多大威力火炮，正严阵以待，准备迎击苏军的任何冲击。据守该城的敌军声称，要让每一个进攻者都暴尸荒野。

种种迹象表明，波兹南守敌仍心存幻想，自恃有坚固堡垒相护，准备屯兵固守。如果攻打该城，必然要花费大量时间，这样会使正惶恐不安、仓皇退逃的敌人有可能赢得时间，整编被击溃的部队，在德波边境组织起坚固防御，从而大大增加苏军进攻的难度。而且波兹南与罗兹不同，苏军攻抵罗兹时，部队尚在敌人的浅近纵深，敌人的整个防御尚未完全松动，因此必须拔掉敌人这个据点，解除后顾之忧；攻抵波兹南后，苏军进入德军防御的深远纵深，敌军防御体系已完全松动，而且处在波兹南方向的第69集团军正日夜兼程地赶往这一地域，波兹南实际上已成囊中之物，随时可摘。崔可夫左右权衡，又与突击第5集团军司令别尔扎林取得了联系，别尔扎林证实，敌人正在施奈德米尔市和弗罗茨瓦夫要塞构筑坚固的环形防御，准备利用铁路、公路、交通枢纽进行顽固抵抗，阻止苏军主力前进，为其后续部队进入预有

阵地争取时间。这一消息进一步坚定了崔可夫先不攻打波兹南，率领部队继续前进的决心。

方面军司令员朱可夫对这一情况也有清醒的认识。1月25日，他打电话给斯大林，汇报了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朱可夫指出：“敌人军心涣散，目前已作有力的抵抗，我们决定继续进攻，使方面军前出到奥得河。进攻的主要方向是科斯钦，我们将力求在该处夺取登陆场。方面军右翼将向北和西北方向展开，以对付敌东波美拉尼亚集团。”朱可夫认为，东波美拉尼亚集团对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尚未构成直接威胁，因此，请示斯大林允准对波兹南守敌实施封锁，主力部队不要停止进攻，以防延误战机，加大突破梅瑟里茨筑垒地域的难度。斯大林同意了朱可夫的请求。

1月26日，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的侦察分队进抵梅瑟里茨筑垒地域，很快就消灭了这里的敌人，这样，敌人已不可能依靠奥得河接近地上的工事，阻止苏军进攻。朱可夫见形势有利，即向最高统帅部建议，方面军部队应在1月30日前到达别尔林亨—兰茨贝格—格列茨地区，于2月1—2日晨继续进攻，争取从行进间强渡奥得河，准备集中主力从东北、北面和西北几个方向向柏林迂回。

方面军给崔可夫的任务是：

“向奥托罗瓦、凯米、普利蒂什、赫利茨方向实施进攻，并攻占下列地区：

1. 第1日—加波施、高尔奇、阿尔迪尔、巴符鲁夫卡；
2. 第3日—强渡奥布拉河，并攻占特莱波施、诺伊福威克、新多夫一线；
3. 第6日—在科斯钦（不含）、维森地段强渡奥得河，并攻占根施马尔（不含）、旧托希帮、威尔德尔、马尔诺夫（不含）一线。随后向泽洛夫、旧茨贝格、伯伊森湖方向发展突击。”

1月28日，苏联元帅科涅夫也向最高统帅部呈报了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战役计划，打算粉碎德军的布列斯拉夫集团，于2月25—28日前出到易北河，并与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协同动作，同时对柏林实施突击。最高统帅部批准了这一计划。

1月26日，崔可夫与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司令员卡图科夫进一步协商后，决定派出近卫第4军和第28军从北面绕过波兹南，迅猛地向前推进，两天时间内就前进了60余公里，到1月28日傍晚，他们已前出到谢拉库夫、列维察地区。此时，敌人见苏军已兵临国境，慌忙从西线和国土纵深调集部队，准备加强梅泽里茨筑垒地域。由于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和近卫第8集团军决策果断，抓住了战机，赶在敌军增援部队到来之前即夺取了这一地区，柏林已近在眼前了。

近卫第8集团军的一部在竭力西突的同时，一部分兵力则被留了下来，封锁波兹南守敌。近卫步兵第39师占领了波兹南城北堡垒、近卫步兵第29军在南面及西南面攻击敌人；集团军坦克群在波兹南市南部渡过了瓦尔塔河，前出到了尤尼科沃地域，歼灭了西撤之敌；近卫第82师从东面封锁了波兹南守敌；此外，方面军还将统帅部的炮兵预备队分成为两个强大的炮兵群，配置在波兹南的南、北两翼；第69集团军也已日益逼近波兹南。

波兹南守敌面临强敌，极度惊慌，立即封闭了所有出入口，崔可夫派出的侦察分队一时无法渗透到市区，无法把握敌军兵力部署等情况。原以为盘踞在波兹南的敌人不过区区2万人，但几经周折，最后获悉：敌军为了在波

兹南闪击苏军，集结了 6 万余众，它们分别由 2 个士官学校、1 个强击炮预备教导营、11 个内卫营、机场维护队、1 个航空兵教导团、2 个军官学校、2 个工兵营、当地党卫军分子组成的 1 个“伦采尔战斗群”，以及由休假士兵和在上几次战斗中被歼灭的摩托化第 10 师、步兵第 251、第 6、第 45 师的散兵游勇组成的 17 个连等构成，沿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防御。他们在顽固不化的克内尔将军的指挥下，秉承希特勒的旨意，决心利用城内大量堡垒及各式永久火力点，倚仗充足的弹药和给养，准备与苏军决一死战。为保万无一失，德军文在城市周围受坦克威胁的方向，挖掘了大量防坦克壕和野战发射阵地。并在市区东北部精心构筑了特别坚固的核心堡，其墙壁和顶盖厚达 1.8—2 米，四周筑有壕沟和土墙；每个角又配有多面堡或三角堡，驻有一个多师的精兵把守。此外，德军还在波兹南组织了严密的防空火力网，它由 18 个钢筋混凝土的平台组成，筑有坚固的便于炮手隐蔽的防空工事。

1 月 25 日，崔可夫整日沉浸在思考中，力图在这绵密的火力交叉网中找到一丝破绽。久经战阵的崔可夫，十分清楚处于绝境中的敌军将如何垂死挣扎。崔可夫拿起铅笔，在波兹南地图上标示了三面挤压、一面围歼的作战计划：近卫步兵第 27 师、第 74 师从南面实施主要突击；近卫步兵第 39 师从北面发动辅助突击，西面留下缺口，诱引敌人退出波兹南，然后聚而歼之。

26 日清晨，天空中弥漫着白雾，暗淡的天光给人一种阴冷的感觉。此时此刻，近卫第 8 集团军的战士们正等待着总攻的命令。不久，战斗打响了，但是，近卫步兵第 27 师、第 74 师在南面的突击没能达到预定目标，只是攻占了瓦尔塔河西岸和城南的两个堡垒。近卫步兵第 39 师从北面发起的攻击也未获得重大战果，诱使敌人西逃的计划化为泡影。

部队进攻受挫，崔可夫心情沉重，再次走到波兹南城防图前。他轻轻敲着自己的脑袋，思绪飞转。敌人有坚固的工事，又有坚炮利器和大量粮食，军心尚稳，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足可与苏军相抗衡。苏军欲夺取波兹南，决非几日之功可为！必须找到新的办法！

崔可夫回想起斯大林格勒那段艰难的日子，第 62 集团军凭借一草一木顽强抗御顽敌，重创敌人。派出的强击群、强击队更是如蚊龙入海，大显神威。能不能重施旧计，用强击群、强击队啃下波兹南这块硬骨头呢？崔可夫决定，先以强击队、强击群疲惫敌人，随后以主力部队冲破敌军防线。下定决心后，崔可夫发布命令，派遣众多强击队、强击群多路出击，扰乱敌人，打乱敌人的防御部署。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进攻前夕，崔可夫向波兹南守敌发布最后通牒：

“波兹南城被围的守军官兵们：波兹南城已经被合围，你们已经没有出路。我，崔可夫将军，奉劝你们立即放下武器投降。我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并在战争分束后遣送你们返回祖国。否则，你们将被歼灭，波兹南市的许多居民，也将因为你们的罪行而无辜牺牲。

举起白旗，勇敢地向我军走过来吧！

崔可夫将军。”

敌人死视崔可夫的最后通牒，仍然负隅顽抗，在这种情况下，崔可夫决定将近卫第 8 集团军在波兹南的全部 4 个师、第 69 集团军的第 91 军的两个

非满员师，以及其他加强兵器 投入战斗，歼灭波兹南守敌。

1月28日，大炮的轰鸣声打破了黎明的沉寂，苏军数千门大炮和大批航空兵对敌军要塞工事实施了规模空前的猛烈攻击，摧毁了敌人核心堡的所有地面工事。敌军经受不住苏军如些猛烈的攻击，只好龟缩在地下工事里，等候最后决战的到来。

针对敌军防御的特点，崔可夫匠心独运，给各强击队、强击群加强了威力无比的152毫米和203毫米重炮连，大大加强了部队的突击力量。炮火准备之后，战士们如猛虎下山，直扑敌军。

在攻打“博宁”堡垒的战斗中，由：个非满员步兵连、1个82毫米迫击炮连、1个工兵连、1个发烟兵班、2辆T—34坦克和1个152毫米炮兵连编成的强击群，经过精密的炮火准备后，利用烟幕的掩护迅速冲入了中央入口，成功地占领了两个中央大门和一个控制通向这两个大门的射击室。但很快遭到敌人其他射击室火力的攻击，强击群被迫放弃已占领的中央大门和射击室，撤回出发阵地。

战地指挥员认真总结了首攻失利的教训，即部队发起攻击时，单纯从正面发起强攻，没有任何辅助进攻牵制敌人，使敌军可以集中力量对付攻击，这就大大加大了攻击的难度。而且，由于敌军的防御工事十分坚固，即使是威力无比的152毫米火炮对其也无可奈何，只能望垒兴叹，无法给敌军主要支撑点以大的破坏。为此，强击群指挥员决定调整战术，命令重炮兵使用混凝土破坏弹，瞄准敌军堡垒的射击孔实施高精度射击，压制敌人，强击群则兵分三路，分别攻击敌人。敌军被苏军的新战术打得一时慌了手脚，强击群抓住这一稍纵即逝的宝贵战机，猛烈突击敌军堡垒，敌军承受不住强击群的多面夹击，或亡或降，苏军攻占了“博宁”堡垒。

在攻打秘密警察“盖世太保”大楼的巷战中，步兵、工兵密切协同，为攻占大楼立下了汗马功劳。在楼内的战斗中，工兵在步兵的掩护下，对大楼实施了两次爆破，炸毁了整个楼房，消灭了所有党卫军。

经过数日激战，到2月5日，近卫第8集团军已彻底肃清了市内各居民区的敌人。只有核心堡、舒林格区东部、赫瓦利谢沃和格洛夫诺还在敌人手中。不过敌人已成瓮中之鳖。从12日开始，敌军只剩下坚固的核心堡了。

在刺骨的寒风中，崔可夫瞭望着怪石林立的的核心堡，陷入沉思，核心堡建在一座小山上，它居高临下，俯瞰着整个城市。里层堡垒外有一条又宽又深的壕沟隔开，并有暗炮台掩护。从外面很难接近。壕沟两侧用坚硬的砖石砌成了高达5—8米的壁垒，坦克无法通过。堡垒外壁十分坚固，203毫米火炮从300米处轰击，效力就像蚊子叮了一口。堡内集中了敌人所有精锐部队，共1.2万人。堡内的指挥官完全是些亡命之徒，为了驱使已经绝望的士兵为他们卖命，他们组织了督战队，假如谁想投降，或是作战不力，都会被就地枪决。

崔可夫认真分析了敌我新的态势后，决定暂不急于对敌发起进攻，待炮兵、航空兵、坦克补充了足够的弹药、云梯、跳板和木柴，找到敌军薄弱的环节后再行攻击。

机枪、火炮、坦克，以及炮兵、坦克兵、工程兵及其他兵种分队等，这些兵器和分队在建制上不隶属于诸兵种合成部队和分队，而由上级指挥员在一定的时间里配属给诸兵种合成部队和分队，以便加强其数量和质量，更顺利地完成任务。

到2月18日，随着崔可夫一声令下，苏军重炮对核心堡实施了猛烈的炮火急袭，很快将核心堡轰开了一个缺口。为扩大缺口，崔可夫命令炮兵对准缺口边缘进行直接瞄准射击、工程兵利用大威力应用地雷、火药桶炸平壕沟，为部队的攻击杀出了一条血路。

2月21日，14门火炮通过工兵架设的桥梁开过壕沟，开始对敌人工事的射孔实施直接瞄准射击。

22日晚，摧毁了壕沟外墙和土围墙，为坦克突入核心堡打通了道路。午夜3点，坦克第259团、重型坦克第34团、自行火炮相继突入核心堡。

核心堡西面的近卫步兵第27师和坦克第259团、第34团，点燃装满汽油的大桶，然后将其推入核心堡的主要入口，敌人经受不住苏军的勇猛攻击，要塞司令克内尔只好向崔可夫缴械投降。克内尔知道自己罪孽深重，自杀身亡。苏军在激战30天后，于2月23日解放了波兹南。为了庆祝这一伟大胜利，莫斯科的224门大炮齐鸣20响。这正是：连拔三城壮军威，挥师西向取柏林。欲知德寇如何败亡，请看下章便知分晓。

第十六章 勇歼顽敌

踏冰强渡奥得河，力攻顽垒核心堡；
运筹帷幄善机断，胜利打开西通道。

在近卫第39师、第29军、第91军鏖战于波兹南的同时，近卫第8集团军、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的主力不断向西挺进。1月28日，近卫第8集团军攻入德国境内。崔可夫此时此刻的心境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苏联红军经过浴血奋战，终于逼近了法西斯的老巢。作为处在主突方向上的主要指挥员，崔可夫更感自豪和责任重大。他心中暗下决心，一定要捣毁敌军老巢，铲除法西斯祸根！

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司令员朱可夫发布命令，要求近卫第8集团军和其他友邻部队一起由奥得河向西继续发展进攻。近卫第8集团军的具体进攻方向，是向布科夫、旧兰茨贝格、伯伊森明发展进攻。

崔可夫为了加强西路军的指挥，在波兹南激战正酣之际，便命令集团军司令部迁至普涅维以作先期准备。为了协调好两个方向的行动，崔可夫在波兹南和第一梯队之间往来穿梭，指挥任务十分繁重。

从总的形势看，苏军占有优势，但在一些局部仍存有不利因素。由于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进攻神速，大大超出了预期的速度，给后勤工作带来了巨大困难。部队在短短几天内，就向前推进了几百公里，部队越往西走，道路的状况越糟，运输线也越长，汽车运输耗油量剧增，弹药、燃料的前送工作日益艰难。针对这种情况，崔可夫要求各部队尽量使用缴获的物资，使后勤运输部门把运输的重点放在运输燃料、弹药上。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军事委员会采取了十分果断的措施，在瓦尔塔河的各个渡口布置了阻截队，检查往返于前线的全部车辆，保证燃料、弹药的前送工作。为了节省燃料，崔可夫要求从前线返回的空车实施拖挂，缴获的燃料予以登记，严格控制使用；缴获的酒精，加入其他成分，作为燃料使用；枪械、弹药的使用管理也十分严格。由于采取了有力措施，近卫第8集团军燃料、弹药缺乏的状况有所缓解。崔可夫指令第1梯队4个师抓住有利时机，与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密切合作，从行进间攻击梅塞里茨筑垒地域。

1月31日，近卫第8集团军顺利攻克梅塞里茨筑垒地域，歼敌1.5万余人，俘敌2万余人。

右邻的突击第5集团军开始向科斯钦发展进攻；左邻的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攻克曼济热次市；3个集团军形成了宽大正面，面对敌军。

自2月1日起，近卫第8集团军进入森林地带。为了剿灭躲藏在森林地带的敌人，免除后顾之忧，崔可夫派出若干个精干的强击群，消灭了许多小股敌人，逼近了奥得河。

奥得河是通向柏林的门户，如果苏军夺占奥得河，就等于掌握了通往柏林的钥匙。为了得到这把钥匙，崔可夫指示近卫步兵第4军从行进间强渡奥得河，夺取登陆场，占领科斯钦南郊基茨、曼什诺夫、拉特什托克等地；近卫步兵第28军强渡奥得河，在哈坚诺夫、波杰利济格、克列辛等地，夺取登陆场。

奥得河守敌对苏军的迅猛突击颇感意外。为了守住这块生死之地，德军在这里集结了大量兵力，准备与苏军决一死战，阻住苏军。他们集中炮兵、

迫击炮、航空兵，对苏军发起猛烈突击。

敌军航空兵的疯狂反扑，给近卫第 8 集团军的攻击部队造成了很大威胁。崔可夫急电方面军司令员朱可夫，请求提供空中掩护。但是，方面军的航空兵因缺乏燃料，又需转移到新机场，无法支援步兵作战。万般无奈，朱可夫只得将高射炮兵第 16 师配属给崔可夫集团军。

2 月 2 日，崔可夫从波兹南驱车赶到第 1 梯队近卫步兵第 4 军军长格拉祖诺夫中将的观察所。崔可夫站在随时都有可能遭炮击的观察所，细心观察着部队的进攻情况。此时，近卫步兵第 4 军的战士们在炮火的掩护下，正踏着薄冰，利用木板、干树枝，组织渡河，但遭到敌军炮火的猛烈反击，敌人的航空兵也以每批 7—9 架歼击机为一编队，对近卫步兵第 4 军进行了猛烈轰炸。高射炮兵第 16 师因缺乏燃料尚未赶到，敌军飞机在没有任何威胁的情况下，肆无忌惮地扫射、轰炸苏军。本来很薄的冰层在重压下又遭炮火轰击，轰然碎裂，给进攻部队造成极大威胁。崔可夫见局势紧急，果断命令停止渡河，待夜间敌机无法活动时再恢复渡河。摆在崔可夫面前的还有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本来就很薄的冰，经飞机的轮番轰炸，已支离破碎，战士在这种环境下作战，困难极大，奥得河一时竟成难以逾越的天险。崔可夫经深思熟虑，决定利用敌军倚仗天险而产生的松懈心理，克服困难，继续渡河。

崔可夫于当晚即组织部队充分准备。幸运的是，高射炮兵第 16 师赶到了近卫第 8 集团军的渡河地域，并很快进入了发射阵地。这样，渡河的步兵得到了有力的掩护。

2 月 3 日黎明，近卫第 8 集团军再次发起攻击时，高炮第 16 师成功地挡住了敌军航空兵的一次又一次攻击，敌机在高炮稠密火力的突击下，损失惨重，许多敌机就像摔下的火鸡，机毁人亡。遭到痛击后的敌军航空兵，不得不放弃阻挠近卫第 8 集团军渡河的企图，悻悻飞离奥得河，近卫步兵第 35、第 47、第 79 师顺利渡过奥得河，占领了登陆场，炮兵、坦克兵因缺少架桥器材，未能渡过奥得河。

近卫第 8 集团军顺利夺占登陆场，令崔可夫十分振奋。为了稳住阵脚，扩大战果，崔可夫指示部队，进一步扩大登陆场，将集团军的各处登陆场连成一片。在扩大登陆场的战斗中，近卫步兵第 79 师第 220 团 6 连连长萨韦利耶夫和重机枪手——近卫列兵莫斯托沃伊表现出良好的战术素养和勇敢的战斗精神。萨韦利耶夫巧妙布兵，一夜之间夺取了 3 座土木发射点，然后又将反冲击之敌，赶入谷地，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莫斯托沃伊与萨韦利耶夫一直战斗在一起，在抗击敌人的反冲击中，在打完了 8 条机枪子弹、扔完所有手榴弹后，他拆开机舱，拿起枪架和铁锹与敌人搏斗，这种无畏的气势吓得敌人魂飞魄散，落荒而逃，从而保住了阵地。为了表彰他们所立下的战功，崔可夫建议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呈请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了他们苏联英雄称号。

谢米诺夫中校在受领攻占敌人防御枢纽——哈坚诺夫镇的任务之后，成功地使用了工兵强击队，炸毁了敌人大量重要目标，以雷霆万钧之势夺取了哈坚诺夫镇。

近卫步兵第 57 师第 172 团 2 营营长奥辛陷入重围后，冷静沉着，在困境中率领全营继续向西果断突击，取得可喜战果。根据军事委员会的申请，奥辛也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

第 1 梯队 4 个师通过浴血奋战，不仅成功地渡过了奥得河，而且扩充了

登陆场，从而握取了通向柏林的第一把钥匙，只要近卫第8集团军再接再厉，与其他友邻部队密切协同，柏林就近在眼前了。

1945年2月1日，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突击第5集团军，向奥得河西岸强渡，并以部分兵力在科斯钦地区占领了一个不大的登陆场，但要塞本身仍控制在敌人手中。第69、第33集团军在南面也前出到奥得河，正在着手攻打法兰克福。友邻乌克兰第1方面军也在奥得河的南面占领了阵地，形成了面向南的突出部。

形势的发展似乎已可大大提前部队进攻计划，为此，朱可夫和最高统帅部都作出了过分乐观的估计，认为敌人的防线已被突破，德国人只不过在堵窟窿而已。方面军认为：

“1. 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当面的敌人目前尚无任何大规模的反突击集团。

敌人尚未组成绵亘防线，只是掩护着个别方向，并在一系列地段上企图用积极的行动完成防御任务。

我们初步获得的情报表明，敌人从西战场撤下了4个坦克师、5—6个步兵师，正将它们投入东战场。

同时，敌人还从波罗的海沿岸地域和东普鲁士调来了部队。种种迹象表明，敌人在最近6—7天内将把从波罗的海沿岸地域和东普鲁士调来的部队集中在施韦特—希塔尔加德—诺伊什切青一线，以掩护波美拉尼亚，不让我军前出到斯德丁和波美拉尼亚湾。

至于从西战场调来的军队集群，看来敌人会将其集中于柏林地域，以防御柏林的接近地。

2. 方面军各部队的任务是：在最近6天内，以积极行动巩固既得胜利，待后续部队赶上，将油料和弹药各补充两个基数，然后在2月15—16日以迅猛的行动攻占柏林。

在巩固既得胜利时，即在2月4日至8日期间，必须做到：

“1. 第5、第8、第69和第33集团军应在奥得河西岸占领登陆场。而且近卫第8集团军和第69集团军最好在科斯钦和法兰克福之间有一个共同登陆场。若能将第5和第8集团军的登陆场也联结在一起则最好；

2. 波兰第1集团军、第47、第61集团军、坦克第2集团军和骑兵第2军应将敌人击退到拉策堡—法尔肯贝格—希塔尔加德—阿利特达姆—奥得河一线。此后，除留下掩护部队以等待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到达外，其余部队应向奥得河转移以实施突破；

3. 2月7—8日应彻底肃清敌波兹南—施奈德米尔集群；

4. 突破时，仍使用各集团军现有的加强兵器；

5. 坦克和自行火炮的小修和中修应于2月10日前结束，使兵器保持完好；

6. 航空兵应展开完毕，机场上应有不少于6个基数的油料；

7. 方面军后勤部门及各集团军、各部队后勤部门应于2月9—10日前对战役的决定性阶段作好充分准备。

朱可夫、捷列金、马利宁”

但是，苏军在突至奥得河以后，敌我态势很快发生了不利于苏军的变化。随着战线的不断拉长，部队的弹药严重不足。炮弹和枪弹单靠汽车运输已远远不能保证部队的作战需要。各部队的人员损失也十分严重，近卫第8集团

军经过 500 公里不间断的长途奔袭，各团一般仅余两个营，各连的人员也已骤减到 22—45 人，柏林方向上的其他集团军的情况也大致相同。空中态势也发生了变化，德军航空兵大大加强了活动，特别是对位于各登陆场的苏军发动频繁袭击。即便是在下大雪或大雨的恶劣天气，以柏林永备机场群为基地的德国空军也照常出动。相反，苏联的空军第 16 集团军由于使用的均为临时修建的土机场，一到恶劣天气，都不能出动支援步兵、坦克作战，因此，空中优势再度掌握在德军手中。兵员不足是突击集团的又一难题，向柏林推进的白俄罗斯第 1 方面军，此时指向柏林方向的 4 个不满员的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和两个坦克集团军中，近卫第 8 集团军和第 69 集团军的部分兵力仍在与波兹南守敌作战，突击第 5 集团军还承担着围困科斯钦要塞的任务。

在敌军方面，敌人在东波美拉尼亚的兵力迅速增强，德军统帅部将庞大兵力调入“维斯瓦河”集团军群，企图从东波美拉尼亚实施突击，击溃进抵奥得河一带的苏军。这样，白俄罗斯第 1 方面军的翼侧受到严重威胁，朱可夫被迫将突击第 3 集团军、波兰第 1 集团军调往波美拉尼亚，第 47、第 61 集团军以及近卫骑兵第 2 军转向北方，两个坦克集团军和近卫骑兵第 7 军也先后变更部署，调到方面军的右翼，从而削弱了突击集团的力量。

鉴于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最高统帅部决定改变原来向柏林实施不间断突击的计划。命令突击第 5 集团军、第 69、第 33 集团军以及近卫第 8 集团军的部分兵力暂缓突击柏林，扩大奥得河各登陆场，并将它们联结成一体，为下一步攻击柏林作准备。

近卫第 8 集团军受领了扩大奥得河各登陆场，并使它们与突击第 5 集团军联成为一体的任务。崔可夫立即与突击第 5 集团军司令员别尔扎林将军就两集团军协调行动的问题进行了磋商，双方一致决定，为了实现既定目标，两个集团军必须强渡奥得河，攻占科斯钦要塞。为了与第 69 集团军的登陆场联成一片，崔可夫决定夺取法兰克福以北和古日策西南群山之间的高地，特别是波杰利齐格和克列辛的一些制高点和居民点，控制该地域。

科斯钦要塞拥有十分坚固的防御阵地，要攻占它需要有足够的大口径火炮弹药和舟桥渡河器材，但是，这两样东西都很缺乏。

1945 年 2 月 8 日，崔可夫在给朱可夫的报告中说：“集团军的弹药平均只有 0.3—0.5 个基数……集团军的运输汽车不能保证把弹药从维斯瓦河地域运来。”

崔可夫同时还报告说：“加农炮第 43 旅无法继续前进。牵引车坏了，缺乏配件，无法修理。”

但是，方面军也不能保证近卫第 8 集团军的需要，此时从国内运来的一切物资都需首先保证消灭东波美拉尼亚敌人的需要。为了解决弹药、器材不足的当务之急，崔可夫指示所属各部队，广泛收集和利用缴获的武器、弹药，在扩大登陆场的战斗中，近卫第 8 集团军利用缴获来的 105 毫米至 150 毫米炮，发射炮弹达 6.5 万发之多，希特勒真正成为崔可夫集团军的运输大队长，经过顽强奋战，崔可夫率领部队在奥得河左岸占据了宽 12 公里，纵深 8 公里的登陆场。右邻的突击第 5 集团军夺占了科斯钦市和一些要塞，中间仅隔一座强大的核心堡，在那里敌人仍在负隅顽抗。

3 月下旬，近卫第 8 集团军与突击第 5 集团军联合发动了数次局部战役，使两个集团军之间的距离缩短为 3 公里。敌人通过这个 3 公里的走廊与位于奥得河主河床一个岛屿上的科斯钦核心堡保持着联系，核心堡犹如一个楔子

将两个集团军劈为两半。崔可夫与别尔扎林商定，抓住科斯钦以西的某个薄弱环节，砍掉这个楔子，使两个集团军的翼侧会合，孤立核心堡的敌人。双方商定：崔可夫将率领他的近卫第8集团军从南面实施突击，争取前出到基茨—杜希林铁路；别尔扎林将军的突击第5集团军则从北面发起攻击，争取在戈利措夫火车站地域与近卫第8集团军会合，完全分割包围核心堡之敌。

距离进攻的日子还有4天，苏军强击航空兵和轰炸航空兵已对敌人阵地实施了连续4昼夜的轰击；炮兵对预定目标实施了有计划的直接瞄准射击，破坏了敌人的防御配系和指挥。步兵部队养精蓄锐，作好了战斗准备。

3月22日9点15分，近卫第8集团军和突击第5集团军对敌人同时发起攻击，肃清了从科斯钦到泽洛夫高地的敌人，两个集团军在指定地域拦腰切断了敌人，两个登陆场得已连成一片，完成了孤立核心堡敌人的任务，核心堡之敌的命运已无任何挽救希望。

核心堡座落在由奥得河、瓦尔塔河及其支流冲积而成的岛屿上，通向岛屿的接近地已被春潮淹没，只有堤坝和路堤可以通向核心堡。为了守住核心堡，敌人在路堤、堤坝上构筑了大量掩体、土木发射点、避弹所、暗堡、铁丝网和地雷场。

对崔可夫来说，要指挥近卫第8集团军在如此狭窄的地段攻击有坚固阵地的敌人，不仅需要有勇气，更需要的是智慧。由于地域狭小，部队无法展开大兵力攻击，如何才能迫使敌军缴械投降呢？崔可夫想，攻打这样坚固的堡垒，如果让步兵承担主攻任务，就好比蚊子叮大象，必须以利器刺破敌军的防御！崔可夫决定由炮兵、航空兵扮演攻击核心堡的主要角色。炮兵的任务是摧毁敌军设在堤坝、路堤上的掩体、避弹所及土木发射点；航空兵则摧毁核心堡及其周围残留下来的筑城工事，为步兵最后冲击扫清障碍。

炮兵如何才能摧毁敌人的避弹所和土木发射点呢？如果用大口径火炮越过己方战士的头顶进行射击，己方部队因与敌军距离太近，很可能引起误伤，必须找到一个安全有效的办法！

崔可夫一向认为，作为一名指挥官，在作出重大决策时，绝不能单凭一张地图、几份侦察报告来盲目决策。为做出正确决策，崔可夫带着集团军炮兵司令员波扎尔斯基将军和承担主攻任务的近卫步兵第35、第82师师长深入到部队的出发地区，详细勘察了地形，决定将3个重炮连移至部队的出发阵地，对敌人实施直接瞄准射击。

决心下定后，崔可夫指示部队重新部署了3个炮兵连。一个炮兵连隐蔽在郊区的基茨附近、奥得河左岸的堤坝内，向右岸的土木发射点射击；一个炮兵连隐蔽在岛屿以南400米处、奥得河右岸的堤坝内，对左岸的敌军阵地射击；第三个炮兵连配置在扎布钦车站附近，对核心堡实施射击。为了避免误伤，崔可夫指示部队在堤坝前沿，设置明显标志，为炮兵射击指示目标。

崔可夫现地区分了各师的战斗任务，要求近卫步兵第82师从奥得河右岸实施冲击，近卫第35师从左岸冲击，另派1个团准备从南面登上岛屿。为了便于沿狭窄的堤坝和路堤实施冲击，崔可夫指示各师应以连为单位展开，反常用兵，战斗队形的纵深大于冲击正面。

3月28日，强击航空兵和轰炸航空兵对核心堡和各种永备工事进行了瞄准轰炸，迫使敌人从永备工事撤向野战工事；第3炮兵连对要塞围墙进行了直接瞄准射击，均取得理想战果。

3月29日晨，航空兵继续对永备工事进行突击，迫使敌人继续躲在野战

工事里。至上午 10 时，各种口径的火炮对野战工事进行了持续 40 分钟的猛烈轰击，登陆步兵乘舟艇抢占岛屿，获得成功。

10 时 40 分，总攻开始，近卫步兵第 82 师所属第 271 团 5 连，由少尉切帕诺夫指挥的一个排，一次猛冲就攻克了布满堑壕、掩体、弹坑和沟渠的 400 米宽的地带，越过了满是避弹所和机枪发射点的堤坝，冲入已被炮火轰开的缺口，遭到敌人侧射火力的猛烈阻击。切帕诺夫立即改变攻击方向，从围墙的另一个缺口冲入要塞，很快将红旗插上了大三角堡。切帕诺夫不幸被敌人击中，英勇牺牲，殷红的鲜血染红了战旗。经过浴血奋战，苏军最后夺取了法西斯赖以苟延残喘的堡垒，清除了部队前进的障碍。为了表彰战士的英勇功绩，切帕诺夫和另一位近卫军中士季布一起被授予苏联英雄金星勋章。

科斯钦核心堡敌人的肃清使突击第 5 集团军和近卫第 8 集团军的登陆场完全连成一片，这样，柏林这个法西斯的最后堡垒已是岌岌可危了。这正是：长驱直入日耳曼，德寇虽败犹死战；力挫强敌核心堡，指日拨云见青天。欲知崔可夫在新的战斗中有何建树，请看下章便知分晓。

第十七章 威逼柏林

魔军西指扫妖氛，身经百战破迷津；
兵临城下敌胆寒，直捣柏林在旦晨。

1945年1月至4月中旬，盟军沉重地打击了德军，东西战场捷报频传。在东战场，柏林方向的德军重兵集团遭重创，苏军已经在宽大正面上前出到奥得河和尼斯河，占领了登陆场，夺取了维也纳，从东、南两翼包围了柏林，距离希特勒最后的魔窟仅余60公里。在西战场，盟军合围了鲁尔德军集团，进抵易北河，正向汉堡、莱比锡和布拉格方向发展进攻，距离柏林也不过100—120公里。

但是，法西斯党魁希特勒仍不甘心失败，为了加强东线的防御，他将号称214个师又14个旅的兵力集结于东线，准备与他恨之入骨的“布尔什维克”决一死战。在柏林方向，他纠集了“维斯瓦”集团军群和“中央”集团军群，总计48个步兵师、9个摩托化师、6个坦克师以及许多其他部队和兵团，共约100万人，火炮、迫击炮1.04万门，坦克和强击火炮1500辆，作战飞机3300架，并将陆军总部的8个师也用于柏林防御，与此同时，他又七拼八凑组建了多达200个国民突击队营，使守军总兵力超过200万人。为了给那些心神沮丧的将领们打气，希特勒仍在蛊惑他的老一套，声称“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战斗下去，正如胖德烈大帝所说，要一直打到那该死的敌人中有一个精疲力竭不能再战为止。”他编造了种种理由，说现在是“盟军之间的关系变得十分紧张的时候，他们决裂的日子就要到来了。历史上所有的联盟迟早要垮台的”。4月12日罗斯福的逝世，在他看来“这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刻……命运已把最大的敌人置于死地，上帝并没有抛弃我们。”

希特勒精心经营10余年的柏林老巢，有十分绵密的防御火力网。在奥得河—尼斯河地区，德军苦心经营构筑了三道有铜墙铁壁之称的防御地带，纵深达20—40公里。在柏林防御地域，又构筑了三层防御地区：在距离市中心半径24—40公里处，利用湖泊、河川构筑了外阻击区；距离市中心12—20公里处，利用郊区的森林筑成了外城廓；沿着柏林的环城铁路修筑了内城廓。在市内大街上还设有坚固的街垒、防坦克障碍物、鹿砦和混凝土工事，房舍的窗户都经加固而变成了发射孔，整个柏林已经成为一座巨型掩体和发射阵地，希特勒仍然幻想着有朝一日要把苏军投入火网，予以歼灭。

为了组织起有力的防御，德军成立了柏林城防司令部，采取了“专门措施”，将城市按其所辖范围划分成8个防御地区和一个特别防御地区。城防司令部要求守军充分利用地下铁道、地下水道网和通讯器材，利用每条街道、小巷和沟渠、每个广场、每幢房屋及每座桥梁，组成坚不可摧的防御体系，坚决抵御并粉碎苏军的攻势。

苏军最高统帅部为摧毁德军最后一个坚固堡垒，迫使德国无条件投降，尽快结束欧战，准备从4月中旬开始，对柏林守军发起总攻。他们准备动用白俄罗斯第1、第2方面军，乌克兰第1方面军、波罗的海舰队的部分兵力，波兰第1、第2集团军和第聂伯河区舰队，总共162个步兵师和骑兵师，21个坦克军和机械化军，计250万人，4.2万余门火炮、迫击炮，6250辆坦克、自行火炮，7500架作战飞机的强大兵力，在远程航空兵和部分海军的协同下，从宽大正面实施数个猛烈突击，迅速突破德军在奥得河、尼斯河的防御，

与英美盟军在易北河会师，合围德军柏林集团，分而歼之。

突击并占领柏林的任务由俄罗斯第 1 方面军承担，用 5 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和两个坦克集团军的兵力从科斯钦登陆场实施主要突击，乌克兰第 1 方面军的首要任务是粉碎科特布斯、柏林以南地域的敌人，占领贝利茨、维滕堡及易北河至德累斯顿一线地区，尔后向莱比锡方向发展，其主要突击方向从特里贝尔地域向施普伦贝格、贝尔策格发展，以 5 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和两个坦克集团军的兵力执行。白俄罗斯第 2 方面军准备在战役发起后第四天强渡奥得河，歼灭什切青集团，占领安克拉姆、维滕堡地区。该方面军应以 3 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2 个坦克军和 1 个机械化军的兵力，从施韦特以北地域向施特累利茨实施主要突击。

波罗的海舰队除继续破坏敌人海上交通线外，主要承担保障白俄罗斯第 2 方面军翼侧的任务。

朱可夫元帅依据战役总企图决定：以崔可夫的近卫第 8 集团军和第 47、第 3 集团军及突击第 5 集团军从科斯钦登陆场实施主要突击，于战役发起后的第一天突破敌人第一、第二防御地带，夺占泽洛夫高地，保障坦克第 1 集团军和近卫坦克第 2 集团军在纵深 6—9 公里处投入战斗。第二天应突破敌人的第三防御地带，尽速前出到柏林外围。到第六天，攻占柏林，并于第 11 日前出到易北河一带。

进攻前夕，白俄罗斯第 1 方面军采取了许多得力措施。朱可夫命令航空兵实施了 6 次空中侦察，拍摄了柏林、柏林所有接近地和防御地带的照片；随后依据摄制的照片、缴获的文件及俘虏的口供制作了详细的图表、计划，散发给各级指挥员。朱可夫还指示工程兵部队制作了柏林市及其郊区的精确模型，多次组织沙盘演习。

后勤保障部门作了艰苦的努力，他们将德国铁路路基改成苏联机车轨道的宽度，使弹药、燃料等战略物资可以不作任何停留就直接运行到一线部队，从而减少了中间环节，大大提高了后勤运输的速度，基本上保证了一线部队作战的需要。在极其狭窄的地段和有限的时间里，后勤保障部门就集结了 77 个步兵师，3155 辆坦克和自行火炮、14628 门火炮和迫击炮以及 1531 门火箭炮，储备了 7000 多万发炮弹，使每公里突破正面的 76 毫米以上口径火炮密度达到 270 多门。

苏军夺占奥得河以后，突击柏林已是顺理成章的事，因此，大兵团的突击要达成突然性是十分困难的。经过艰苦细致的研究，朱可夫与崔可夫等高级指挥员达成共识，即以迅猛的速度隐蔽地集结大量兵力兵器，神速进入作战地域。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满载炮兵、迫击炮兵和坦克部队的列车需经严密伪装，长途跋涉数千里，在夜间潜入掩体。在各登陆场，严格禁止各部队在白天进行工程作业，所有工程作业均改在夜间秘密进行。鉴于德军对苏军由战斗侦察发展为全面进攻的战术已有所了解，在柏林战役中将不再使用这一战术，而是在进攻发起前两天实施战斗侦察，探明敌人防御前沿的真实位置，并且集中大量探照灯于突破地段，以强烈光束压制敌人，发起夜间总攻。

一切准备就绪后，4 月 12 日，朱可夫元帅向诸集团军颁布了局部战役训令，要求崔可夫的近卫第 8 集团军应在霍尔措夫铁路车站和萨克森多夫村之间突破敌军防御，向泽洛夫、特雷布尼茨、加尔策伊、达尔维茨—西里西亚火车站、沙尔勒滕堡方向发展突击。待近卫第 8 集团军前出到古佐夫，泽洛夫、杜希林、阿里特、马列什一线后，近卫坦克第 1 集团军投入战斗。如果

近卫第8集团军的行动受阻，第69集团军发展顺利，坦克部队则在杜希林、德贝林地段内投入突破口。

崔可夫受领主攻任务后，马上对本集团军的突破地段作了详细勘察，经勘察得悉：泽洛夫高地是德军防线最重要的地段，这里地形复杂，极不利于进攻。正值4月汛期，从奥得河主河床到泽洛夫高地宽10—15公里的河谷里布满了沟渠，道路泥泞难行，仅有4条勉强可以通行汽车和技术兵器的道路。泽洛夫高地又高耸于河谷之上，从这里可以十分清晰地俯瞰近卫第8集团军的整个登陆场，近卫第8集团军的行动完全暴露在敌人眼中。为了抵御近卫第8集团军的进攻，锁住通往柏林的大门，敌人在泽洛夫高地和奥得河河谷配置了3个号称能征惯战的师，组成第一梯队；在第二梯队敌人也组织了3个师。

崔可夫十分清楚，苏军已逼近法西斯的最后老巢，今后的战斗，苏军每前进一步遇到的抵抗就会加大一分，如果攻击敌军的坚固堡垒没有足够的炮兵，部队将难有作为。为了彻底摧毁德军的防御，崔可夫在短短7公里的突破正面上投入了77个炮兵团、10个坦克和自行火炮团、1个强击航空兵军的强大兵力，使每公里正面火炮、迫击炮的数量达到266门、坦克40辆。为方便车、师的炮兵也能投入炮击，崔可夫又将所属3个军的炮兵也调到前沿。为了保持攻击的连续性，崔可夫决定从近卫步兵第4、第29军中各派出2个师，第28军中派出1个师，组成集团军的第一梯队；第28军的近卫第39师为预备队，其余3个师为第二梯队。第一梯队各师的突破地段集中在宽仅1400米的地段，也编为两个梯队。第一梯队由2个团组成，第二梯队由1个团组成。崔可夫完成兵力编成后，即组织了范围广泛的演练，就进攻的进程作了详细的推演，并对第二梯队投入战斗的时机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的研究。

4月14日7时40分，各师派出骁勇善战的侦察营猛攻敌人的第一阵地，很快夺占了它，向前推进2—4公里，对敌军防御态势也有了更为直观的了解。

4月16日黎明前，朱可夫亲临崔可夫的观察所。莫斯科时间早晨5点，柏林时间凌晨3点，随着崔可夫的一声令下，数千门火炮、迫击炮和传奇般的“卡秋莎”火箭炮发出束束火光，把整个大地照得雪亮。各种炮弹的爆炸声震天动地，加上轰炸机的轰鸣声，整个大地似乎都颤抖了，这排山倒海的声浪吹响了进军柏林的号角。敌人几乎没有还击，其观察所、指挥所和发射阵地均被压制，敌人陷入恐慌之中。朱可夫见炮火准备已达到预想效果，当即决定缩短炮火准备时间，提前发起冲击。

数千枚五彩缤纷的信号弹在空中冉冉升起，随着这一信号的发出，间距200米的1750台探照灯一齐闪亮，电光把整个敌军阵地照得亮如白昼。敌人猛然受到强光的照射，顿时眼花目眩，许多敌军慌里慌张到处乱窜，有些敌人因辨不准方向稀里糊涂就成了苏军的俘虏。崔可夫见战机在握，立即命令部队发起猛攻。一时间，冲击的部队如下山的猛虎扑向敌人，敌人见苏军以密集队形向前急冲，十分惊恐，有些敌人边跑边喊“俄国人来啦！”这样，近卫第8集团军很轻松地向前推进了2公里。

但是，部队越往前走，遇到的困难也越大。小河、沟渠、纵横交错，十分难行，坦克和自行火炮无法紧随步兵行动，开始落在步兵的后面，各兵种间的协同有遭受严重破坏的危险，如不及时采取对策，改变这种局面，部队

的进攻速度将大为减缓。为此。崔可夫命令炮兵停止实施徐进弹幕射击，改用逐次集中射击的方法，恢复步、但、炮之间的协同。但是，炮兵的攻击力随着部队的迅猛推进已大大减弱了，部署在泽洛夫高地上尚未被摧毁的德军大炮、迫击炮恢复了活动，可怖的炮弹在近卫第8集团军的队形中连连爆炸，攻击部队的行动遭到破坏，进攻速度锐减。

部队攻抵豪普特运河后，由于春汛，水势猛涨，部队无法徒步渡河，而且仅有的几座桥梁也为敌人的炮火封锁，部队前进再度受阻。崔可夫见此情况，忧心如焚。河水滔滔，敌军炮火密集，崔可夫请求航空兵迅速出击，压制敌军火力，摧毁敌军炮火，掩护工程部队架设渡口。在航空兵的支援下，坦克、自行火炮和攻击部队得以渡过豪普特运河，攻抵泽洛夫高地，并很快突破了敌人主要防御地带。

但是，部队在继续进攻中未能从行进间夺取敌军设在泽洛夫高地的第二防御地带，崔可夫的部队在攻击泽洛夫高地时，遭到位于泽洛夫山顶伪装的数百门德军大炮的猛烈轰击，步兵、坦克均损失较大，有几辆T—34坦克虽突破了敌军防线的侧翼，但在试图翻过山头，冲上通往柏林的公路时，被德军的反坦克兵器击毁，攻击部队被迫撤退。

进攻受挫后，崔可夫马上将炮兵移至新的阵地，猛烈轰击通往泽洛夫、弗雷德斯多夫、杜希林等道路上的支撑点，再次发起冲击。但是，炮击并没有达到预想效果，敌军在遭到苏军炮火攻击时，利用密林的掩护，撤离了阵地。这样，近卫第8集团军的进攻再度受挫。

朱可夫和大本营对近卫第8集团军未能突破敌军在泽洛夫的防御十分忧虑，崔可夫也苦思无计，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朱可夫决定将卡图科夫指挥的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和尤舒克指挥的独立坦克第11军投入战斗，争取以迅猛的突击夺取泽洛夫高地。

然而，事与愿违，由于道路狭窄，坦克部队一投入冲击，道路就变得更加拥挤了，而且道路两旁都是沼泽地，受阻部队无法实施机动。结果，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和独立坦克第11军投入交战不仅未能改变战斗态势，反而加大了部队行动的难度，如果不是苏军已掌握了制空权，后果将不堪设想。

值得欣慰的是，近卫第8集团军右翼的近卫步兵第47师在舒加耶夫的率领下，经顽强奋战，在科斯钦至柏林的公路以北，粉碎了敌人的抵抗，夺取了泽洛夫北部的几个制高点，切断了从泽洛夫市通向波格多夫和古佐夫的一条铁路、两条公路。

但是，近卫步兵第57师、第28、第29军都没能取得多大战果，泽洛夫高地的绝大部分仍掌握在敌军手中，近卫第8集团军原拟的第一天攻占泽洛夫高地的计划落了空。

朱可夫把部队在泽洛夫高地受阻的有关情况迅速向斯大林作了汇报，斯大林对朱可夫把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投入交战，造成混乱十分恼火，责令朱可夫必须尽速拿下泽洛夫高地。朱可夫向斯大林保证，4月17日日终前，一定突破敌人在泽洛夫高地的防御。

崔可夫对自己的部队受阻十分忧虑。为什么苏军以占有绝对优势的兵力攻击泽洛夫高地。却频频受挫呢？为什么部队夺取第一防御地带以后未能迅速扩大战果呢？敌军到底采取了什么新的战术，从而成功地遏阻了苏军的进攻？一连串的问题在崔可夫的头脑里翻腾，崔可夫发现，在以往的历次战斗中，敌人常常将主要兵力部署在第一防御地带内，在第二、第三防御地带通

常只是部署为数很少的部队，预备队、坦克师或摩托化师均不占领防御地区，只是部署在浅近后方实施反突击。苏军已完全掌握了敌人在兵力部署上这一惯用的战术，采取了主力突击敌人主要防御地区、航空兵和远战炮兵突击敌人预备队的战术。行之有效地重创第一防御地带之敌和敌军预备队，从而很快打破了敌军防御的稳定性，随后投入快速预备队一举突破敌军防御，前出到广阔的战役地区。

但是，崔可夫没有料到，敌人在泽洛夫高地，一改过去的防御策略，同时在第一、第二、第三防御地带部署强大兵力，并在防御纵深部署了强大预备队，使奥得河至柏林的广阔地区变成一个绵亘的筑垒地域。各种强大的野战防御工事、居民点、大片的森林以及纵横交错、星罗棋布的沟渠、河流、湖泊都成了阻击苏军的有利场所。使苏军在突破旧奥得河和豪普特运河沿岸的第一防御地带后，很快在第二防御地带再遭遇强敌，苏军必须夺取每一个掩体、每一个步兵散兵坑、每一栋楼房，这就大大增加了近卫第8集团军攻击的难度。更为严重的是，为了加强泽洛夫的防御，德军统帅部从预备队抽调了摩托化第28师和步兵第168师以及负责柏林城市防空的一个航空兵军，以保卫泽洛夫高地。

新的防御战术要求用新的进攻战术去打破，崔可夫细心琢磨其中奥秘后，决定利用夜色掩护秘密转移炮兵阵地，变更兵力部署，突袭敌人。命令近卫第4军与坦克第11军沿着古佐夫—泽洛夫高地，向格尔斯多夫方向发展进攻，争取在日终前前出到弗里斯河并强渡该河。近卫步兵第29军应突破敌人的防御，攻占卢德维希卢斯特，弗雷德斯多夫居民点，前出到弗里斯河并组织强渡；其第二梯队的近卫步兵第82师也应投入战斗，从第4军的左翼向沃林、扬斯菲尔德方向实施突击。近卫第28军应攻占杜希林地域，然后由里岑向马克斯多夫进攻，强击航空兵应该支援集团军各部队夺取泽洛夫高地和强渡弗里斯河。

4月17日，崔可夫率领的近卫第8集团军在经过30分钟强大的炮火准备后，于上午10时30分再次对泽洛夫高地发起了猛攻。右翼的近卫第4军与突击第5集团军密切协同，取得重大战果，突破了敌人的防御，击退了敌人的反冲击，前出到旧罗森塔尔、盖尔斯多夫和维茵台格湖一线。左翼的近卫步兵第28军与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的部队，在与第69集团军的接合部上进展缓慢，他们遭到敌人的一次又一次反冲击，经过顽强战斗，攻占了第二防御地带，夺取了泽洛夫高地，摆脱了奥得河沿岸的河湾洼地，完成了预定的第一天的任务。

近卫第8集团军突破泽洛夫防线后，苏军就有了将所有坦克兵团投入交战的便利条件。但是，4月18日，敌人倾其所有从柏林城防部队抽调部分兵力拼死抵抗。在近卫第8集团军的进攻地带，敌人投入了两个精锐的摩托化师——“库尔曼”师、“明赫贝格”师，还有一个党卫军步兵师，企图拼个鱼死网破，阻挠苏军前进。鉴于敌人在泽洛夫高地投入了大量兵力，准备与苏军拼一死战，崔可夫认为，如果死打硬拼，急于求成，势必导致欲速则不达，白白遭受损失。为此，崔可夫指示所属部队，不要急于夺占地盘，要抓住敌军放弃坚固阵地之机，在敌人防御的浅近纵深，尽可能多地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以减缓今后进攻的压力。

4月18日，迪德斯多夫地域的战斗十分激烈。敌人以凶猛火力封锁近卫第29军和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阻挠其主要技术兵器和后勤物资的前送，拼

死切断科斯钦—柏林的公路。为了解除这一威胁，崔可夫将近卫步兵第 39 师也投入了战斗。

近卫步兵第 39 师接到命令后，即将第 117 团作为先遣团命其前往增援，但第 117 团在泽洛夫高地西部缓斜坡上遭到敌人伏击，处境急剧恶化。先遣团团长格里岑科急中生智，命令部队停止对居民点和防御枢纽部的正面攻击，以连、排为单位，携带迫击炮、轻型火炮，穿过小树林迂回到敌军后方和翼侧，突袭敌人。敌人战斗得十分顽强，但经受不住先遣团连续、快捷、勇猛的突击，纷纷败退。先遣团突击成功，保障了科斯钦—柏林公路的安全，使近卫步兵第 29 军和近卫坦克第 1 集团军的主要技术武器和后勤物资得以顺利前送。

位于格里岑科团左翼的近卫步兵第 79 师所属第 227 团，在年轻勇敢的团长谢米科夫中校的指挥下，成功地攻克了敌人构筑在铁路交叉点和杜希林—法兰克福公路的一个强大的抵抗枢纽部，并且出色地打破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疯狂反冲击，重创敌军。在这场战斗中，谢米科夫身负重伤。为了表彰谢米科夫的出色指挥，他被授予了苏联英雄称号。

经过一天激战，近卫第 8 集团军成功地夺取了特雷布尼茨·扬斯菲尔德地区。但是，由于左邻的第 69 集团军未能完成预期计划，致使近卫第 8 集团军左翼无法与它协同，暴露了左翼。德军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对近卫第 8 集团军左翼发起了猛烈的反冲击，企图将其赶离柏林方向。在这种情况下，崔可夫只好将近卫步兵第 28 军的两个师用于掩护集团军左翼，减弱了突击力。

在初期战斗中，由于德军防御得法，白俄罗斯第 1 方面军各突击部队均未能完成预期战斗任务，统帅部、方面军对这种胶着状况尤为焦虑。统帅部严令方面军首长采取得力措施，加快进攻速度。朱可夫根据统帅部的指示精神，再次发布攻击令，要求各集团军：

“1. 应立即发展迅猛进攻。如果柏林战役发展缓慢的话，那么，在攻克柏林之前，部队就已疲惫不堪，并且耗尽所有的物资储备。

2. 所有军级指挥员都必须就位于在主要方向上作战的各军长的指挥所内。绝对不允许留在部队的后方。

3. 所有炮兵，其中包括大威力炮兵，均必须调到第一梯队，不得远离作战的梯队 2—3 公里。炮兵的行动应集中在可以完成突破任务的那些地段上。要注意到：在我军抵达柏林之前，敌人将为每一幢房屋和每一片灌木进行争夺和抵抗。因此，坦克兵、自行火炮部和步兵不应等待炮兵将希特勒匪徒全部肃清，并提供一个没有敌人的场地才向前推进。

4. 要无情地打击敌人，并昼夜兼程不停地向柏林挺进，这样，我们将很快拿下柏林。”

鉴于白俄罗斯第 1 方面军在主要攻击方向进展不太顺利，最高统帅部决定实施巧妙的机动，以乌克兰第 1 方面军各坦克集团军向柏林进行突击，达到合围敌军的目的。乌克兰第 1 方面军科涅夫元帅遵照最高统帅部的指示，命令雷巴科夫将军的近卫坦克第 3 集团军强渡斯普里河。至 4 月 20 日夜闯入了柏林南郊。近卫坦克第 4 集团军也在司令员列柳申科将军的指挥下，占领波茨坦和柏林市西南郊。白俄罗斯第 2 方面军也渡过了旧奥得河，着手强渡西奥得河。乌克兰第 1 方面军和白俄罗斯第 2 方面军的行动缓解了白俄罗斯第 1 方面军的局势，使其受到的抵抗有所减弱，这对于白俄罗斯第 1 方面军顺利发展进攻起了辅助作用。

4月19日中午时分，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在经过细致的侦察和准备后，对敌人再次发起全线进攻。近卫步兵第8集团军在崔可夫的指挥下，迅速攻占了达姆斯多夫、明赫贝格、贝伦多夫等支撑点。所部近卫步兵第82师第242团，在团长苏霍鲁科夫上校的指挥下，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以一个连的兵力牵制敌人的正面，团主力迂回到敌人的翼侧和后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入明赫贝格市，以微小的代价夺取了明赫贝格市。在激战中，苏霍鲁科夫的胸部和腿部均受了重伤。崔可夫派人立即将其送入医院进行手术治疗，并提请授予他苏联英雄称号，获得批准。

明赫贝格、贝伦多夫地区被攻占后，战役地区日益开阔，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的战斗力得以充分发挥，步兵的战斗队形也得到加强。针对坦克在河流、沼泽、湖泊和树林等复杂地形区如果没有步兵的协同易受敌人反坦克火箭弹、自行火炮的直接攻击的问题，崔可夫要求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再度进入近卫第8集团军的进攻地带，协同挺进柏林。

到20日日终前，形势已趋于明朗，德军的全面瓦解已为期不远了。此时，崔可夫已率领近卫第8集团军突破了敌人第四道防御地带，前出到了加尔岑、金巴姆、爱尼肯多夫一线。各友邻部队也与近卫第8集团军一样，顺利向前推进。波格丹诺夫将军指挥的近卫坦克第2集团军，在库兹涅佐夫将军指挥的突击第3集团军的进攻地域，突入了贝尔瑙地域，突击第5、第3集团军顺利突破了敌人第四道防御阵地，继续向前发展。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则已前出到卡格尔、菲尔斯腾瓦尔格、爱尼肯多夫地域，消除了敌人反冲击和反突击的可能性，敌人不得不龟缩于柏林，等待最后覆没命运的来临。近卫第8集团军左邻的第33、第66集团军的形势也因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顺利发展有了很大改善，近卫第8集团军的左翼形势得以缓解。

至此，敌人在奥得河—尼斯河苦心经营的防御体系已土崩瓦解，苏军部队已兵临柏林城。这正是：穷追猛打兵威盛，困兽犹斗命难存。欲知苏军如何攻下柏林，崔可夫又是如何指挥近卫第8集团军夺占纳粹德国的这个最后堡垒的，且看下章分解。

第十八章 攻占柏林

纳粹途穷仍顽抗，大军会师筑铁围；
褒雄踏上不归路，正义之师庆凯旋。

4月21日，苏军在贝尔瑙、彼得斯哈根、吕德斯多夫、埃尔克纳、乌斯滕豪森地域前出到柏林环城高速公路，彻底合围了柏林之敌。朱可夫及时把握了最新出现的形势、命令实力强劲、骁勇善战的近卫第8集团军迅速转向东南郊和南郊，从南面收住合围圈。

崔可夫接到方面军司令员朱可夫的命令后，心中迅速筹划对策。因为，此时近卫第8集团军的许多部队业已楔入市区，正与敌人展开激烈的巷战，如果部队猛然转向，敌人就会像压紧的弹簧被猛然放开，猛地弹击近卫第8集团军。为了解除这种威胁，崔可夫深思熟虑之后，决定以逐步抽转部队的办法，在敌人尚未察觉的情况下完成转向任务。为此，崔可夫指示近卫步兵第4军继续在彼得斯哈根、嫩斯多夫、西登堡方向发展进攻；近卫步兵第29军在科佩尼克、布科夫方向实施进攻；近卫步兵第28军在缪尔特海姆、旧格里尼克、鲁多夫方向实施进攻。

到4月22日日终前，近卫第8集团军各部队攻抵柏林郊区的达尔维茨、舍诺伊希、菲赫滕瑙、兰斯多夫、弗里德里希哈根、威根施罗斯等地，开辟了通往柏林东郊的道路，并巧妙地利用强击群和强击队牵制敌人，改变了战斗队形，顺利前出到了施普雷河岸边，并利用夜幕的掩护，强渡了施普雷河和达米河。由潘科夫少将指挥的近卫第88师机智灵活，成为渡过施普雷河的第1师。近卫第88师所取得的辉煌战果主要应归功于该师第268团第2营营长谢马金大尉，谢马金大尉身经百战，有出色的指挥才能，在战斗中勇敢、坚定、富有创造性。该营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从行进间发起果断冲击，为大部队的前进扫清了道路。

格里岑科上校则采取佯动和迂回战术，在科佩尼克地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取了一座完好的公路桥，为近卫步兵第39师的顺利进攻立下了汗马功劳。

近卫步兵第29军在阿德勒斯霍夫地域消灭了驻守铁路桥的警卫部队，渡过了施普雷河，并在河西岸夺取了一个大的登陆场，接着又攻占达米河上的一座公路桥。在强渡施普雷河的战斗中，该军第82师师长杜克少将身先士卒，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鼓舞了士气，他带头脱去军服和军鞋，第一个跳入刺骨的冰河之中，游至对岸，解下两条小艇，亲自接送人员。

4月23日，近卫第8集团军所属各兵团开始在达米河以西的城区与敌人激战。在城区争夺战中，近卫第8集团军与其他部队一样遇到了许多麻烦，敌人利用熟悉地形的有利条件，随时随地袭扰苏军的战斗队形。他们躲在地下室，经常从苏军背后牵制、袭击苏军，给进攻部队造成了很大威胁。为了打破敌人的这一战术，崔可夫指示各部队成立了后方警卫队，专门对付埋藏在苏军后方的敌人，取得很大战果。

4月24日，近卫第8集团军继续向敌人发起全线进攻，将敌人挤压在市中心。经顽强奋战，在舍威德机场与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部队胜利会师，从而成功地将敌军柏林集团分割为两个部分，即柏林集团和法兰克福—古本集团，破坏了德军的统一指挥，随后迅速转向西北，向柏林市中心发起攻击。

4月25日，乌克兰第1方面军所属近卫步兵第58师与美国第1集团军步兵第69师的巡逻队在易北河的托尔高地胜利会师。两军浴血奋战，终于盼到了这一值得永远纪念的时刻。为了纪念这一历史性的伟大时刻，战士们纷纷拍照留念。

苏美两军在易北河胜利会师后，希特勒的帝国被分为两半。南部由凯塞林元帅指挥，包括德国东南部，半个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的大部，南斯拉夫西端和意大利北部；北部由海军司令邓尼茨指挥，包括挪威、丹麦、大约半个普鲁士和东部的一部分“堡垒”。实际上此时的柏林已成为最后一个“堡垒”。但是，希特勒及其手下仍心存幻想，下达了一个又一个无法执行但又颇激动人心的命令。克莱布斯不停地用电话向柏林城防司令魏德林报告“好消息”：温克率军前来解救希特勒；3个装备精良的营“已经到达”；邓尼茨从潜水艇训练营里选派了最优秀的军人前往首都。

但是，魏德林将军终究是一个讲求实际的人，他在度过这“充满希望的一天”后，像往常一样，在市内视察了一圈，刚刚有的一点乐观情绪很快就烟消云散了，苏军已经从西面、西南和东面攻进市区，柏林的陷落实际上已近在咫尺了，德军的基本集团已被分割，士气低落，他们除在一些要塞、永久火力点、地下掩蔽部、楼房地下室和城市街区顽固抵抗外，已无强大兵团阻击苏军的凶猛冲击：崔可夫在垂暮之年忆起1945年春天柏林的局势时说：“我的结论是：当时不管敌人进行任何抵抗，要想获得成功已经是绝对不可能的了。”希特勒在4月22日的作战会议上也不得不第一次公开承认，由他发起的战争已经输定。

不过，对希特勒这样狂热的战争狂人来说，即便是行将就木，他也在妄想着有朝一日时来运转，出现戏剧性的转折。为了等到这一刻的到来，保住柏林，他授命负责作战指挥的参谋长约德尔上将，迅速从西线撤回全部部队，投入坚守柏林的战斗。指示海军元帅邓尼茨放弃海军面临的一切任务，通过空中、水上及陆地尽速将部队调入柏林。但是，希特勒的幻想再次破灭了，苏联的近卫坦克第1、第2集团军，突击第3、第5集团军与近卫第8集团军协同行动，组成一个具有强劲“钻”力的圆锥形战斗队形，对敌军开始了迅猛的向心突击。

崔可夫是位勇于创新的猛将，善于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运用不同的战术，并敢于打破传统的战术模式，创造新的战术。在柏林巷战中，崔可夫发现，在以往的城市巷战中，坦克常常是成纵队沿街道推进，结果屡受攻击；但坦克成几路纵队展开冲击，又常常发生堵塞，一旦遭到敌军反坦克兵器的攻击，一损俱损，伤亡很大。强击柏林的战斗展开后，崔可夫命令坦克改变过去单兵种作战的战术，步、坦、炮和工兵密切协同，全力弥补坦克在巷战中翼侧易于暴露的弱点。由于近卫第8集团军采取了新战法，大大减少了坦克的损失，并加快了巷战中的推进速度。

城市作战与野外条件下的作战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城市作战对进攻者来说，其困难要比在野外作战大得多，大兵团司令部对作战进程施加影响的难度则更大。如果大兵团司令部和指挥员死守教条、事事过问，势必带来不良后果。针对城市作战的这一特点，崔可夫热情鼓励各级指挥员乃至每一个战士必须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动精神，依据战斗发展的具体情况，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最大程度地打击敌人。作为兵团的指挥员则应充分相信各分队指挥员的聪明才智，并且与大兵团首长、参谋人员深入第一线了解情况，现地

指挥。

在崔可夫的号召下，各级指挥员在突击柏林市中心的第一天里，指挥战士从夺取一个掩体、一栋楼房、一条街道开始，步步为营，打破了敌人的顽强抵抗，向前推进了 3—4 公里。集团军右翼进抵布里策尔—茨维格运河；左翼及主突方向上的部队占领了布利茨和马里恩多夫两个市区，正沿特尔托夫运河推进。

崔可夫善于总结以往的战斗经验，对部队在斯大林格勒战斗中用鲜血换来的经验教训尤为重视，崔可夫认为：强击群、强击队具有根强的主动性和灵活性，对巷战的胜负有决定性的影响。在具体的巷战中，他要求自己的部队必须避开笔直的街道，充分利用房屋被打穿的缺口、后门、篱笆门、庭院以及偏僻的窄巷突袭敌人；必须注意敌人埋伏在建筑物内的地雷、诡雷和应用地雷；必须周密侦察，摸清情况，绝不能莽撞蛮干，要力争稳扎稳打；必须根据不同的战斗目的，采取不同的战术，各分队在冲击一个街区时，遵循的应是分割的原则；冲击一栋房屋或一个街区时，则需要同时从几个方向实施进攻，避免单一的正面强攻。

在兵力、兵器应用方面，崔可夫要求各部队应依据建筑物的性质决定兵器的使用。城市作战以近战为主，自动枪占有重要地位；城市防御是以坚固的阵地和固定发射点组成的，这又需要有大威力的火炮、坦克炮、迫击炮支援步兵的行动，以直接瞄准射击摧毁敌人的坚固防御点。近卫第 8 集团军在崔可夫的指挥下，上下一心，富于创造性，创下了许多佳绩。

切尔尼亚耶夫少尉指挥近卫步兵第 79 师第 220 团的强击队，他受领攻打阿尔特—马肯大街与塔肯多夫大街交叉路口的一座高大石头建筑物的任务后，命令重机枪指挥员弗拉先科和两名反坦克枪射手压制敌军射击窗口，瓦西列夫斯基中士用 45 毫米火炮消灭了敌人的机枪发射点以及其它发射点，其余部队则利用敌火力遭到压制的一瞬间，边射击、边向前冲击，迅速接近了楼房，然后向地下室、窗内扔出一排排手榴弹，重创敌人。

涅斯捷连科中尉率领的近卫步兵第 39 师的强击分队受命强渡特尔托夫运河。当他们抵达河岸时，大火熊熊，浓烟弥漫，敌我双方谁也看不清谁。涅斯捷连科果断命令炮兵压制对岸敌人的火力发射点，利用浓烟掩护强渡了特尔托夫运河，攻抵泰姆泊尔霍夫机场。泰姆泊尔霍夫机场是敌人在柏林市剩下的最后一个可供飞机起飞的机场，它的失守将意味着柏林城防部队失去了航空支援，意味着希特勒、戈培尔之流已无退身之路，只能暴尸柏林了。

由于泰姆泊尔霍夫机场维系着纳粹头目们的最后一线生机，为了守住这块出逃的最后堡垒，敌人在这里部署了包括、有高炮部队、党卫军分队以及坦克部队的大量兵力，由东、南两个方向沿跑道边缘组成了一个 U 形防御体系。崔可夫对夺占这一空中桥梁尤为关注，为了一举拿下这一空中桥梁，他派出近卫步兵第 39、第 79 两个精锐师迅速包围了机场，用炮火控制了飞机跑道，用机枪火力切断了通向跑道的各条道路，控制了机场。到 4 月 26 日中午，泰姆泊尔霍夫航空港为近卫第 8 集团军攻占。在争夺机场的战斗中，一向足智多谋、骁勇善战的近卫步兵第 39 师第 117 团团长格里岑科不幸牺牲。崔可夫惊悉这一消息后，十分悲痛。在后来的岁月里，每当忆起这段往事，他总是要提到格里岑科的事迹。

苏军连续不断的攻击，把德军挤压在越来越狭小的地域，其兵力、兵器密度随着战线的日益缩短，战斗队形空前密集，苏军遇到的抵抗也越来越强。

在狭窄的地域作战，对敌我双方来说都是一场严峻考验，敌我双方均已无法展开队形实施机动，只能在有限的空间里进行近乎肉搏的殊死战斗。4月26日夜在选帝侯大街教堂前广场上发生的战斗惊心动魄、扣人心弦。崔可夫的强击群与独立重型坦克第34团大胆跃进，迅速拿下了横贯城市南部的两条铁路线，并创下了一辆坦克抵御了100人进攻的佳绩。

在近卫步兵第28军的进攻地带，盘踞在亨里赫·冯·克莱斯特公园一座拐角大楼的敌人，十分疯狂，他们射击和平居民，残杀妇女、儿童，手段非常残忍。第28军军长雷若夫将军将这一情况迅速向崔可夫作了汇报。为了援救这些孤立无援的居民，崔可夫命令独立工兵第41旅的背囊式喷火器分队，迅速开往该地，逼近拐角大楼，猛烈压制敌军的射孔、地下室窗口，但未取得战果。喷火手列兵波波夫孤身冲向大楼，用一捆手榴弹炸开了大门，以猛虎下山之势冲入楼内，用喷射枪猛扫敌军，很快扫清了地面之敌，随后冲入地下室，全歼了地下室的敌人。波波夫凭着其勇敢、机智、过硬的军事本领孤身闯入虎穴，解放了大楼，救出了德国和平居民。4月27日，崔可夫大部进逼希特勒的最后一个堡垒，突击第3、第5集团军也攻抵这一地域。

蒂尔花园区聚集了帝国办公厅、国会大厦、希特勒大本营。作为希特勒的最后一个堡垒，德军构筑了极为坚固的阵地，它像一个拉得很长的椭圆体，长8公里，宽2公里。它的西部是一片宽阔的园林和动物饲养区，园林中心耸立着两座高大的六层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掩蔽部，墙壁厚达2米，设有射孔和带钢门的了望孔，可以有效地保护设在内部的通信枢纽部、指挥所和柏林防空司令部。掩蔽部顶上还配有几个高炮连，承担防空任务。这里四面环水，为施普雷河和兰德维尔运河所环绕，兰德维尔运河的两岸是用混凝土浇灌而成的，地势陡峭，各种桥梁和通往桥梁的接近地都布设了地雷，并有密集的机枪火力掩护，敌人还在对面构筑了大量隐蔽的坚固建筑物，易守难攻。为了守住这一核心地区，希特勒搜罗了党卫军最精锐部队驻守这里。

此时，躲在地下掩蔽部里曾梦想打进克里姆林宫的希特勒、戈培尔已非常清晰地听到大炮的射击声，希特勒不得不再次承认“总的形势是毫无希望的”，即使突围成功，也只不过是“从一个‘大锅’落入另一个‘大锅’”，将不得不寄居在露天或者农家，或者类似的什么地方坐等末日来临。希特勒只好放弃突围的念头，召来指挥“堡垒”地段部队的蒙克，要他准备好汽油，告诉他：“我应该及时地死去，并且及时烧掉我的尸体。”4月29日，希特勒看着越来越狭窄的柏林防区，已完全绝望了。这天晚间，他通宵没睡，整夜都在口述“政治遗嘱”，要将前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前党卫军全国总队总司令兼内政部部长海因里希·希姆莱开除出党，并剥夺他们的一切权力，任命邓尼茨海军元帅为帝国总统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悲观失望的气氛笼罩着整个掩蔽部，整个蒂尔花园区已是四面楚歌。

为了能够强渡兰德维尔运河，一举拿下蒂尔花园区，崔可夫广泛听取了各军军长和各独立部队指挥员的建议，并亲赴前沿勘察地形，决定派遣部分兵力牵制并扰乱敌人，使敌人在夜间也无法休息，其余部队养精蓄锐，扩充人员、补充弹药，准备随时出击，肃清敌人。

地域日益狭小，远距离兵器的运用难度越来越大，特别是炮兵的行动需要十分慎重，稍有差错就可能造成误伤。崔可夫要求位于东、南、西、北方向的炮兵，必须密切协同。

战斗已进入尾声，部队出现了一种松弛懈怠的情绪，为了打好这最后一

仗，崔可夫严令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必须在战斗中起模范带头作用，冲锋在前，并且要求各级指挥员要尽力减少伤亡，“不要吝惜炮弹，不需要节省各种子弹，手榴弹和迫击炮弹可以敞开打”。反坦克炮、“喀秋莎”火箭炮和各种火炮都应实施直接瞄准射击，为步兵、坦克兵的冲击开辟道路。在冲击时，应尽量以小规模部队实施强渡，少用大规模冲击，一线指挥员可以自己选择强渡地段，集团军司令部只对一些具有重要作用的地段和运河大桥，如波茨坦大街拱桥拥有控制权。

崔可夫和集团军军事委员会还就保护德国人民财产、银行、书库、科学研究所、医疗部门、外交使团、大使馆和领事馆等事宜作了细致安排。

离重新发起强击只有几个小时了，此时的崔可夫心潮澎湃。他拿出自己最喜爱的“卡兹别卡”香烟，一根接一根地吸着，脑海里想象着一代枭雄阿道夫·希特勒将如何面对末日的来临。

4月28日，崔可夫和他的战友们等待已久的那一刻终于到来了，随着崔可夫的一声令下，近卫第8集团军的战士们扑向兰德维尔运河。摆在他们面前的是希特勒的主要通讯枢纽部，纳粹头目们正是在这里下达了一道道臭名昭著的战斗命令，使数千万人惨遭杀害。现在他们已临死亡，还在顽固抵抗，向德军发布一道道血腥的命令。近卫第8集团军的猛烈攻击、遭到了隐藏在小巷内和十字路口拐角的敌军机枪火力的疯狂扫射，一线冲击部队损失很大。崔可夫接到一线部队的报告后，急忙命令冲击部队立即停止攻击，进行广泛的侦察，探明敌人的火力发射点。崔可夫打开地图，再次详细分析了本集团军进攻地带的地形、地貌情况，发现兰德维尔运河呈圆弧形弯向敌方，敌人可以从慢坡的转弯处发挥侧射火力的威力，并利用3座铁路桥和6座电车桥大量杀伤苏军冲击部队。如不采取果断措施，摧毁或压制住敌人侧射火力，冲击部队势必会遭受极大损失。

崔可夫经过细心观察，找到了突破敌人侧射火力的最佳途径，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从翼侧突击敌人的侧射火力。为此，他命令炮兵迅速摧毁运河接近地，特别是运河转弯处的敌军火力发射点，抢占有利地形，压制运河各街区目标，然后沿运河突袭敌军侧射火力。

但是，炮兵在对运河旁的纵深目标射击时遇到了困难。由于敌我双方中间地带狭小，无法实施航空突击，只能依靠炮兵火力。问题在于，炮兵必须在狭窄的街道穿过众多楼房实施炮击，如果仍然依赖大口径小弧度炮，无法完成攻击任务，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崔可夫只好集中可实施隔屋射击的迫击炮，来压制敌人，取得良好效果。部队已克服一个又一个难题，总攻蒂尔花园区的时机业已成熟。总攻前夕，崔可夫派出多路侦察小分队实施了细致的侦察，小分队佯攻敌人，探明了敌军火力配系情况。敌人在狭小的地铁里构筑了隔堵式阵地，苏军无法利用地铁暗道发起总攻，仍需从地面发动攻势。

4月28日，近卫第8集团军对敌人的最后堡垒实施了规模空前的直接瞄准射击，重创了敌人。但是，盘踞在蒂尔花园的敌人长期受纳粹思想的毒害，在苏军的强大攻势面前，仍天真地幻想着有朝一日出现奇迹，顽固抵抗。拱桥区的战斗达到了白热化程度。近卫第8集团军工兵冒着生命危险排除了拱桥上的地雷、炸药包。但是，由于敌军火力太猛，坦克多次尝试着想冲过拱桥，都未能成功。

崔可夫见进攻部队频频受挫，决定暂时停止攻击，另谋良策。他从工兵顺利排雷悟出一点，坦克虽有装甲掩护，但其目标大，容易暴露。相反，步

兵虽然攻击力有限，但不易暴露，只要突击拱桥，扫清当面之敌的火力发射点，坦克也可以顺利冲过拱桥。崔可夫的大胆设想果然取得了成功。近卫步兵第 220 团第 1 营强击队利用炮火和烟幕的掩护，成功地突过了拱桥，夺取了运河对岸拐角处的一所房屋。由于力量单薄，未能清除所有敌人，苏军坦克一旦出现，仍然遭到敌军的疯狂阻击，坦克几经努力未能突过拱桥。在这种两难的情况下，战士们在坦克上挂满发烟罐，冲抵拱桥附近，迅速燃发烟罐。敌人见到这种奇怪的情景，不知发生了什么事，非常慌乱。坦克兵利用敌人慌乱的一瞬间迅速冲过了拱桥，协同自动枪手肃清了运河对面街道的敌人。

在近卫步兵第 74 师的进攻地带，由古达诺夫上尉指挥的强击队率先攻占了运河转弯处尽头右侧的一个街区，借助浓烟的掩护，沿河岸迅速发展已夺取的登陆场，并扫清了残敌，大大减轻了渡河部队的压力。

在近卫第 4 军地域，近卫步兵第 47 师步兵营营长诺维科夫少校率领的部队强渡运河后，突入了党卫军分子的防御地区，与敌军激战 6 小时，粉碎了党卫军分子的抵抗。

近卫步兵第 28 军第 39 师的巴拉金连，通过出色的机动，沿下水道突至兰德维尔运河，潜入对岸，然后通过污水管潜入敌后，杀伤并扰乱了敌人的防御。克里姆什金指挥的强击群也采取了同样的方法，潜入梅克林—布吕克火车站附近的桥下，对敌人发起突然攻击，突入了车站。

到 4 月 30 日，白俄罗斯第 1 方面军和乌克兰第 1 方面军已先后突至德国政府办公的各个街道，崔可夫的近卫第 8 集团军和卡图科夫的近卫坦克第 1 集团军在南部，库兹涅佐夫的突击第 3 集团军和别尔扎林的突击第 5 集团军在东、北部，波格丹诺夫的近卫坦克第 2 集团军在西部，科涅夫的乌克兰第 1 方面军在西南，将负隅顽抗的敌人团团围住。纳粹分子的命运已是日薄西山，气数已尽了。

在库兹涅佐夫的指挥下，14 时 25 分，突击第 3 集团军攻占了德国国会大厦的主要部分；21 时 50 分，叶戈罗夫中士和坎塔里亚下士在国会大厦的主楼圆顶上，升起了突击第 3 集的情况下，战士们在坦克上挂满发烟罐，冲抵拱桥附近，迅速燃发烟罐。敌人见到这种奇怪的情景，不知发生了什么事，非常慌乱。坦克兵利用敌人慌乱的一瞬间迅速冲过了拱桥，协同自动枪手肃清了运河对面街道的敌人。

在近卫步兵第 74 师的进攻地带，由古达诺夫上尉指挥的强击队率先攻占了运河转弯处尽头右侧的一个街区，借助浓烟的掩护，沿河岸迅速发展已夺取的登陆场，并扫清了残敌，大大减轻了渡河部队的压力。

在近卫第 4 军地域，近卫步兵第 47 师步兵营营长诺维科夫少校率领的部队强渡运河后，突入了党卫军分子的防御地区，与敌军激战 6 小时，粉碎了党卫军分子的抵抗。

近卫步兵第 28 军第 39 师的巴拉金连，通过出色的机动，沿下水道突至兰德维尔运河，潜入对岸，然后通过污水管潜入敌后，杀伤并扰乱了敌人的防御。克里姆什金指挥的强击群也采取了同样的方法，潜入梅克林—布吕克火车站附近的桥下，对敌人发起突然攻击，突入了车站。

到 4 月 30 日，白俄罗斯第 1 方面军和乌克兰第 1 方面军已先后突至德国政府办公的各个街道。崔可夫的近卫第 8 集团军和卡图科夫的近卫坦克第 1 集团军在南部，库兹涅佐夫的突击第 3 集团军和别尔扎林的突击第 5 集团军

在东、北部，波格丹诺夫的近卫坦克第2集团军在西部，科涅夫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在西南，将负隅顽抗的敌人团团围住。纳粹分子的命运已是日薄西山，气数已尽了。

在庫茲涅佐夫的指挥下，14时25分，突击第3集团军攻占了德国国会大厦的主要部分；21时50分，叶戈罗夫中士和坎塔里亚下士在国会大厦的主楼圆顶上，升起了突击第3集团军重要文件……他请求为德国最高统帅部的代表们规定越过前线的地点和时间。”

崔可夫当即指示格拉祖诺夫：转告德军中校，他将准备接待来使，并让他从原路将使者领过来，为了保证使者的安全，崔可夫要格拉祖诺夫在该地段暂时停止射击，准备接待来使，并将他送到集团军的前线指挥所来。

与格拉祖诺夫通完电话后，崔可夫马上向方面军司令员朱可夫作了汇报。随后立即带着集团军炮兵司令员波扎尔斯基和装甲机械司令员魏因鲁布一同来到前线指挥所。并通知作家维什涅夫斯基、参谋长别利亚夫斯基以及情报处的几名参谋及翻译人员立即赶到前线指挥所参加会谈。

凌晨3点55分，德军陆军参谋长克莱勃斯将军带着坦克第56军参谋长、总参谋部上校冯·杜芬格和一名翻译走进了近卫第8集团军的前沿指挥所，他用右手敬了一个法西斯礼，脸色苍白，显得有些焦躁不安。他掏出身份证和全权证明书。崔可夫细细打量着站在自己面前的这位法西斯德军参谋长，见他胸前挂着一枚铁十字勋章，中等身材，体格健壮，头剃得精光，脸上还有几道伤疤。

克莱勃斯故作神秘地对崔可夫说道：“我想告诉你一件绝对机密的事……您是我通报的第一位外国人：4月30日，希特勒自杀了……”

崔可夫装出一副已经获悉这消息的样子，口气淡漠他说：“这消息我们已经获知了。”

克莱勃斯大吃一惊，他为自己的这则消息未能产生应有的效果而失望，只好拿出戈培尔给苏联最高统帅部的呼吁书，念道：

“遵照已故元首的遗嘱，我们授权克莱勃斯将军办理如下事情：

我们通知苏联人民的领袖，今天15时50分，元首已自愿离开人世。元首根据他法定的权力，在他留下的遗嘱中，已把全部权力移交给了邓尼茨、我和鲍曼。我全权委托鲍曼与苏联人民的领袖建立联系，这一联系，是遭受最大牺牲的两大国之间进行和平谈判所必须的。

戈培尔”

随后，克莱勃斯向崔可夫递交了希特勒的遗嘱和新的帝国政府和德国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成员名单。

崔可夫看完克莱勃斯递交的文件后，问道：“这些文件所谈及的是柏林还是整个德国？”

克莱勃斯回答说：“戈培尔授予我全权代表整个德国军队讲话。”

“涉及投降问题吗？”

克莱勃斯狡辩说：“还有结束战争的其他方式，为此，必须为组成以邓尼茨为首的新政府提供可能，这个新政府将与苏联政府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既然你们元首已经自杀，从而承认了以他为首的政体的破产，那你们的政府还算什么政府呢！他死后，大概会在副职中留下某个有权决定是停止还是继续战争的副手，现在谁代替希特勒？”崔可夫追问克莱勃斯。

“现在代替希特勒的是戈培尔，他被指定为总理。但是，元首在临死前指定组建以海军元帅邓尼茨为元首的新政府。”

4 时，崔可夫走进另一间房，将谈判情况向方面军司令员朱可夫作了汇报。朱可夫要他稍等一下，待他与斯大林取得联系后再决定下一步如何办。随即朱可夫要通了斯大林的电话，当时斯大林正在别墅睡觉。

“请唤醒他。事情很紧要，不能等到早上。”

斯大林很快与朱可夫通上了话，朱可夫向他报告了关于希特勒自杀和戈培尔建议停战的那封信。

斯大林回答说：“这个无耻之徒，终于玩火自焚！可惜没能抓住活的。希特勒的尸体呢？”

“据克莱勃斯将军说，希特勒的尸体已经烧掉了。”

斯大林指示朱可夫：“只能无条件投降，不进行任何谈判，不同克莱勃斯谈，也不同任何其他法西斯分子谈。如果没有极特殊的情况，天亮前，就别再打电话给我了。”

与斯大林通完话后，朱可夫马上把斯大林的意见转告给崔可夫，并告诉崔可夫，他马上派他的副手索科洛夫斯基大将去参加谈判。

崔可夫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向克莱勃斯声明：“关于停战及和约问题只能在你们彻底投降的基础上才能解决。这就是我们和我们盟国的决定。”

不过从进一步谈判的情况判断，崔可夫发现克莱勃斯并没有全权谈判的权力。他将谈判中出现的这一情况立即向朱可夫作了汇报，指出：“克莱勃斯此行不是来谈判投降的，而是想摸清情况和我们的想法，即我们会不会与新政府进行单独谈判？……他们正在寻找各种摆脱困境的办法和寻找我们与盟军之间的裂痕，以制造我们之间的不信任。”

朱可夫听完崔可夫的汇报后，告诉崔可夫，他马上将全部情况汇报给斯大林，今后的任务是，继续与克莱勃斯谈判，尽快争取德国彻底投降。

为了为谈判制造点气氛，崔可夫遵照朱可夫的指示，在近卫第 8 集团军近卫步兵第 35 师第 102 团的进攻地段暂停攻击，其余地段仍继续对敌人施加压力。为此，崔可夫签发了近卫第 8 集团军最后一份战斗命令，即第 2948 号命令。命令指出：

“鉴于柏林被围困的敌军有可能投降或大量被俘，我命令：

一、集团军后勤部部长作好接收 4—5 万名俘虏的准备，为此必须做到：

1. 1945 年 5 月 1 日前，在集团军进攻地带上城市外围，但离城郊不得远于 5—8 公里处，建立足够大的集团军战俘收容所；

2. 为了给战俘提供伙食，须调运必需的粮食储备。

二、各军军长：

1. 为了可靠地看管俘虏和将他何由集团军收容所押送到方面军战俘营，每个军均应抽出 1 个步兵营；

2. 为了适应柏林守敌投降时的需要，预先应确定解除敌人部队武装的一些地点以及划定将战俘从城市押向集团军战俘收容所的行进路线。那里也将接收近卫坦克第 1 集团军俘获的战俘。

关于接收战俘的准备工作情况，应于 1945 年 5 月 1 日 18 时前报来。”

崔可夫签发了这最后一道战斗命令后，重新回到谈判房间，继续与克莱勃斯谈判。克莱勃斯趁崔可夫打电话和签发命令之机，稍微理了理头绪，镇静了一下情绪，仍旧想在停战和承认德国新政府上做文章。

崔可夫对他这种厚颜无耻、不识时务的态度十分恼火，他直视着克莱勃斯那张苍白的脸，十分严厉地指出：“我要直截了当地问你，你们的抵抗有什么意义呢……你们的军队已经在投降，你们的官兵成千上万地作了俘虏。而此时此刻你还在提什么停战和谈判？”

克莱勃斯听到崔可夫的一连串质问，身子不由一阵抽搐，茫然不知所措他说：“在哪里？我们没下命令，他们就投降吗？这可能是个别现象吧！”

崔可夫轻蔑地看了一眼这个至今尚贼心不死的法西斯将领，十分气愤，拿起一张报纸，大声宣读了一篇关于希姆莱玩弄外交手腕遭到失败的报道，并再一次严正声明，苏联将与美国、英国政府一起缔结条约，接受德军投降，驳斥了克莱勃斯关于只有组织了新政府才能谈判停战的论调，指出：“新”政府、“新”内阁实质上是想继续秉承希特勒的意志，拒绝全面投降，继续顽固推行战争政策。

艰苦的谈判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但是，没有莫斯科的命令又不能停止谈判。崔可夫只好将谈判的主题引向探明第三帝国领导人的内幕及他们的企图上。

崔可夫充分发挥他在外交生涯中积累的经验，与克莱勃斯巧妙周旋，从克莱勃斯回答问题的破绽中洞悉：戈林、希姆莱等人已被清除，他们与邓尼茨、约德尔、里宾特洛甫等人都躲在梅克伦堡，现在在柏林的只有戈培尔和鲍曼。克莱勃斯此行的目的就是要苏联承认其新政府，分化盟国。

索科洛夫斯基大将受斯大林委派，来到崔可夫的前沿指挥所，与克莱勃斯进行了直接交锋。克莱勃斯一再坚持，双方暂时停火，等德国组建了新政府后再进行谈判。索科洛夫斯基重申了苏联的立场：必须先彻底投降，再谈建立政府，谈判陷入了僵局。

9点45分，苏联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德军或柏林守军必须彻底投降。如果拒绝投降，苏军将在10点40分开始对城市实施新的炮火准备，以彻底打消他们再作抵抗的任何念头。并发布了要求德国投降的全部条款：

- “1. 柏林投降；
2. 所有投降者须交出武器；
3. 按照一般惯例，保证官兵的生命安全；
4. 对伤员给予治疗；
5. 为用电台与盟国进行谈判提供方便。”

10点40分，戈培尔和鲍曼仍没有作出任何反应。苏军开始对柏林市中心敌军特别防御地区的残余地点展开了最猛烈的攻击。猛烈的炮击仿佛提醒了克莱勃斯没什么好等的了。他站起身来，急匆匆地离开了崔可夫的指挥所。克莱勃斯回到地下掩蔽部后，马上就去找戈培尔和鲍曼。戈培尔听完了他的详细汇报后，说道：“我要战斗到最后一口气。我能担当德意志帝国总理的时日是屈指可数的，我不想把它花费在签订投降书上。”

傍晚，戈培尔毒死他的6个孩子，大约8点30分，天快黑下来的时候，戈培尔夫妇走过地下室，与正好在走廊里碰到的那些人告别。他们俩默不作声地走过放着6罐汽油的暗堡楼梯的底部，玛格达·戈培尔走在前面，她咬破了胶囊，慢慢地倒了下去，戈培尔朝她开了一枪，子弹击中了她那披着浅黄色头发的后脑。戈培尔咬破了他的胶囊，紧接着扣动P—38型瓦瑟手枪扳

机，子弹打进他的右太阳穴，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希特勒、戈培尔相继死去，暗堡里充满了逃亡的气氛。逃亡的路线是徒步由总理府对面的威廉广场的地下铁道车站出发，沿地下铁道走到弗雷德里希的高架电车站，然后渡过斯勃利河，穿过苏军防线向北逃窜。有一些人逃脱了，但另一些人却没有，鲍曼就在其内。克莱勃斯没有参加集体逃亡，而是呆在暗堡里，与布格道夫一起自杀身亡。

苏军对帝国办公厅、政府街区和国会大厦的攻势越来越猛烈，取得了巨大战果。在崔可夫的近卫第8集团军进攻的地带，近卫步兵第28军军长雷若夫将军的部队占领了动物园中心，并顺利地向北发展，与波格丹诺夫的坦克集团军会合。近卫步兵第74师师长巴卡诺夫将军也传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他的部队攻占了波茨坦火车站。

5月2日早晨7时左右，崔可夫接到电话，得知炮兵上将、柏林城防司令魏德林将军已来阵地前沿，不久他被带到崔可夫的指挥所。崔可夫和索科洛夫斯基验明证件后，要魏德林草拟彻底投降命令。魏德林签署了投降令，全文如下：

“4月30日，元首已经自杀，他抛弃了我们这些曾宣誓效忠于他的人。根据元首的命令，我们德国军队还应该为保卫柏林继续作战，但是我们的弹药已消耗殆尽，从总的形势看，我们继续抵抗已经毫无意义。

我命令：立即停止抵抗。

魏德林”

崔可夫受朱可夫之命，向德军代表魏德林等宣布：

“第一，苏军统帅部接受柏林的投降，并下令停止军事行动。

第二，现存的一切德国民政当局和军事当局应向所有士兵、军官和居民宣布：一切军用物资、建筑物、公用设施和有重要价值的东西，均应妥善保持现状，不得炸毁和消灭。

第三，请您，海纳斯多夫先生，会同我们的军官一起到汉斯·弗里契博士处，带他到电台发表演说，然后回到这里来。

第四，我再次强调：我们将保证士兵、军官、将军和居民的人身安全，并尽可能为伤员提供医疗救护。

第五，我们要求德国人方面不要进行任何挑衅行动，如射击或其它破坏活动，否则，我军将被迫采取还击措施。”

至中午时分，柏林守军投降。

柏林的战火熄灭后，5月3—8日，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逼近易北河，沿途歼灭了数股敌军。乌克兰第1方面军着手解放捷克斯洛伐克全境。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追击溃敌——坦克第3集团军残部时，于5月3—4日前出波罗的海以及易北河一线，并在易北河与英军第2集团军取得了联系。

1945年5月9日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崔可夫参加了渴望已久的受降仪式。德军最高统帅部代表同意签署无条件投降书，凯特尔元帅戴上单片眼镜，坐在椅子边上，用颤抖的手签署了5份投降书，什图姆普弗上将和弗雷德堡海军上将也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投降书上写道：

“ 我们，这些代表德国最高统帅部的签字者，同意德国一切陆、海、空军及目前仍在德国控制下的一切部队，向红军最高统帅部，同时向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无条件投降。 ”

苏、美、英、法等国人民经过艰苦奋战，蒙受重大牺牲后，终于迎来了胜利，获得了和平。在这 5 年零 8 个月零 7 天中，在 100 多个战场上，在 1000 个被轰炸的城镇中，有千百万男女为了摧毁这个企图践踏世界、图谋千秋帝业的纳粹政权，付出了宝贵的生命。

崔可夫和他的战友们从保卫斯大林格勒到强渡北顿涅茨河，从强渡第聂伯河到解放敖德萨，从德涅斯特河登陆场到维斯瓦河，直至最后走向柏林，走过了一条漫长而艰难的道路。经过战火洗礼的崔可夫在历次战斗中，表现出了高度的英雄主义和忘我的精神以及出色的指挥才能。1945 年 4 月 6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决定授予他“ 苏联英雄 ” 称号，颁发“ 金星勋章 ”，使他成为卫国战争中 98 名曾两次获此殊荣的功臣之一，他所率领的近卫第 8 集团军因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创功立勋，233 人荣获苏联英雄称号，10 余万人获得各种勋章和奖章，145 个兵团和部队荣获勋章，其中许多兵团和部队获得荣誉称号。这正是：狠打德匪出国门，卫国战争两受勋；长驱乘胜追穷寇，柏林纳降第一人。欲知战争结束后，崔可夫出任何职，且看下章，可见分晓。

第十九章 蕴韬养晦

硝烟散尽功显赫，威隆受命驻东德；
著作甚丰论战术，严明治军传美名。

1945年5月9日，红场的1000门火炮齐鸣30响，庆祝红军的胜利；法西斯德军的崩溃，5月9日也被宣布为苏联全民的节日——胜利日。

6月24日，苏联政府又举行了规模宏大的阅兵式。卫国战争期间，曾有200多人担任过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司令员职务，66人荣获“苏联英雄”称号，11人获得两枚“金星”奖章，4人成了苏联元帅。崔可夫作为这一群体中最杰出的代表，理所当然地参加了这一盛典。阅兵式结束后的第二天，苏联政府在大克里姆林宫为参加阅兵者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

在宴会上，与会者纷举酒杯庆贺红军战士和指挥员取得的辉煌胜利，并祭奠那些为争取胜利而牺牲的人。斯大林带着政府成员向各方面军首长、集团军司令员——祝酒。当举杯祝贺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司令员朱可夫元帅、索科洛夫斯基将军、崔可夫将军时，斯大林知道崔可夫的酒量惊人，便从崔可夫手中拿过小杯，对崔可夫说：您用这么秀气的小杯，哪能解渴！来，我给您换只大杯，我们碰一杯。崔可夫接过斯大林递过来的已斟满了酒的大杯子，与斯大林碰杯后，一饮而尽。宴会在欢快、隆重的气氛中一直进行到傍晚。崔可夫作为卫国战争中200多名担任过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司令员的杰出代表，为能参加如此隆重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宴会而感到自豪。

德国投降后，纳粹党及其分支机构被粉碎，原国家行政机关也全部停止了活动。苏、美、英、法四国在这块土地上成立了盟国管制委员会，接管了从国家最高领导机关到地方基层的德国全部公共权力。

管制委员会由各占领区总司令组成，下设一个协调委员会作为辅助机构，执行管制委员会的决定，并监督其执行。1945年6月10日，驻德苏占区的苏军部队统编为苏军驻德占领军集群，朱可夫任总司令，崔可夫任副总司令。11月，索科洛夫斯基接任了朱可夫的职务，崔可夫升任第一副总司令。

在此期间，崔可夫协助朱可夫、索科洛夫斯基担负下列任务：守卫苏占区边界，落实苏联军管局制定的各项措施，解除德境苏占区的德军武装，取缔一切纳粹党团和准军事组织，逮捕、审判和严惩战犯及纳粹骨干分子，没收克虏伯、法本、弗利克等垄断大企业资产，对一些大银行、保险公司、煤钢和动力基础工业企业实行国有化以及建立各州、县、乡的行政机构，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政治和经济基础。

德国败降，其命运已掌握在苏、美、英、法四国手中，由于错综复杂的利益因素，各国各有所谋，德国将被肢解的前景已日益明朗。1946年12月，美、英“双占区”正式成立，德国的分裂已露征兆。1948年2月，西方三大国和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代表在伦敦会晤，法国同意把自己的占领区并入“双占区”而成立“三占区”。同年6月通过伦敦议定书，决定建立独立的西德国家。

苏联政府对西方各国的这一举措，立即作出了反应。6月18日当晚，苏占区和西占区的全部客运列车及柏林至赫尔姆施泰特的公路交通都因“技术困难”而停驶。6月19日，索科洛夫斯基元帅宣布各占领区之间的贸易将作为不同国家之间的贸易来管理。6月23日，中止了柏林和西占区之间的各种

铁路交通。8月4日，停止公路和水路交通。这样，西方三大国与西柏林的联系只能单靠三条空中走廊来维持。到1948年底，柏林已正式分裂为各有立法、行政系统和货币制度的两个城市。柏林分裂后，杜鲁门政府虽然十分清楚苏联不会为柏林问题打仗，但借机喧嚷，似乎战争将一触即发，极力渲染紧张气氛，以促使国会通过扩军预算，并把西欧各国拉到自己一边，加速建立西德政府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这种形势下，苏联政府决定改变策略，从1949年初开始，采取步骤解决柏林封锁问题，并大力开展世界和平的宣传运动，并就解除柏林封锁开始秘密谈判。

由于形势和策略的变化，为表明苏联缓解“柏林危机”的姿态，1949年3月，苏联政府决定：索科洛夫斯基调任苏联武装部第一副部长，崔可夫接任索科洛夫斯基的职务，由苏军驻德占领军集群第一副总司令升任总司令，兼任驻德军管局总指挥。

苏、美、英、法四国经过数度周旋，终于达成协议。

1949年5月5日，莫斯科、华盛顿、伦敦和巴黎同时发表关于解除德国各占领区和柏林之间限制的公报，宣布在5月12日结束“封锁”。5月9日，崔可夫颁布命令：取消自1948年3月1日起施行的对柏林与西占区及德国东占区与西占区之间交通、运输、贸易的限制。命令主要有下列要求：

1. 恢复行使有关柏林与德国西占区、德国东占区与西占区之间运输、交通与贸易的规定。
2. 恢复柏林—马格德堡—赫姆斯特之间的铁路交通。
3. 恢复柏林—杜肯多夫桥—赫姆斯特之间的汽车运输。
4. 恢复行使有关美英法占领军的军事或非军事雇员在马林邦及、诺伐、未斯等管制站可以无须持通行证越过分界线，在其它管制站须持德境苏联军政府总部所发行之通行证的规章。
5. 恢复德国苏占区与柏林之间的货物运输，并对一些物资实行免检。
6. 载人及运货车辆可在规定的管制站穿过德境苏占区的分界线。
7. 在柏林货币问题解决之前，仍可携带德国发行的银行马克、西德马克、外币以及其他货币通过分界线。
8. 在规定的铁路线上，恢复柏林、苏占区及西部占领区之间的邮政寄送。
9. 取消大柏林区内的区际警察哨所。
10. 改进柏林—赫姆斯特的服务站、加油站。
11. 发表技术性训令，保证对有关指令的监督执行。

5月12日零时，命令执行，历时一年的柏林危机顿时消解。但是，德国的分裂已成定局。崔可夫作为苏军驻德占领军集群总司令和军管局总指挥在制宪和选举，筹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方面倾注了大量精力。9月21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成立。10月7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10月10日，威廉·皮克当选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

当天，崔可夫会见了临时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狄克曼、主席团全体人员及临时政府总理格罗提渥。狄克曼向崔可夫谈到人民议会成立的目的、经过和工作情况，以及人民议会通过的各项法律，希望人民议会的各项措施能获得苏联的支持。

崔可夫就德国人民委员会实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宪法和在柏林建立德意志临时政府的决定发表了声明，声明指出：苏联政府认为，建立分立波恩政府是对波茨坦决定的重大违反，是在加深德国的分裂。在这种情况下，苏联

政府决定支持德国人民委员会关于实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宪法和成立临时政府的决定，并把属于苏联军政府的行政职权移交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

11月6日，崔可夫宣布成立德境管制委员会代替苏联军政府。苏联部长会议任命崔可夫上将任主席。11日中午，崔可夫在会见格罗提渥、副总理乌布利希及各部长时，宣布将以前属于苏联军政府的行政权移交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撤销苏联军政府及其中央与地方机关，其职权移给德国的有关部门及其它德国权力机构。明确规定了新成立的苏联管制委员会的任务：

“苏联管制委员会的任务在于监督波茨坦协定及四国间关于德国其它联合决议的执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可以根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宪法，自由行使职权，只要这种活动不违反波茨坦及四国联合决议所引起的义务。

苏联管制委员会保留监督的职权：即监督临时政府所采取的措施，不得违反四国关于肃清德国军国主义、关于德国民主化、关于德国赔偿义务的决议，以及关于德国机关获取所需情报之权利的决议。”

崔可夫就任苏联驻德军队总司令和管制委员会主席期间，由于采取了比较机动灵活的外交策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东西方关系，解除了柏林封锁。但是，苏联政府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影响甚深，制约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经济的发展，引起人民的不满。1953年3月，斯大林在莫斯科去世，布尔加宁元帅任国防部长、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和朱可夫元帅任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各大军区的将领也相继调任。5月28日，苏联取消了对德管制委员会，并把苏军指挥部与占领区的其它职能部门严格分开，崔可夫的对德管制委员会主席的职位相应地被解除，调任基辅军区司令员，他的驻德军队集群司令一职由原基辅军区司令格列奇科接任。

崔可夫就任基辅军区司令员期间，在改善部队的日常生活、训练条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修复和新建了许多军营、野营、车场、靶场、机场、坦克教练场等设施。他十分注意研究和总结战争经验，并结合部队不断装备新式军事技术装备的情况，将这些经验运用于部队和司令部的训练实践。身经百战的崔可夫具有丰富的实战经验，他在训练、演习中，从不囿于现成的战术，不死搬教条，总是依据具体情况，采取灵活多变的战术；他善于设置各种复杂情况，经常采用一些出人意料的训练方法，着重培养指挥员的应变能力。有时候，他在听取某个指挥员的汇报时，会突然打断对方的话，问：“你中了弹、负了重伤，现在由你的代理人负责指挥。”新指定的代理人遭此突然袭击，常常是张皇失措，但轮到下一次检查时，情况则完全变样了。崔可夫还善于设置意外情况，诸如桥梁被“破坏”、指挥所遭敌航空兵“轰炸”、道路被“封锁”、与上级指挥机关失去联系等。由于训练时基于实战考虑，计划周全，基辅军区诸部队的军政素质有了很大提高。

由于崔可夫的卓越战功和出色的组织领导才能，他在苏联军队和政府中的声望也日益增高。1952年，在苏共十九大上，他当选为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5年，晋升元帅军衔。1960年4月，调入国防部，任国防部副部长兼陆军总司令。7月，兼任苏联民防司令。

1961年，在苏共二十二大上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成为苏联武装力量的

中坚人物。

就任国防部副部长兼陆军总司令、苏联民防司令期间，崔可夫针对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最发达国家用导弹、核武器装备军队等新形势，他主张质量建军，大举更新陆军装备，使陆军装备了大量先进的战术导弹、战役战术导弹、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使陆军实现了全部摩托化，为苏联谋得与美国的核均势，抗衡北约立下殊功。

为了适应新的作战条件，崔可夫还对陆军的组织体制、在战役战斗中的使用方法以及训练方法等方面作了大量变动，使各兵团、部队的战斗力、突击威力、火力、机动能力和独立作战能力有了显著提高。

赫鲁晓夫上台后，崔可夫受到赏识，成为赫鲁晓夫的得力帮手。古巴导弹危机发生后，赫鲁晓夫采取退却策略，使苏联军方中的许多持强硬立场的人十分不满。为了抑制军方的不满，赫鲁晓夫指派自己信任的苏联陆军司令崔可夫元帅，去提醒武装部队，党有监督和指挥军队的权力。崔可夫引用了列宁和斯大林在 1920 年苏波战争中的一次谈话，斯大林当时诉苦说，“我们的外交有时把我们通过军事胜利所得的成果破坏得很厉害。”列宁反驳说：“我们的外交是听从中央委员会的，它决不会破坏我们的胜利。”崔可夫暗示那些觉得在古巴事件的后果上“受骗”、“持正确态度和正确意见”的人是在抗拒党的领导，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崔可夫围绕战时保障居民不受大规模杀伤、提高国民经济部门战时工作的稳定性、消除敌人使用大规模杀伤破坏性武器的后果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使苏联的民防工程等有了很大的发展。

从 1972 年开始，崔可夫改任国防部总监小组总监。国防部总监小组是 1958 年经苏联部长会议批准成立的，它的成员是苏军中具有丰富领导经验和政治工作经验的高级军官和武装力量中的其他权威专家，每一个总监小组的成员均需苏联国防部长个别推荐。该小组是苏联国防部长领导的为完成与加强战备、完成与武装力量的建设和发展有关的某些任务而设立的。崔可夫担任总监期间，虽然已是 72 岁高龄，仍然参加军事理论问题研究，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卫国战争的经验，大演习、首长司令部演习和实兵演习的经验，分析和评论军事理论、军事政治、军事历史、军事技术等方面的著作和教科书，向苏联国防部和各勤务部门首长提建议等。他还担任过军事出版机构编委会委员，做过许多次关于军事学术和军事建设问题的报告和演讲，并在对人民进行军事爱国主义教育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多年来，崔可夫勤于笔耕，著述甚丰。他以自己丰富的经历撰写了 10 余部著作：《在战火中锤炼青春》忆及了他的童年和自己怎样从一个贫苦的农民儿子成长为一名红军优秀指挥员的历程；《在华使命》回忆了他 1926 年作为苏联外交信使，1927 年作为军事顾问，1929 年作为远东特别军司令部工作人员，以及 1940 年作为苏联驻华武官和担任蒋介石的军事总顾问，前后四次来华活动的情况。

崔可夫对自己参加的历次战役也作了叙述和总结，撰写了《集体英雄主义的集团军》、《斯大林格勒：经验与教训》、《战火中的 180 天》、《空前的功绩》、《从斯大林格勒到柏林》、《斯大林格勒近卫军西进》、《在乌克兰的战斗》、《本世纪之战》等著作。这些著作记述了他在各个阶段的经历，总结阐明了他的军事思想和战役战术理论。例如，《从斯大林格勒到柏林》围绕他在苏联卫国战争中的经历，比较全面翔实地记录了他的战斗历

程。《斯大林格勒近卫军西进》详细地阐述了他所领导的集团军处在主要作战方向上，与其它友邻部队密切协同，夺取马格努舍夫登陆场，鏖战维斯瓦河、奥得河，直捣法西斯老巢柏林，最后夺取辉煌胜利的历程。《在乌克兰的战斗》一书则以翔实材料记载了近卫第8集团军强渡北顿涅茨河、激战扎波罗热、夺取尼科波尔、解放敖德萨的曲折历程。《本世纪之战》则以较多的笔墨，总结了自己一生的经验与教训，读来亲切感人。崔可夫的上述著作资料翔实，战例丰富，是研究、总结集团军战役战术理论和经验的重要著作。

崔可夫在战役战术方面有颇深的造诣。崔可夫认为，一支部队要想在艰苦的环境中不断夺取战斗的胜利，除了需要有兵力、兵器的物质保障外，还需要有坚定的信念、灵活的战术。在戎马生涯中，崔可夫从担任指挥员的第一天起，就严格要求他的指挥员和政治工作者，必须与前沿的战士在一起，要让战士们感觉到，他们不是孤立的，各级指挥员与他们一起战斗在同一条战壕、同一个掩体、同一个射孔。崔可夫对政治工作十分重视，他认为，集团军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党的核心，每个连必须有一个坚强的党小组。第62集团军有来自全国各边区、各州的9000余名共产党员，其中区委、州委和市委书记、部门主任和指挥者、集体农庄和工厂的书记以及其他党务工作者，就有500多名。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基里洛夫和克鲁格洛夫、俄罗斯联邦国营农场副人民委员斯图波夫等也在第62集团军的政治部门工作。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是战斗中的中坚力量。在第62集团军中，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只有一种特权，那就是冲锋在前。为了表彰和纪念共青团员在保卫斯大林格勒战斗中的杰出贡献，战争尚未结束，崔可夫就请求斯大林格勒市委、市执委，在斯大林格勒重建后，把最美丽的大街命名为共青团大街。针对巷战的分散性特点，崔可夫认为，党政工作者应把思想政治工作的重点从营、团转移到连、强击队，在传达党的重要决议和首长命令时，必须雷厉风行。

灵活战术是战役战斗的灵魂，是取胜的法宝。崔可夫认为，实施周密细致的侦察是取得一场战斗胜利的重要保证，进攻需要侦察，防御也需要侦察，准确及时的情报对于部队组织起有力的防御起很大作用，只有获得及时、准确的情报，才能适时采取对策，先发制人实施隐蔽的机动，达成作战的突然性，是夺取胜利的重要途径。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第62集团军被挤压在十分狭小的地域，实施机动十分危险，崔可夫仍然利用夜幕或烟幕的掩护实施隐蔽的机动，使苏军总是能在敌人的主要突击方向上实施有效的防御，遏阻敌人。高度的创造性，不囿于现有的战术，针对具体战斗环境，采用不同的战术，是一名高级指挥员必须具备的素质。在历次战斗中，崔可夫强调：攻防必须为一体，在防御中，实施单一的消极固守，只会使部队遭受更大的损失。在他刚刚投入斯大林格勒战斗时，他就写信给东南方面军司令员叶廖缅科，建议部队“不要限于消极防御，而要抓住每一个有利时机转入反攻，实施反突击”。在阿克赛河防御中，他曾成功地实施反突击，将敌人赶过阿克赛河，恢复了防御态势，迟滞了敌人，为苏军组织起更有力的防御赢得了时间。市区战斗有其独特的特点，各部队应针对不同的作战目的、地形、敌情等，组织人数不多、行动灵活、突击性强的强击队。战后，崔可夫就强击队兵种的编成、人员的数量、武器种类的配备、战术运用等问题作了详尽的研究，并总结了野战地域作战中将战斗侦察直接演化为大规模进攻和把强击队战术扩大到大规模夜战的经验。炮兵是战争之神，是战争的上帝。崔可夫对炮兵的运用有颇深的研究，长期的战斗经验不断丰富了他在这领域的知

识。他主张，不同口径的火炮应在不同的场合使用，因此，在运用各种火炮时，必须采用不同形式的指挥方式，或分散、或集中。开展广泛的狙击手运动，是扰乱敌人的有效途径。崔可夫曾直接参与领导过狙击手运动，制定了各种措施。他曾亲自会见过许多著名的狙击手，经常与他们交谈，并尽其所能帮助他们。后来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的狙击手扎伊采夫、梅德韦杰夫、库利科夫等人就经常受到崔可夫的召见。崔可夫本人对狙击手们射击、隐蔽的特点十分了解，他能很快辨认出哪些人是有经验的，哪些是新手，哪些是胆小鬼，哪些是执拗、果敢的敌人，他本人就亲自做过狙击手，率领狙击群成功地狙击了德国的“超级狙击手”。

崔可夫除对步兵狙击手尤为关注外，对炮兵狙击手、迫击炮狙击手以及反坦克狙击手也十分重视，他培养了一大批出色的狙击手。舒克林曾以自己准确的射击驰名苏军；别兹季德科的迫击炮“能穿过烟囷击中敌人”。反坦克神炮手普罗托季亚科诺夫则使敌军坦克闻风丧胆。

崔可夫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他所走过的战斗历程使他赢得了许多荣誉。原苏联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什捷缅科在谈及崔可夫时评述说：“他的意志和坚定性也是堪为表率的。”什捷缅科曾两度与崔可夫共事，做过崔可夫的第一副手和参谋长，第一次是崔可夫担任驻德苏军总司令的时候；第二次是崔可夫担任苏军陆军总司令。因此，什捷缅科对崔可夫有很深的了解，他认为，崔可夫具有充沛旺盛的精力，“他能同时干几件工作，能不分昼夜地干，必要时几天几夜不睡，直到工作结束。”战斗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崔可夫曾同时出色地指挥了对波兹南的进攻和扩大奥得河的登陆场。波兹南距奥得河整整 160 公里，他总是及时地出现在战斗紧张的地段。

崔可夫在处理一切问题的时候都坚持原则。执行命令的时候，他总是按自己认为正确的和必要的去做，并且坚持自己的立场。有时总参谋部不支持他的意见，他也坚持要让总参谋部知道他的不同意见，而且坚持应按他的意见办，从不顾虑是否会引起总参谋部的不快。

作为一名出色的战术家，崔可夫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对于许多具体的问题，他常常是一语破的。他的知识面广，在与空军人员一起研究空军后勤方面的问题时，他频频发问，专业人员都常被问住而发窘。他与坦克兵的交谈甚至令什捷缅科这位曾当过坦克部队将领的人，也不得不惊叹他对坦克兵的深入了解。

崔可夫勇敢且有独创精神，善于抓住事情的关键，进行合理的冒险。在戎马一生中，他打的每一仗都有独创性。由战斗侦察直接发展为大规模进攻、由强击队的夜间袭扰直接发展为夜间的大规模袭击是他用兵的最具创意的佳作。他不作教条、条令的俘虏，擅长根据作战的目的、任务、兵力兵器的敌我对比情况、地形、时间、气候及士气、装备补给等情况，作出切合实际的决策，灵活制敌。

但崔可夫并非常胜将军，在苏芬战争中，他曾败在芬军的手下；在外交舞台上，他也无甚建树。他四度出使中国，秉承政府的意志，对中国共产党有许多的误解。他是一个军事家，但不是一个外交家。9 枚列宁勋章、1 枚十月革命勋章、4 枚红旗勋章、3 枚一级苏沃洛夫勋章、1 枚红垦勋章以及无数枚其他奖章和外国勋章，将他永远地载入军事家的行列。

1982 年 3 月 18 日，崔可夫逝世，享年 82 岁。

正是：

历经战火多磨炼，出生入死屡立功；
灵活战术垂青史，多次受勋获殊荣。

